

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为道教经典，内容主要是劝人遵守道德规范，时刻止恶修善自利利他。本书特别强调承负法则，道经中系统的提出承负论的观点，是在东汉的《太平经》中。行善积德福庇子孙，作恶受罚殃及子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 [太上感应篇原文 + 白话文版](#)
- [底本出处：《正统道藏》太清部（30卷）](#)
 - [表叙、纪述灵验](#)
 - [卷之一](#)
 - [卷之二](#)
 - [卷之三](#)
 - [卷之四](#)
 - [卷之五](#)
 - [卷之六](#)
 - [卷之七](#)
 - [卷之八](#)
 - [卷之九](#)
 - [卷之十](#)
 - [卷之十一](#)
 - [卷之十二](#)
 - [卷之十三](#)
 - [卷之十四](#)
 - [卷之十五](#)
 - [卷之十六](#)
 - [卷之十七](#)
 - [卷之十八](#)
 - [卷之十九](#)
 - [卷之二十](#)
 - [卷之二十一](#)
 - [卷之二十二](#)
 - [卷之二十三](#)
 - [卷之二十四](#)
 - [卷之二十五](#)
 - [卷之二十六](#)
 - [卷之二十七](#)
 - [卷之二十八](#)
 - [卷之二十九](#)
 - [卷之三十](#)

太上感应篇原文 + 白话文版

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

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

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不履邪径，不欺暗室。

积德累功，慈心於物。

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

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不彰人短，不炫己长。

遏恶扬善，推多取少。

受辱不怨，受宠若惊。

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

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

以恶为能，忍作残害。

阴贼良善，暗侮君亲。

慢其先生，叛其所事。

诳诸无识，谤诸同学。

虚诬诈伪，攻讦宗亲。

刚强不仁，狠戾自用。

是非不当，向背乖宜。

虐下取功，谄上希旨。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轻蔑天民，扰乱国政。

赏及非义，刑及无辜。

杀人取财，倾人取位。

诛降戮服，贬正排贤。

凌孤逼寡，弃法受赂。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

入轻为重，见杀加怒。

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自罪引他，壅塞方术。

讪谤贤圣，欺凌道德。

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

愿人有失，毁人成功。

危人自安，减人自益。

以恶易好，以私废公。

窃人之能，蔽人之善。

形人之丑，讪人之私。

耗人货财，离人骨肉。

侵人所爱，助人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胜。

败人苗稼，破人婚姻。

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认恩推过。

嫁祸卖恶。

沽买虚誉，包贮险心。

挫人所长，护己所短。

乘威迫胁，纵暴杀伤。

无故剪裁，非礼烹宰。

散弃五谷，劳扰众生。

破人之家。

取其财宝。

决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

见他富有，愿他破散。

见他色美，起心私之。

负他货财，愿他身死。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

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

埋蛊厌人，用药杀树。

恚怒师傅，抵触父兄。

强取强求，好侵好夺。

掳掠致富，巧诈求迁。

赏罚不平，逸乐过节。

苛虐其下，恐吓於他。

怨天尤人，呵风骂雨。

斗合争讼，妄逐朋党。

用妻妾语，违父母训。

得新忘故。

口是心非，贪冒於财，欺罔其上。

造作恶语，谗毁平人。

毁人称直，骂神称正，弃顺效逆，背亲向疏。

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

施与後悔，假借不还。

分外营求，力上施設。

淫欲过度，心毒貌慈。

秽食馁人，左道惑众。

短尺狭度，轻秤小升。

以伪杂真，采取奸利。

压良为贱，谩募愚人，贪婪无厌，咒诅求直。

嗜酒悖乱，骨肉忿争。

男不忠良，女不柔顺。

不和其室，不敬其夫。

每好矜夸，常行妒忌。

无行於妻子，失礼於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益，怀挟外心。

自咒咒他，偏憎偏爱。

越井越灶，跳食跳人。

损子堕胎，行多隐僻。

晦腊歌舞，朔旦号怒。

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吟咏及哭。

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

夜起裸露，八节行刑。

唾流星，指虹霓。

辄指三光，久视日月，春月燎猎，对北恶骂。

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

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

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

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

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夫心起於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

或心起於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其有曾行恶事，後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白话文：

人的祸福没有门路，完全是由自己招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像人影紧跟着形体一样，绝不差错。

所以天地之间，有专管过错的神明，按照犯罪的轻重，来削减年寿。（人活一百天叫一算，十二年叫一纪）。不但年寿被减，而且罚他贫困损耗。患难的事情纷至沓来，大家都厌恨他，刑罚祸害跟着而来。吉祥之事，没有他的份儿。凶煞恶煞使他受灾殃。到了年寿已减尽时，就是死期。

还有三台，他们在人的头上，记录人的罪恶，夺其纪算。

罪过较大的就被夺除寿命十二年，罪过较小的削减百天。大小罪过，共有一百多种。想延年益寿的人，先要避免大小过错。

合乎道理的就要前进去做，不合乎道理的就必须退避不为。不走邪恶之途，不在暗处欺人。积聚德业，紧进功绩。要将慈悲心扩及万物。对君长要尽忠，对父母要尽孝。兄长友爱弟弟，弟弟尊敬兄长。端正自己，劝化别人。怜悯孤独者，周济鳏寡者，尊敬衰老者，关怀年幼者。昆虫和草木，仍然不可以伤害。应该怜悯他人因作恶所招得的凶祸，赞叹他人因行善所获得的福报。帮助他人的急难，救助他人的危困。看见别人有所得，就如同自己得到一样高兴；看见他人有所损失，就如同自己损失一样难过。不要彰扬别人的短处，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阻止恶行，赞扬善行。把多的推让他人，自己则取少的部分。受到侮辱也不怨恨。得到过分的宠爱待遇，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布施恩惠，不求回报；赠送给他人后，不再追溯后悔。

这里所说的善人，人人都尊敬他，上天也会保佑他，福报官禄会跟随他，众邪都远离他，善神也会保卫他。所作的事必定会成功，神仙的境界可以有达成的希望。想要求证天仙的人，应当积集一千三百件善事；想要求证地仙的人，应当积集三百件善事。

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念头，违反道理做事，做了坏事，反说自己能干，忍心残杀人或物，暗中加害好人，背后欺瞒元首或双亲，对教师傲慢，对自己的职务不尽责，哄骗外行人，诽谤同学，以不实冤枉好人，以假充真骗人，挑剔同族亲戚。攻其隐私，气质刚暴无慈爱心，性情凶狠乖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

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为争取功赏，不顾民间疾苦，为求得宠，不惜用尽欺巧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峰的意思。接受别人恩惠不感谢不报答，受别人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忘。看不起百姓，不重视民情。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搅。奖赏不义之人，弄罚无罪的人。谋财害命，用计谋使人丢官司，然后乘机取而代之。杀死投城降服的人，驱逐正人，排拒贤人。凌辱孤儿，逼迫寡妇。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轻罪判重刑。看到临死刑的人，不哀怜，反而嗔怒他。不知廉耻，丧失天良，自己的罪过，故意牵扯别人，把济世养生的技艺，保密不公开。对圣贤讥笑又诽谤，迫害有道德的人。

射杀飞禽，赶捉走兽，掘挖蛰虫，吓惊栖鸟，毁损洞穴鸟巢，使虫鸟走兽无法居住，伤害怀孕的动物，弄破它们的蛋。希望别人有过失，怕别人成功，百般破坏，使别人陷于危险境地，以求得自己的安稳，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利益，用自己不好的，换取别人好的，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益。偷取别人技能，如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掩盖别人的优点，宣扬别人的丑事，指摘别人的隐私秘密，消耗或浪费别人的财物，搬弄是非，使人与至亲反目分离。侵夺别人心爱之物。帮助别人为非作歹，放纵意志，作威作福。侮辱他人以求自己胜利。损伤别人农作物，破坏人家的婚姻。

取非财致富，不知行善反而骄奢，侥幸逃过刑罚或难关，竟还敢做出没廉耻的事。别人所做的恩德，硬说自己的功劳，自己有过犯，则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该受的灾祸，自己的罪恶，移嫁他人。不务实际，凭财势奸巧争得地位，奖赏等美名，包藏奸诈害人之心。挫折别人才能，使人不能舒展，掩饰自己短处，不肯认错，仗著威势，胁迫他人，顺己之所为。放纵暴戾心性，或纵容恶人杀伤人物生命。无缘无故剪裁衣布。违背礼法烹宰牲畜。任意抛弃五谷粮食。劳役人民，扰害百姓。使人破产，乘机取他的财宝，破坏堤防或放起大火，造成别人家宅毁坏，生命死伤。别人的事业具有规模，故意弄乱它，使之前功尽弃不能成功。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无法使用。

看到别人荣华贵显，希望他被降免。别人发财，希望他破产亡家。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欠人财物，希望他死，不必还债。非分的奢求，不能遂心，就咒骂怨恨他人。人家有不如意时，就议论他平日的过错。见外貌丑怪的人，不怜悯，反而讥笑，见人有才能，不称赞反而贬抑他。

暗地里埋下蛊毒，用邪术妖法魔魅人，用毒药杀伤花草树木。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礼之至。不孝双亲，不敬兄妹。取求之间诉诸强权，不讲情理法，喜欢用奸计暗取或恃强夺取。为求财富而掳人劫夺财物。不脚踏实地，以奸巧弄假的手段求得升迁。赏罚偏私，不公平，安逸享乐，放纵不节制。对部属佣人，刻薄残暴，虚张声势，使人害怕。

不如意的事，一味怨尤。风雨不调顺，就诃责怒骂。搬弄是非，使人打打闹闹，从中取利，盲目加入不法的盟帮，会，社，随声附和。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喜新厌旧，口是心非，贪污钱财，欺瞒上司。捏造不利人的坏话，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自以为正直，污骂神明自以为公正。离弃顺天理的事，去效法逆天理的事，背离至亲骨肉，反而向外人献殷勤。存心不良，反叫天地做见证，做污秽事，请神明照察。

施舍财物，后又懊悔，欠人财物不肯偿还。不守本分，妄想钻谋名利富贵。把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布置。邪淫过分，纵欲不节。内心恶毒，外貌慈和。把变质脏腐的食物，拿给人吃。以妖法邪术迷惑大众。尺度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秤升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以假货掺杂在真货内卖出。以不当正当方法获取利益。仗势恃财强迫清白人家操守贱业，欺骗愚笨的人。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对天地神祇咒诅，证明自己理直。

嗜酒如命的人，容易做出违反德性的事。与家人怨忿争执不忍让，男人不忠实，不行善。女人不温柔和顺。丈夫不善待妻子，造成家庭失和，太太对丈夫不敬重。夫妻之间，说话往往夸张不实。并且时常起嫉妒疑忌之心。先生对妻子儿女有不得体的言行，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时违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违背长上的教令。平日所作所为，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无益的事，暗中怀有私心。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人，待人不公，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

跨越水井或炉灶。跳过食物或人身。溺婴打胎。行为不能光明正大。月底年终歌舞，会误了正经事。每月初一及恨气

恼，每天清晨怨而号哭，面向北方，擤鼻涕，吐痰，大小便。面向炉灶歌唱哭泣。用灶火点燃线香。用污秽不洁净之木柴烧饭菜，夜间起来赤身露体，一年八大节气：四立二分二至，施行刑罚。对流星吐口液，手指彩虹，常常以手指日月星，以眼注视日月。春季烧山林猎捕走兽。向北方口出恶言。无缘无故，杀伤龟蛇。

像以上的这些罪过，司命之神会随著所犯的轻重，夺除他的寿命（重的十二年，轻的一百天），寿命夺尽就死了。如果死后还有未完的罪责，就会殃及子孙。又有各种蛮横霸占他人财物的人，司命之神就会估算他的妻子和家人的情况，来让他遭受相等的报应，渐渐至于死丧；如果罪恶还不至于死丧，就会有水灾、火灾、盗贼、遗失器物、疾病、口舌等灾祸，来作为妄取的等量报应。又有冤枉杀人的，就像换取刀兵相杀一样。夺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像是吃有毒的肉来救饥饿，喝有毒的酒来止渴一样，不但不能暂时填饱肚子，死亡也会随即到来。

心中起了善念，善事虽然还没有做，但吉神已经跟随着他；如果心中起了恶念，恶事虽然还没有做，但凶神已经跟随着他。有人曾经做过坏事，后来自己忏悔改过，各种坏事都不再做，一切善事都奉行，久而久之，必定获得吉祥喜庆，这就是所谓的转祸为福。

所以下功夫从口讲、眼观、行动三样开始，吉祥的人，语善、视善、行善，一天有三件善行，积满三年，上天必定降给他福报。凶恶的人，语恶、视恶、行恶，一天有三件恶行，积满了三年，上天必定会降给他灾祸。为什么不勤勉地行善去恶呢？

底本出处：《正统道藏》太清部（30卷）

表叙、纪述灵验

进太上感应篇表

臣莹微言，凝旋重道，深嘉太上之格言；锱梓迄工，幸毕微臣之素愿。辄僭闻于渊听，用祇答于晨恩。臣惶惧惶惧，顿首顿首。臣窃观宝藏之诸经中，有瑶编之大训，本慈悲而救物，爰淳复以诲人。谓善恶感召之由，端类枢机之发；而祸福应验之理，捷于影响之随。千二百恳恳之辞，亿万载昭昭之诫，然必赖明良之敷阐，乃能率众庶以皈依。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缉熙典学，讲贯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道访窈冥，继圣祖下风之请；化流清静，迈汉皇当日之规。怡神政事之余，玩意天人之际，将推行而传远，故哀集以加详。羲画丁宁，冠骊珠之八字；甘盘叙赞，擅鸿笔于一家。焕乎，函箴之光；荣矣，簪裳之遇。臣么么无取朴野，何庸焚修滥厕于竹宫，名姓误尘于枫陛。曩已踰教门之陞，擢今又叨睿旨之使。令宠拜赐金，冒司镂牒，誓竭眇绵之力，少伸报效之私。慨念先臣，每惧斯文之废阙；不图回禄，愈增吾道之宣明。董摹刻以既周，谨緘熏而恭进。伏望皇帝陛下俯留一览，诞布四方，俾尔民皆迁善之归，自乐从于教化，则是书为扶世之助，庶不负于君师。臣谨以所刊御题《太上感应篇》一部八卷，随表上进以闻。臣莹微惧惶惧，顿首顿首，谨言。

绍定六年八月日，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太一宫焚修臣胡莹微上表。

太上感应篇叙

先儒有言：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故饮食男女，谓之欲矣。然于其间，理欲所由分，邪正所由辩，于是善恶殊途，相去远矣。使皆以饮食男女为人欲，则是闭口脣腹，然后可以得饮食之正；绝灭种类，然后可以得人伦之正。是恶有此理哉？使夫人而渴饮饥食，男室女家，举是两端，验之心术之微。达之家国天下，念念不离乎天理之正，则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已。夫如是，则《感应篇》不必有可也。奈之何好善，未必能如好好色；恶恶，未必能如恶恶臭。始而涓涓，终而滔滔。始而萌于一念虑，终而散为千万端。善念不胜恶念之多，君子不胜小人之众也。此《感应篇》所由作，而注者之功，出入三教、网百家，因事引类，旁引曲证，孜孜劝人为善之意也。是书在故宋时，尝刊版于虎林之东、太一宫前，有李宗题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大字。其时大儒，若真西山先生、郑安晚丞相，皆有序引内附已。七十余年，其为版不存久矣。余乡备员永嘉莫府，时刊积善录诸书。今入吴，得《四书集注》，并《小学》善本，皆已勒诸梓，欲复刊是篇，则心力有所不遑矣。吴人温怀仁君寿，家藏是篇，恒恐磨灭，于是捐金刊诸梓，不足则募施者以足之。经始于至正七年之冬，更九年秋八月，刊工告完。君寿刊是篇时，以余有为善也，实谋于余。余力虽不能振之，而时时勉之，以有终始，则余不为无助。刊完乞余为之序，故不敢以俗陋辞。承德郎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许昌冯梦周叙。

《太上感应篇》，旧出《道藏》宗季刊版临安太一宫。其首题八字，盖宋理宗御书。其以次序述之者，郑安晚丞相，真

西山先生，余皆其时宗工巨儒。观其意，无非勉人为善之意也。怀仁生长吴下，自先人以来，莫不好善。至于怀仁，克守先业，今犬马之齿，且望五十。窳身民籍中，及保父母遗体，要皆不敢为恶之所致也。于是敬以此篇刻诸梓，庶与四方善人，因是篇也，日加修省，几不孤太上开示之旨，叙者、注者诱掖之意云。平江温怀仁谨叙。

史迁述《老子传》，参举莱子史修之伦，未始定于一，殆不知孰为老氏者。而葛稚川以为所历非一世，所出非一人，其论去迁远矣。迁之言曰：无为而自化，清静而自定，则老氏者，吾不知其为天人也耶。唐兴，推其祖之所自出，跻于上帝，尊之也至矣。今读其所著道德之篇言：用天下国家者，莫详焉。至其穷极微妙，旁罗秘隐，于是庄周列御寇之徒，始以其说，滂洋乎天下，而莫适于实用。载读感应灵篇，与蜀士李昌龄之注，是殆推本道德之旨，发明祸福之端，究诘天人之际，严于训戒，以警悟人心者乎？虽然人道迤，天道远，人之尽，天之合也。盖曰：善而无所劝则沮，恶而无所戒则流，使人知所劝而勉于善，知所戒而惧于为不善，则夫保卫良心，适其情性之正，惕然不敢自肆，以速戾于厥躬，有关于治化审矣。天以天为，不可不信；以己为，不可欺；以人为，不可逆；以物，不可不爱。顺而行之，何往非福；反是，则祸之招也。可不谨•与？论者曰：顺德者祥，反正者殃，此天道也。为善以邀福，不几于有所为而为之乎？盖视履考祥者，理也。小善未孚，亲心已生，则人事之作止，而天道之远迤系焉，故贵乎诚之也。或者又曰：颜夭而跖寿，庆富而宪贫，董秦之官爵，黔娄之衣巾，天之报施，又何难龙之若此。盖修人事而契天道，所以尽性也；顺天道以修人事，所以至命也。人性无一之不善，则是训；是行而不贰其心，抑亦可以立命矣。故知戒惧之不可忘，而充于至诚之久；知是心之不可妄用，而达于清静无为之妙。读是书者，所当尽心焉。乃若注释之搜冥抉怪，旁引曲喻，是又当嘉其用心之虞而审取焉，则可矣。绍定癸巳季夏，中瀚九峰真逸陈免子敬父序。

太上无言，不得已而言。其言《感应篇》云者，律程严备，途径朗分，策之使趋，尼之使辟，总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始之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终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指归精切，不过此一十六字。愚夫愚妇，易知易行。李注言逾十万，不既多乎捌蔓，而为序为跋未已也。且天地之间，惟一感应。心吾心也，无欠无假，感之在我，应之亦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常祸。感而为应，应复为感。循环无端，有以类至，宜非可以文宝索也。彼托文字而传者，削之又削之，至于不容削；繇文字而悟者，忘之又忘之，至于无可忘。销声剥华，呈真露朴，心与道混，随感随应。若是，则文字诚不足尚矣。虽然动而之乎情，其不谬于感应者，几何人哉。性命之薄，文字之滋也。集众妙以钩其玄，揭诸征以昭其信，曾谓疏略简淡之辞，可以振遗响于大道将隐之后耶。编牒烂爆，主一善而已。使人人果能以善为感应根，则

诸福之物，皆其心官统之。虽太上此篇，藏诸金匱可也，吾亦将守中焉。端平乙未长至后三日，方崖龚幼采谨跋。是书也，以感应名篇，岂苟云哉。世人每以感应二字，作一句轻读过，岂知有感。此有应感者，在我应者，在彼固未有，无感而自应者也。幸今吾邑刊是书，则人皆可以有是书矣。人有是书，要须心有是书。使心无是书，虽模以纸侈其帙，压架充栋，犹无书也。诗曰：上帝临女，毋贰尔心。心乎，心乎，其有是书之心乎。嘉熙戊戌岁闰月朔日，谷口郑大惠谨题。

《太上感应篇》之作，正所以开千万世愚夫愚妇，为善之门也。感随于应，应孚于感，其机甚速，可不谨哉。若夫感不在物而在心，应不在近而在远，则士君子者，尤当默会于自然之中可也，真氏子其勉之。熙戌立夏后十静轩先挺跋。

太史公作《伯夷传》有曰：近世操行不轨，专纪忌讳，而终身逸乐，及原累世不絕。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坟而遇笑祸者，不可胜数也。范孟博诫诸子：吾欲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合二子之论而观之，而感应之说遂穷。使后世为善者惧，为恶者肆，未必不繇此也。余谓有天道，有人道。福善祸淫，天之道也；趋善远恶，人之道也。为人行人而已，而祸福何知焉。《感应篇》之作，为不能择善而行者设尔。人心未尝无所畏，上焉畏义，其次畏祸。读是书者，见为恶得祸之可畏，充畏祸之心，而畏善之心萌焉，则庶矣。端平丙申二月既望，里人叶应辅谨书。

世谓感应之云，独出于老佛氏，非也。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余庆之言，大抵皆此理也。顾尝思之，所谓善者，果何事耶？传称活千人者有封，而杀降者殃及三世。然则有志于善者，必其权足以生人、杀人，然后可也。陋巷箪瓢之士，将焉从而用力乎？否则严祷祀，以徼福于鬼神；植因果，以希报于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然则当奈何。余闻诸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鸡鸣而起，未与接物，善焉乎施，存心养性，此人事也，于天何与？呜呼，知乎此，而后知为善之本矣。益天命之性，赋之于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乱之以欲，然后反善而之恶尔。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斋果，如临君父，如封神明，则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为不负天之所予者，此既所以事天也。鸡鸣而起，孳孳一善者，为此而已。苟存乎此，则天下之善，皆此焉出。虽功被万物，泽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尔。予故曰：此为善之本也。李公注《感应篇》以谕人，子惧世人不求诸内，而求诸外，顾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于侥幸观幸之私，而反流于不善也。故书之篇末，以告观者，庶不失感应之本指云。端平二年上元日，西山居士真德秀敬跋。

七天昌谨斋心三复太上感应之旨，金辉玉映，如日之必燥，雨之必润，炊之必熟，种之必生也。恭惟皇上御洒，八字简明，二理该贯，真三十六部之喉衿，万八千篇之管辖也。敬阅大丞相妙赞，心镜了然，输关透矿，随笔呈露，所以开人心之蒙昧，独步杳冥之日月也。若夫李君集注，世网稠如，惩妄破谲，迎刃解散，所以去人心之危疑，直跻霄汉之风云也。是理也，吾儒讲之熟矣。达者施于政，穷者蹈于身，未尝不深切着明也。是书之旁引曲谕，特以发明是理，其有功于辅教者哉。君子由是而行，夫己之所未行，以觉夫人之所未觉，庶愚夫愚妇，皆知迁善远罪，极而至于天人一心，物我同视，始不辜刊行是书者之本意也。时嘉熙戊戌夏五朔，谦堂陈天昌谨书。

天道福善祸淫。人之积善积恶，殃庆各以类至。间有为善而得恶，为恶而得善，或者修省之念，从而怠焉，是未明夫熟与未熟之论耳。老氏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倚伏之几，谁其尸之？惟君子率性而行，不杂以伪，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此《感应篇》之本旨也。观是书者，无徒知之，宜允蹈之。嘉熙戊戌夏至，易隐太初子应辰谨跋。

纪述灵验

昔峨眉令奉议郎王湘，绍兴辛巳岁，因观此篇，焚香誓行数十件事，后气疾昏闷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环泣。觉身在半空，闻哭声微如蜂蝇。少顷，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应篇》，真乐善者，且速放还。已而遂苏。遂宁府周箴，因获此篇，日逐观阅，又好与人演说。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经日还魂，谓妻曰：有人追去阴司，见庭下皆立篮

缕人，各有力士，执州府旗号管押。篋被驱立本州岛旗下，顾盼左右，半是乡里饿死者，心甚恐怖。俄顷，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间画星官像，呼箴喻曰：汝本在饥馑籍中，今以汝钦奉《太上感应篇》，为人演说，汝虽欲行，未及一二，然闻而回心，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证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槩追至，已改注寿禄籍讫，放还之后，坚固善心，可证大道，不复来此。箴既出，忽一吏戒曰：汝还阳问，更宜将《感应篇》广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难；天下受持，天下丰治。传受之士，功业不浅。非但脱水火盗贼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嗣，添注寿禄。广而充之，可造神仙。箴因省敬，录其事以警世人。噫，即此知彼，二人福兴，一念而报应已。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开导，引接未来，积之以渐，持之以久，则天地鬼神，森列昭布，岂无助于冥冥之中哉。

台州仙居县城西王竺，有次男王净，年四岁，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时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带出闲嬉，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语言。至二十六日戌时，身死。竺情切发心，命工刊《太上感应篇》印施，欲求亡男王净魂魄，再投母胎，人为儿子。果蒙感应，妻黄四九娘己卯春有妊。至前三月二十八日夜，梦到黄严县定光观黄录普度大会，附荐所同亡男王净，共轿归家。梦觉，胎妊微动。至十月十八日申时，生长男子，舍在东岳行宫，取名师回。至乙酉年，妻复有孕，得病甚笃。四月二十八日，命工上此篇板，即有报应。次日下手刊行，病则继痊。此段报应，乃邑士施秉文得之于妻弟郑时俊见居严屿。

新都杨道机，字明夫。云吾乡友人学谕宋子止，一日尝与子言曰：庆元改元，夏六月十二日早，有云游道人，以久病死于所居之壁后。至晚，忽引首相视，若有言者。因询之曰：贫道死，良久而苏，略有怪事，愿听其说。贫道姓张，天彭人也，家以酒业破荡，遂慕道流，落于嘉眉黎雅间，口传《太上感应篇》缘化，以充旦暮。至雅安，有一茶肆，日供斋饌，令贫道念诵此经。虽为至诚转诵，然止能诵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为愧。数日前，以病故卧于此，适早困绝。初夜之时，见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宪司。方入门，见饥饿者无数。又过一门，有一大庭，见庭下旗帜罗列，鎗戟满前。有一人坐于厅上，遂引至前，问曰：尔在生之日，诵《太上感应篇》，何故止诵其半。贫道竟不敢答。又曰：汝虽有功，而亦有罪，令还人间，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谓曰：汝以诵经，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还，若到人间，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诵念此经，即可免汝之罪。言讫而觉，又泣而告曰：贫道所见如是，恨此身秽恶，不能化人，乞为作一方便，以《太上感应篇》普劝念诵，一以愿奉道之人，消灾集福；一以少赎贫道，不诵全篇之罪。□知《太上感应篇》，其为冥司取重如此，虽诵而不全，其报应尚尔，况知有《太上感应篇》，而略不念诵奉行者乎？

简州进士王巽，于开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笃，为阴府所摄。比至一山，楼宇壮丽，金钉朱门，金字大书曰：东岳府。内则廊庑清肃，阶陛峻严。有青衣道士数辈，如以职役于下。仰视殿左一碑，高可丈余，乃金书一《太上感应篇》。诵读敬礼而出，复经从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报司。方竦然，而身已至于庭矣。人亦众聚，有縶缚者，有从容者，半可面识，似各以善恶照对所拘，不相存问。俄闻乎巽姓名曰：太上圣训，汝既面覩，切宜钦奉，从此当持杀戒。闻之释然，其疾顿愈。

黄严县郭进士杨琛，因覩刊《感应篇》，遂占助一版。甲午春，梦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三甲第十七名，意谓应在科举。次日，刊局发版样请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版。丁酉春，版将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于持诵，庶几由诵而觉，由觉而行。进士沈球，因内子项氏有娠多病，发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版至门，项氏即产，不移时刻，母子俱庆，且无少艰至。若真大圭竭诚，募刊是篇，继获嗣续。及凡能至诚助刊者，亦多获嘉应。今不敢隐其感应之实，姑述其略，用劝善男信女，恻意受持。正真在我，则自应于彼矣。

卷之一

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传曰：一念未起，则方寸湛然，有同太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及一念纔起，趣向不同。善恶既殊，祸福即异。此太上所以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处，即祸福之门。篇中之言，皆其事也。昔卫仲达初为馆职，被摄至冥司。冥官命吏呈其善恶，二录比至，则恶录盈庭，而善录纔如筋。小官色变，索秤称之。既而，小轴乃能压起恶录，地为之动。官乃喜曰：君可出矣。仲达曰：某未四十，安得过恶如是之多乎？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书之，不待其犯也。仲达曰：然则小轴中，所书何事？官曰：朝廷尝大兴工役，修三山石桥。君上疏谏止之，此谏藁也。仲达曰：某虽言之朝廷，初不从于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曰：朝廷虽不从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听从，则君善力何止如是，将见乘此而立获度世矣，尚安得而摄君乎。奈何恶念太多，力已减半，不可复望大拜后果，止于吏部尚书。呜乎，仲达之恶，止是空有其念。尚至一旦损尽，合作宰相之福。况本自猿薄，而又多直犯者乎？于此益知，一念起处，信为祸福之门也。是故赵康靖公槩，尝置鳞豆二物，于几案间。每一念起，必随善恶以豆别之。善则投一白豆于白耕中，恶则投一黑豆于黑耕中。初则黑豆绝多，既而渐少，久而善恶二念都忘，耕豆二物亦俱弃而不用。此盖消磨，至于莹彻，无复可以记别者也。嗟乎，世人方寸之间，波澜万丈，尚何望如赵康靖之至于莹彻乎？将见损福，如卫君也。赞曰：

福本自求，孽由自作。同出念虑，分为善恶。吉凶感召，影响酬酢。毋待已形，所贵先觉。致力于斯，俯仰无忤。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传曰：善恶之报，而以形影为言者，谓作善得善，作恶得恶，亦犹形之必有影也。昔曹彬忠诚事君谦恭自处，不急货利，不树私恩，振乏绝，恤鰥寡，喜愠莫见。不以富贵骄人，虽帅师征讨，未尝妄杀。初破遂州，诸将皆欲屠城，公独执为不可。及伐金陵，必先焚香誓众：城下之日，无得妄杀一人。举此二端，余悉可见，前后全活，可胜言哉。又如舍怨而雪昌言，自诬而救全斌，缓决新婚之吏，不伤已蛰之虫，皆盛德也。是故诸子皆贤，令玮琮璫继领旄钺，少子珀追封王爵，实生光献太后，以至济阴生享王爵，子孙昌盛，近世无比。然则为善之报，岂不如影随形乎？闽中国计使薛文杰，常与内枢密吴英有隙。一日，闽主麟使巫徐彦视鬼宫中。文杰因令以英将反为对，赂信而杀英。时英久典闽兵，军士悦附。闻英冤死，无不切齿。适吴人攻建州，麟发兵救之。军既发，乃逗遛不进，必欲得文杰而后行。赂不得已，以槛车械送。军士得之，食立尽。初文杰之为是造此车也，谓旧制无他苦，于是自出新意，车内皆周植铁钉，铃皆内向，使槛送者居中，不得动转，动即为钉所刺。其意必有所主，无何未及施用，至是乃身自尝之。然则为恶之报岂不如影随形乎？

赞曰：

理有施报，出于自然。如种五谷。刈获有年。如植荆棘，久则蔓延。易称善恶，必以积言。勿以其事，责诸目前。

是以大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传曰：按《北帝大伏魔神呪》等经，下方正北，有一大海，秽恶腥黑，莫测边际。中有一山高十万六千里上参碧落，下入风泉，名曰北都罗郑山。山近水面，有一大洞，名曰阴景天宫。周回三万六千里，中有三十六狱。狱中草木皆禀自然恶毒之气，锋铃风利，甚于剑戟。主此洞者，名曰太阴天君。助治四人：一曰东斗，斗中生杰君；二曰西斗，斗中成须君；三曰南斗，斗中司禁君；四曰北斗，斗中司命君。此洞之外山上，别有六洞。六大魔，各主其二即太阴天君外、六曹也。互相关报，主执罪罚。六大洞宫之下，又有三小官：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水官。专主刑名之职，最为追呼要司也。三官之下，又有九令土主，即九州岛之主也。五岳府君，二十四杰，乃二十八宿之阴狱。以至河海掾吏，丘陵溪洞主者，各各秉命，列为属吏。夫郑都者，天地司过之都司也。九令五岳者，郑都之子司也。令狱以下，所有冥曹，又属令岳之子司也。分司列局，因事授职，千千万万，何可胜言。不闻岳司，近又置举意司乎。其司共有五案六员判官，专主关达人之事始，即人之起意处也。善恶功过，纤悉皆书。既书达于更生虞公，御史吕公，所主之司，此司得之。又复籍为二簿，达于丰道中岳、定予定夺二司。定予司，则皆青莲宝座。定夺司，则皆荆棘藻藜。予本二司，亦自

绍兴二十八年，置至干道，八年校幼。以善而僧纪福者，四方上有二千八有六人；以恶而将入荆蒺者，四方却有八千七百六十一人。便可见其为善者少，而为恶者多也。大抵荆藻之岳，端为欺诈奸邪者设，行住坐卧，荆蒺蒙缚，极为苦楚。呜呼，今日身被蒙缚，岂不亦犹昔日欺诈奸邪，人被蒙缚乎？若夫减夺之说，则当随文引证，兹不复载。

赞曰：

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阴诛冥责，列于刀锯。依过定罪，毫发不恕。#既可夺，寿岂难注。不睹不闻，宜益戒惧

筭减则贫耗，多逢忧患。

传曰：道藏《纪等录》云：清斋一句，增等十纪。清斋一日，增算十旬。清斋者，心斋也。一经减#，即为有过之人。贫耗忧患，何所不有。昔奉符令钱若愚，早岁补官，奸险狠愎，在处多不成任。晚益迪蹇，子女沦丧，触目无聊，因投词于龙虎山，叩头祷谢。是夕，梦一神叱曰：汝奸险狠愎，夺算将尽，尚何谢为。未几果卒。栢阳尉郭邻，官不得调，奇蹇迍蹇，无所不至。虽至亲密友，亦渐疏斥。每倦闷间，即见二物，状如猿猱，跳踯其旁。心大恶之，祛亦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自言曰：吾乃主世之虚耗者也，君既获罪，故吾得以扰君，今数满当去，可享安矣。果如言。此皆减算则贫耗，多逢忧患者也。呜呼与其至此孰若速自澡雪，无令至此乎。

赞曰：

人之赋寿，如木有根。随其生植，修短所存。沃以膏润，枝条苏芬。乃或戕伐，枯悴日闻。栽培倾覆，天何心云。•

人皆恶之。

传曰：按《七星移度经》，阴匿闇昧，伏奸藏欺，不义不仁，无恩无德，北斗定为大恶人。阴匿暗昧，伏奸藏欺，不义不仁，固大恶；无恩无德，亦大恶欤。大抵无德无恩，则功不及人；阴匿闇昧，伏奸藏欺，不义不仁，则害必及物。其为不善，实皆一也。今为人而至使人皆恶者，必自取也。昔丁晋公与寇莱公，同在政府。天下之人，识与不识，闻莱公之名，则必许为忠；盖闻晋公之名，则必目为奸谀。闻一善，必以归莱公，未必皆莱公所为也；闻一不善，必以归晋公，未必皆晋公所为也。物论如此，而鲸波之设竟如此，岂非功不及人，而害多及物乎？经云：喜集则福生，怨积则祸至，信不诬矣。昔杜祁公知干州，岁未满，改知凤州。二州之民，争于界上，一日：我公也，汝夺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张忠定再镇蜀，蜀中之民，无不鼓舞，相庆如赤子之久失父母，知公之来必能复鞠我也，至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则二邦之民，所以喜二公者，为何如？呜呼，与其怨积，孰若喜集，戒哉。

赞曰：

西子不洁，掩鼻过之。沧浪之浊，洁足是宜。美恶自取，尤人何为。梟t蜮蛾，唾逐恐迟。爱人不亲，反己可知。

刑祸随之。

传曰：太虚真人南岳赤君曰：人若遇我以祸，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气恒生于我，害气重殃自生于彼，此学道之大行也。然则刑祸随者，岂非害气重殃，恒在于身乎？苟为不然，胡为所至辄与刑祸会也？不闻卢刘之事乎？昔卢婴气素质貌，皆足过人，人与之交，必遭横祸。时元伯和为军司马，闻而不信，召与之饮。宴未终，而节度陈少游已遣军吏，缚

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当有罪，婴何预焉，吾将荐而官之。及至潼关，则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刘甲者，亦如婴之为人，人与之交，必及于祸。士子王建，独谓不然。但人偶有灾耳，甲何预焉。甲闻大喜，急往谢之，相与谈论，久之乃退。未几，建遂失火。人因目为鸩鵩，或遇诸途，无不急走远避，惟恐避之之不速也。呜呼，卢刘如此而所至辄如此，赤君之言，岂不然也。

赞曰：

人之隐愿，为于无形。厌然掩覆，更窃美名。高谈理义，自诡廉清。谓可欺世，永享安荣。孰伺其后，人祸天刑。

吉庆避之。

传曰：南岳寿星告太极真人徐来勒曰：若能克意为善，自然动与福会。然则吉庆避者，岂非不能克意为善，而至然乎。大抵非吉庆避之，其福德浅薄，自不能与吉庆会也。昔宋太宗作端拱楼，闻董羽善画龙水，召之使画于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谓天下绝笔。及太宗引嫔御登楼观赏，无何，太子见龙大惊，立命污漫半年工夫一旦无用。*使皇子不惊，董羽恩数，岂在明日。范文正公镇鄱阳，有书生献诗甚工，自言平生未尝一饱，可谓天下之至饥者。时士夫盛习欧阳，率更字墨，本直千钱，荐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备纸墨，使匠打千本，俾售于京。无何，震霆暴作，碑遂碎为数片，百万之钱，一旦失望，绿使碑不击碎，书生享用，其有穷乎？于此益知吉庆避者，非吉庆避之，其福德浅薄，自不能与吉庆会也。

赞曰：

淑愿以类，吉凶在人。譬如仪凤，不栖荆榛。鸬蜴之窟，岂产珠珍。冰雪凝S，寒谷不春。一气所感，当识其因。

恶星灾之。

传曰：按《十一曜大消灾神呪经》，欲界众生，不修正道，不知有五行推运，十一曜照临，主其灾福。至如土火留伏，金木凌犯，罗计享逆，日月薄蚀，乃至州县播迁，人民灾难，水火虫蝗，刀兵相犯，悉皆由也。又按《七星神呪经》，天地设位，乃建五行，巡历天下，察无道之国，观不祥之人。凡处虚域之内，蠢动含生，命系于天。星辰凌犯，彗孛冲破，遂生兵灾水旱流离。知而逃形可全自己。逆之遇害，凶衅微生，黎民死亡，沦沉苦海。然则人之有灾，要当自省，其可但归恶于星欤。大抵恶自人为，星因灾之。非星之恶，而人心自恶耳。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曰：祸当，君可移于臣。公曰：相所以治国家也。曰：可移于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将谁君。曰：可移于岁。曰：岁饥，人饿必死。子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矣。是夕，荧惑退三舍。张士平知青州，忽夫妻失明，因弃官家居，日夜祷谢。一日，忽有一书生踵门曰：吾乃太白星官、五帝星君，以子久志于道，且祷谢勤至，遣吾下降，为子疗治。既而不施一剂，惟于宅南，凿开一井，取水涤之，一涤遂愈。呜呼，荧惑本主灾厄疾病，今也乃能为宋公退舍；太白本主灾怪刑律，今也乃能为士平疗眼。然则星果恶欤？惜人不知人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上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度主一日，皆二十八宿主之。呜呼，人在世间，日日节节，皆属星卦主摄，为善不免予福，为恶不免予灾，是岂星之恶欤？

赞曰：

天道云远，太空冥冥。我兴视夜，瞻彼列星。荧惑退舍，善言足凭。天人相与，如影赴形。视履考祥，甘后之经。

筭尽则死。

传曰：按《赤松子中诫经》，人有违犯，皆被本命星辰奏闻上帝，七星六律，四时八风，九宫五行，先令司命夺其算纪，授以祸殃。然则人有祸殃乃至于死，岂偶然哉？必其作诸不善，夺算至尽，故至然也。惜人莫悟，浮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弹指便过。况恶习难拔，修行者少，迷惑者多。业识茫茫，无有是处，求之日用，不免与物浮沈荡然，不反于胶胶扰扰之场。欲其无过，其可得乎？今日以某事，减若干#；明日以某事减若干#。减夺不已会有尽时。既乏正修，又多过失，一死之后，便有三恶险道，历然在前，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堕地狱，皆未可必。不闻王咨以处官刻核，而死受牛身乎？费宜以操心点劣，而死为饿鬼乎？陈堂以恃荫凌人，而死堕地狱乎？此皆死有余责，而沦入三恶者也。孰谓一死便了，更无余事乎。

赞曰：

纣有天命，忽焉以亡。文拘麦里，与龄益长。覆却万变，善庆恶殃。我命在我，谁云不常。彭觞寿夭，寸心自量。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传曰：三台共有六星，每台二星。上台司命，中台司功，下台司录。上帝署为天曹，俾主生死寿夭。人有三魂，上应三台，篇言三尸，上诣天曹，言人罪过，即上诣三台也。若夫北斗，乃紫极都曹，为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阴阳木火土金水之德，象陈北斗，精应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统御，斡旋气运，斟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禀一元之气，方得圜形为人，具足一躯，皆北斗也。主持人命，使保天年，亦北斗也。又按《九真帝君九阴混合纵景万化隐天秘诀》，人两眉间却入一寸，号曰明堂。北斗帝君、太阴九妃，常处其中。又按《业报因缘经》，七星之气，常结为一星，在人头上，去项三尺。其人为善，则光大而明；为恶，则光小而暗。又按《北斗傍通图》，七真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降，受人醮祭，察人善恶。然则三台北斗，在人头上，录人罪名，夺其#纪，信不诬矣。

赞曰：

人之一身，肖貌天地。反而求之，万物皆备。此心最灵，不行而至。神明所舍，动息弗离。福祈祸禳，无乃儿戏。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传曰：三尸言人罪过，非独篇中言之，诸书亦皆言也。一云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跻，下尸名彭踬。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脏；下尸名血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头，能令人多思欲，好车马；一居人肠，能令人嗜饮食，好恚怒，多忘少气；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欲，喜杀害，关节搔扰，五脏踊动。每至庚申日，与身中三魂，上诣天曹，言人罪过。大抵三尸言过，乃其职也。按经所说，修真之人，先当绝去。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灭，守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过也。一云寅日三尸游两手，当去两手指甲；午日三尸游两足，当去两足指甲。此名斩三尸，随所在而去之。呜呼，与其百守庚申，尽去指甲，孰若清心寡欲，无使三尸所能恼人者数事，得以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虚，志慕清虚。一日，因山行为异人捧子所导，至稚川仙都。稚川曰：子能绝三彭之仇乎？契虚莫悟。捧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当居人身，伺察善恶。庚申之日，悉录以闻。然则三尸言过，孰谓不然，内则守心，外则去甲，此修行之初法也。

赞曰：

柳子骂尸，义正词直。奋笔抗辩，出于有激。其实七情，交相蠹贼。投机乘间，肆其侵蚀。非彼巧诉，系我逸德。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传曰：灶之为神，号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贱之命，过无隐露，纤悉皆言。一云灶神，状如美人，貌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也。月晦日，诣天曹，白人罪。大者夺纪，小者夺算。一云灶有三十六神，能转祸为福，除死定生，驱逐妖邪，迁官益禄。若依时祭祷，所愿必从。祭灶有日，或以晦日，清静灶前，香花酒果，谢之亦吉。一云在天为五帝直符，在地为五音太岁，在人间为五音灶君。灶中黄帝，即世之司命，常将世人罪状及过恶奏闻。阴阳二景，记之黑簿。呜呼，灶之为神，明察如是；职主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取快一时，岂问家有灶神，而恐惧修省乎。赞曰：

祀典所录，灶其一焉。神灵栖之，是或当然。余苟无过，子亦奚言。一有不戒，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醮祭可捐。

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

传曰：纪之为说，一云十二年为一纪，一云三百日为一纪。算之为说，一云百日为一算，一云一日为一算。大抵三百日自不可夺，况十二年乎？一日犹不可夺，况百日乎？谨按经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算，皆记在诸天。太上勅勒诸天诸地，日月星斗，天真圣人，将军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飞仙，三界四司，岳渎官属，执苏把籍，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结，不辍须臾。若修善立功，则便可延年；万一造罪，则立见减等。又按赵业，被摄至上清校勘，所见一吏，方呈押戊申生人录。其录首具人之姓字，又降行横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有功或过，皆书其下，如无亦书无。功则延年，过则减算。与经中之言，皆无以异，孰谓减算为无耳。绍兴初，符仲信者，赤手起家，方且称意。年三十五，忽至不起。方委顿间，自言恍然，如处旷野。俄见数人遥呼曰：恩主胡为，在此相与。引至一处，乃一官府。仲信因卧门侧，一吏自门引头曰：岂鼎州符仲信乎？数人曰然。吏曰：此人本合饥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寿；本五十有九，以不烧香，睡起晚，今皆削尽。数人曰：不烧香，睡起晚，皆小过，何至如是？吏曰：不烧香，即是无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是有多淫之意。岂为小过？数人相顾，大惊曰：厚德如符公，尚犹以此夺尽纪算，人其可自恣乎。呜呼，所谓过者，不待出于语言，见于行事，然后谓之过。但凡念起于中，稍涉不正，即名为过。仲信之过，便可见也。

赞曰：

命曰运续，可演而伸。命曰断弃，促亦有因。细行不谨，终累正真。罪大恶积，乃灭其身。惟德是辅，皇天无亲。

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传曰：数百事者，即篇中自非义而动下迄死亦及之说是也。欲求长生之人，先须避者，非余人不必避也。谓求长生之人，则尤当谨避，必使己行净如明珠，虽纤尘微翳，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为无过之人也。昔许真君行符施水，治病救灾，于民最有大功。上帝犹遣其七世不祀祖先，且有贪杀匿三种之罪，必待特赦，然后拔宅轻举。女仙杨正见久以遇师，登真有日。上帝亦遣其少时，父母贯钱输税，正见不合，择取二文圆好者匿之，名曰隐藏官物，更复谪留人间一年。又如陶隐居之修《本草》，孙真人之着《千金方》，皆是主于济活，惟是中间，略取虻虫水蛭之类，以备药使。上帝亦遣其功虽及人，反害物命，但得尸解而已。又如紫虚元君，与茅君同在清虚宫，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顿落者，四十七人。复上者，纔二人。盖为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非止被落，又将被考三官。然则欲求长生者，是可有纤毫微翳乎？大抵欲求长生之人，于篇中所谓数百事之说者，须得谨避也。

赞曰：

神仙可学，不死可致。博采方药，炼神养气。外诱纷然，可慕可喜。宁保此心，果无纤累。欲成仙道，先修人事。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传曰：道之为说，见于诸书者，其说甚多。然晓而易见者，无若《中庸》之说之为着明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大抵性也者，道之体也。道也者，性之用也。人欲未起之前，湛然方寸，即性之天也，道之体也。于日用间，能自率性，不为人欲所移，即性之用也，道之体也。今日用之间，动静语默，岂非道乎？是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行而是，是道也；行而非，非道也。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即太上所谓进退也。第人不能率性，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所以倒行逆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当进而退，当退而进也。昔赵清献公尝曰：吾昼之所为，夜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苏黄门书阴君之言曰：昼之所为，夜必记之，于纸不可记者，不可为也。此皆能自率性，不使于进退之间，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能知此者，有几人耶。

赞曰：

道则在是，明白坦夷。所谓常道，民之秉彝。试反诸心，能别是非。一念不昧，良能真知。外是求道，斯则自欺。

不履邪径。

传曰：太上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夷者，平也。径者，不正之路也。即吾儒所谓澹台灭明，行不由径之径也。在人履践言之，即人之履践不正处也。履践不正，自一念始。一念起处，其可不谨。昔李退夫隐居南岳，日以不得遇师为恨。一日寻幽访深，忽闻空中有弹碁声。举头视之，则见二人坐于木杪，相对而弈。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问道间，俄有田妇出傍，不觉反顾，则二奕者已失所矣。退夫不悔，事已无及。张木为浮梁令，县有一庙极灵，能为人祸福，令至必祭以斗酒，随酌辄尽，木疑为妖，既祭，度其醉，撤席执之，果一老猿，已大醉矣。将戮于市，猿俄醒曰：某死固不问，然数年所贮，极为可惜。君虽至廉，然县道阙乏，不为无补。木纔问处，则猿已跃身而去矣。自此百计踪迹，竟不可得。呜呼，一念纔差，遂至如此。所谓邪径，即此便是。

赞曰：

道若六路，曾蔑多岐。隆步弗谨，溪谷险。视听言动，以礼自持。九思三省，犹恐失之。舍而他适，颠覆奚疑。

不欺暗室。

传曰：太上所谓不欺暗室，即《中庸》所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诗》所谓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大抵暗室者，所可欺处，能不欺于可欺，真不欺也。不闻翊圣真君不欺之说乎？真君戒张守真曰：但洁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以此事君，何惧之有？然则不欺为行，岂细行哉。昔张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风，波涛如山，自分必死。俄见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间，则已达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涛无足虑，但复登舟，吾当遣人护子。建章竟得将命而返，于是弃官学道，遂获登真。韦行式采访西川，其侄子威侍行，有老兵名曰丁约，日侍左右。子威觉其不凡，方欲诘问，则约已求别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审察，今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余两尘耳。子威曰：何谓两尘？约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两尘即两劫也。呜呼，世人于青天白日之下，尚敢公然行欺，况暗室乎？是故超凡入圣，常闻于古人，少见于今日也。必欲不欺，在我而已。

赞曰：

境有明暗，心无显幽。一念之举，十目已周。形诸事为，洪水横流。褒姒挹市，何必外求。不愧屋漏，心正身修。

积德累功。

传曰：德也者，日新之谓也。功也者，日用之谓也。苟能闷闷然，如农夫之望岁；汲汲然，如商贾之营财。今日积其德，明日又积其德，今日累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谓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人不能，多至中废，不闻穿石礼树之说乎？紫虚元君曰：昔有傅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积七年，忽遇太极真人，授以木钻，使之穿一盘石。戒曰：石透，吾当度汝。石厚五尺余，傅穿之不息，积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极真人，果来度之。又南岳夫人曰：昔有一人，励志于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礼一枯树，求乞长生，如是不已。积二十八年，树忽生华，有汁如蜜。其人取华，并汁吞之，立获度世。呜呼，积德累功，虽不在于钻石礼树，便可以见其积德累功。大抵有其志者，无不成也。

赞曰：

圣贤有顺，成己成物。仁以己任，道由性率。小善必为，细务无忽。事在悠久，效非仓卒。能办肯心，断无乾没。慈心于物。

传曰：佛告普眼曰：我今此身，地水火风，四大和合。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缘尘，亦归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然则世人胡为，而妄执此心，以为心乎，况不善用，而不慈乎。呜呼，此说微妙，姑置勿论。请以慈之，一字言之。佛言：我有四无量心，一曰慈，二曰悲，三曰喜，四曰舍。太上曰：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诸圣尚尔，况于人乎。按经所说，灯烛焰上，别有一种微细众生，吞食其光，以为性命。人气一吹，随吹即死。是故诸佛戒人，不得以口气吹灭灯烛。迦叶尊者未出家时，尝令其妻压油饮牛。妻不乐曰：我不忍见此等微细众生，粉骨碎身。然则诸圣所以慈其心者为何？惟其如是，所以于一切物，不遗微细，一切护念。昔宝文王敏仲七世不杀，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决于小法华曰：以某所见，不杀不放，一切付之无心可乎？师厉声曰：公大错，公大错，岂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无心，着几个露柱，能救得世间一个苦恼众生？诸佛菩萨，其说不尔。可急忏悔，无自貽戚。敏仲骇然汗洽，再发心放一百万命。其后持节淮甸，适岁饥，出按拯济。舟次青河，忽闻汹汹声，如数百人争闹，疑是饥民。遣人迹之，了无所见。心忽自悟，于是策杖循河而行，则见数十妇女，濯t岸侧，汹汹之声，正出t中蛤蒯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数十斛，亲为诵经持呪，投之中流。既而复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可谓多矣。万一感恩，来为眷属，岂不痴钝？是夕，即梦文殊现身其前，慰谕之曰：我于往世，亦曾生蛻蛤中来。但坚汝心，无自疑沮。敏仲至此，始大信异，因着一书，以示劝戒。王涣宣和年间，大病濒死。忽梦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已及万命，自合延寿。我今传汝一方，可急买茯苓、黄苓、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剂饵之，无不愈者，涣如戒修。合一剂，果愈。孰谓诸圣于一切物，不遗微细；一切护念之说，为不然乎？大抵慈为万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

赞曰：

万物同体，均受于天。乐生畏死，此性则然。忍肆其暴，到割烹煎。肖翘蠕动，皆在所怜。视物犹己，仁术乃全。

太上感应篇卷之一竟

卷之二

忠孝。

传曰：东卿司命曰：有萧邈之才，绝众之望，养其浩然，不营富贵。或至贞至廉，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衣，纷华不能散其正气，万乘不能激其名操。或先世有功，流逮後嗣，易世练化，改氏更生。此皆有应仙格，当登仙品。然必多历年所，始得渐进。至於至忠至孝，则今日谢世，明日便当补为地下主者，复从地下主者，便当进补仙阶。大抵忠也者，人臣之大节。孝也者，人子之本事。使为臣而皆不忠，则为君者，复何望於臣；为子而皆不孝，则为父者，复何望於子。如此则君臣之分，父子之伦，一切丧矣。人不禽兽如，必夷狄如也。惜其不知忠孝，乃超度之本，得获度世，莫此为速，不闻吕公诲、兰公期之事乎。昔吕公诲为御史中丞，正色直言，倾动朝野。一日独坐，悦见一青衣授以一丹曰：此清凉丹也，上帝非久南游炎州，命子糾正羣仙，彼州大热，故先以此赐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几，果捐馆。时朱明复初登第，在湘江见公，跨一玉角鹿，左右皆青衣小童，吏兵数百，前後呵拥。明复迎揖曰：君其已仙乎？公曰：吾此行侍上帝南游，不及欵曲，乃口占一诗曰：功行偶然书玉阙，衣冠无限葬尘埃。我今从帝为司糾，更遣何人直栢台。言讫不见。兰期家世孝悌，聚口百余，上下和睦，略无间言。一夕，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吾乃斗中孝悌王也。夫孝至於天，日月为之明；孝至於地，草木为之生；孝至於人，王道为之成。子能孝悌，吾所以亲眄於子，既得见吾，得道必矣。後果如言。然则至忠至孝，其於度世，岂不捷疾。呜呼，忠孝者，既如此，则不忠不孝者，当如何哉。

赞曰：

非忠无君，非孝无亲。舍是二者，兽而不人。庄周放荡，命义是遵。释氏空寂，报恩犹勤。戴天履地，孰逃其身。

友悌。

传曰：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司命使者，以父子、兄弟、夫妇，为三纲。本之与纲，字殊而义一，若弃本舍纲，伦何以立？大抵能践其实，则上下相安而不渝；苟尚其文，则悔吝易生而必渎。昔姚栖云，家不甚富，惟仰给农桑。生三岁，其父为其兄无子，代之远戍，遂死于边。栖云既丧，迎魂以葬，卢於墓侧，终身号慕。县令苏彻捐俸买田，开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浑瑊列状以闻，有诏褒赏，旌表门闾，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爱敬。始自栖云，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数百，历三百余年，无一人异词。经五代离乱，子孙保守坟墓，不相离散。又有张诚者，亦田家也，累世同居，聚口一百七十有余，内外和睦，略无间言。衣服之类，皆无常主。每旦，家长坐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爨，罔不只勤。自祖瑄至诚，凡六世同居，几二百余年，始终如一。呜呼，若二家者，真

所谓实践者也。尚虚文者，能如是乎？

赞曰：

父母之身，分为兄弟。一本而出，安有异体。爱其枝叶，以护根柢。史消豆箕，诗歌棠棣。如损如箴，神相恺悌。

正己化人。

传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又曰，席不正不坐。呜呼，衣冠、几席，尚当使正，况行己乎。又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皆圣人行己之大法也。然则人之行己，其可不正。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

敬处，即其心已化处，又何待区区而化之哉。昔司马温公，为人正直，名闻海内。其居洛也，风俗为之一变，莫不敦尚名教，不急货利，人随贫富，皆自足，後生晚辈知畏康耻，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知。吕申公正直敢言，倾动朝野。时王安石出守常州，移书於公曰：某客京师二年，于兹疵吝，积其心胸，每不自胜。及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德人之容，使人意消。今於晦叔，见之荣阳吕公，心与道潜，湛然方寸。其为崇政殿说书也，日以正心修身之说，劝导人主。每自言曰：若身修心正，不假他术，而天下自化。是以所居则躁人化，闻风则薄夫敦。胡公瑗之为苏湖二州教授也，每解经至有要义，必恳切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人。然则诸君所以正己者，为如何哉。以此化人，夫谁不化。

赞曰：

表正影直，源清流泚。枉己直人，万无是理。圣贤何术，举斯加彼。瑕而戮人，三军见齿。大学修身，家齐国治。

矜孤。

传曰：孤也者，未能有成，亲已蚤世。或母死而父或再娶，或父死而母再行。其者父母俱亡，藐然孤露，不幸至此，情况何堪。王令捧负提携，寝兴衣饮。主之者信存惻隐，亦必不如亲父母之情爱之为亲切也，可不矜乎。世人但知孤为可轻，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养成大器者。昔张邓公士逊方在襁褓，父母皆卒。及长，安贫读书，勤苦不倦，竟能登科，致位台辅，以贤德称。此至贫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养成大器者乎？吕中丞诲幼失所怙，励志为学，不妄交游。洛阳之人，多不之识。及登第，人方知为吕正惠公之孙，历官言职，以劲正称，此贵家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养成大器者乎？然则孤可轻乎，愚於矜孤之下，不书矜孤，而辄书此者，正欲不幸而孤者，以此为法，皆知自励。右以矜孤言之，则前辈行之，视以为常，初不以为奇特。查龙图家道甚贫，尝聚亲族之惇独者养之，禄赐所得，随施辄尽。与人交情分切，至废弃孤露者，待之尤厚。尝有一同僚女，贫为人婢。公闻而赎之，嫁于士族。吕正惠公端与故相冯道、耀帅赵文度，皆乡里世旧。道子病废，公分俸给之，又荐文度之子绍宗于朝官之。非真实矜孤，能如是乎？

赞曰：

方幼而孤，何怙何恃。怀抱无依，疚疾谁视。吾幼及幼，人子亦子。放麀违命，谢麀泣矢。能推是心，乃合天理。

恤寡。

传曰：寡也者，方当盛年，夫忽告殒，形单影只，触目无聊。况女幻男痴，百事未举者耶。此即孟子所谓：穷而无告者也。祸变如此，非穷极欤。欲语谁吐，非无告欤。为其夫者，虽云死矣，冥冥之间，乌得无念。昔徐择之判北京。赵士恍自仁兴来，留为干官。士恍与择之三子俱相得。无何，士恍遽以病卒。择之父子为办丧事且津，遣其妻子甚厚，又命小吏赵沂护送至京。沂毕事归参，忽作士恍语谢曰：士恍不善摄生，以方壮之年，遽就鬼录，荷公父子周恤之恩甚至，不惟死骨得归，老母、妻子皆得平达乡舍，无复流落失所之歎。区区此心，不胜感激。阴君亦以此敬叹，将有以厚报君矣。中贵黄述奉诏持扇帕，至彭泽迎赐北使。无何，舟师王贵中路病卒。其舟，乃两浙漕司官舟。贵死，舟当归官。其妻泣诉曰：舟今归官，妾一家十口，饿且死矣。愿得一言，使贵长子得继父业，不胜感幸。述至镇江言之，漕使即日刺其子为兵，付以父舟。是夕，宿丹阳。明见贵操一小舟，远远从烟波间来，泣具拜曰：贵虽身死，长子已得继业，一家十口，不复忧矣，实荷公恩。言讫不见。呜呼，此固显显，姑置勿论。窃观寡妇，人中立志，大有远过人者，不可不书。赵公槩年七岁而孤，其母励志教笃，竟能登天圣五年第三人第。初遇郊恩，法当任子。公请以封其母为郡太君。宰相曰：公为学士，拟封不远。公曰：母八十有二，朝夕不可期，愿及今以为荣许之。李公筠年三岁而孤，其母秦氏有姿色。或有诱之使嫁，母怒叱曰：夫妇义属天伦，死生命由真幸。我宁饿死，其可再嫁。於是笃意教笃，竟能登第，官至耀帅。然则寡可轻乎，愚於恤寡之下，亦复书此者，正欲使一切寡妇，皆知所法云。呜呼，似此之人，天必报者，重乎伦也，何止子贵在己哉。

赞曰：

寡而守义，贤哲所重。折肱露筋，妇节尤勇。台筑怀清，暴秦是奉。况其无告，宁不为动。谁或躡之，不慙不竦。

敬老。

传曰：老也者，阅世之久，更事之多，袞袞年少，无限沦丧，庞眉皓首，独保康强，可不敬乎。开宝初，有郢州卢县尉许永者，诣匭进状曰：父琼九十七，长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水身七十五，愿得一近便差遣，以就荣养。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敷奏详敏，词气不衰。太祖大加敬欺曰：卿一门如此，必有大过人者。琼曰：亦无他，但累世义聚不分耳。太祖曰：此即卿大过人处。立命赐袞衣腰带、银装鞍勒一副，马一疋，御茶三十斤，杂彩三十段，与近便差遣一任，从其志也。吴元嗣亦享高寿，时圣节根括老人，惟元嗣一门，有八十、九十者，一百以上者，八人。内吴琬一名，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轻健，气不少衰。询其履践，亦累世义聚不分。诏赐一官，旌表门闾。门外又筑二所义顺土台，立二株华表鹤柱，异其礼也。至尊尚尔，况余人乎。窃尝求之本朝，处高位而享其高寿者，惟张退传，九十一；文潞公，九十二；赵康靖，八十六；张文定，八十五；陈文惠，八十二；曾宣靖、富文忠，皆八十以上。又求其次，赵清献、庞庄敏、向文简、李文正，皆七十以上，已不及也。又求其次，曹武惠、薛简肃、王懿敏、吕文穆、吕文惠、寇文愍，皆六十以上，又不及也。又求其次，神司谏，恰六十；刘集贤，恰五十；王内翰、尹舍人、王待制、钱宣靖，皆四十以上，远不及也。又如石徂徕，恰四十；苏内翰，三十九；赵舍人，三十六；王御史，三十八。此则尤可惜也，名利场中，弹指便过，还有於自己分上，做得些工夫者乎？如或未然，即是空来人世，浪走一遭。於诸佛所谓：愿我寿命长，勤行一切善，愿我福德盛，广济一切人之说，皆蹉过也。嗟乎，少年但知负才轻侮老辈，不知寿居五福之先。纵有多才，不到其地，於事何益？昔杨大年与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时二公皆已老，杨方弱冠，每轻侮二公。翰大不堪，因好谓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终留与君。昂从傍摇手曰：莫与，莫与。厥後太年，寿止四十有九。然则老也者，欲到其地，岂不难乎？可不敬乎？

赞曰：

学养三老，礼尊高年。为近於亲，家国所先。天与之寿，俾华其颠。人而弗敬，是名褻天。矧复耆德，敢不礼焉。

怀幼。

传曰：孔子曰：少者怀之。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盖幼者，年方童稚，未有识知。为之长者，固当矜怜而抚恤之也。虐而视之，非人道矣。故父母有幼子，则当尽其恩勤；兄有幼弟，则当极其友爱。他人有幼者，亦当推吾恩爱之心，等而视之，不宜分别彼此也。若夫吾之子弟，则爱之；他人之子弟，则不爱，亦非所以尽怀幼之道也。况夫幼者，位则居卑，力则孱弱，卑者易侮，弱者易凌。苟无慈爱之心，则将挟长以自肆矣。在彼者，必无辩口，以别是非也；必无强力，以较胜负也。如痿者之被杖，无所逃避；如瘠者之受谗，不能辩明。其苦可胜道哉，甚矣，风俗之薄也。妇人之性，类多忌刻，为母之德不均，爱子之心始偏。己之所生，则亲之；妾之所生，则薄之。其为继母者，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如闵子骞之母，冬寒，衣其子以纁，而衣子骞以芦花，使之御车是也。子骞之母犹尔，其他可知。由是孤孽幼稚，横罹惨毒者多矣。閭巷之人，规并财产，则为尊长、为兄姊者，为赘壻者，乃有不慈不义、凌虐其卑幼者矣。巧饰诉牒，伪立契约，嘱牙保以曲证，贿史胥以舞文，使之困苦抑塞，无所赴愬，甚则阴谋诡计，损伤其性命者有之。呜呼，尚忍言之哉。昔者李知本一门，子孙百余，长少雍穆。阳城兄弟，孤惸相依。前辈救荒，则以收养孤幼为先。若此者，足以尽怀幼之道矣。

赞曰：

尧哀孺子，聃慕婴儿。仲尼之志，少者怀之。在厥初生，淳德未漓。易致凌虐，可无保持。所以孤幼，周仁先施。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竟

卷之三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传曰：按经所说，诸类众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质，随造随成。无明为卵生，烦恼包裹为胎生，爱水浸润为湿生，欸起烦恼为化生。於此四生，人复析为十二类生。於十二类生，每类又各有八万四千种类差别。总而言之，则一十二类，便有一百万八千之多。然则众生种类差别，何其多欤。但即其日用观之，目睹珍奇，便起贪想；舌味肥脆，便起杀想；意攀华丽，便起慾想。非独眼舌意三为然，耳鼻身三，亦复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颠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後，更只纷然，做主不得。腊月三十日，脚忙手闹，做得主乎。佛所谓十二类生，一百万八千种类差别，端起乎此。昔佛在世，游化诸国。独有一国，化不能从。及遣目连，倾国而至，众疑问佛。佛言：此一国人，於往昔世，本一聚蜂。目连本一樵夫，因采薪触着树枝，羣蜂惊扰，争欲蛰之。目连谓曰：汝等本有佛性，以恶业流转至此。今也尚有小忿，欲逞毒乎。愿我早登圣果，首度汝等。是时，羣蜂若有所悟，领纳在心。今故见之，悉皆随顺。又在瞻婆，则中迦罗池畔，为众说法。时有一蛤，闻法欢喜，跃出池上，潜身草间，倾诚谛听，偶为一听法人，柱杖刺杀。命终之後，生忉利天，为忉利主，复从忉利，日往佛所，听说妙义以开悟，故证须陀洹。然则昆虫一类，虽曰微物，其为有知，与人异乎？又如草木一类，在吾儒言之，固若有生而无知，验以佛书则亦不可一槩谓为无知。按《传灯录》，昔有一僧，久为梵摩净德及其子罗?罗多受供养，以道眼未明，虚沾信施，命终之後，乃於净德园中，生为木菌，日充净德父子蔬食。他人欲取，不复可得。然则草木一类，亦一槩谓为无知可乎？若曰昆虫草木，尚不可伤，人则尤不可伤也。

赞曰：

恭惟哲皇，弗践蝼蚁。濂溪之庭，草观生意。有生有知，此性无异。吾仁所充，际天极地。不见其间，一物可弃。

宜悯人之凶。

传曰：太上言乐人之善，而首言悯人之凶。当知所谓凶者，乃凶人为不善之凶，非凶丧之凶也。大抵人之性真，上与诸圣一体无二，能自率性，则便可为圣为贤。若但任情，不免为凶为忒。是故太上书以告人，使人皆知，导之以善。不然，则永为凶人，不复反於善矣。太上告真武曰：一切众生，竞赴善恶，轮转生死，无有穷已。汝宜普为断除邪见，察其罪福，增益功行，逐月轮，定日分，游奕世间。善者，以福加之；不善者，以善解之。然则太上所以悯乎凶者，为如何哉？昔巢州居民养啜之外，竞陷水族。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乃玉帝奏告三清、游历诸天、下观世界、予决罪福之日。其日，九天采访使者、日月星宿、天地百神、岳渎社庙，皆得条具以闻。一日，玉帝召中天北极紫微大帝问曰：南赡部洲吴国分野，地号巢州，善恶如何？北极奏曰：此方居民，实是凶恶，杀害物命，不知纪极。深恐积日之久，冤魂愈结，非连地址荡为大湖，不足以荡除累年残忍杀害、厌触腥秽之气。玉帝曰可。北极既退，召真武告曰：汝为三界游奕，检察善恶，岂不知巢州之民，造如是恶。厌秽之气上犯玉帝胜游，日月为之无光，星辰为之失次乎？玉帝有命，尽令全城陷殁。此事属汝，可速奉行。真武曰：千里之广，未必一一皆然。若一例陷殁，恐多冤滥。容臣下降，更问地只回奏。北极曰：彼州神只，皆已奉勅，迁往他所矣。真武乃大叹曰：痛哉，一物之命，尚在轮回，未易出离，况此千里尽为水界，展转相害，大冤愈结，何可救拔。又复力请，自差部下天罡神将，再行审验。既而，天罡化为大鼈，浮游汉面，先是守倅差人齎取，次及百姓，亦复如是。天罡回奏，真武又请自降，於是化为一云游道人，巡街乞水，如是七日，家家腥秽。最後一家，号曰焦婆，水独清净。真君诘之，婆曰：某一家三口，久厌腥秽，蔬食而已。真君曰：吾非人也，此州不远，当荡为大湖，诚欲救之，已不可矣，汝宜速往他所。未几，雨果暴至，洪亦随发。一州千里，顷刻之间，波涛如山，浩渺无际。是日，真君复降，告焦婆曰：汝可便主此湖。数日婆死，其子及妇亦死，遂得为神，因名其湖曰焦，从婆姓也。然则天真所以悯人之凶者为如何？书曰：汝无忿嫉于顽，亦此意也。

赞曰：

人之凶恶，岂皆本情。见如探汤，惻怛已形。无忿于顽，书训丁宁。死丧刑辟，撻埴颠冥。有拯其迷，閤室之灯。

乐人之善。

传曰：吾之一字，最能成就一切行愿。人发善愿，天上闻之，声如爆竹。诸佛无不护念，上真无不主持，心契故也。按《唐文粹》，昔高迈见乡之俊杰，主宝融寺经藏院长明灯，精进成就，喜而发愿，铭而颂之。已而，迫於多事，斯文莫构。忽染目疾朦胧，如隔绡谷。每自叹恨，不审得罪之由。一夕，梦神告曰：子於长明灯，其有负乎？迈应声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颂，明日目愈。然则诸佛所以护念於善者为如何？按《启圣录》，程嗣昌常在密州，见郊西镇人好食鸟雀。猎徒数辈，日常打捕，或碎首冗胸於鹰鹞爪喙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网罗罟罟之中，或被箭穿，或遭弹击，哀声悲切，所不忍闻。於是夜起露立於星斗之下，仰天告曰：某欲将家藏一切所食众生，并同七世父母因缘戒杀图子一本，覆板印行，庶几此方皆知改悔。今日正当真武真君下降之日，愿凭圣力，俾获流通。覆毕印行，拦头彭景亦请一本，归示其妻。其妻华氏三娘，一见大怒，掳破投之秽处。移时买得一鱼，操刀欲脍。鱼忽跳跃，触破其眼，血遂迸流。俄化为虫，缘遶其身，处处噬。方喧传间，监镇孰向，悦见一神，立于其前，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一大善，乃兴化军程嗣昌，印施戒杀图子。不谓妇人华氏，乃敢掳破掷之秽处，罪恶深重，即当死矣。其他不悔之人，亦当获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则上真所以主持於善者为如何？呜呼，上真与佛，皆已久住解脱，乐人之善，尚尔如此。况人正在苦海，可不然乎。求之世间，非无人也。胡文定见李文靖澹然无欲，又能济之以学，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见王所公俨然不动，加以笃学，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节见司马温公忠厚友悌，恭俭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脚踏实地，八九分人也。见韩钦之论事上前，无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谓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诚难能也。又如杜正献闻人有善，喜若己出。刘集贤闻人有善，称道不已。文潞公见人善，惟恐弗及。韩忠献闻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若数君者，非真实乐善已，到於乐则恶可已之地，能如是乎？

赞曰：

人无不善，出於天性。胡为忌嫉，私心之胜。克伐怨欲，交相为病。惟其无我，此心不竞。见人之善，如月在镜。

济人之急。

传曰：诺讵罗尊者曰：若人大智慧，耿耿笼中灯。若人大福德，飘飘海上沤。若人大方便，乙乙空中雨。今也於人之急，力能济之，即所谓大方便也。如雨普润，其为及物，可胜言哉。所谓急者，非一而已。在疾病，则以汤剂为急；在死丧，则以後事为急；在饥乏，则以饮食为急；在婚娉，则以奁囊为急。此外又有无限，不可悉陈之急。但能各随其急，方便济之，皆为济人之急也。昔许叔微少尝以登科为祷。一夕，梦神告曰：汝欲登科，须凭阴德。叔微自念家贫无力，惟医乃可。於是精意方书，久乃通妙，人无高下，皆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声名益着。复梦其神授以一诗曰：药有阴功，陈楼间处，堂上呼卢，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进士第。上一名陈祖言，下一名楼材。及注阙用，陞甲恩如第五名，授职官以归，与诗中言无一字差。此则济人之急者也。范文正知邠州，暇日载酒率僚属登楼观赏。初举觞，俄见数辈衰经往来，营理丧具。公遣人问之，乃一寄居官方卒，赠殓棺槨之具，皆未有。公为撤宴，厚赙恤之。此则济人死丧之急者也。范忠宣知庆州，岁大饥，饿殍满路，无粟以赈。公请发常平封椿粟麦，郡官皆不许曰：须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而後发，岂能及事。即日发之，且曰：诸君但勿与，吾当自坐。此则济人饥乏之急者也。查道未第时，尝游湘汉间，假贷於人，得钱十万。途次适见故人，以嫁女理财甚急，即罄囊与之，略无吝色。此则济人婚娉之急者也。用心如此，乌得无报其後。许叔微竟能发第，范文正官至叅政，范忠宣官至丞相，查道官至侍从，非其报欤。大抵人处世间，於人急处，自当如此。

赞曰：

君子周急，非相为私。如人在弃，修细弗施。有力不用，犹己杀之。捐馼拯溺，无乃自欺。以己望人，其急可知。

救人之危。

传曰：《云笈七签》曰：能救一人之命，当延一纪之年。若所救又是善人，延寿又当倍之。然则於人之危，其可不救。所谓危者，死生之命也。昔王均乱蜀，朝廷忿蜀再乱，命雷有终将兵平讨，意欲屠城。时蜀士范璨尚气节，范邈好读书，文鉴大师有名行，皆蜀中所素敬者。因相率从间道出迎王师，叩头告曰：蜀人懦弱，城中皆平民，其胁从者，特畏死耳。城下之日，愿无肆戮，锄其凶党可也。三人者，皆堂堂丈夫，且陈议慷慨，忘身为物，出於至诚。有终为之改容曰：不闻长者之言，屠城必矣。由是一城之民，得脱於死，范与鉴之力也。章郇公得象之高祖仔，事闻为建州刺史。其

夫人练氏有智识。仔尝出兵二将，後期欲斩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将，後仕南唐为将，攻破建州时，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门，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旧德，愿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耳，不愿独生。二将感其言，遂不屠城，练之力也。范氏今为蜀中望族，子孙蕃衍，有官者常百数人。章氏亦为建之大族，位至卿相者相踵，皆练氏後公其一也。呜呼，二家所救如此，而天之报之，亦如此。此固非世常有，但於水火盗贼、饥寒疾疫、刑狱逼迫、逆旅狼狈、一切危急，皆能如此存心。事体虽不相侔，其为救危，则皆一也。

赞曰：

孺子及井，怵惕皆有。器将坠地，观者举手。转危为安，起痿而走。彼难既脱，我喜亦厚。以仁存心，必无悔咎。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竟

卷之四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传曰：文殊问道场於维摩曰：如何是道场？维摩曰：平心是道场。赵州问道於南泉曰：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道。然则平心，即道欤，道场欤。欧阳文忠修好贤乐善，常以平心为难。彭中丞思永好学不倦，常语人曰：吾不为他学，自幼即学平心。然则平心果难欤，须自学欤。大抵心之为物，即体非有，随用非无，必欲平心在我而已。夫复何难。前辈为难者，叹无人也，示後学也。世之见人得失，不能如己之得失者，必不晓此。惟其不晓，是以物我常胜，罪来集身，如水归海，日成深广，尚何足以道场与道之说而告之哉。昔薛瑗身相燕国，不能平心见人有得，如己有失。见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尝荐一士，举一贤，有可称者，嫉之如仇，遏截使不得进。晚岁，一子死於狱，余皆盲聋喑哑，伛偻颠痴。时公明子臯见而怜之，因诘责曰：此皆缘汝心行不好，罪当灭门，诸子虽尔，未足以尽子之罪。瑗闻大惧，恳求救护，子臯於是以太松子中诫授之。瑗誓志力行，仅全一子。所谓中诫，果何书哉。窃尝伏诗，其与此篇，无以异也。大抵皆是指出人之错用心处，其为技罪，最为有力。薛瑗敬受中诫，而能得免灭门。周觿宣扬此篇，而能得脱饿死，不无力乎？呜呼，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惟有恶因，长为身累。今注此书，正所以发明此说也。知有此书者，不可不求一读，既读不可不行。信能如是，异日生死路，当得大力也。

赞曰：

百篇之书，穆誓殿後。人之有拔，视若己有。民不协极，未离于咎。洪范之君，锡福均受。非曰为人，待己则厚。

不彰人短。

传曰：马伏波戒子孙曰：闻人有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而言。此已自尽夫太上所谓：不彰人短之说也。至於龟山先生则又为之语曰：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闻。此则又出於马伏波之说，向上一头地也。大抵人处尘劳，不能无短。然短自其短，何与於我。在我只消一个不闻不知，则其短，终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语彰之，则其短不免传播。闻望自此而减，素守自此而隳。诘此之由，咎当谁执。当知好彰人短，君子有所不为，小人为之而无忌憚也。昔龟城之民，有祝期生者，为人猥薄，好彰人短。人有体相不具者，讥笑之；妍美者，嫉毁之；愚昧者，轻侮之；智能者，评品之；贫者，鄙薄之；富者，讪谤之。官僚，则讪其阴邪；士友，则发其隐由。门阀才望，皆出其右，无可拟议者，则必巧求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狙佞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过者，亦必溢词增饰，以成其短。事无巨细，一切如此，乃至以无为有，以十为百，以疑似为端的，以偶然为故犯，以不得已为优为，以错误为情实。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众辱之，过毁之。待他人亦如此，待亲族亦如此，平生知识，无不在其贬剥中。甚者，目父母为顽嚚，目兄弟为管蔡。或教人兴讼，已复和之；教人诅马，已复证之。习之既久，不以为非。晚年忽病，舌黄每作，必须砭刺出血，数升乃已。既而复作，又须刺之。一岁之间，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此事与道士章齐一好嘲诮人，竟至嚼舌而死一也。然则彰人之短，是可为乎？

赞曰：

我所自立，欲为圣贤。彼亦人耳，何独不然。邂逅有过，尚可涤湔。一播其迹，终身之誓。是以掩恶，君子贵焉。

不衒己长。

传曰：老子曰：良贾深藏若虚，盛德容貌若愚。孔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大抵人之为人，其可略无所长。苟有所长，自当如是。要在益加韬晦，善自涵养，必使日新又新，然後可以成德。苟或不然，不免轻躁衒露，自呈褊浅，岂所谓：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也哉。是故欧阳文忠公修长於文章，每对客论谈，则言政事，而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长於政事，每对客论谈，则言文章，而不及政事。此皆自晦者也。惜人不知，多至自衒。昔李泌极聪慧，年七岁，已能文，尝赋《长歌行》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多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称赏。独张九龄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庶几成德。况童子乎？若为歌诗，但只赏风景，咏古今，勿自扬己为妙。泌若有悟，泣谢再三，从此不复自衒。曩使不已，安能成德，为一代之名相乎？当知人有所长，切忌自衒。

赞曰：

三才并立，曰天地人。纲纪两间，系人一身。自贤而圣，由圣而神。顷刻满假，其德不新。颜渊如愚，端可书绅。

遏恶扬善。

传曰：遏恶扬善，在易谓之君子，在篇谓之善人。《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大有包容之象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然则遏恶扬善，即为顺夫天德，休物之命乎？天之休命，果在是乎？大抵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其不善者，即名为恶。我能为之遏之，使之不至自弃，复得勉而从善。人谁不贵於善，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名为善。我能为之扬之，使人皆得闻知，争相率而为善。天之休命，岂不然乎？天之休命，本如此；我今於物，亦如此。岂非顺天休命乎？《中庸》曰：舜，其大智也与，隐恶而扬善。舜尚如此，况余人乎？是故赵康靖公槩，专以掩恶扬善为务。邵康节公雍，乐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恶。此皆得夫遏恶扬善之说者也。惜人不知，成人败人，皆在一言。言之出口，其可不谨。

昔寇莱公之在镇也，因生日，造一山棚，为监司所奏。上大怒，玉音甚厉，谓王文正公旦曰：寇准每事必欲效朕，何也？文正曰：寇准诚贤能，但驽耳。上曰：但驽耶。遂不复问。邇非文正一言，则山棚之怒，安得便霁；贤能之说，安得上闻乎？王文康公（）治蜀，盗无轻重皆论死。有谤其大苛，会刘焯召还。真宗问曰：凌策与王（）治蜀，孰优？焯曰：凌策值岁丰，故得以平易治之。王（）值岁歉，虑民为盗，不得不绳以法，易地则皆然也。真宗善其言。邇非刘焯一言，则大苛之疑，安得遽释；皆然之语，安得上闻乎？此遏恶扬善，太上所以称为善人，《易》所以赞为顺天休命者也。

赞曰：

善恶之念，实同一初。举抑进退，如转辘轳。遏彼扬此，系其机枢。春意所感，百蛰昭苏。易顺休命，其天心乎。

推多取少。

传曰：推多取少，似主兄弟言之。大抵义属大伦，临财自当如是。苟或反是，义复何在。况财者，尤贵乎义。天之察人，多在乎此。今日取多，岂遂多乎？今日取少，岂遂少乎？昔薛包与兄弟析产，奴婢取其老者，田畴取其荒顿者，器物取其弊折者。徐积与二叔析产，先请二叔毕取所欲，惟余一篋图书、两间弊屋，积怡然受之，略无愠色。又如：魏公咸熙之略取一二神，东染世衡之但取图书，杜正献衍之尽与诸昆，杜神童淳之悉与季弟。此皆推多取少者也。至於官爵，亦有推而受者，如申积中两遇郊恩，悉推以官其二弟。徐禧恩命已下，复推以待其兄之子是也。彼锱铢必校，尺寸必争者，旋踵破败，何足以此而语之哉。

赞曰：

知雄守雌，大白若黑。不贫为宝，老氏之膏。自广狭人，岂曰盛德。意防侈大，身务检抑。徒以财言，未尽天则。

受辱不怨。

传曰：按《涅槃经》，昔有一人，赞佛为大福德相。闻者乃大怒曰：生才七日，母便命终，何者为大福德相？赞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瞋，马亦不报，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大抵惟有福德，方能如是。惟能如是，乃有福德。固非局量褊浅者之所可窥，不闻本朝大福德者？昔吕蒙正拜参政，将入朝堂，有朝士於帘下指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若不闻。既而同列，必欲诘其姓名，蒙正坚不许曰：若一知其姓名，终身便不能忘，不如不闻也。富文忠公少时，尝有诟之者，文忠闻如不闻。或以告之，文忠曰：恐骂他人。曰：明呼公名弼。曰：天下岂无同姓名者。竟至不问。此固文士，或亦能之。若夫武臣，而亦能者，诚亦可取。狄武襄为真定副帅。一日，宴孙沔。有刘易者，亦与座，易素疏讦，见仇人以儒为戏，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诟骂武丧不绝口，俄又掷樽俎而起。时孙沔观武襄气殊自若，不少动笑，语愈温易。归方自悔，则武襄已踵门求谢矣。王吉为添差都监，从征刘旸。吉谨愿寡语，状若无能，动辄为同列诟斥。吉不问，惟尽力王事，奋不顾身，竟能冲破贼军，迁统制。非气量超越，能如是乎？此皆有前程，享福德处。孰谓佛语，为不然乎。

赞曰：

颜子不校，随会能贱。下惠袒裼，师德唾面。称美当时，垂芳记传。心和气平，笑观物变。虚舟飘瓦，吾又何怨。

受宠若惊。

传曰：太上於《宠辱章》曰：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今於此篇又曰：受宠若惊，然则受宠，果若惊乎？大抵福兮祸所伏。当受宠时，不无盛满。万一盛满，则便有无限祸事，伏乎其间。一旦宠失，祸必勃至，岂不果可惊乎。是故君子受之，常若惊也。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知平江，即通判郑州，寻拜右正言知制诰，改集贤殿修撰，迁翰林学士，拜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加同平章事。从封泰山，祀汾阴，兼玉清昭应官，使迎奉圣像，天书刻玉。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贺，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忧惧，何可贺也。及为朝修使，自禁中乘车辂出都门，百官饯送，莫不交口称赏公之荣遇。公则不然曰：但觉反侧不安耳。他人处此，能如是乎？张忠定公咏之，拜吏部侍郎也，谓所亲李昉曰：今蒙圣恩，擢为天官少宰，可畏，可畏。若转下而思，则身不危；转上而思，则恐必败。栗栗若有惧色。他人处此，能如是乎？惟其如是，所以能有其宠。苟或不然，不免立取祸败，不闻卢多逊与种放之事乎？卢多逊初拜参政，服用渐侈。其父亿即愀然不乐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贵，遂至如此，未知税驾之地矣。多逊不能念父之言，竟以事败。种放初为朝廷所召，声名大振。其母即悲谓放曰：五口劝汝勿聚徒，无求名，今果为人知，不得安处矣。放不能念母之言，竟以名败。此皆受宠不能若惊者也。

赞曰：

牺尊青黄，乃木之灾。孤犊衣绣，宁活草莱。轩冕所寄，外物傥来。贪荣保存，祸身之胎。夫知道者，可不惧哉。

太上感应篇卷之四竟

卷之五

施恩不求报。

传曰：君子有心於施恩，无心於求报。苟有心於求报，即是利在於报。初非为人，报未必可求，而怨必先之，乌足谓之恩哉。是以不求之报，常见於无心之恩。昔尚霖为巫山令，邑尉李铸最强悍，无何感疾，遽至困剧。霖怜之，因请所托，尉拭泪以老母少女对。及卒，霖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归河东，且为嫁其女于二族。一夕，梦尉如生时，拜且泣曰：公本无子，感公之恩，已为力请于帝，今得为公之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沿流而归，每遇滩险，必见尉慰约立岸上，如指呼状。将抵荆渚，又梦尉曰：某明日当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贮粟米，为糜粥之须，因呼之曰合，名之曰颖。及长，极宽厚，敏於仁，笃沁孝，官至大理寺丞。宇文英迪初领黔江都狱，民有扶爱之者，常诉漕台官吏，适坐事系狱，官吏恨之，必欲文致于法。英迪为之不平，力为辩雪，竟从轻断。又三年，英迪沿檄道，由南宾沂流而归。时六月，忽大雨，水遂暴至，波涛如山，中流缆绝，舟人拱手，坐待倾覆。俄见一小舟冉冉出没於烟波间，远来相救。既济，乃扶爱之也。相顾大惊曰：吾昔日平黔之狱，初非有意於君。君今日冒险而来，亦岂知将溺者之为我，岂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与感叹者久之。呜呼，当霖之为尉也，不过曰同官，当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为子之报乎？当英迪之为爱之也，不过曰断狱，当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救溺之报乎？此皆无心之恩，不求之报者也。邇使有心，则未必然也。古语云：恩虽乱施，有不期而自会；怨不可作，恐窄路之或逢。真至言也。

赞曰：

怵惕惻隐，七心自生。内交要誉，利心乃萌。仁本天理，遇物而亨。利则人欲，其未必争。毫发千里，宜谨权衡。

与人不追悔。

传曰：老子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大抵人之临财，多至吝嗇，一毛不拔者有之，与而复悔者有之。今也乃能与而不悔，非真实乐施，安能如是，福德自此而长，岂不愈有愈多乎？昔柳仲涂少时，饮于酒肆，见一书生将谒魏守，求赏葬其父母。仲涂问：所费几何？书生以二十万对。仲涂即日归家，罄其所有，得白金百两、见钱数万，以与悉之，略无吝色。范文正公赏遣其子尧夫，归姑苏取麦。舟次丹阳，见故人石曼卿以三丧未举，不得归，尽以五百石麦舟付之。既归，未及言，文正曰：见故人否？尧夫以曼卿三丧未举为对。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付之？曰：付之矣。尧夫怡然，喜见于色。若二公者，是有悔乎？此固伟人，宜有此举。然求之其次，不为无人。比李谦者，富室也。尝值岁歉，出粟千石，以贷乡人。明年又歉，人无以偿。公即对众焚券曰：债已了矣，不须复偿。明年大熟，人争偿之，一无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复竭家貲，设粥以济，赖以全活者，动以万计，死者复为瘞之。或曰：子阴德大矣。公曰：阴德犹耳鸣，己自知之，人无知者。子今已知，何足为德。李浩然者，亦富室也，拯济贫困，积四十余年，未尝少怠。若二公者，亦有悔乎？其後，柳范益通显，二李孙皆登第，所谓愈有愈多，岂不然乎？

赞曰：

为德不终，古人所贱。与其诺责，宁有己怨。君子不吝，果於为善。货恶弃地，藏己则浅。随力所及，斯为方便。

所谓善人。

传曰：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常者，斯可矣。然则善人者，当何修何饰，而能到其地乎？曰：无他，但能践篇中之言，即能到其地也。篇之言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兄弟当晓，夫妇当和，正己化人，慈心於物，不欺闇室，不履邪径，进退以道，积累有功，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悯凶乐善，济急救危，不衒己长，不彰人短，遏恶扬善，取少推多，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人得人失，如己得失，乃至泽被昆虫，仁及草木，所践如此，非善人欤。昔李文正公昉既致政，因上元张灯，太宗命安輿迎之，坐之御榻之侧，手酌御樽，且选果核之珍者赐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两在相位，未尝有伤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归语其子曰：吾虽无奇功伟绩，惊世骇俗，然未尝蔽人之善，忌人之进，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谓允蹈。今蒙圣上崇奖，对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见称。夫善人君子者，男子极善极美之称也。孔子尚云：不见吾何人而敢当之乎？汝曹当念圣上崇奖之言。吾平日所践四者之说，於君忠，於亲孝，修谨自立，庶几可以无忝。其子宗谔，亦能恪守先训，为一时闻人。叅政李公穆之死也，上郎时临丧，哭为之恸，既而顾左右曰：天不使好人为朕辅佐耶，何至夺之之早？宗谔问文正曰：从叔为事何如，而能使圣上痛惜如此？公曰：叅政公清简亮，恬澹寡欲，直不忤物，曲不苟合，乃至学术之该传，识量之深粹，真大雅君子矣。加之善与人交，敏於从政，是故捐馆之日，识与不识，莫不交口叹惜。不然，何以感致万乘之尊，亲临其丧，为之长恸乎？呜呼，二公所践，真可谓允蹈夫篇中所谓善人之说也。得名善人，岂为过哉。

赞曰：

乾卦六阳，元为善长。寸阴不容，纯乎天象。受天之中，在人能养。推而行之，安利勉强。阳长阴消，此心天广。

人皆敬之。

传曰：盖巨源为县令，因买罗於公厅上，手自开托。其侍婢从屏间见之，即恚曰：不意今日，乃来伏事一个罗绢牙郎。因求去，不可留。范讽为御史中丞，有一閹史，隶台已四十余年，事二十余中丞矣。每能道丞之贤否，丞贤当声喏时，所执之杖必横，否则直，此语久矣。喧传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一日挺直，讽惊问故，则曰：比见中丞约客喻庵

者，至于数四，某私意异时作相，亦复如此，每事喋喋，岂不烦碎，心实鄙之，不觉挺之直也。讽愧谢者再三。呜呼，此皆举措偶失，已不为婢仆所敬，况能使人皆敬之乎？当知人皆敬者，必其真可敬也，不闻温公与刘大谏之事乎？昔温公之赴阙也，卫士见之，莫不以手加额。乃至百姓，亦复遮道告曰：公无归且留，相天子，活百姓。时王辟之过青州，道见村民数百，亦复欢呼踊跃，皆喧传曰：司马作相，吾侪大快活矣。公薨，京师之民为之罢市，而吊鬻衣以奠。四方会葬者，数万人力。至岭南封州父老，亦皆相率而至，炷香于顶相九百余人。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不？刘大谏之在宋也，人皆谓：若过南京不见刘待制，如到泗州不见大圣。及薨，耆老士庶，乃至妇人女子、田夫野、市井小民，莫不手持香剂、诵佛书以哭。公门为填壅不得入，因设大炉於厅下，以受其香，香价为之踊贵。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不？又如王沂公之在阁下，杨文公性恢谐，一时僚友，无不被其狎侮。至公则曰：第四厅舍人不敢奉戏。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皆以知天尽性为学，天下之重为己任，士人宗之，号曰四先生。虽诞突盗傲，不可率者，亦不敢失礼於其门。富文忠公尝乘小轿，过天津桥。人随观之，市中为之一空。徐孝节庐于墓侧，城中之人，日往致敬，市中亦为一空。申颜特立独行，每过市肆，市人为之起。邵康节每出游，城中士夫，无不倒展而迎。此亦人皆敬者，非真可敬，能如是不？

赞曰：

敬心之生，得於未施。林宗之巾，紫芝之眉。至于君实，走卒所知。匪求于人，人则即之。不然回纥，曷拜子仪。

天道佑之。

传曰：天道佑之之说，即《易》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说也。大抵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果有，以格之；无有，不为所佑也。昔刘器之既登第，不即就选，复归从学，每以漆雕开，斯未能信为戒，大为温公所知。初拜谏官，即抗疏二十有四，甄别朝臣邪正。又抗疏一十有九，论章子厚小人不可用，人皆为缩颈公则不问。及子厚用事，公遂走窜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竇雷化，说着便怕。凡此八州，公历其七，虽盛暑畏途，亦必令所属监督。日行一程，或泛海冒险，人皆谓公必死，公则安然，年八十，未尝一日病。时公贬所，有一纳粟者，揣知子厚意，自求为子厚杀公。子厚即日，自选人擢为本路运判。其人飞驭，径至距公贬所，才二十里而止，明日将有以处公，左右莫不为惧。无何夜半，忽闻钲鸣，则运使者若为物击暴，吐血而死矣。邇使运使不死，公则必死，非天道佑之，能如是不？庚子舆者，亦吉人也。其父出守巴西，迁宁蜀而卒。子舆扶护而归时，秋水方壮，灏微露水面。而瞿唐之流，尤为湍悍，天又欲雨，舟人大惧。子舆因仰天大哭，一恸未终而水已退，减二十余丈。既过，水复如初。邇使水不退减，事知如何，非天道佑之，能如是不？当知天道佑之，特在我而已耳，况忠孝者，百行之冠冕乎？所谓善者，此其首也。

赞曰：

天者公理，当然而然。非有好恶，孰司其权。与善辅德，助顺尚贤。惠迪之吉，动相周旋。谁佑我者，在己之天。

福禄随之。

传曰：诗曰：乐只君子，福禄申之；乐只君子，福禄膍之。此即篇中随之之说也。大抵善人君子，其吉祥恺悌，足以招致福禄。是故所至不求而自来，宜有若随也。昔富郑公以直言危论为谏官，既知制诰。宰相不悦，因荐公使不测之虏。时欧阳文忠公上书，引卢杞荐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书入，不报及公使虏一言之间，乃能使虏之君臣，相与诵公之言，修好中国、不用兵者，几百余年。使回除枢密直学士，又除翰林学士，又除枢密副使，皆力辞不受。踰月，除枢密使，又辞。上必待公，缀班乃坐。岂非福禄随之而然乎？此固大福大禄，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然各在其身言之，但凡有成，皆福禄也。医官甄百里者，本鄙野庸夫也，然能善用其心，病无大小，皆急赴之。一日，上不豫，或荐其能，一服果愈。於是宠冠诸医，出入宫禁半年之间，金如熟薄所积，已二万余片。酒如上樽，亦常贮三千余（）。此虽未足，谓之福禄。然在甄身，比之曩日，非福禄乎？当知福禄随之，亦在我而已耳。

赞曰：

颜天陋巷，夷饿首阳。贫归原宪，刑及范滂。福禄之应，几於反常。当知数子，日月争光。此福此禄，千载明昌。

众邪远之。

传曰：众邪者，不正之类也。其类不一，故曰众邪。大抵邪正殊途，势不两立。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譬如日轮照於冰山，日固自如，冰当自释。所谓远者，求之于古，如禁咒之不能加显，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昔道士陆修静等，善咒术，能咒僧衣鉢，及宫殿梁柱，皆飞举振动，高自矜夸，以为神仙辈也。时法师昙显闻之，斥曰：尔曹未遇勍敌，敢以小术自肆？遂以稠禅师袈裟置地，使咒之，道流并力作法，逾时不能动。显即自取置梁间，使咒梁柱，亦不能动。修静等惭缩无人色。如武三思，尝买得一妾，名素娥，真绝色也。每宴朝士，出以自夸。一日，约狄仁杰。仁杰将至，娥遂深匿不肯出。武入呼之，则入堂奥隙中，声若属丝曰：妾本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何敢出也。自此遂不复出。求之于今，如方公诸君是也。若方谦之者，清静自居，味道为乐者也。时所居之方，多病山疰。谦之书名与之，无不立愈。或请其方，谦之曰：尝闻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贫，无财可施，但日诵法轮《道德经》，随喜众善，慈悲靖恶，自谓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此则见名而远者也。张乖崖者，始终挺然，无所屈挠者也，与高士傅霖相善。一日，款于近郊，夜饮剧谈。时彼方大疫，诸邻多有病者。是夕如洗，顿然皆愈，明见鬼物云云。若为二公而去，此则闻声而远者也。彭公达者，淡然寡欲，廉谨不苟者也。尝知湖州，州宅素号多怪，前後守臣，不获安处。及公到官，乃至解去，未尝问其怪之有无，其怪亦不敢辄呈伎俩，始终帖然，殊无小挠。此则见之而远者也，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至於张玄感之任淮南漕也，则不然矣。到官之後，日为鬼物所挠。时有一武弁善治鬼，因命治之。既至，叱曰：运使尊官，朝廷重任，尔等何鬼，辄敢干之？鬼乃大笑曰：我岂比你班行，苟且取奉，以求荐举。自此益涂糊上髯下突不可制，岂非两皆无以服之乎？

赞曰：

有道之世，其鬼不灵。清明在躬，物无遁情。无邪尔思，所存者诚。泰字既定，迅雷不惊。是气无馁，何物敢撓。

神灵卫之。

传曰：神灵者，聪明正直者也，在处皆有之也。所敬者道德，所与者忠孝，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阴德，然则人其可无是四者乎？苟果有之，神灵无不卫也。昔韩魏公自成德移帅中山，将至沙河。前驱回白：水暴至，不可前。公曰：业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济，行李未绝而波涛如山，後骑犹有未得渡者。时徐济之民，皆见公方渡时，有神龙偃截上流，水为之立浅。梅公仪尝知滑州，夜报河决。公即躬率官属，分役兵夫，夜趋河上，随处堤塞。正窘急间，明见一白须老人，载一舟楫，往来佐助。意其豪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晓，命史请之，则白须老人不复见矣。此皆神灵卫之者也。

赞曰：

神之为道，聪明正直。洋洋在上，鉴临微侧。呵禁不祥，以奉有德。匪求于神，彼则受职。恶人反是，神所罚殛。

太上感应篇卷之五竟

卷之六

所作必成。

传曰：世间无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无不成也。昔张仲宾之祖，本一善谋利者，但水翻然改图，笃意教子。其子仲容、仲宾，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于令仪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图，笃意教子。其次子杰，侄子傲，亦皆登第。然则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况能力行众善者乎？窦公之事，便可见也。窦公禹钧者，燕山人也。初梦其祖谓曰：汝无子，又不寿，曷不早修阴德，以回造化。禹钧惶惧，於是内外姻娅，有丧未举，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仆夫之女，得金还去失之人，苟可修德，无不为之。又於所居，建四十间屋，聚万卷书，延文行师儒，居之师席，有志之士，听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门而贵者前後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谏议大夫，年八十，无疾而卒。今为洞天真人，晚得五子，皆登第：仪，礼部尚书；俨，礼部侍郎；侃，左补阙；偁，参大政；僖，起居郎。呜呼，欲长寿而得长寿，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真。然则世间所作，是有不成者乎？

赞曰：

求仁得仁，叔齐伯夷。孳孳为利，盗跖之归。天既与善，恶亦稔之。贪回阴狡，动遂其为。成效美恶，要终可知。

神仙可冀。

传曰：张杨阅《道藏》，见一壁鱼，身有五色，烂然夺目。及开经卷，则神仙字处，蠹蚀殆尽，乃知壁鱼蠹蚀神仙字，遂能身有五色也。何讽买得一轴道如经，中有一物，状如发卷，规可四寸，循环无端。既而截断，则头尾两皆水出，滴可升余。徧以问人，无能知者。一日，遇一得道者，举以问之，则曰：君遇此物而不能羽化，命也。此乃壁鱼三蚀神仙字，化为此物，名曰脉望。以规映星，星使立降，可得还丹。复取其水服之，使得换骨。讽归，取经毕读，则一轴之中神仙字处，字字果皆蚀尽。又知壁鱼三蚀神仙字，遂能化为脉望也。呜呼，一虫尚尔，况以人冀神仙，其有不可冀者也。大抵人之与仙，性真本一。第以情胜，遂失其真。一旦反真，尘情俱尽，即神仙也。况能济之以善，求之于古，如子房之忠，吴猛之孝，王进贤之不失妇节，兰期之友于兄弟，刘翊之损己分人，赵素台之济穷恤死，许真君之行符施水，严平君之以善导人，周伯持之收瘞遗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陈安世之不杀物命，李奚子之拯济饥禽，杨敬直之闲则凝神，唐若山之性无忿恚，乃至黄万佑之鲜过，景相之酷好放生。刘平阿本一医人，吴睦本一县史，刘妍本一妓女，鲍靓本一店家，贺生本一屠儿，丁约本一兵卒，朱本一劫盗，李正玄本一猎人，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求之于今，如晁公迥之为静居天主，章公文起之为司命真君，王公素之为玉京侍郎，吕公晦之为上帝司糾，韩公琦之主紫府，富公弼之司崑台，王公叟之掌翊圣铁轮，金公三之为佑圣风伯，张公孝基之为嵩山主者，窦公禹钧之为洞天真人，乃至欧阳公修之主神清，王公安国之主灵芝，吕公湊之主羣玉，石公延年之主芙蓉，陈公靖之判司直，田公承君之主维阳，此亦自人而得仙者也。按经云：今中元二品左洞阳宫所，总地上九皇土垒、四维八极。其灵官僚属，共有九万九千九十九万众，皆是在世有功之人，受度而得进补其职。如吾乡台法何公熙志以注《金刚经》有补於世，死後乃得补为西岳点检，历数官。此虽岳府，是亦受度，执谓神仙为不可冀乎？其间亦有欲冀而终不能冀者，非仙之不可冀也，所践未足冀乎仙也。不闻二真人之言乎？锺离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洞宾曰：人常以不得见吾为恨，虽日见吾，而不能行吾言，於事何益？此皆叹人不能冀夫仙也。

赞曰：

神仙之说，多谓渺茫。求而不得，汉武忝皇。亦如释教，地狱天堂。天堂果有，必处忠良。地狱果有，小人之乡。

夫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传曰：天仙地仙之有差，在乎立善多寡之有异。篇中已自言之，固不在论。请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说言之，庶几已得仙者，不复从坠，一向超升；未得仙者，不假他求，即日便到。释迦曰：仙有十种，一曰地行仙，二曰飞行仙，三曰游行仙，四曰空行仙，五曰天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道行仙，八日照行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绝行仙。既而又曰：是等皆是不循正觉，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於山林，人不到处，寿千万岁，斯亦轮回，妄想类倒，报尽却来，散入诸趣。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清圆成，名空行仙。坚固精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遘，而不休息，觉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性圆成，名绝行仙。锺离曰：仙有五种，一曰鬼仙，二曰人仙，三曰地仙，四曰神仙，五曰天仙。既而答大道之问，则又曰：道本无问，问本无答。万物之中，最灵最贵者，人也。若能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乎道。自然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其长久矣。一者不悟大道，惟务速成，正令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神识内守，一志不移，定中以出阴神。然穷其归，究竟只名清虚之鬼，不得为纯阳之仙，名曰鬼仙。二者暂於人中，得闻大道，然业重福薄，或以魔退，或僻在一偏，确守不变、绝五味者，不知有六气、忘七情者，不知有十戒、行咽漱者，笑吐纳之为错着采补者，指清静之为愚、好接物以夺天地之炁者，不肯休粮、好存想而采日月之精者，不肯导引孤坐闲息者，不知有自然屈体劳形者，不识於无为，但能延年安乐而已，名曰人仙。三者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时刻，识龙虎，配坎离，辩水源清浊，分气候早晚，收真一，察二仪，别三才，分四象，列五行，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五行，九州颠倒，气传子母，液行夫妇，三田反复，烧成丹乐，永镇下田，练形住世，长生不死，名曰地仙。四者已得地仙，用功不已，超凡入圣，却反三山，名曰神仙。五者已得神仙，传道於世，於道有功，为人有行，功行满足，超居洞天，便得效职，列为仙官。若又於天地有犬功，於古今有大行，从此渐进，仙阶陞，历任三十六洞天，反於八十一阳天，复从八十一阳天，超入虚无自然之境，名曰天仙。然则释迦所谓正觉，锺离所谓大道，果何说哉。夫正觉即大道，大道即正觉也。大抵必欲识取自心，不落情解，不闻僧那之说乎？僧那曰：歌明自心，但於日用中，行住坐卧，常自审谛思察。遇色遇声，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是有耶？是无耶？既不落有无处所，自然心珠独朗，常照世间，无一尘许间隔、刹那顷断续之相，此即正觉，即此大道也。是故吕真人既因不学链金，而得度世矣。又因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而胸次始得豁然。既得胸次豁然矣，又尝饭僧於潭之兴化。孙真人既以留意方书，而得度世矣，又尝咨决於唐之宣律。既得咨决於宣律矣，又尝听《宝塔品》於成都之无名行僧。此即百尺竿头、必欲更进一步者也。若夫立善，自当然也；纵不求仙，亦当然也。

赞曰：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人而行，人道乃全。积功累善，必有後先。条目严备，毫发罔愆。是乃仙道，以人合天。

若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

传曰：孟子曰：理也，义也，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孟子所谓义，理也，大抵义理在人，不可非背。苟或非背，不免追随汨没，闾茸狙佞，无所不至矣。其肯清静自居、味道为乐乎？请以一二君子言之，庶几稍知愧耻。昔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厌世浇薄，葺园圃於水南，居之凡二十余年，足迹未尝至城市，少则与张文定、吕文穆游。张、吕相继作相，荐之于朝，得职官不肯就。时钱文僖惟演为留守、谢绛为通判、尹洙为掌书记、欧阳修为推官，皆一时文行之士，慕其为人。一日屏骑从，同谒延卿，对谈良久。延卿以陶樽果簋进，文僖爱其野逸，引满不辞。至晚，吏报申牌府史牙甲罗列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从吏如是之多？洙指文僖曰：此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图今日肯顾野人。相与大笑，更进数盃。暨日入公辞归，延卿送出曰：某老病，不能造谒，幸勿讶。文僖登车，茫然自失，如入神仙之境，既而叹曰：此人视富贵为何等事乎？此则士大夫中，清静自居、味道为乐者也。杜五郎者，本田家也，亦确然有守。所居距县三十里，惟两间小屋，一其自居，一其子居之。枵然一榻，更无他物。时繁阳尉孙軫，慕其为人，乘闲谒之，良久曰：某村民无能，何为见访？軫因问何以不出？笑曰：无用於时，无求於人，偶不出耳。又问：何以为生？曰：彘居邑南，有田半顷，与兄之子共耕。兄子既娶，自度不足赡，尽以付之。因携妻子至此，适乡人有两间闲屋，因借居之。初则卖药择日以自给，及儿子长成，乡人又以三十亩田令佃。耕有余力，又佣於人，自此稍足，不欲与人争利，医卜之类，一切罢废。又问：终日有何所为？曰：端坐而已。又问：曾看经否？曰：二十年前，曾看一本《净名经》，初见其议论的当，心颇爱之，今已忘却，经亦不知所在矣。对话移时，气韵潇洒，言辞精简。軫大敬叹曰：真有道之士也。自此数数访之，此则田野间清静自居、味道为乐者也。彼非义背理而无所不至者，视此得无愧乎？

赞曰：

理本法意，义为条式。原情定罪，一毫不易。铢铢戒谨，犹差於石。矧越绳矩，肆为颇僻。人而不诛，底天之辟。

以恶为能，忍作残害。

传曰：天道常与善人，尔乃以恶为能；天地之大德曰生，尔乃忍作残

害。违天背地，非尔而谁？所谓能者，不自以为非也；所谓忍者，殊无恻隐也。诸恶之中，莫此为甚。残害之中，莫此为惨。地狱之设，端为是人。异时牛头阿旁之属，亦岂恤尔而不加毒手乎？请以不忍之说，急速救之，庶几不至已作而不可复救。昔西域僧名觉称者，来入中国。杨文公亿一见，即加礼。既而求去，不可留。因命译者问之，则曰：我土全不食肉，今入中国，在处皆屠杀猪羊，悬肉市肆，甚不忍观。吾意不乐居此，暂到五台，礼文殊即归矣。山谷诗，有厥牙已作小儿拳之句。张阁一见，即蹙然不乐，指为忍人。此但诗人状物，初非忍者。盖阁为河内推官，而通判葛繁惟蔬食诵经，阁亦断肉，故有此语。若使世人皆能有悟，如觉公，如张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愚保其必不敢以恶为能，而忍作残害也。今故首表出之，然後略叙因果。昔陆孝政欲收一聚蜂，收不可得，即怒，尽以热汤沃之，死无遗者。未几，复於其地，忽为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尝昼寝，户上有一燕巢，三雏呢哺待哺。昂怒，悉以痰与之，三皆胸裂而死。其後，三子皆暗。金华寺有栢数株，忽生毛虫，色黄，而长近二寸，蠹食枝叶，莫知纪极。寺僧秀荣恶之，悉命扫除埋瘞，或弃於柴积。其徒秀仁，又取柴积晒於日中。俟虫死，方以供爨。数年，秀荣卒时，寺内别有一僧亦卒。既而得还，语秀仁曰：某到阴司，见秀荣荷铁枷，坐烈日中，有万万毛虫，缘遶嚼噬，若不可忍。秀仁闻而大惧，不数日，亦发背而卒。大慈寺僧修准新开一轩，四面皆竹，栏槛上多有蚊子缘遶。修准怒，立伐其竹，尽取蚊子，弃於火中。未几，忽患癰疮，头面尤甚。命医视之，医曰：此名蚊漏疮，不可疗也。未几，遂卒。又如王愈忿鵲之噪，而生断其舌，其後竟死舌疮。张霖忿蛙之鸣，而沃以热灰，其後忽为汤烂。然则人之於物，是可以恶为能，忍作残害乎？既作，得无罪报乎？

赞曰：

智伯之贤，盆成之才。明推丹朱，捷称恶来。受天异稟，如木产村。用以为善，其孰御哉。以能济恶，岂不可哀。

阴贼良善。

传曰：陈平多阴谋，自知必当无後。公孙弘好阳与，其後不复显闻。大抵阴谋不免阳与，阳与便有阴谋。譬如弹丸击物，最为暗中施之。余人皆不可施之，良善则尤不可也。盖良善者，民之望也。在一国，则一国重；在一乡，则一乡重。其可阴贼之乎？昔李林甫未显时，在槐坛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列仙籍，纵不白日上升，亦必为二十年太平宰相。异时，事权在手，切记吾言，不得妄有阴贼。林甫既贵，不复记忆，一味怙宠，多所贼害。久之，复梦道士责曰：君岂忘吾言乎？今果获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处，林甫耳中，惟闻潇潇风水声。既至，则府署严饬，帐榻华侈。林甫复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不恶。道士笑曰：此乃鳞介所居，其间苦事，最为惨毒。君尚以为不恶，欲如何而後谓之恶乎？林甫骇然，汗洽而寤。此则以阴贼良善，而将生水族者也。许文规被摄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纪而还。既出，望见一门，守卫甚严。许以问吏，吏曰：此都狱也，但凡世间谗譖忠良、毁败善类、常行阴贼之人，死後无问贵贱，皆当治罪于此。此则阴贼良善，而必入地狱者也。孰谓为之，为无罪乎？当知明白洞达、坦然易见者，近乎阳也；奸险狠愎、深而难知者，近乎阴也。平生宅心於阴，死而复归於阴，理之必然，亦无足怪。所谓水族，所谓地狱，非阴界欤？

赞曰：

犯法舞法，冒法则均。鬪杀谋杀，同於杀人。至於定罪，轻重不伦。舞设智数，谋秘鬼神。发必命中，亦中其身。

暗侮君亲。

传曰：在人臣言之，一味奸諂，肆其欺罔，暗侮也；在人子言之，空事虚文，情实不至，暗侮也。但凡为臣为子，而不能尽其所以事君事亲之诚，皆暗侮也。使为臣而皆暗侮其君，为子而皆暗侮其亲，则为君为亲者，尚何望於为臣为子者

乎？害教叛道，莫此为甚，太上所以言之。昔曹武惠彬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对君父。既归私第，亦必闭阁宴居，不敢妄通宾客。五鼓才动，即待漏於禁门。如此八年，虽雪霜甚寒，未尝辄易其操。王文正公旦虽在私第，亦如在朝。一日，归自朝中，即冠带入静室，默坐不出。家人惶恐，亟遣其弟询之赵公安仁。安仁曰：适议事，公不欲行，未决而归，必忧国家耳。彼暗侮其君者，视此得无愧乎？郭琮幼丧其父，独有母在。常怀罔极之叹，凡三十年，不茹荤，不饮酒，朝夕虔祷，必欲为母祈寿。其母张氏，果得一百四岁，耳目不衰，饮食不减。孟熙者，市井人也，日以贩卖果实，养其父母。虽不知学问，而於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之道，皆能曲尽其至，知学问者，往往不及。其父死，寝苦於地，不食盐酪，哀毁过节，几至灭性。如是三年，始终如一。彼暗侮其亲者，视此得无愧乎？惟其不敢暗侮，所以曹氏、王氏二家特盛。郭琮明诏褒赏，旌表门闾；孟熙因掘地，於锄下得金，遂成富室。然则天於忠孝，其报之也，曷尝爽乎？

赞曰：

恭不侮人，伪无戴尔。事父事君，恭莫大此。不用吾情，是欺而已。有既面目，为人臣子。借曰未知，神明彰矣。

太上感应篇卷之六竟

卷之七

慢其先生。

传曰：先生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片言之悟，一字之传，皆所自也，其可慢乎？昔胡安定瑗之为先生也，如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一时知名之士，其於先生，则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未尝闻其慢也。孙明复之为先生也，如石介之该通，张洞之辩博，皆鲁之尤贤。而有道者，其於先生，行则从升降揖，拜则执杖屨而侍，肃然其恭，亦未尝闻其慢也。又如待制彭汝砺，少尝师事嗣庐倪天隐。及官保信，即迎天隐置于齐阁，执弟子之礼甚恭。天隐死，母犹未葬，明年妻亦死，又且无子。公为葬其三丧，又为嫁其女于同年进士宋涣。尚书王存，少尝师事颖川陈俊。俊死无子，存为立其弟之子官之，由是俊妻得有所托。此则又能不忘先生於既死之後者也，况敢慢之於在生之日乎？其间或有慢者，特轻薄小人耳。惜其不知为先生者，大有不可慢处。其开悟未达，阴德最大，克昌厥後，皆未可知。王公之事，便可见也。昔王先生者，家极贫，以教导村童为业。晚得一子，已八岁，不能养，舍与西寺僧为童。其僧一见，知其英物，即令就享，不惜钱帛资之。咸平中，举贤良方正，其後为参政，作枢密，名位烜赫，官业过人，是为王文康公。曙，其名也。文康之子益柔，官至龙图学士。益柔之子谨行、谨言，皆至大夫，有贤德，尝与康节诸公游。然则为先生者，是可慢乎？

赞曰：

父生师教，二者并言。传道授业，孰为本源。服有衰經，心丧三年。人伦所重，天道亦然。慢其所敬，恶莫大焉。

叛其所事。

传曰：僚属之於长吏，卒伍之於部辖，仆妾之於主翁，皆所事也。所谓叛者不待，真敢叛之，然後谓之叛也。但凡缓急非所倚，利害不相恤，即为叛也。请以一二仆卒言之，庶几出於仆卒之上者，稍知愧耻。昔仆夫赵延嗣，事舍人王邻几为仆夫。邻几知制诰，不逾年而父子俱卒，家素贫无以为养。延嗣义不舍去，竭力养其三女，凡十许年，未尝识女之面。及三女长成，即诣京访舍人之旧宋翰林白、杨侍郎徽之，放声大哭，具道所以。二公惊谢曰：汝之所为，吾侪不及。於是合金迎三女归京，择良配嫁之，着得名士。时徂徕先生石守道，特为传之，以激世之不能笃於义者。王逵初事屯田郎中李昱为仆夫，後应募为兵，以选入棒日军。适昱父子坐事，系御史台狱，平生亲旧，无一人敢询问者。独逵日守台门，供其饮食，如是四十余日，未尝少怠。及狱具，贬为南恩州。驾从者，皆辞去，独逵送之，昱忽感恚自尽。逵为经理後事，哭之如亲父子，见者无不堕泪。泊事毕，方敢舍去。时司马温公亦为传之，以戒世之薄乎义者。然则世之受知於人，临利害而辄相弃背者，曾不若赵延嗣、王逵之为仆卒也。

赞曰：

君师长治，及其受恩。皆曰所事，分有常尊。情义攸托，施于子孙。奴仆报主，犬马恋轩。我思婴曰，作于九原。

诳诸无识。

传曰：《楞严》云：该惑无识，疑误众生，死後便当堕入无间。然则诳之为罪，岂为轻，哉。昔亳州太清宫有一道人，气貌甚扬，每携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煨药而卖。众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师也。众颇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药。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飞入其身。须臾焰发，五体烘烧。众皆以水沃之，沃不能灭，号呼跳跃，不胜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状。视之，则已死矣。时杨克动闻之於验屍官甚的。张怀素者，亦伟然其人也。自言道术通神，飞走之属，皆能呼遣。至言孔子诛少正卯时，彼正在旁，谏其太早。又言汉楚成臯之战，彼正登高观战。奸如蔡卞，尚犹惑之，每对客言及，必极口称叹，惟忠肃陈瓘不信。其後事败抵罪，名士多被污蔑，惟忠肃独免罗

织。然则诳诸无识，其掇祸终可免乎？大抵诳妄之人，但知贪财，不复畏罪。为僧人，则挟谈空而诳；为方士，则挟丹药为诳；为师巫，则挟鬼神而诳；为医卜，则各挟其术而诳。安知诳妄为罪，非独掇祸，又当堕大地狱乎？

赞曰：

笑烈於怒，志惨於兵。侮玩给惑，殆非人情。渊鱼可跃，沅鸟易惊。矧我同类，万物之灵。以诳为巧，掩耳盗铃。

谤诸同学。

传曰：人伦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居于其一。然则朋友之道，岂为轻乎？况诸同学，平日相处於砚席之间，雍容笑语，非不亲厚，其可妄起嫉心，而辄加毁谤乎？昔郭尚书贻初作赋即有声时，同学李勉深忌其能，潜加毁谤，由是贻连上不中选，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贡举，而勉方以明经充选，诏下之日，勉大悔而归。贻闻之，亟命亲厚者召还，俾复就选，遂得中第。然则郭之所长，终可掩乎？今复赖之，得无愧乎？惜其不知前辈同学，未尝不相亲厚也。昔韩亿少与李若谷同学，又尝同途赴试，共有一被一毡。每出谒，则互为仆从。是年，李先登第，受许州长社簿。将之官，李自为其妻控骡，韩从後为负一笼。既至界所，惟余八百见钱，中分为二，一哭而别。明年，韩亦登第，後皆官至参政，世为婚姻，有相谤。乎？又如赵安仁少尝与宋元兴同学，元兴蚤世，裔嗣衰替。安仁既贵，屡以清俸济之，又为训其诸子，手写《周易》、《论语》、《老子》、《孝经》。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此则尤能不忘同学於既死之後者也。彼不忠厚者，乌足以语此哉。

赞曰：

仪泰交訾，败於倾覆。涓埃胥忌，丧身刖足。相观而善，道盛化熟。借使非才，石可攻玉。须友以成，千禄百福。

虚诬诈伪。

传曰：虚也者，漫浪不根也。诬也者，妄有污蔑也。诈也者，诡计百出也。伪也者，矫饰过情也。离而言之则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诚也。大抵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今乃舍诚而习，为虚诬诈伪，即是戾天之道，而失人之道也。既戾天道，又失人道，不入三恶，其将何归？是故药山曰：欲识饿鬼道者，即今之多虚少实，令人不信者是。药山曰：你欲识地狱道，只今镬汤煎煮者是；欲识饿鬼道，即今多虚少实、不令人信者是；欲识畜生道，见今不识仁义、不辩亲疏者是，岂须披毛戴角、斩截倒悬？欲识人天，即今洗净盛仪、持饼拏饼者是也云云。夫多虚少实，在虚诬诈伪中，特四之一耳。其从坠之速，尚至如此，况兼其四，而皆犯之乎？从坠之说，姑置勿论。且以一二诚实之士言之，庶几皆知自克。昔李及为监司，既替登对。神宗问曰：麦价几何？及曰：臣於职事，无不尽公，独不知麦价耳。他日欲得一官，为诸路按察，宰执屡荐其人，终不能当上意。一日，上自言曰：向时不知麦价者为谁？宰执问故，上曰：朕欲周知四方利病，须忠诚信实人，方可委任。如麦价不知，有甚撰一个不得。於是召及，遂蒙信用。王隐者，本皇城司一健步也。时河决大发，丁夫随处筑塞。上遣数辈健步，往来侦视。先有两辈至言：决流已塞，水复故道。俄而隐至，其言亦然。既而又曰：初来时，颇觉津流未断，恐尚烦圣虑。上怒拘之。少顷报至，则水势暴猛，复冲坏大捷，横注数郡矣。上因召隐慰谕，立迁小校，自是补拟校列，多蒙超擢。及东宫择亲卫指挥使，已得刘谦，尚阙一名。上曰：王隐诚实可用，即已补之。其後，位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保宁军节度使，得任子恩，前後凡一十七人。然则二公诚实，岂不愈於虚诬诈伪，而速入恶趣者乎？

赞曰：

不诚无物，命之曰虚。言不可复，其实也诬。伪则夺真，诈反近愚。以此行已，谁食其余。骨肉猜阻，况於国都。

攻讦宗亲。

传曰：《礼》曰：亲亲，则诸父昆弟无怨。所谓亲亲者，各亲其亲也。身既列为族属，上复同乎祖先，其可不相亲乎？求之前辈，无若范文正公言之最为切当也。文正曰：吾之宗族，居於吴中者甚多。在吾固有亲疏，在祖先视之，则均为子孙，无亲疏也。且祖先以来，积德凡百余年，至吾身而後发。今为大官，若或独享富贵，不复少恤宗亲，异日何以见祖先於地下？今日亦何颜以入家庙乎？是故恩例俸赐，必以均及宗亲。又於姑苏近郊，买良田四十顷为义庄，以养羣从之贫者。且择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入。每人日给米一升，岁给缣一四。乃至嫁娶丧葬，肯有赠给。其子纯仁，尤能克绍其志，惟守廉俭，俸禄所得，尽以广义庄，前後任子之恩，必先及疏属。身歿之日，勿子五孙尚有未官者。如公父子，其於亲亲之说，可谓允蹈者也。又如彭尚书思永，其抚宗族有恩。张康节公昇，常分俸以及九族。赵夫又世开，尝捐金以赙族人之贫不及筭者。吾恭安公存，尝收族人之孤嫠者，为之娶。此亦能亲亲者也。既能亲亲，何自而有攻讦之失乎？所谓攻讦者，即今之彼我必争，丝毫不校，或相忿嫉，或相倾夺，皆是也。不待如何，然後谓之攻讦也，戒哉。

赞曰：

己恶当攻，待人必恕。以讦为直，圣人所恶。於厚者薄，尤可愧惧。根本平时，视若行路。不务睦苏，彝伦攸斁。

虚静天师颂

人之一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煨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

太上感应篇卷之七竟

卷之八

刚强不仁。

传曰：孔子以刚为近仁，太上以刚为不仁，圣人之言，岂相戾哉。孔子所取之刚，乃刚毅之刚，确然不夺乎内，君子之刚也，有杀身以成仁，故曰近仁。又曰根也，慾焉得刚。太上所戒之刚，乃刚强之刚，忿然常见乎外，小人之刚也，凌人暴物，焉得仁哉，故以不仁。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大抵刚强之刚，不能自戒，则便有仁之失，在乎其间。太上所以断而书曰：不仁也。昔桓范，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初到徐州，与郡守徐岐争屋，便欲引节斩岐。岐奏于朝，范以理屈坐免。及知冀州时，吕昭才为镇北将军，冀属镇北。范以昭才仕进其后，意轻之，语其妻曰：吾宁能三公长跪，不能为吕子展屈。妻曰：君在徐州，便欲引节斩岐，人皆谓君难为作下。今到冀州，又不欲为吕子展屈，人必谓君难为作上。范忿其言，以刀鑊撞其腹，妻堕胎死。强梁如此，非不仁乎？包孝肃内刚不屈，僚属有所关白，多面折之。至於所言中理，亦未尝不怡然而改，由是人皆服其刚而不愎。此即刚毅之刚，与刚强之刚，有所不同。而太上、孔子言，之所以亦有异也。窃尝论之，纵非刚强之刚，而用刚不已，亦不保其无失。杨文公亿以文章独步，帝颇爱之，竟以刚不容物，赞之者众，帝春遂衰。王内翰禹偁亦以文章独步，帝有意於用之，亦以刚不容物，沮之者众，命竟不下。然则用刚不已，岂不有累於身乎？二公尚尔，况余人乎？

赞曰：

刚非克刚，暴而无亲。强非自强，必多上人。是谓凶德，又焉得仁。善念斯绝，何恶不臻。厘尔多福，枯木难春。

狼戾自用。

传曰：狼戾自用，按如佛说，譬之恶马，言难调也。难调如马，当为无等人乎。是故太上於《法轮经》，尝以不自用故彰勉人。今於此篇，又以

狼戾自用为戒。而吾夫子亦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如此者，灾及其身。三教圣人，言皆如此，其可不戒？大抵狼戾自用者，则吾友知识，必不亲近；性命道德，必不喜闻。日用之间，一切拗强，能无失乎？惜其不知从善如流。君子所践，其可自用，况狼戾乎？昔李文正公昉每自言曰：周显德末，吾为翰林学士。丁太夫人忧起，复充职。时礼部侍郎窦俨尝责吾曰：夫鱼袋之取事君夙夜匪懈之义，以黄金为饰者，亦身之华也。子居太夫人忧恩诏抑夺，不当有金玉之饰。吾遽谢不敏，自是每志于心曰：夫为人子者，丧礼固非预习，然三年之制，苟不中礼，非惟有亏名教，亦何面目处身於搢绅之列乎？於此益知窦君之言，真长者也。正叔先生过范尧夫治所，谓尧夫曰：闻旧帅死，公始代之数日，便设筵张乐，宴犒军将，有之乎？曰：有之。先生曰：当初只合打散，使知所以不给财食者，旧师亡也。尧夫面热汗洽，愧集于中。明日追送先生于界上曰：非先生远出，不闻此言贤矣哉。二公临事，从善如此，是宜名振当时，而泽流後裔也。狼戾自用者，是可望乎？

赞曰：

仲虺有方，自用则小。善必难迁，狂不可矫。吝心封闭，私眉胶扰。愎諫陵物，恶积衅兆。灾及其身，乃其自召。

是非不当。

传曰：庄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此则超出於是非之外视是非，固若无是

非也。苟或尚与世接，不免事有是非。一是一非，皆计利害。在一国，则计一国之利害；在一家，则计一家之利害。孰谓不然乎？是故荀子曰：是是非非之谓智，非是是非之谓愚。愚之为言，犹言不顾利害，而妄有非是是非也。败人之事，不为愚乎？惜其不知处心平正，不敢妄有非是是非，即便当度世。不闻尹邹之事乎？昔尹师鲁与人谈论是是非非，无所隐避，不为苟止，亦不苟随，惟务穷尽道理乃已。临终之日，先以手书别文正。文正驰至，则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恸，公复张目曰：已与公别，何用复来，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言讫，复捐而逝。曩非平日是是非非，无所隐避，死主之际，能如此乎？邹宿为内殿崇班，正直无二，是是非非，未尝妄发。至於背义贪残，恣杀物命，皆所不作。竟为真武真君收录，署之部下。庆历初，任郑州监酒。日忽风雹大作，下一无盖铜棺，公即端简入卧其中。不刹那顷，复下一盖，自与棺合。震霆一声，则其棺已在半空，冉冉向北而去矣。今为北极寿限司判官，每岁一次，随真武真君下降，勘算世人善恶功过，较量寿限长短。曩非平日，是是非非，不敢妄发，真武真君其肯以此重职而轻付之乎？二君如此，而超度如此，彼非是是非者，当如何哉。

赞曰：

谁毁谁誉，三代直道。是非之公，如辩白皂。小智既凿，臧否类倒。丑正朋邪，跖廉夷盗。天鉴不迷，出日杲杲。

向背乖宜。

传曰：向也者，趋向之谓也。背也者，违背之义也。当向而背，当背而向，即太上所谓乖宜也。乖宜之事，君子有所不为，而小人为之，而无忌憚也。昔王资政存议论平恕，无所向背，志有所守，确不可夺。温公尝称之曰：并驰万马中，而能驻足者，其惟王存乎？是以始自束发，至於老耄，历事五朝，所持一心，屡更变故，所守一道。刘忠肃尝论助役十害在位者，责其向背，下司农寺，诘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政令如此，获罪固已自分。然助役终为天下害，愿陛下勿忘臣言。人皆为公缩头，公则不问。若二公者，其於向背有乖宜乎？至於李师中、吴孝宗之流，便不然矣。李师中平日议论，与荆公大不合。及荆公权盛，师中复欲合之，於舒州作一亭，榜曰传岩。以刻公曾倅舒，而又始封舒也。吴孝宗初对策，力抵熙宁新法。及荆公得君，孝宗复为十卷巷议，以上荆公言：间巷之间，皆言新法之善。荆公鄙之。乖宜如此，为君子。耶？为小人耶？

赞曰：

事得其宜，此之谓义。见理必明，用心勿贰。从违既决，祸福顿异。毋远仁贤，毋近邪伪。惟顺人道，斯合天意。

虐下取功。

传曰：烛遇暗则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则成载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当自立，固无待乎取也。苟有意於取之，则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间。功未必立，而祸必先之矣。所谓虐取其财，虐用其力，皆为虐也。请以虐取其财言之。盖财者，人所急也。不闻王咨、马缘之事乎？昔王咨，以强鸷处官。绍兴初，为四川都转运司干办公事。被檄推井潼川，躬自诣井，尽令井户承认大额，合认五十斤者，必令倍认百斤，利其没官，而官自煎也。未几，井户皆至破败，咨亦暴卒，遂受牛身。当死之夕，其友杨使君举家皆见咨来求救，则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明日邻家，果生一牛。又有马缘者，亦为干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钱，不问额之虚实，物之盈缩，一切必欲多得。稍不满意，便敢肆暴，人因呼为马刷子，言其好刷钱也。或以咨事戒之缘曰：正令即日，便生两尾。亦所不问，既而，疽发于背之左，数日又发于右，两疽相对，宛如杖脊，深可寸余，洞见五脏。僚友省问，无不惊骇。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刷钱者，要当以某为戒。肉烂至尽，一息方绝。又如李谿无子，陈恕兵死，林特子孙皆死非命，亦虐下也。

赞曰：

世有健吏，不畏简书。斫刈民力，以充苞苴。囊橐既溢，复献羨余。高爵易享，华屋可居。身及孙子，其终何如。

諂上希旨。

传曰：主知生死罪福之科，为之都司者，无若酆都。酆都北帝之下，惟玄滋天君，助理四君、六天大魔、天地水三小官，不显姓字。其於僚属，见於《真诰》者，皆世之忠直之士。求之其上，如邵公爽为南明公，吴季札为北明公是也。求之其次，如贾谊为西明都禁郎，臧洪为鬼官北斗君、天门亭长是也。又求其次，如纪瞻为北天修门郎，温峤为监海开国伯是也。曷尝有諂上希旨者，得与其列乎？大抵事君贵忠，一言之諂，即名不忠，不忠之臣，天所必谴，何望超度。昔唐高宗将立武昭仪为后，畏大臣异议未决。一日，召李积、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等计之。遂良等皆持不可，积独不出，志宁顾望不对。後数日，帝复密以访积。当此之时，使积能以一语谏止，在积不失为忠，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祸。积则不然，卒以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为对。由是帝意遂决，昭仪立，而唐之宗室殄矣。观积之意，不过私己畏祸，以求自安。不知己竟不可私，祸竟不可畏。身死未几，赤族发冢，祸皆及之。孰谓諂上希旨，为无祸乎？又有郭崇韬者，亦坐此也。崇韬既居显位，自见功高，心怀反侧，於是白帝，欲立刘后，意在自固。不知人心难知，易至反背。其後，杀崇韬者，乃刘后也。然则諂上希旨者，是可为乎？为之得无祸乎？

赞曰：

諂上迎合，希旨开先。所谓逢君，罪莫大焉。主意未决，或可变迁。一语从臾，亚心力遂坚。丧身亡国，毋宁怨天。

受恩不感。

传曰：按《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种谷，种虽因地，非雨不生。洎至谷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又按《智度论》云，受恩不感，甚於畜生。尝读柳文，见一则事，益知受恩不感，畜生有所不忍为者。为人而不及於畜生，岂不甚於畜生乎？昔荐福寺，有一鹑栖於浮屠之上。冬之夕，铃取鸟之可以盈握者，不杀而左右转易，以暖其爪掌。及旦，复完而纵之。既纵，又极目远观，鸟东没则西飞，西没则东飞，意不欲复相见，而再攫之也。呜呼，鹑之为物，但知攫物决裂而食。今於一夕，暖爪掌之鸟，乃能如是，彼受恩不感者，岂不畜生所不为乎？惜乎不知感恩之人，最为近道。非感恩，便为近道。即其感恩，则其平日履践，从可见矣。宣和中，士夫有徐文中者，尝游东都。所役兵偶为车轹，蹙不能行。遇一道人，传以少药，步履如初。兵大感激，徧游天下，访求其人，少致谢悃。一日，复遇诸途，哭泣拜谢。道人曰：吾施恩於人者多矣，未尝有一人，得如子者。於是授以秘诀，兵遂得道。文中闻之，诣兵问道。兵曰：清静是道，简易为上。文中顿若有省，竟亦得道。孰谓无有感恩，而能得道乎？世之如兵者，有几人乎？

赞曰：

世有忍人，甚於豺虎。藉其卵翼，报以斨斧。人道斯绝，无君无父。翳桑卫盾，漆身没豫。负恩报恩，施者勿顾。

念怨不休。

传曰：德山示众云：毫厘系念，三途业因，警尔情生，万劫羁锁。此但念念在法，为累尚尔，况念怨之念，念念不休者乎？当知念怨不休，最能令人自缚，永劫不得解脱，沦入三途，其速如箭，不闻忏悔。所谓若无怨对，无有恶道之说乎？谨按经云，怨习交嫌，发于衔恨，是人命终，未舍暖触以前，便有飞石投枥、囤贮车槛、瓮盛囊扑等事，现于其前。此即念怨不休，死当堕入地狱者也。又云：贪恨为罪，是人罪毕，得出地狱，遇虫成形，名虫毒鬼。此即念怨不休，又当堕入鬼趣者也。又云：虫蛊之鬼，蛊灭报尽，生於世间，多为毒类。此即念怨不休，又当堕入畜趣者也。佛语无诳，孰谓为不然乎？其间，又有已堕三恶，而念尚不休者。如冀州之盗，既以劫盗，而死堕地狱矣，尚以郡守张冀法外杀之为念，念而不休，必欲追冀到狱是也。如《毗婆论》所载之鬼，既以积罪而死堕鬼趣矣，尚以女子於五百世前曾一杀之为念，念而不休，竟至复断女子之命是也。如杨褒廐中之骡，既以恶业而死堕畜趣矣，尚以得道王鹤旧尝与之有怨为念，念而不休，竟至归杀王鹤是也。然则怨之一字，岂不最能令人自缚，永劫不得解脱乎？不闻第三十祖璨大师之言乎？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向璨政敬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璨曰：谁缚汝？信曰：无人缚。璨曰：既无人缚，何

用更求解脱？信於言下有悟，遂得解脱。使璨此言广行流布，则不休必休，不解脱必解脱矣。

赞曰：

夷齐不怨，志於求仁。礼人不答，孟子反身。情恕理遣，无物不春。郤克记笑，暴骨交邻。一念芥蒂，万恶之因。

太上感应篇卷之八竟

卷之九

轻蔑天民。

传曰：轻蔑天民，此特刻核之辈，旋踵及祸，固无足道。请以一二爱民君子言之，庶几皆知则效。昔韩忠献公琦，初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拯济饥民，所活者一百九十余万。及镇河北，适河决，岁又大饥，公复多方措划，赈济安辑，所活者又七百余万。富文忠公镇清社，适河决，八州之民，全入京东。公劝民出粟，得十余万斛，随处贮之，以济殍者。且括公私闲舍，得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麦熟，各计地里远近，受粮使归，所活者五十余万。滕章敏元发知郢州，适淮南京东饥。公葺城外废营一千二百余间，以处流民，所活者五万。李允则知潭州，适岁饥，公请发廩赈而後奏，运司不许。公曰：须奏後发，安能及事。於是请以家财为质发之，所活者五万。陈大惠尧佐知寿州，适岁饥。公曰：与其令率，孰若身先。於是自出己钱，以济贫民。史民争出为助，所活者数万。王懿敏素知太原，适汾河大溢，水灌平晋，将灌州城。公急备舟，明日水至，民得无恐。且劝大姓出粟赈济，所活者十万。胡文恭宿为杨子尉，适大水，民多漂溺。公出私钱，雇舟以济，已溺而复活者数千。曾中书巩知洪州，适大疫。公自州及县，乃至市镇亭传，皆贮汤剂以待病者。兵民有病而无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之，所活者数千。苏文忠轼知杭州，适大疫。公出私囊作汤剂，遣史挟医，分坊救疗。兼作病坊，以处病者，所活者数千。轻蔑者处此，能如是乎？惜其不知，居民之上，自当如是。

赞曰：

父天母地，气均体同。宗子家相，下及百工。相为鞠育，以裨化功。岂纵其上，挤民困穷。匪民之戕，自戕其躬。

扰乱国政。

传曰：老子曰：治国若烹小鲜。陆象先曰：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大抵治贵行其无事，况政者所以正民也。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为便，其可妄意改变，以从己说乎？若从己说，未必有便於民，适所以自取扰乱。激昂喜事之言，其可尽信。昔杜祁公经抚关中，布衣有张洞者，髯黑面，青衣布裘，持一诗代刺为谒曰：昨夜云中羽檄来，按兵谁解扫尘埃。长安有客面如铁，为报君王早筑台。及补以一官，寻以臈败。韩魏公镇陕右，布衣有姚嗣宗者，上书论事，且默崕峒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渭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及补以官，无异冗史。吕许公在朝，布衣有雷简夫者，以荐召对，其气可以吞敌。及数奏，亦复详敏。朝廷便欲大用，许公坚持不可。累官至三司判官，与嗣宗为人无异。江少虞守吉州，布衣有李戒者，上书论事，且言少学仁义之道，不在颜回下。又言三皇不圣，惟孔子圣。孟轲以下，皆不足道。韩子华知成都，亦复以此说进。子华惑之，及与荆公同判三司，即荐其人。未及引用，发狂而卒。然则激昂喜事之言，其可信乎？是以赵、韩、王为相，每有新进喜事之人，投进利害文字，一切不顾。季、简、穆为相，凡封事建议，务更张喜事激昂、摇鼓牌阖、浮薄新进之徒，一切屏去，当时皆称二公为相得体。乡使轻信，岂不易致扰乱乎？

赞曰：

政者正也，容私则偏。贪夫殉财，夸者喜权。理为势夺，法以情迁。赏罚易置，纪纲弃捐。害于而国，尔身曷全。

赏及非义。

传曰：昌黎曰：行而宜之之谓义。大抵义之为言，犹言宜也。非义者，不宜及而及之之谓也。不宜及而及之，君子其肯为乎？景德中，北肤寇边，河朔郡县，屡罹其毒。主兵之将，为自安计，莫肯少挫其锋。时李居正以小官催征稅於一镇，忿其凶犷，鸠集市人，招募丁壮，奋力击之，因深入其穴，夺所掠妇人老幼，各还其家。在位者因壮其勇，终无人肯议其赏，惟张忠定咏密以闻奏。奏至，上大喜，立为居正迁数官，召为阁门只候。居正承恩，罔知所自。或以忠定告，居正急往见之，见终不获。因厚赂阍者，俾传人榜子，忠定竟不出，但批纸尾曰：公临财康，临阵勇，临事勤，临

民仁，加之谨畏，此报国之大效也。所谢近私，不及相见。居正得之，愈於一见，捧玩佩服，弗离于身。居正及赏，可谓义矣。史吉为延州指挥使，康定中，夏虏寇延州永平。寨主与监押，皆欲引兵匿深山，俟虏去始归。吉率所部数百人，遮城门，立於马前曰：寨主、监押，欲何之？二人以实告。吉曰：如此，兵则完矣，如城中百姓，刍粮何往还之？迹何可掩？异日，为有司所劾，吉为指挥使，不免於斩，愿先斩於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从。二人惭惧，引辔而返。虏忽围城，吉复率众拒守。数日虏去，寨主、监押，皆以完城迁一官。二人及赏，非非义乎？呜呼，吉虽身不及赏，其後官至团练使，三子皆受命，一女嫁郭逵为郡夫人，是尤愈於二人非义一官之赏也。

赞曰：

不义而贵，垂戒孔圣。不义而侯，光武失政。赏盗劝奸，国何以令。爵及恶德，是褻天命。所以冢宰，诏王八柄。

刑及无辜。

传曰：刑也者，所以惩恶也。无其恶，而辄刑及之，即太上所谓无辜也。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无辜吁天，天不闻乎？蔡州百姓有钱举者，诬其弟为异姓匿家财二十余万，不与均分。前後官吏，皆受举钱，不公其断。惟干证人朱惜姐始终一词，无所阿顺。及许州通判徐沂，被差

就蔡州置狱根勘，沂复失於卤莽，为推司杨仲和转弄，反将朱惜姐勘断臀杖十三。沂自此，即每事磨勘不行，闻天庆观有道士裴君叟者，善章奏。自备香信，就观连设三醮，以祈景祝。君叟初伏地投词，即如鼾睡。明日始龙起曰：某到天门，见北极大帝带领佑圣院善恶都判真武真君入奏：通判在蔡州不合，枉断干证人朱惜姐臀杖十三事。且怒目指挥曰：徐沂心词只留在此，恐金籙照问，汝奏对有差，不得还矣。某遂急回，事有之矣？沂曰：有之。言讫汗洽，不胜摧沮，未几果卒。又有士子杨之奇者，晨出探榜。其妻在家，亦僦骡往水门，迓其父母。无何，中路逢一醉人，罗识殴击，僦者潜遁，无人解劝，遂至官。时温仲舒判开封，但见醉者面有爪痕，不问曲直，一例决遣。妇人大惭，不食者已累日矣。其夫亦下第从外归，见妻被杖，不胜其忿，诣府申说。仲舒不听，於是夫妻赴水而死。是夕，仲舒即梦城隍司责曰：子太卤莽，妄决良人，吾已关报东岳。及奏闻上帝，祸将至矣。明日上知，仲舒以下，皆罢职。又有幽冥之谴，当如何哉。

赞曰：

过小则赦，罪疑惟轻。圣人之意，刑期无刑。矧是无辜，而弗哀矜。犴狱所及，排根引绳。冤滥充斥，可不痛惩。

杀人取财。

传曰：劫盗迫人於险，医家乘人之危，其为杀人，同是为财，罪皆一也。请以医家言之，庶几病者不遭毒手。不恤缓急，妄索事分，杀人也；不问有无，必欲多得，杀人也；懒堕睡眠，轻视人命，杀人也；辨察不明，用药差互，杀人也；见不即治，俄至增剧，杀人也。有此五失，挟术行医，其於杀人，甚於挺刃。挺刃之下，不当要害，尚有可活；一瓠之下，五脏俱坏，是有活乎？昔颜畿以病就医，遂至殒命。既而复苏，气息微细，死生不分，十有三年。陈景仁妻张氏，亦有微疾，医者误投血隔之药，遂至不起。既死之後，阴府不收，魂神荡越，散游无定。所至辄为界分土地驱逐，不胜其苦。一日，因景仁出郊，适与相值，遂得合为一体。自此，景仁即恍惚如狂，独歌独语。时其父尹京，适中使秦中立过治所。中立素事真武，因为奏闻北极，蒙真武真君怜其天横，即日度令受生，更不经从阴府。孰谓医者不杀人乎？惜其不知医之为术，升坠最速。昔薄拘罗尊者，於往世施一诃梨勒果，救一病僧。以是因缘，於九十劫中，常生人天，未尝有病。其最後身，值佛出家，证阿罗汉果，於五百众中，独为上首。王叟以针刺为生，不计钱数，所理多效。一日告众曰：吾明年夏初，不可留矣。及期果去，所居之地，香气不绝者累月。刘焯亦行医，虽劳不倦，所疗亦多效。及死葬之日，但空棺耳。此皆医家能善用心，而立获度世者。本朝丁逢吉善医，其子度、第二人及第，至观文殿大学士。张仲和善用其张仲景法，疗治伤寒。其後二子奇、兆，皆相继及第。张行甫亦行医，子孙典大邦、作提转者，今已数世。此亦医家能善用心，而克昌厥後者也。信相菩萨至一地狱，见一罪人，热铁灌身，铁钉钉体，稽首问何罪所致？佛言：此人前世常为针师，妄施砭刺，是以此报。目莲尊者，晨朝出城，见一饿鬼哭泣告曰：我之此身，有类块肉，无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诸禽虫，长时噉食，何罪所致？目莲曰：汝前生行医不精其术，妄投药饵，使彼病者不得全

活，是以此报。蔡州神尼于惠普者，尝与客坐。有牵二牛而过堂下者，尼曰：此牛前行者，是一官人，坐入人罪。後行者是一医人，坐误杀人。因呼其前世名字，二牛皆应。此亦医家不善用心，而坠三恶者也。呜呼，善不善业，备录在前；或顺或违，尔宜自择。

赞曰：

财怨之府，利争之因。积而不散，犹能祸人。杀越于货，乃欲保身。額額贪史，吞噬富民。籍没死徙，疑无苍旻。

倾人取位。

传曰：元始上帝曰：妃后臣僚，隶於紫微垣中，但有品位，则隶五岳四渎。大抵一官一职，各有义命。义命当有，则今日拜枢密，明日作宰相，不足为难。义命若无，只做一日，亦不可得。孰谓为不然乎？昔苏易简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参政，苏不悦，因上步虚词十篇，以自见意上，即日俾参大政，拜命不数日而卒。夏侯嘉正以文词称旨，除右拾遗，直史馆，兼秘阁。意犹不足曰：吾喜作文，且好黄白，但得水银银钱一文，知制造一日足矣。上闻许之，制未下而卒。李继凝有才干，为枢密直学士，因诏对太宗，许以大用。归与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风眩而卒。李巨源权中丞，太宗器之，尝面加奖谕，将有进用之意。偶以鞫狱，左迁知閤州。一日，驿递堂帖，促令乘传归阙。巨源启封大喜，一笑而绝。岂非义命所无，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况倾人而取之者乎？若倾人取之，又不免有一段因果，如弥德超、卢多逊，旋踵及祸是也。昔德超见枢密曹彬勳望隆重，帝眷甚厚。因诬以不轨，极口倾之，由是彬罢枢密，而德超拜枢密矣。不数日，赵普再秉钧轴，力为辩雪。帝悟，即日远窜德超，而待彬如故。卢多逊见宰相赵普位望特重，因讽王佑使为己助，悉力倾之。佑不从，乃自为计，中以阴事。由是普罢相，而多逊拜相矣。既而事状明白，赵普复相，而多逊远窜朱崖。然则人之有位，是可倾而取乎？躁进者，当以此戒。

赞曰：

工本代天，位必称德。沾沾浅夫，置命用力。徒伤雅道，无益於德。如螳窥蝉，黄雀鼓翼。天道好还，视我倣则。

诛降戮服。

传曰：太上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乐之者，乐杀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是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杀人众多，则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况所持之器，皆星官所主。刀名大房，虚星主之。剑名失伤，角星主之。弓名曲张，氏星主之。矢名傍徨，荧惑主之。弩名远望，张星主之。战名大将军，参星主之。然则器可乱用，人可杀乎？不闻王显之事乎？王显以使相知定州。一日，有道士破冠弊褐，须若刚鬣，笑则口角至耳，自称鄆都观主持，刺为谒曰：昨上帝牒到，二万蕃魂，本观未敢收入死籍。公若果於杀之，则名盖当世，夺寿十年，二者惟自择。公以为狂，叱起之。未几，契丹引兵猎梁门。适天雨大雪，虜弓皆破不可用。显记库中有弓弩材木数千，因命工连夜斲削，乘其不备，纵兵击之，蕃兵大败。明日筑京观斩首，恰二万级。方悟道士之言，已无及矣。及奏于朝，上大嘉，召以枢密。显离定州，才十三日而卒。呜呼，此皆合死之魂，但以果於杀之夺寿尚尔，况已降且服者乎？当知诛降戮服，诚当获罪。蔡居厚知郢州，有梁山寨劫贼五百来降。公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发于背，命道士设醮禳谢，因令所亲王拱代作心词。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还曰：适到阴司，主者责曰：汝为儒者，乃敢为人诡作心词，欺逛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词而已。俄见数鬼引出，居厚枷系联贯，极为枯瘠。又见二鬼，持一桶血，自头浇灌，浇即大叫，左提右掣，如垂绝状。既苏复浇，既浇复绝，片时之间，如是数四。遥告拱曰：子归，切便语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只是理会郢州一事。然则诛降戮服，是可为乎？

赞曰：

刑典议辟，鬪杀则轻。御敌斩馘，是曰应兵。事不获已，冥恕以情。乃若降服，奚俟兵刑。被固易杀，天道神明。

贬正排贤。

传曰：世有伯乐，然後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之人才，其於遭遇，亦复如是。使在位者，人如伯乐，则有德量者，便可作宰相。识大体者，便可作护官。有方略者，便可付兵权。能镇抚者，便可寄方面。有风力者，便可作监司。廉於财者，便可主财谷。知爱民者，皆可作守令。如此，则小大之职，各得其人，野无遗才，而百事举矣。若夫正贤之士，则尤当柄用，庶几朝廷有人，中外知畏，不敢妄有所窥，可贬排乎。若贬排人，即是故去其人，将逞其欲。是以乐於甄拔者，太上无不收录；而妄有贬排者，太上亦无不深谴。昔韩崇拔一袁安於书佐，位至司徒，人皆谓崇有君子之监，譬之昏夕夜光。袁安正贤，从可见矣。崇亦以此为太上所知，立命仙官王玮玄授以泥丸紫户之法，遂得度世，今在酆都，为定录府左理中监，主始学仙者。本朝谏议大夫谢泌，最为知之，不妄许可。平生所荐，不过数人，皆至宰相。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王旦，皆其荐也。临死之日，盥沐焚香，服羽衣端坐而逝。头不少欹，非尸解乎？此即乐於甄拔，而立为太上收录者也。陈後主时，幸臣有司马申者，好陷害人。一日，昼寝於尚书省。忽有一果恶鸟，飞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流被席。人皆指为陷害之报。周世宗时，有陶谷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诛、鱼崇谅之不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觉寺之後。墓门屡掩屡开，寺僧塞以坚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门又洞开，虽髑髅亦无矣。岂非妄有贬排，而为太上深谴者乎？孰谓贬正排贤，为无罪乎？

赞曰：

贤人正士，体国爱民。苟用於世，大庇斯人。排贬之害，非止其身。国患莫恤，民隐孰伸。貽祸大矣，厥罪惟钧。

太上感应篇卷之九竟

卷之十

凌孤逼寡。

传曰：矜孤恤寡，上文既已定为善人。凌孤逼寡，今复定为罪目。然则孤可凌，而寡可逼乎？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尚犹不忘念其孤寡，况未得度世者乎？昔石光祖师，真定初之官，道过潭州，闻闾通院有道者姓郭，善种菜，随时新奇，供众取足，因往访之。道者素哑，及见公来，则发语琅然，且以密语告，公遂致仕，沐浴安卧而逝。其道者，亦复不见。是夕，上於崇政前，恍见光祖乘空而来，奏曰：臣本北极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副参谋官。郭道者，乃北极下检法使。皆以微过，谪降人间，今数满当还。念许时食禄，且有少请，故特来谢。臣儿庭之未请朝政，愿垂训诲，无令尸禄有玷父风。言讫不见。月余，潭州奏至，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陈喻言：本闾州一士子，以下第，久留京师。因游百梁山，忽於天寿洞被二青衣摄去，宣示玉皇金籙，引至中天北极殿下，赐以金紫衣，充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副注生死善恶寿命长短判官。一日，随真君下降，忽闻哭声。俯听，乃其妻也。因恳真君求通音信，真君许令写书。取人间递角封志，差直符送下本州倅厅。既而拆不可开，召其妻至乃开。书中具道遭遇真君本末，且再三嘱曰：切在抚育诸孤，保守户门。噫嘻，此皆已得度世，系念尚尔，况未得度世者乎？所谓塚讼端起乎此。苟为不然，太上胡为列为都章，使人上章求解乎？

赞曰：

孤寡无告，文王必先。加以仁政，犹或难全。嗟我一本，兄弟颠连。忍肆其虐，俾悼所天。乃如之人，後报亦然。

弃法受赂。

传曰：太上曰：曲直轻重，而首以弃法受赂为言者何哉？盖弃法必因受赂，赂一入则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一切皆不问矣。惜其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知。弃法受赂，爵禄便当减夺。昔范鲁公质未显时，坐封丘茶肆中，手所持扇，偶题：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之句。忽一恠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後数日，道过一庙，庙门有一土木鬼，状貌酷类向所见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大异之。及大用，遂首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因缘为奸。周祖因诏公详定，是名刑统。孰谓鬼神，不主知乎？侯监为江夏令，与胜缘山长老居约有旧，每乘暇必访之，访则院家必已为具。一日又至，则延待殊阙。镒恠问之，居约曰：公每到，土地必先报曰：相公来。此番不报，是以失於延待。监大惊，密谕居约，使问土地，所以不报之由。是夕，居约复得梦曰：侯监本合作宰相，与吾有所统摄，是以常报。近为受胡氏白金六十两，枉断一事，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但得作监司而已，与吾无复统摄，故不复报。然则爵禄，谓无减削乎？惜其不知，不弃法者，便当度世。昔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以不敢弃法受赂，竟为上帝收录，白日上昇，今为保和真人。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亦以不敢弃法受赂，竟遇锺离，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祸福。徽庙时，尝召至，赐号洞微。呜呼，存心如此，是宜上与道合，岂吏人能之，而士夫反不能乎？

赞曰：

伦不受马，辟召犹记。震畏四知，乃免於累。物欲一迁，情态必异。苞苴行欤，成汤所忌。如欲守法，瓜李远避。

以直为曲。

传曰：路冲知凤翔，闻翊圣真君降言，因设醮请问立身行己之要。真君曰：尽力事君，浊财勿顾，邪事莫问，整雪刑狱，救疗人民，动合王道，自为吉人。积愆为咎，必有沈沦。然则处刑狱之任者，可不尽心而整雪乎？况敢以直为曲乎？请以一二大老言之，庶几皆知则效。昔韩魏公镇大名，魏之讼牒最多，事无巨细，公皆亲决。虽在病，亦许通报，决之卧内。或以任劳过当，劝公分委僚属。公曰：两讼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在吾一言，其可轻忽？

身没之後，今为紫府真人。欧阳文忠，时之大儒，每与客论谈，不言文章，而惟言政事。张舜民恠而问之，公曰：文章正以润身，政事乃可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当壮年，未厌於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皆无，因取架阁陈年公案，一一披阅。其间枉直，多是乖错，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教，无所不有。每自欢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益加勤谨，不敢少忽。迨今三十余年，出入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以人望吾，必以五。为翰墨政身；以吾自观，实是当时誓心一言之报。身歿之後，今为神清洞仙官。然则以直为曲者，身歿之後，当如何哉？

赞曰：

直道而行，无偏无党。是曰善人，所当崇奖。诬以为曲，罚其可赏。善人何辜，反受其枉。既杀望之，恭显焉往。

以曲为直。

传曰：事有直而不能自直，理有曲而不自知曲。此两讼所以纷拏，待有司而後决也。为有司者，自当公心，剖析片言，则曲曲直直，无不冰泮。纵通盘错，亦必迎刃而解。尚安有以曲为直之失乎？彼以曲为直者，特其不能公心，必因徇托也。昔益州府君刘公，初为连江尉。民有争田、十年不决者，郡以属公，公得其奸，立为剖决，曲直遂判。人皆谓公为神，不知公非神也，特公心尔。及去官，得直者侯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数斤，聊为长者寿。发而视之，乃黄金也。公笑谢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其敢以公事受私赂乎？坚却不受，时皆伟之。其後，公之二子原父、贡父，俱以文墨显名。孰谓处官公心，无其报乎？又有刘安民者，本丹棱一县史也，持心平正，素为吏民所敬。民有讼，不即诣县，必先诣公，陈曲直，决可否，然後行之。公亦自负，受而不辞。直即直许其直，曰理直也，可行也。曲则直数其曲，曰此曲也，不应法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县之讼，为之顿省。其後，二子皆相继登第，长汲，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湜，官至承议郎直秘阁提点、梓州路刑狱。一女嫁与杨筠，亦有官，迨今遂为望族。孰谓史能公心，无其报乎？大抵曲曲直直，无不蒙福；而直曲曲直，无不受祸也。戒哉。

赞曰：

曲则背理，为佞为邪。是曰恶人，胡可蔽遮。奖以为直，蠹国败家。恶人何幸，乃见宠嘉。德裕窜斥，非敏中耶。

入轻为重。

传曰：书曰：罪疑为轻。《论语》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皆圣人恤刑之大意也。然则轻可入而使为重乎？是以君子谨之。昔王缙为两浙路提刑，每断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见一神人云冠绿服，手持数轴公案。又见一玉女长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檐间，遥告缙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无有枉滥。上帝嘉汝，已为汝父延寿一纪，兼为汝倍增纪福矣。汝之二孙，异日亦当皆作监司，更宜自勉。言讫而没。李龟祥亦居宪职，素称清谨。一日暮，出三井桥，忽睹十数人，叫屈称冤，两两三三，渐来相逼。龟祥大惧，回马驰归，陡()委顿。召诸子戒曰：汝辈异日入仕，切不得注受狱官差遣。如吾平生，自谓清谨，安知今日尚有此事。坐此郁郁，竟至不起。呜呼，二公皆一时知名之士，王公如此，而李公乃如此，岂李公尚有未谨处乎？况入轻为重者乎？请为更陈一二，庶皆知戒。昔欧阳遇判大理寺，有溧阳县令余绍卿者，坐事系狱，罪不当死，而遇辄坐以死。归法之日，人皆冤之。自此行住坐卧，即见绍卿随逐，不舍心，不自安，远诣庐山九天采访使者，观设三日黄坛，解谢其事。初夜分，已见绍卿在侧，心大恶之。明旦再投心词，方俯伏间，忽被数鬼擒捉，掷之殿下，流血被体，移时而卒。李若水为淮南司理时，有劫贼五人，事败系狱，且言曾与僧人自成为党。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追出。僧言：实未尝为盗。若水於此从轻可矣，而乃坚执贼语为实。夜以湿纸糊僧口鼻，厌以土囊，须臾，脐腹皆裂而卒。月余，狱吏李能无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驱使尔。言讫而卒。明日，推司刘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亦苦小腹绞痛，号呼而卒。又明日，知军孙语、判官赵禹，亦皆暴卒。未几，若水一门，死丧殆尽，无复遗类。呜呼，若水受祸，可谓酷矣。自成之死，脐腹至于拆裂，不为酷乎？此必上帝震怒也。

赞曰：

法重失入，罪惧及疑。二罪并论，其恕可知。国典尚尔，法吏奚为。唐臣罗织，赤族是宜。稔祸垂臭，竟死何裨。

见杀加怒。

传曰：按《涅槃经》，死者於嶮难处，无有资粮；去处悬远，无有伴侣；昼夜常行，不知边际；深邃幽暗，无有灯明；入无门户，无有处所；虽无痛处，不可疗治；往无遮止，到不得脱。呜呼，人至如此，诚亦可悯。当见杀时，可加怒乎？昔志公在世时，有二道人打伴而行。一人就园买瓜，园子怒曰：诸大家初未买，汝要买耶？拒而不卖。一人既往，园子乃喜卖之，且慰谕曰：汝渴热耶？既卖一瓜，又与一瓜，二人私自怪诧，以问志公。志公曰：园子五百生前，坐罪赴法时，汝二人适出其旁。买得瓜者，盖尝为之不忍，故今见之而喜。买不得者，盖尝出自作自受之语，故今见之而怒。此但偶出一语，结憾尚尔，况加怒乎？王昙略尝杀一牛，牛见刀抵突，昙略怒，逆刺其目，然後杀之。大抵人畜无间，当见杀时，皆当方便救护。救而不获，只得为助悲叹，何可加怒。

赞曰：

人之有罪，情不可恕。彼自伏法，我独何预。加以愤疾，是曰迁怒。判死投笔，见者始悟。哀矜庶狱，王政所务。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竟

卷之十一

知过必改。

传曰：颜子不贰过，孔子称之。不贰者，念起于中，即念而改，不复贰於行事也。太抵过贵乎改，过而不改，真为过矣。其过也，可胜言哉。是以君子一闻其过，无不速改。昔寇莱公准，自少富贵，享用过奢。及拜枢密，赏赉尤厚，宾客聚观，莫不称叹。独一老你，潜然堕泪。公惊问故，则曰：太夫人捐馆时，欲求一縑作衾隧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抚膺大恸，自此即折节从俭，不复敢奢。蔡文忠公平生好饮，饮必至醉。时太夫人已老，心颇忧之。一日，存道先生过其治所，戒以一诗曰：圣君恩重龙头选，慈母年高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得诗大惭，自此即戒酒，非亲旧不对饮，终身未尝至醉。司马温公方五岁时，擘一青皮胡桃，擘不能脱，一婢以热汤沃脱之。既而，女兄从外来，问为谁脱？公曰：某自脱。其父从旁叱曰：小子安得谩语。公自此有省，平生不敢谩语，一切待人以诚。徐节孝公初见安定先生，头容稍偏。安定厉声曰：头容要直。公即悟曰：头容要直，此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尝少曲其心，或问立身行己之要，必大书正直二字与之。若数君者，其於过也，是有知而不改者乎？

赞曰：

日月之食，其更也明。人岂无过，改必以诚。设辞饰诈，遂非匿情。过上增过，善心曷生。不吝一语，贵乎力行。

知善不为。

传曰：应世真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成亿。《易》称：余庆必归积善。大抵善贵乎积，知之不可不为，为之不可不力。譬如种物，初虽至微，灌溉培植，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当知於日用间，诚不可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不闻元君之言乎？元君曰：人有善，则心定体安；十善，则气力强壮；二十善，则无诸疾病；三十善，则所求皆得；四十善，则昌炽富乐；五十善，则子孙繁息；六十善，则遭厄得脱；七十善，则天神护之；八十善，则得地之利；九十善，则尊贤显荣；一百善，则宝瑞降；二百善，则後代名布；三百善，则後代大富；四百善，则後代清贵；五百善，则後代长寿；六百善，则後代忠孝；七百善，则後代智慧；八百善，则後代道德；九百善，则後代贤圣；一千善，则後代神真；二千善，则身为众人师圣、真仙将吏；三千善，则为国师圣真、真仙将史；四千善，则为天下师圣、真仙主统；五千善，则为鬼灵师圣、真仙魁帅；六千善，则为神明师圣、真仙卿大夫；七千善，则为诸天师圣、真仙公卿；八千善，则为三天师圣、真仙皇帝；九千善，则为元始五帝君；一万善，则为太上玉皇帝。是故前辈於善，知无不为，为无不力。昔者丞相李昉，尝语人曰：吾於《论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一句，终身行之，尚不能到，即是尝力行矣。杨应之学士，闻一善言，必书而记，即是知无不为矣。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尽，即是未尝欺矣。刘大谏安世，以敢言得名，自言得於温公者至诚二字，平生行之，未尝少离，即是无不诚矣。若使人人皆如诸君，则积一成亿，夫复何难？

赞曰：

郭公善善，国何以亡。见善虽喜，用心不刚。悠悠害道，反昧否臧。是以君子，志於自强。惟日不足，汲汲皇皇。

自罪引他。

传曰：按经所说，一切世间，生死相续。临命终时，未舍爇触以前，一生善恶，俱时顿现。大抵临终所现境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吾之心珠。阎王业监，即吾之心监。且今作一不善，曷尝不往来常在胸次乎？不闻赵普一闻道士牌未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庭美。王韶一闻刀十八丈打过贤心下得否之语，遽至发背而卒。然则自罪引他，是有益乎？昔赵业以明经中选，授巴州清化令。忽精神游荡，奄然如梦，被逮入冥。初至，即见妹婿贾奕在彼，心已大怖。

盖尝与奕同杀一牛，至是为奕所引。欲与分罪，奕词甚辩，无以自明。俄见一监，径可丈余，悬於空中。明见奕鼓刀业负门，有不忍之色。奕始伏，业遂得还。又有常氏美娘者，其夫楚椿卿有一妾，姓马氏，名春奴。椿卿爱之。常氏不胜其忿，乘椿卿出，以大杖捶杀之。及椿卿死，常氏改嫁程选。将产，凡三日，子不能下。方委顿间，恍见马氏在前，常氏惶惧，好语告曰：我当初实无意杀汝，时行杖者稍过，遂尽汝命，曷不少宽我耶。马氏曰：我死实主母意，胡可妄引他人？持之愈急，竟至不起。然则自罪引他，竟可免乎？既知有罪，曷若勿为乎？

赞曰：

孽惟自作，感本自贻。痛加悔艾，庶或可追。不思己过，反累人为。纵脱罪罟，上天难欺。分谤受恶，迁善之基。

壅塞方术。

传曰：所谓方术，但凡挟术以求售者，皆是也。一语沮遏，使不得售，即壅塞也。灌口白沙村，有一泰山庙极灵，斋祭殆无虚日。一日，有医卜数辈同游，道逢一人极贫，众颇轻之。其人忿然投身江中，俄顷抱出一龙，谓众人曰：汝辈各以医卜，救人疾急，皆是近道。此後於贫素之士，切不得辄持二心。呜呼，医卜为术，而神人谓之近道，可壅塞乎？又不闻云安女龙之言乎？昔翟乾佑在世时，专以考召著名。每念云安一邑，而江流之险，乃有一十五处。一日作法，召其滩神，俾悉平之。是夕，应召而至者，一十四滩。独有一滩，召不能至。天师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峨冠大袖，慨然进辞曰：天师稟天行化，妾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禀。观君之意，不过欲便舟楫。而不知从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纵有少费，不足为损。治江小民三四百家，无田可耕，无桑可织，全仰为人挽负以资其生。今若尽平滩险，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为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异时获罪，不免负累，更宜裁之。天师叹曰：汝之所虑，非吾所及。於是复命十四滩之神，令各复其险。是夕，风雨哮吼，雷霆震击。明日视之，一十五滩惊波涛，宛然如故。以此观之，非独方术不可壅塞，但凡服力以糊口者，亦皆不可壅塞也。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时，两浙饥，殍殣相枕。公以吴俗喜佛事，因召诸寺主僧，谕以谷贵工贱，责令处处修造。官亦大兴工役，仓廩史含之类，亦皆葺之。由是工技服力之徒，日糊口於公私者，无虑千数。一方赖之，不至转徙。公之意，岂亦云安神龙之意乎？

赞曰：

小道可观，第恐其泥。君子之学，亦必游艺。所谓方术，圣人不废。医卜星历，皆以济世。我独壅之，难乎免戾。

讪谤贤圣。

传曰：贤圣有三，在佛家言之，三乘中人是也；在道家言之，五种仙是也；在吾儒言之，孔孟诸君是也。立教虽各不同，心地法门则皆一也。不闻《颇邪论》所谓：孔子是儒童菩萨，颜子是光净菩萨，老子是摩诃迦叶之说乎？呜呼，贤圣远矣，但毁其书，即讪谤之也。然佛家一书，多有毁者，何哉？不过以其谈空而言之也。惜其不知如来性如虚空，虚空性是如来，具足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而住持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者，如来也。终日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而未尝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者，凡夫也。倘能於诸所有，一切空却，必使赤洒洒、露裸裸，净如虚空，然後真净明，妙虚彻灵通，了然却现，上与如来，一体无二。孰谓为不然乎？不闻庞老但欲空诸所有，不欲实诸所无之说乎？庞老前身，是维摩居士。维摩前身，是金粟如来。其为此言，必非欺逛。然於此有悟有不悟者，特其根器，人各不同也。昔杜祁公不信佛法，每对客辄嘲笑，张文定以为佞佛。医人有朱其姓者，出入於二公之门，尝欲方便，劝导祁公，久而未获。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读《楞严》未了，不即往。既至，公大怒曰：《楞严》为何等书耶？吾但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首轴呈之。公览讫，毕索余轴，不觉遽尽十卷，乃大叹曰：果奇书也。因拉朱医同谒文定，责其不早以告。文定笑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诘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深信。又有徐铉者，亦名士也，未尝知有佛书。中主以一帙《楞严》授之曰：久看，当见精理。旬余，复表上曰：臣读之数过，如一器中倾，入一器中，此绝难晓。中主哂之。呜呼，祁公一覽，而遽尽十卷；徐铉踰旬，而不晓一字，非根器乎？

赞曰：

人亦有言，护疾讳医。圣贤立论，切中百非。既不能行，乃肆诋讥。陈贾议旦，叔孙毁尼。言出童毁，奚其弗思。

侵袭道德。

传曰：按经所说，昔者善财童子，为修菩萨行，勤求一切菩萨法，徧参五十三位大善知识，然後得证菩提。善知识者，是大导师。一语之下，能令漆桶底脱。其为益也，岂为小哉。所谓道德，即其人也，非独释老为然。自古知名之士，亦未尝有不因大善知识，有以磨发激励，然後光华烜赫，名闻千古。如子房之於黄石翁，武侯之於庞德翁，李药师之於虬须翁，颜鲁公之於张志和，李太白之於贺知章，杜少陵之於司马子微是也。然则道德於人，为无益乎？可侵袭乎？昔尹公师鲁谪官大梁，与老衲法眼禅师游。一日，谓法眼曰：某迩来颇以退静为得。法眼曰：盍若退静两忘，公即有省，死生之际，了然不乱。节度判官朱炎，久读海眼，未知趣入。一日，问讲僧义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遂能尽通一经之旨。侍郎曾开久慕禅悦，未有所契。一日，谒圓悟，咨决其事。圓悟捻出云门赵州须弥山放下，着两则公案示之，曾即豁然，平生疑情，至此始释。欧阳文忠不信佛老，及守亳社，闻後唐山隐者许昌龄有道，延入郡斋，日与之语，每有所得，自以为喜。然则道德於人，为无益乎？

赞曰：

道尊德贵，万类所宗。惟忌与怠，有慊于中。外示凌轹，盖其凡庸。以僭则逆，以傲则凶。宇宙虽广，遏惜厥躬。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一竟

卷之十二

射飞。

传曰：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气为天，浊气为地，阳精为日，阴精为月，日月之精为星辰，和气为人，傍气为兽，薄气为禽，繁气为虫。种类相因，会合生育，随其业报，各有因缘。然则人之与飞，有以异乎？《肇论》所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非逛语也。然飞之所以与人异者，特福业不同，躯壳异耳。窃尝考之载籍，诚有自人而沦入其中者，亦有自仙而游戏其中者。刘安民本一富家，以好尚虚名而道无实，至死後乃为凤凰，经六十年，复得为人。於此生中，勤苦修道，始得尸解，今在清华宫中。黄安世本一儒士，以志慕飞腾而心不精至，死後乃为飞鸿，经九十年，复得为人，於此生中，精进修行，始得上昇，今在皇曾快乐天，非自人而沦入飞中者乎？辽东华表柱，尝有一鹤飞集其上。人欲射之，鹤语人曰：有乌有鸟丁令威，去家千载今来归。城郭虽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塚累累。唐明皇在沙苑，尝射一鹤。既中，又复矫翅，直向西南飞去。及次年，幸蜀於明月观，乃见箭在壁间。问箭所自，道众曰：去载重阳日，青城道士徐佐卿带此而来，留之而去。始知其鹤，乃佐卿也。非神仙游戏其中者乎？

赞曰：

大道之世，人无杀机。乌鹊之巢，可俯而窥。机心一萌，鸥鸟高飞。鹊且有义，鸦亦称慈。人胡不仁，以弋为嬉。

逐走。

传曰：上已略陈太上之言，今当以佛语为证。佛言：一切众生，实本清净。因彼妄见，妄习遂生。因彼妄习，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纯想即飞，必生天上。情想均等，不飞不坠，复生人中。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羣，轻为羽族。大抵七趣轮回，未入正修，有所不免。今为异类，味必不前生曾受人身；今受人身，未必不前生曾为异类。是以诸佛菩萨、大道至真，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头，最为可畏。不闻密婆私诤阿罗汉於往昔世曾作猕猴，骄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乎？又不闻夫周询、蔡君谟皆蛇精乎？按东斋记，周询知安州，一日，游园中，园吏见一大蛇垂首栏上。视之，乃周询假寐。君谟知福州，以疾不视事。每夕，辄梦游鼓角楼上，凭鼓而睡时，通判责鼓角将不打三更，对以有大蛇据鼓，不得近。君谟既愈，与通判说病中所梦，正与鼓角相同。然则七趣轮回，未入正修，是可免乎？当知今之逐走者，异日未必不为走者所逐。欲免轮回，不为人逐，当见逐时，要当力行救之。昔者，河间王久病无生意。忽一道者，自称玄俗，诣门请医。既而，饵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数小蛇，病亦随愈。王惊问故，玄俗曰：此王六世余殃所致，吾非人也。为王於往世中，救一母鹿，其鹿乃麟母，仁感天地，是以上帝遣吾下降，为王救疗。然则见逐，可不救乎？李婴、李迢，尝逐一鹿，解其四脚，挂于树枝。先取杂脏为炙，将共食之。俄有一巨人，长可三丈，持一巨囊，鼓步而进，婴、迢几为所及。既而，毕取其炙，纳之囊中，入山而去。须臾，婴、迢皆暴卒。然则见走，是可逐乎？

赞曰：

后稷之弃，牛羊弗践。猩猩人言，猿性柔善。有生有知，其则不远。忍充鼎馘，甘其肥隰。虎兕可逃，人弃难免。

发蛰。

传曰：《月令》曰：仲秋之月，雷始收声，蛰虫坏户。季秋之月，蛰虫感俯在内，皆瑾其户。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启户始出。蛰者，藏也。坏者，益也。益小其户也。（）者，涂也，尽涂其户也。一蛰一启，皆与气候相应，以成变化。然则蛰者，是可发乎？是以太上书以戒人，诸佛尤切加护。昔僧惠觉，尝跨溪造一曼殊室利堂，将板筑於水际，念言：方冬，百虫皆蛰，不可轻伤其生。於是就溪设三昼夜道场，誓言板筑之日，一足多足，乃至无足，愿垂加护，悉令远离。

及期掘地及泉，乃至桥成，不见一蚁。又有宋时老者，尝以父病，祷於永祚寺药师殿前。既而疾愈，备具香信，欲就殿建一道场，以答灵贶。寺僧义昭曰：此殿药师座下，有一聚蜂，积年既久，种类颇多，今正蛰时，恐至惊扰，或多伤杀，曷若移就别殿。时老不听，僧乃预期祷於佛前曰：设斋之日，愿运神力慈悲，覆护在窠内者，暂食旧蜜，无得出口。在窠外者，且令安住，无得辄惊。及期，灯烛腾光，铙螺聒耳，一昼二夜，不见一蜂。呜呼，此虽二人愿力，实亦诸圣加护之力也。孰谓为不然乎？

赞曰：

盛德之主，泽及昆虫。板筑必时，闭藏在冬。人且塞向，坏户则同。跂行喙息，生意毕通。养痾伸屈，在吾仁中。

惊栖。

传曰：太上戒人无得惊栖，与孔子弋不射宿之说，意皆一也。大抵鸟之已栖，亦犹人之已寐，忽然有惊，岂不举家惊扰。众人视之固有间，普心不二者视之，则犹己也。昔螺髻仙，行第四禅出入息，坐一树下，兀然不动。鸟谓之木，栖其髻中，遂生数卵。螺髻禅觉，知顶有卵，即自思曰：我若便起，不免鸟惊，鸟若不至，卵必尽坏。於是复入禅定，俟其雏生，一一飞去，然後乃起。又有大树仙者，居旃伽河侧，栖神入定，积年之久，形如槁木。游禽栖集，遗尼拘律，果於其肩上，暑往寒来，垂荫合拱。一夕，忽从定起，欲去其树，又恐鸟惊，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讫乃起。天美其德，赐号大树。此皆已证果位也心其於一物一命，普心如是，况福力浅薄者乎？惜人不知李奚子、陈安世，皆以不敢惊栖而能证果。李奚子本一山姬，每遇大雪，鸟无安枝，往往飞集其家，遂留不去。姬济以谷，且不敢惊。上帝谓有仁心，赐令度世，今在酆都，位貌特重。陈安世，本权叔本家一佣力人，平生不践生虫，不杀物命。每出入，见飞禽当道，必下道引避，不欲惊之，亦以此故，遂得上升。当知登真之人，未有不因慈心於物，而能得到其地。

赞曰：

凡厥有生，各安汝止。夜以安身，人物等耳。圣人之忧，一物失理。弋不射宿，鲁论所纪。惊栖虽微，害人大矣。

填穴。

传曰：自人观之，固一穴也。自彼观之，为一穴乎？莫不自视为金房玉室、邃馆琼台。不闻于焚宅南、大槐树下，有一聚蚁自国其穴，为大槐安乎？又不闻王沂宅後，有一大檀树萝覆其上，下有东蚁自国其穴，为大檀萝乎？蚁之自国其穴为槐安，为檀萝，亦犹鰕之自国其穴为长鬣，燕之自国其穴为乌衣，各尊其居，物物莫不皆尔，无足深恠。然则穴可填乎？若填其穴，即是屯塞其门，绝其出路，岂不覆族尽死穴中乎？按经所说者，有比丘得六神通，与一沙弥同处林野。比丘定中，见其沙弥七日当死，因作方便善言，谕曰：父母思汝，汝可暂归，八日却来。沙弥既归，八日果来。比丘恠之，复入三昧，观察其事，乃知沙弥於归路中，一蚁穴流水将入，急脱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入。以此因缘，延寿一纪。宋郊、宋祁，兄弟同行，逢一异僧，相曰：小宋当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第。後十年，大宋复遇诸途，僧乃大惊曰：公丰神特异，如能活数万命者有之乎？大宋曰：某素贫，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大宋良久曰：比堂下有蚁穴，忽为暴雨所浸。某急编竹桥以度，岂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今岁当首魁公，终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献太后乃谓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为第一，小宋为第十。然则穴可填乎？

赞曰：

鸿荒之初，其人穴处。所谓管窟，鹿豕为侣。圣人既作，上栋下宇。人兽虽殊，均乐丘土。蠢动含灵，其可失所。

覆巢。

传曰：按太上《保嗣章》，但凡嗣续衰绝，皆是往世覆巢毁卵、焚山竭泽、堕胎落子，犯一千六百二十条章，之人，然则巢可覆乎？大抵众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其所依止。其中敷乳产生，各自藏护。今覆其巢，即是夺其依止之所，产生莫遂，不绝嗣乎？谨按《本草》，人有覆鹳巢取其雏者，是年六十里内，连月不雨。盖鹳能群飞激云，云散则不雨。又按内攫，鹳雏才破壳，即出巢外。其母防其颠坠，或为日晒，必取带叶树枝，周插巢畔，日常两换。叶萎则其雏已去，未萎则其雏尚在。人因覆巢，毕取其雏。孰谓巢居者为无知乎？请为更陈一二，庶皆知戒。昔温璋尹京兆，置铃索於厅前，使冤诉得以速达。一日独坐，屡闻铃声，迹之无人，但有一鵒飞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雏者。既而，果得其人，因为杖之。元汝之元丰中，为鲁山宰。忽有鹳雀衔一草衣，坠于庭下，立命物色。果煎肉者，脱此草衣上树，将覆其巢，取雏供卖。元亦校之。然则巢可覆乎？当覆巢之时，安知不悲鸣求救乎？第人莫晓其语，乌得九天禽语，书而使之一观乎？白龟年於嵩山东岩下，遇李太白曰：吾与汝父乐天皆已仙矣。因出一轴素书授之曰：读此，可辩九天禽语、九地兽言。更修功行，仙亦可冀。龟年如戒，果得其效。一日过路州，太守知其如此，延与之坐，适有二雀啾唧过庭。守曰：彼何言哉？龟年曰：彼言城西民家，廩有余粟可共就食，验之果然。良久，厩马仰首而嘶。守曰：彼何言哉？龟年曰：槽中料热不可食。问之亦然。

赞曰：

昔闻羽族，巢必近人。欲远蛇鹳，惟人是亲。讵知冠屨，心甚不仁。既肉其雏，厥巢是薪。凤凰高翔，梟獍来驯。

伤胎。

传曰：胎生一类，按如佛说，维染轮回，欲颠倒故。和合滋成，横竖乱想，故有胎遏蒲昙，人畜龙仙，其类充塞。呜呼，人畜龙仙，明是不同，佛乃列为一类，何哉？盖杂染同而轮回亦同故也。人知爱胎，彼不爱乎？按仙传，白巍年因入仙洞，得一轴素书，遂能辩九天禽语、九地兽言。一日过潞州，太守知其能，延与之坐。适将史驱三十羊过庭下，中有一羊，鞭不肯行，又且悲鸣。守曰：羊有说乎？龟年曰：羊言腹有羔，将产；俟产讫，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杀验之。既而，果生二羔。刘道原为蓬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梦一妇人泣诉曰：某乃秦氏妻也，夫有一妾，不肯相下，某怒痛捶，遂尽其命。为妾所诉阴君，处某已死，且以某为狼，谪罚为羊，见在秦氏栏中，明日将充君庖，某死固自分，但腹有羔，若因某受烹，业愈重矣。愿赐一言，得免甚幸。黎明言之，则已烹矣。举家大哭，纳羔其腹，瘞之别墅。然则胎可伤乎？

赞曰：

鹿以斤絮，肠断而死。鳝或就烹，屈身护子。物之牵爱，甚於爱己。人亦有娠，以续以嗣。胡不反思，举斯加彼。

破卵。

传曰：信相善萨白佛言：有诸众生，无有子息，孤独自居，何罪所致？佛言：是人前生为人暴恶，不信罪福，捕雏食卵，令诸飞禽各失其子，悲鸣叫裂，眼中血出，是以此报。佛语如是，而太上《保嗣章》言之，亦如是。然则卵可破乎？按《鞞婆沙论》，众生流转，至为卵生。识居其中，为卵所缠，为卵所裹，须自啄破，雏乃得生。其为业也，从可知矣。又云：鹳、鴈、鸳鸯、孔雀、鹦鹉、鸛、鸂、千秋、金翅等鸟，或龙或人，皆卵生也。窃尝不以为然，鸟固卵生，安有人而亦卵生也。及见耆尸、复鉢尸、徐偃王事，乃知人从卵生，诚亦有之。昔阔地佗有一商人，入海采宝，得二鵒乌，一失一生，随意所化，毛色可鹳。俄生二卵，卵破雏生，乃二童子，後皆出家，证阿罗汉，一名耆尸婆罗尊者，一名复鉢尸婆罗尊者。按《徐州地里志》，昔徐君官人，娠而生卵，卵破儿生，长而仁智，袭君徐国。生时偃故，故名偃王。孰谓人无卵生者乎？支遁少时，尝与其师难问物类。遁谓：物卵未生，不足为杀。师不能屈，取一鷄卵投之于地，壳破雏行，久而俱灭。盖魂识也。遁乃感悟，终身蔬食。李道念好食鸡卵，晚得奇疾。太守褚澄投以苏汁，即时吐出一十三物，剖开皆鸡羽翅爪距，悉具立能飞行。道念大惧，自此不敢复食。然则卵可破乎？窃尝论之，卵生之中，卵至多者，无若鱼类。大则无虑数千，小则不减数百。若杀一鱼，其为破卵，可胜言哉？李冲元将杀一鮎，先梦一皂衣姬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怜，特贷一命。元遂放之。富商杨序宣和间，梦神

告曰：子逾旬当死，若能救活亿万命，乃可获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满数。神曰：佛书有云：鱼卵不经，盐渍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图之？序於是大书神语於通衢壁间。由是，人皆知戒，见人杀鱼，即从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余，复梦神曰：亿万之数，已是过满，寿可延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救物命於临危，则我命亦无不延於欲绝。

赞曰：

有生之形，其性则具。混沌曷死，以啗之故。暴彼无知，岂曰公恕。元鸟生商，圣灵所寓。隐显莫测，宁不戒惧。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二竟

卷之十三

愿人有失。

传曰：《涅槃经》云：诸修心人，要当以六法平等智力，摄制自心，必使於运用时，一切平等。云何为六？一者如响平等智力，二者如镜像平等智力，三者如幻平等智力，四者清净平等智力，五者世法平等智力，六者集因缘平等智力。大抵具如是之智，便当有如是之力。世间万法，岂不如响、如像、如幻乎？如是了知，岂不为智？岂不清净所集，因缘亦复平等乎？当知愿人有失，特其未到此地耳。博州鼓角楼，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击，直更者屡受杖，不能制。闻穉禅师有道行，因往问之。师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师曰：但禁气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穉禅师、黄二叔二人而已。太守已下，皆无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访寻黄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为业，初无他长，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价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呜呼，持心不二，而遂为鬼神敬畏，当知持心有二者，必为鬼神戏侮也。不闻余副使之事乎？李士衡奉使高丽，武人余英为之副。凡高丽所得礼币，及诸赠遗，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之副使。副使虑过海船漏，尽以士衡之物藉船底，独以己物置其上。无何，果遇大风，船几倾覆。舟人请减所载，仓忙间不暇拣择，信手捻出，弃之中流。少顷风定，试自点检，则所弃皆副使之物。士衡之物，宛然独在，无一失者。反受如此，安知非海神戏侮而至然乎？

赞曰：

民不尧舜，伊尹自咎。独为君子，伯玉所否。欲并生哉，无负高厚。维彼厉人，挽众同丑。是诚何心，不愧飞走。

毁人成功。

传曰：佛告首迦长者曰：善业有十，能令众生得大威德。一者於诸众生，无嫉妬心；二者见他得利，生欢喜心；三者见他失利，起怜悯心；四者於他名利，生欣悦心；五者见失名誉，助怀忧恼；六者发菩提心，造佛形像，奉施宝盖；七者於己父母，及贤圣所，恭敬奉事；八者劝人弃舍少威德业；九者劝人修行大威德事；十者见无威德人，不生轻贱。离垢菩萨曰：亡心怀於众，从善如流，对治除嫉妬之心，感果得大贤眷属。大抵於人，无所妬毁，在我必增威德，在彼不无感悦。异日因缘会遇，不为大善知识，必为大善眷属。孰谓为不然乎？澶渊之役，契丹受盟而归，莱公每有自多之色，上亦颇以为得。冀公忌之，谐于上曰：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投琼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必为虏胜，非为陛下划久长计，此即春秋城下之盟，诸侯犹且耻之，陛下以为功乎？上由是大沮。待準复疏广州之役时，转运王罕以按部至海州，郡守冲简以蜡圆告急。罕进至惠州，广民又跃马求救。罕下令，每村使三大户，各募壮丁二百人。又帖所属每县，各募弓兵二十人，又亲募骁勇者二十人以自卫。既而，得暴掠者十余人，皆腰斩以徇。泊至广州，子死贼手，亦不哭。自此，南门不闭，粮运得通，贼乃引去。时提刑饱轲驻军潮州，乃日递一奏，言罕畏怯不战。而练官李兑从而为助，罕由是降一官，謫监信州商税，轲独受赏。呜呼，莱公之功，可谓大矣；王罕之功，亦不小矣。冀公李兑一言，遂至如是。若二公者，为善业乎？知对治乎？当知异日感果，必无大威德业，亦无大贤眷属也。

赞曰：

三后协心，治臻成康。萧规曹随，汉基遂昌。李训忌注，甘露祸唐。事不己出，乃肆铸张。败国多矣，已宁不伤。

危人自安。

传曰：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须菩提一闻此言，早已默笑曰：唯所谓如是，果何义哉？大抵我欲降伏，便可降伏，如是而已。夫复何为彼危人自安者，能晓此乎？惜其不知一大藏教，与今篇

中所说，只是论个心字。今也乃欲置人於危，求己之安，为降伏乎？人果危而己果安乎？多见得罪於天，祸将自及也。昔王文正公旦与王冀公钦若，同在政府。一日，上出喜雨诗以示二府。文正袖归语同列，上诗有一字误写，须进入否？冀公曰：此亦无害。既而，密以奏，上大怒，明日厉声责文正曰：昨朕诗中有一字误处，何不奏来？文正以下，皆再拜谢，独马知节不拜，具以实奏，且盛称王曰：不辩真宰相也。苏文忠在杭州，上欲用之。王禹玉曰：轼诗中，曾有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反求蛰龙知乎？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乃人君方言龙哉。既退，章子厚责禹玉曰：相公岂欲覆苏公之族乎？禹玉曰：此舒亶之言也。子厚曰：舒亶唾，可食乎？呜呼，此皆危人太甚者也。曩非圣上明察，二公受祸，其有轻乎？谅於如是之说，尤不晓也。

赞曰：

坎以习教，蛊以振民。蹇以正邦，屯以经纶。君子居险，志则为人。天助者顺，其道大伸。王衍三窟，祇以杀身。

减人自益。

传曰：人生十年，尚有童气。二十弱冠，或可望成。使有前程，自当奋发。若无其福，不免蹉跎。既而妻子累心，家计在念。或处官，而官事扰扰；或营利，而市道区区。不觉不知，大期遽至，空身赤手，无一自随，正令气焰炙天，亦所不免。不闻本净禅师之言乎？侍郎杨晋卿问本净曰：此身生时，从何处来？死後归何处去？师曰：如人梦时，从何而来？睡觉时，从何而去？曰：究竟如何？曰：梦时不可言无，觉时不可言有。虽有有无，而无往来之所。贫道此身，亦复如是。因说偈曰：视生如在梦，梦裏实是闹。忽觉万事休，还同梦时悟。智者会悟梦，迷人信梦闹。会梦如两般，一悟别无悟。富贵与贫贱，亦复无别路。师之此言，可谓尽矣。世间万法，无一非梦。郭从义镇河阳，於洛中造一大第，凡千余间，皆以香栢为之，乃至以文梓为梁，花石斲地，穿池引水，筑山种果，周设碾磑，廐库亭阁，无不备具。第成，约费白金五千铤。次年，被召还都，暮抵其第。秉烛周览，尚未及徧，时朝会有期，不容久驻。饭罢少憩，侵星而出，既朝复归，行至东都乃卒，不复再至。家人不能居，献之于官，官以赐涪王。涪扶鸠王徙，房陵遂为闲馆。陈恭公於润州，治一大第，亦极阔壮，轩亭池馆，绵亘数百余步。第成，公已疾，但得肩舆一登西楼而已，继亦遂卒。人因名其第为三不得曰：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云：回视卜筑之日，非一梦耶。於此益知减人自益，适足自减。不闻太上所谓：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之说乎？

赞曰：

益下损上，民悦无疆。薄人厚己，理不可常。六爻无咎，谦尊而光。盈虚消息，相为抑扬。求自益者，鲜不覆亡。

以恶易好。

传曰：我之此身，耳闻眼见，身觉意知，明明是有。按如佛说，地水火风，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四大若离，我此妄身，当在何处？我之此心，作善作恶，见於日用，明明是有。按如佛说，四大六根，中外合成，妄有缘气，於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既知此理，离幻求觉。按如佛说，依幻说觉，亦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然则我身、我心，及求觉者，皆名为幻。况彼外物，何者非幻？而於其中，妄分好恶乎？毗舍浮曰：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四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何从起。黑梵志尝运神力，以两手掌各擎一株合欢梧桐花，供养於佛。佛言放下，着梵志放下左手一株。又言放下，着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又言放下，着梵志曰：世尊，我祇擎两株花，一时放下了，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我放下个什麼？佛言：我非教汝放舍其花，只教汝放下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若能於此三者，一切放舍，无放舍处，即是汝免生死处。梵志当下豁然，得大解脱。唐德宗时，吴元卿为六官使。时洛阳花卉盛开，元卿颇生爱着。忽空中有声曰：虚幻之相，开谢不停。能坏善根，七者安用嗜之？元卿豁然，亦得解脱。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带，吕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镜，盖晓此也。以恶易好者，何足以此而告之哉。纵於佛书，卒未有悟，曷不以吾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言，而自悟乎？王旦为相，有以玉带因其弟为献曰：此带绝好。公曰：身自负重，使人道好，好不亦劳乎？故平生所系，止於赐带。吕文靖为相，有因其婿以古监求售曰：此监能照二百里外。公曰：吾面不过楮子大，何用照二百里？

赞曰：

子路敝縕，不羨狐貉。幻铜为金，吕仙耻学。素乎贫贱，君子所乐。紫色夺朱，郑声乱乐。穿窬之智，曾不俯忤。

以私废公。

传曰：国尔忘家，主尔忘身，公尔忘私，臣之分也。其可以私而废公乎？苟或以私废公，不免以是为非，以贤为否，败乱国事，莫此为速。是以君子不敢为也。赵康靖公槩，初与欧阳文忠修，同在馆阁。槩重厚寡言，修颇轻之。及修以其甥穉事连逮，上怒狱急，二府皆欲文致其罪，羣臣莫敢言。槩独慨然上疏曰：欧阳修以文学为近，臣不可以闺房暧昧事轻加污蔑。臣与修踪迹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或谓槩曰：公不与欧阳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废公，槩所不取，何敢为乎？至和中，赵抃为御史，范公镇为练官，以论陈恭公事有隙。熙宁中，王介甫执政，恨景仁数讦之于上前，欲因事中之。一日，上问景仁於介甫。介甫曰：请问赵抃，便可知其为人。及问赵抃，则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知其为忠？曰：嘉佑中，仁宗违豫，镇首请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臣乎？既退，介甫切责曰：公不与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废公，某所以直言不隐者，先国家而後私讎也。若二公者，真可谓公尔忘私者也。

赞曰：

公以理胜，私以利言。利慾一启，天理泯然。流靡之极，盗贼相挺。起於有己，反侧陂偏。托公济私，抑又甚焉。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三竟

卷之十四

窃人之能。

传曰：碧陵迦婆蹉过河，忽闻莲香河神责之曰：尊者为阿罗汉，何故偷我香？蹉曰：香自至鼻，何名为偷。窃尝三复斯言，大有深旨。大抵香尘自如，以我鼻根，起诸觊识，分别曰香。按如佛法，即名为偷。当知窃人之能，以为己能，真为偷也。忽昔高龄晚而祭酒，道气不交，灵助无主。是以羣邪缠互，急行其祸。保命真君谓许长史曰：高龄之无德也久矣，鬼讼之纷错也积矣。又尝凿败古人碑铭，以为己文。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操，阴贼於鬼神，特列于讼事之首以告，其罪必不免矣。未几果卒。然则他人之能，是可窃乎？不闻石曼卿之事乎？曼卿死後数年，梦其友关咏曰：吾平生作诗多矣，自以阳平代意一篇，词意深美，最为得意。然世人空有称之，能令此诗盛传於世，在永言耳，咏觉头为增演其词隐度人、迷仙引，使人歌之。他日复梦，曼卿来谢。呜呼，诗不得彰，尚以为请，况窃一以为己能者乎？

赞曰：

见贤思齐，见圣克由。万善备足，在人反求。思不如舜，以为己忧。安有羊质，传以貔貅。欺人自欺，亦孔之羞。

蔽人之善。

传曰：自古以来，技而知名後世者，未有不因於人，如滕王元婴之工蛱蝶，公孙大娘之舞剑，曹刚之琵琶，米嘉荣之歌。但以主建宫词，及唐贤诗句，偶及之耳。所谓善者，但凡稍有所长，皆为善也。使不得彰，即蔽之也。不闻许君晋公之事乎？昔许真君在世日，尝修一观，欲记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灭，因剗去旧文，勒其新记。自是，即恍惚不安。一日，徐步庭际，忽闻空中有声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恐有不测之釁。许愕然，炷香虔祝，愿闻求救之由。良久，复闻曰：所剗旧碑，虽已磨灭，而当时作文之人，见诣水官，诉君夺彼之名，显君之名。由是水官将有执对之命，宜早图之。许君於是访寻旧文，别为立石刻之。是夕，复梦一神谢曰：蒙君再显吾名，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万灵，庶得三官举名，可以证道。许君如戒修之，後果得道。蔡州既平，宪宗命道士至境，设醮於紫极宫。官本吴少诚生祠，裴晋公废以为宫。设醮之日，霹雳大震。韩公所作平淮西碑，其石本少诚德政旧碑。是日，流汗成泥。旬余，即有中使至，磨去韩公平淮之作，复刻少诚德政之文。盖化於梦中，了有所见也。呜呼，文字尚尔，况其善又甚於文字者乎？

赞曰：

蔽贤之罪，是谓不祥。原其初心，忌人所长。玉在木润，珠生夜光。物有良贵，犹难掩藏。嫉能壅善，欲盖而章。

形人之丑。

传曰：丑也者，乃妍丑之丑也。形也者，形容之形也。如聂崇仪之好嘲，章齐一之善谤是也。崇仪能诗好嘲，虽僚友亦所不问，竟坐谤政，窜死登州，囊葬道傍，无不马者。章齐一能诗好嘲，人有丑行，必形于诗，由是盛传，不复可掩。其间不无溢恶，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属。竟以此故，晚得恶疾，嚼舌而卒。然则人之有丑，是可形乎？惜其不闻黄坑之事，闻必戒也。武弁有段遵者，尝过黄坑。从者於马前，拾取数斤髑髅。中有一片，其上隐隐有逃走奴字，盖鲸踪入骨也。是夕，从者即梦一人，以手阵面，从而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为我深藏，无令人见，我当有以报君。从者惊觉，立为瘞之。他日再过黄坑，复梦前索骨者告曰：曩感君恩，去此数步，地下大有伏藏，聊以为谢。如戒掘之，果获财至十余万。然则形人之丑，安知异日，亦无其报戒哉。

赞曰：

美如昭君，图画故错。矧兹利。过於丹墀。所谓形容，巧於描摸。众

既喧播，终难洗濯。以我片言，陷人大恶。

讦人之私。

传曰：讦也者，不但形容，直讦之也，如吕吉甫辈是也。曾子宣之为司农卿也，吕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农未尽、未便等事。张粹明之为司农卿也，舒宣代之，尽纳丞簿，言司农不了事件。周师厚为湖北提举，有供给酒数十瓶，托监盐张商英卖之。商英以告察访蒲宗孟，宗孟劾奏其事，师厚坐此降官。张商英为馆职，嘱举子於判监舒宣。宣缴奏其简，商英亦坐此夺官。夫岂不知子贡所谓恶讦为直之说乎？厚德之士，其肯然乎？韩魏公琦为相，每见文字有攻人隐恶处，必手自封记，不令人见。陈忠肃瓘在言路，知无不言，然弹击不以细，故未尝及人之私。苏丞相烦在抗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嘱公，公不听。其人後当言路，乃怀念，极口诋公，或劝公上其囊日请托书札。公笑曰：讦人之私，吾岂为之？胡公宿知洞州。前守滕公大兴学校，费钱数千万。未讫罢去，羣小斐然兴谤，皆以滕公费钱不明。自通判以下，皆不肯书其簿。公於坐中折之曰：诸君佐滕，候几时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阴拱以观。俟其去，乃书字之，岂美事乎？一坐大惭，乃书。为人至其於厚，凉薄其相距，便万万远矣。

赞曰：

讦异於直，圣人恶之。谓其阴巖，乘机抵巇。指天信誓，握手笑嬉。利害小及，反眼相持。匪兕匪虎，彼何人斯。

耗人货财。

传曰：耗人货财，使之门户雕零，子孙狼狈，为彼人者，其为罪也，岂为小哉？文奇之事，便可见也。文奇以烧炼游于两蜀诸贵之门，凡留意於炉火者，无不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者，积货累万，惑奇之术，三年之间，扫地殆尽，为识者所笑，遂至自经。奇乃舍去，复於剑州僦一屋，於中煅药。无何火发，延烧一坊，奇仓皇走避，迷入林中，遽为鸇兽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复为鸇兽所随。俄顷天明，已为捕者所获。狱具斩于烧药之所，以谢居民。然则他人货财，是可耗乎？他人货财不可耗，己之货财，亦可耗乎？请为更举一事，庶几为子弟者皆知所戒。王祖德绍兴乙丑，死于秦州。一日，其妻与其子暮坐堂中，恍见祖德从外归，责曰：吾闻家中已议卖宅，宅乃祖业，安可辄以。又曰：吾平生所宝，黄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枚，凡十轴。闻亦持出，令人议价。吾下世未几，家不至贫，何至如是？吾思家甚切，无计可归，幸值中元，得暂归耳。若不速改，吾将祸汝。其妻大惧，不复议卖。以此观之，他财我财，皆不可耗。

赞曰：

女魃政贫，穷鬼疾富。为妖为孽，理不可究。人性至贵，族亲党友。亦独何心，妬人所有。公刘好货，惟民之厚。

离人骨肉。

传曰：骨肉者，血属也。此皆人之大伦，何可离间。不闻张嵩山之事乎？昔张孝基为同郡一富人婿。富人止有一子，偶有微过，家人共嫉，因逐出之。未几，富人病，临死尽以家财付孝基。後数年，孝基见富人之子乞丐于路，因召问曰：

能灌园乎？曰：如得就养，幸甚。既而有余，复召问曰：能管库乎？曰：得灌园已自幸，得管库，尤厚幸也。於是使之管库。久而，其子益驯谨，无复故态。孝基念言：彼实父子，我其可但利其财，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过乎？於是尽举家财还之，时人莫不称叹，以为古所未有。孝基死後，其友数人因游嵩山，道逢一贵人，旌旗满野，骑御联翩，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状。窃视专车者，乃孝基也。相与前揖，请问所以致此之由。孝基曰：即还财事也。语脉未终，忽已不见。噫嘻，为人媚而如孝基者，世间有几人耶？他人处此，能如是耶？昔杭州有一士子，亦为富人媚。富人病且死，念其子方三岁，乃命其媚主其赀，作遗书付之曰：他日分财，以十之三与子，七与媚。及其子长成，乃诉于官。时张忠定为郡守，阅遗书，以酒酹地曰：汝之妇翁，真智人也。为其子幼，故作此计，使汝勤加抚育耳。苟或不然，其子不免死於汝手。乃命以七与子，以三与媚，二皆泣谢而去。呜呼，以此媚而望嵩山，则嵩山脚踏实处，固已远在天上，安得不为神仙？以此媚而求之他，则此媚一折而伏，尚为知义，岂不愈於狼戾不情，不足倚伏者乎？其望嵩山，尤天远矣。

赞曰：

古有太宗，辑正昭穆。姬典之训，亦联宗族。後世义聚，重其亲睦。圣如周公，间于二叔。长舌谗言，惨彼螫毒。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四竟

卷之十五

侵人所爱。

传曰：许真君在世日，尝於南昌诛一蛇精。道侣愿从者，无虑千数。真君止选素所知者三百人，与之偕行。既而，夜宿山下，又虑其修行无力，因向火取三百块炭，变为三百美人，遣令试之。及明验视，惟吴猛、施道一二人，衣无炭迹。余二百九十八人，皆是与炭合者。当其合时，岂不人人视为一美妇人，安知特一块炭乎？大抵皆慾习未断，易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昔陶谷奉使江南，崖岸高古，风采凜然，虽燕谈，未尝启齿。韩熙载谓所亲曰：吾观是人初非端士，其守可矜，当令诸公一笑。乃选名妓，得秦弱兰者，衣以弊衣，使诈为驿子之女，旦暮拥篲，扫洒驿庭。弱兰有绝色，陶为之动，遂失谨独之戒，因作邮亭词数阕，使弱兰歌之。後数日，李主大张燕，以巨锺酌公，公严毅如初。於是出弱兰，使歌所赠词以侑之。谷乃大惭，竟至醉吐茵席。李主自此，待之薄矣。及归，朝廷已知，不复任用。文潞公在蜀，颇多燕集，有飞语闻。适御史何圣从，名郊，谒告归蜀，生因令密访其事。郊将压境，潞公为之濯。张少愚，名俞，白公曰：圣从之来，亦不足虑。前任汉州，适同郡会，有营妓善舞，圣从爱之。至问之姓，妓曰：妾姓杨。圣从曰：所谓杨台柳也。俞即取其项帕，题诗其上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烧。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因命其妓，作竹枝之歌。圣从为之大醉，此可以见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圣从至，果自严重。潞公宴之，因迎其妓杂府妓中，使歌少愚之诗以侑之。圣从亦为之醉，既而喧传，遂达圣听。及归，不复引见。潞公之谤，由是遂息。呜呼，陶谷固无所守，圣从素称方直，奚亦尔耶。大抵形之于言，即是已动于中矣。岂非慾习未断，妄认幻躯，自生爱见而然耶。

赞曰：

人之爱己，甚於璠璣。人之爱子，亦如予乎。推其所爱，他莫不如。奚独残忍，肆其侵渔。美人宝玉，几覆汉车。

助人为非。

传曰：一本云：教人为非，大抵皆是成人之恶，不能导人以善。不闻佛之言乎？佛言：说法教化，名为法施，能令众生出於闻道。以是因缘，於未来世，得七种报：一者众生闻法，顿除嗔恚，我於来世，得成上色；二者众生闻法，慈心不杀，我於来世，得寿命长；三者众生闻法，不盗他财，我於来世，多饶财宝；四者众生闻法，开心乐施，我於来世，身得大力；五者众生闻法，痴措顿除，我於来世，得无碍辩；六者众生闻法，信心不惑，我於来世，信心明了；七者众生闻法，方便随顺，我於来世，得菩提道。然则导人以善，岂不愈於助人为非乎？请为各举一事，庶皆知戒。元丰间，李之纯凡三任为成都漕，仁民爱物，蜀人安之。按察之余，尤留意於掩骼埋胔。小吏徐熙，本眉人，颇知为善。之纯专以委之，熙亦身任其责。一日，市西金花街百姓有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见朱紫，数官聚厅而坐，召熙前曰：适天符下，李之纯以葬枯骨有功，更与知成都府一任。汝以主行文书有力，赐汝一子及第。汝为诚慤，人必汝信，归可宣言，庶皆知劝。元佑三年，李之纯果加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徐熙有子，名适，亦於其年李常宁榜下登第。此即助人为善，而亦获其报者也。政和间，有旨大修西内。时王璠为转运，以科扰罢职，诏起徽猷宋昇为都转运，俾主其事。昇用意太过，大索牛骨灰，用涂宫壁，贵令光润。然下令太峻，民至杀牛马、发塚取骨以应，尚犹不足。时孙覿、韩容，皆为幕属。覿不喜其事，引疾罢去。容独建议，请发城外五代时十数丛塚以足用。宣和间，覿忽暴卒，至泰山，所见一门，榜曰清夷。吏以铁叉逼令供灭族状。覿曰：某当初，正以此罢，恐误耳。俄见数鬼引出二囚，皆大枷铁杻，各有一鬼从傍，以铁扇挥击，扇皆铁钉，流血被体。视之，乃璠、昇也。一辩乃伏。覿临出，则容亦追至。吏复以铁叉，逼令供灭族状。容曰：我固有罪，父祖何辜？若令举族皆灭，不亦过乎？俄闻殿上曰：只令供房绝状。覿言之。未几，容之一房，果皆死尽。此即助人为非，而立获其报者也。然则助人为非，是可为乎？

赞曰：

佐瓮得尝，佐国得伤。善恶以类，人事之常。助杰为虐，同底灭亡。抱薪于火，沃沸以汤。灼烂之祸，如券取偿。

逞志作威。

传曰：《寇莱公六悔铭》曰：官行私曲，失时悔；富不俭用，贫时悔；艺不少学，过时悔；见事不学，用时悔；醉发狂言，醒时悔；安不将息，病时悔。公之此言，真寡悔之大法也。愚爱其言，故特取之，以为逞志作威者戒。逞志作威，後不悔乎？昔何浹以录事参军，提举梓州路常平仓，所至暴横，捶挞吏民以立威。史民畏威，窜匿无地，甚至气陵提转，直出其上。每牒州县，必云：未得官司指挥，其提转文牒，不得施行。运副李竦、判官陈亢，与之议事，不合辄叱罵之，知州白事，必下马於门外，循廊而进，往往已近座榻，尚犹不起。又欲废广安军，众议以旁去他郡甚远，不可废。郡官有张辟方者，得其父集贤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楼记》，其中具言不可废，因以呈之。浹曰：凡事当从公议，此何足凭。李竦、等因奏其状，诏罢本任。既罢，□路奏竦等事，无所不道。及至京师，下开封府鞠问，浹索纸万幅以答状。府司如数与之，既而，每幅但大划一字竟坐。上书：不实有四，事皆属妄诞，狱具夺官。当此之时，浹不悔乎？惜其不知逞志作威，天所不许。昔杜荀鹤未显时，梦一僧戒曰：汝必得君，若逞志作威，则必死矣。及梁祖开国，荀鹤乃怙宠肆暴，且谋杀素不悦者。事未及行，忽梦一神叱曰：汝岂忘神僧之言乎？帝将罪汝，未瓮果卒。

赞曰：

威如之吉，本於反身。有威可畏，仪度是循。望之俨然，自可服人。严其在己，非以虐民。无有作威，书戒尔臣。

辱人求胜。

传曰：按藏教，佛在世时，人有以行车为业者，家养二牛。一牛生子，其角长广，名曰长角。一牛生子，秃头无角，名曰秃头。一日，因行车，适与一行车者值。因各夸其牛壮，遂请以牛赌上峻坡。既而，秃头进步稍迟，其主怒骂曰：秃头畜生，何不速行？秃头忿然眼赤，愈更放缓，由是遂输。盖忿其众辱之也。呜呼，畜生尚尔，况於人乎？当知辱人求胜，诚不可也。昔邵陵王纶镇郢服，吴()为之客。适张纘出镇湘东，纶饯于郊，()亦与坐。时纘方贵，意颇轻()，忽举杯属()曰：吴()奉庆，汝今日得与此宴。()大怒，即起归。其子仑孺，闻而为之气结而卒。()悼儿愤纘，俄亦不起。其妻不胜忿怒，寻亦殒命。时人为之曰：张纘一杯酒，杀吴氏三人。然则人可辱乎？徽州婺源县有俞彦辅者，平生使气，凌轹乡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术吞之，至老尚不知悔。绍兴壬戌，忽大病，病中屡作马嘶。久之，手足皆化为蹄，数日遂死。孰谓辱人求胜，为无害乎？惜人错见，但知以胜人为强，不知胜人非强，而自胜为强。不闻老子所谓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之说乎？

赞曰：

人或受辱，攘臂相睨。匪临以威，则扼以势。怒不敢言，盖有所制。威去势穷，靡不反噬。一能胜予，禹心惕厉。

败人苗稼。

传曰：败人苗稼，此特田夫野()所为，固无足道。请以前辈务农重谷、

讲究水利，一二美事言之，庶几後之临民者，皆知则效。高通议赋知唐州，土旷人寡，历五代至本朝，领县四，户六千五百五十有五。公至，相视田原，知其可耕所不至者，人力耳。於是大募两河流民，计口受田，增户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有一，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有八。乃至山林蓁莽之地，悉变为良田。张学士纶为江淮发运副使，疏五渠，导太湖，以灌民田。复岁租米者，六十万斛。许司封逖，知兴元，大修山河、堰溉民田者，四万余顷。鲁冀州有开初知确山，兴废陂以灌民田者，已数千顷。程修撰师孟知石州，凡汾晋诸州山谷，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酺而为渠，关田凡一千余顷。许公规知丹阳，适大旱，公冒禁决练湖以救民田，岁大获者一万余顷。练湖冒决者死。陈谏议省华初知栝阳邑，有郑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久为邻邑疆占。公至，陈本末，申诸司，由是壅遏之弊，一旦尽去。水利均及灌民田者，一千余顷。王刑部济初主龙溪簿县，有陂塘绵亘数十里，先为大姓输课，而独专其利。公至，悉夺以灌民田，由是一邑无愆亢之患。苗待制时中，初主宁陵簿邑，有古河岁久湮废。公至，请发卒疏导，以灌民田。由是一邑之田，尽成沃壤。

赞曰：

不稼取禾，诗讽其上。地惟不食，昔人乃葬。孰夺农时，民无盖藏。孰剥民力，使不得养。害及养人，天必降丧。

破人婚姻。

传曰：礼曰：有夫妇，然後有父子。然则婚姻之道，可谓大矣，其可破乎？或破之未合之前，或破之既合之後，皆为破也。恩爱杀人，甚於挺刃，孰谓为无害乎？昔郑和中少时，与王氏女结婚。无何父卒，家道渐微，女家遂有休亲之意。其兄王固，为万州推官，实主其义，然迫於公论，不得已，复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因遂隔绝和中，不复使归。王氏数遗以衣服，固辄罪其送者。和中由是益怨愤，遂感心疾而卒。王氏女一夕，梦和中告曰：吾已诉之阴司，见已送衢州东岳，追人根勘。时王氏女已改嫁陆嵩为妻，嵩时为济州教授。月余固死，凡当时与夺亲之议者，无不皆死。惟王氏女实无背夫之意，故得独存。其後王固之子，娶徐氏仅二年，亦为女家所夺。非其报欤？恭倅杨紘，怒其婿姚拱不学无术，遣之使归。拱求与妻别，亦不许，女怨愤，遂感疾而卒，弦命殡于僧舍。婿至，殡所门锁自掣，扇亦自开。其母闻之，不胜感怆，数日遂卒。後十余年，结至殡所亦暴卒。然则破人婚姻，是可为乎？

赞曰：齐女不娶，终以失国。子哲委禽，几於渔色。夫妇大伦，相配以德。孰间其成，胥谗作慝。百世之祀，一语之贼。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五竟

卷之十六

苟富而骄。

传曰：坐井观天而小物，逸居无教以自甘。马前呈晏御之能，龙断奋螳螂之臂。繁台阁上，区区求捧砚之名；蔡水河边，我我炽软盘之醢。此皆苟富者之所以为骄者也。尔自为骄，谁美尔为骄哉。惜其莫悟，我今苟富而骄，则异日便当有苟富而骄之罪，太上明以示戒，岂不然乎？不闻老子所谓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说乎？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於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大抵苟富者如是而已，道充者未易测量。昔范文正公未遇时，与刘先生读书于长白山。日煮二升粟米，俟其凝，割为四块，旦暮各食其二，其後皆至参政。韩亿、李若谷少尝同途赴试，共有一被一毡。每出入，则互为仆从，其後亦皆参政。朱昂拾桐子而读书，孔延之斫松明而读书，其後皆为侍从。李行简家贫乏纸，聚木叶而学书；李虚舟家贫无书，动辄假本於人，其後皆至待制。杜衍少极贫，常往来於孟洛间，佣书自给，其後官至枢密。王随少极贫，尝遭人饭糲，被执到官，其後官至参政。然则道充者，与苟富者，岂不万万远乎？又如石徂徕为举子时，读书于南都。时侍郎王济闻其穷困，因宴客，饷以盘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横浦幼年处学，正当苦寒，衣衾不备。乡里富人，有以裘衣为送者，亦却而不受曰：志处贫困，正是做工夫时节。若不痛自节抑，则贪欲心生，廉耻丧矣，工夫安在？若数君者，所守如此尔。苟富者，可得骄乎？

赞曰：

财以苟得，背义伤仁。经营莫夜，白日骄人。穿窬扬扬，华轩綉茵。夸示陶富，笑讥宪贫。成败飘忽，西风庾尘。

苟免无耻。

传曰：佛言：我有二白法，能救一切众生。何名二白？一曰惭，二曰愧。惭者，不自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无惭愧者，名为畜生。此《涅槃经》之说也。又言：惭耻之服，於诸庄严，最为第一。惭如铁钩，能制非法。若离惭耻，则失功德。心若惭愧，怨罪两空。此《遗教经》之说也。而吾夫子亦曰：行己有耻。《礼经》亦曰：临难毋苟免。今也苟免，而又复无耻，为何等人乎？大抵耻之於人，不可须臾离也。苟无其耻，则无耻之耻，无不为矣，岂复更问。昔僧愿成，好符籙，善禁咒。王?幼乎夜啼，愿成一咒即止。?大敬之，荐于章申公子厚。时子厚察访荆湖南北二路，有意经略溪洞。或言蛮人多行南法，畏符籙。子厚至辰州，即令愿成同张裕、李资明夷中等，先入江南受降。愿成等至洞，乃敢逞欲不检，大至秽乱蛮妇。酋首元猛不胜其愤，尽将裕等割散于柱，次至愿成，愿成搏颊求哀。猛素事佛，贷而不杀，遂得清脱。既归，犹以入洞之劳，得紫衣师号，自称廉访大师，乘大马，拥挝剑以自随，略无愧色。是有耻乎？平日诵经，所谓二白铁钩之说，果安在乎？樊太博立与致政屯田王揆，里閭亲交，俱老于乡。一日，王揆作六()活诗，以议时政。宪漕捕立以肋揆，立义簿无守，悉以揆平日游从之事卖之，以求苟免。由是揆坐谤讟，削籍远窜。立独以告发免罪，寻复加秩。其诰词中，有为尔交者不亦难乎之句。当时清议，从可见也。立犹昂然拜命，略无三褫之羞，是有愧乎？平日读书行己，有耻之说，果安在乎？

赞曰：

苟免偷活，无耻求容。为子不孝，为臣不忠。汉隄张禹，晋隳贾充。始患得失，终蹈奸凶。何以惩之，伯夷之风。

认恩推过。

传曰：太上曰：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大抵即心是道，未言修道，先富治心。是以前辈治心，将躁则安之，将邪则正之，将求则舍而抑之，将浊则清而澄之。行止於是，造次於是，久而物冥乎外，神监乎中，自然心地坦然，一道平正。认恩推过之念，固亦无自而起。昔王文正为相，莱公使人私公，求为使相。公大惊曰：将相之任，

何可求耶？且吾不受私。准憾其言。已而制出，除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门下平章事。准入对泣谢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上曰：此王旦荐也。准始愧服，以为弗及。李文正为相，士夫有以差遣为请者，公察其可用，则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绝口未尝与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贤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恩欲归己，怨使谁当？若二公者，肯认恩乎？魏仁溥事周为相，世宗性褊急，峻於刑戮。内职近臣有忤旨者，仁溥必归罪於己。以营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曹武惠初与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杀降卒三千余人，武惠谏，不听。及归，上大怒，必欲鞠勘。武惠乃自诬伏，全斌由是获免。及武惠再受命，伐江南，上面戒曰：此番无得如在西川时，妄乱杀人。武惠始以实对，且曰：初所以坚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独得罪也。由是帝益重之。若二公者，肯推过乎？当知认恩推过之人，特其不能治心，不免旋踵及祸，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说，而告之哉。

赞曰：

欲人之悦，恩不我有。惧之之谤，过必我受。认恩推过，怨怒之藪。己掠其名，谁执其咎。冰炭置肠，扁鹊惊走。

嫁祸卖恶。

传曰：太上曰：生我者神，杀我者心。今也嫁祸於人，而祸还自及；卖恶於人，而恶竟自归，非自杀乎？昔姚孜庆历间，同舒州桐城县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云仓，盘量上供米麦。孜受监专等金银财物，虚擅欠折正数小麦八千余石，回申上司。虎但见姓书名，初不知之。及事败，送寿州根勘。孜不欲独受贓名，乃将元受金托一只，银托五只，漆为漆托，副以他物，遣亲信送与王虎。度虎不受，先教所差人诈称中路溺水，书偶渍坏，请暂留信庵，俟归别取书来。虎不疑，留之。未几，上司忽有文字，备坐寿州勘院公文，追摄王虎起狱，照对姚孜受贓公事。虎至此始悟为孜所卖，悔已无及。泊到狱，孜乃厚诬王虎，以为实同受贓。寻於王虎家，抽到元受托子，集行人验视，果皆良金。虎语塞不能对，俄至气结而卒。孜因百计厚赂推勘，尽将所坐坐之，孜遂得脱。後数年，通判潞州。一日出游淮上，而王虎游魂亦游，隔岸遂得执孜，不复放舍，自此即恍惚如狂，常若与人欧击，甚至口鼻流血。既复苏，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医巫法籙，皆不能治。时钱延年知潞州，陈冕为运使。因为闻奏朝廷，乞暂差道录宋之才到州救度之。才既到，即为闻奏真武真君，初()奏牒，则孜已从卧榻趋出俯伏於真武案前，细自陈白：当初实是孜起心受贓，非干王虎之事。孜泊事发，又不合嫁祸於虎，至令虎冤死，敢望慈悲，特赐原赦。时钱延年命吏从傍录其语，俟醒示之，孜大惭，即日致仕，未几遂死。郭黄中知云安军，十里外有西霞宫。公一日，诣宫烧香，梦主宫之神告曰：公惠顾此邦，邦人受赐多矣。然事有隐匿，不敢不告。明日当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几罪不枉。及诘旦巡检司，果缚九人解来，有一兵自称捕获，欲请功赏。盖牛乃兵杀，嫁祸九人，而又执之，以希赏也。公一诘，遂伏。呜呼，一则已尘真君圣听，一则先为主宫所知。然则嫁祸卖恶，是可为乎？天诛阴遣，岂遂已乎？

赞曰：

祸福自己，善恶由心。谨其在我，外患莫侵。嗟彼奸慝，城府险深。陷弃弃设，干戈相寻。潜虽伏矣，上帝汝临。

沽买虚誉。

传曰：南岳夫人曰：人随俗习，要求华名。譬如烧香，众人皆闻，不知熏以自燔，燔尽则气灭，名立则身绝，是故高人哂而远之。希夷真人戒神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间，无完名。子名将起，必有物败。然则名之於人，岂不重乎？有其实者，尚尔不可，况沽买乎？昔盛俊民，参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负，举进士殊等，声名益振，人莫敢为之先。及庭试，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梦游阴府，谒主者，请问所以坎()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国公杨素後身，已更数世矣。率贫不自振，因说在隋时事受报，自当如此，此生亦终坎()福业虽异，才不易也。俊民间之大沮，後果无成而卒。呜呼，以昔日之杨素，而为今日之俊民，固已自天而坠矣。然不失男身，是犹愈於受女身者。李庶为尚书，以清辩知名。徐陵一见，大加敬叹，自谓弗及。庶亦颇以自负，初未得子遽卒。其妻元氏，改适赵起。一夕，梦庶哭曰：我明日当生於七帝坊十字街南东入穷巷刘家为女，彼家极贫且多女，必不见养。万一又死，那知更入何处。幸念夫妻旧恩，急来乞取我去。元氏不答。庶曰：卿意似憚赵君，吾当自告。既而，赵亦得梦，与元氏同。黎明持金，访求其家，则果生一女，已覆在水盆中矣。赵急救取以归。呜乎，以昔日之李庶，为今日不举之女，则甚坠也，岂不又甚於杨素之坠乎？安知非声名籍盛时骄矜轻薄之报乎？

赞曰：

中必形外，名以宾实。盛德至善，英华日出。誉假甘陵，声浮少息。巴豆疮成，梃鞭价溢。案以春秋，诛心之笔。

包贮险心。

传曰：持地菩萨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於世，我为比丘。但

凡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於世，至毗舍浮佛现在世时，国王延佛设斋。我於尔时平地待佛，毗舍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世界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得证圆通，号曰持地。然则心地，其可不平，险可贮乎？大抵小人行险以侥幸，固非智虑所能防者。昔侍中曹利用以勳旧自处，虽太后亦严惮之。凡内降恩泽，利用多执不行。所执既多，其有三执，而又降出不已者，亦不得行。久而遂为小人所窥，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一请。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请者曰：臣已告得侍中你婆，或言告其亲春，言已许矣，利用实不知也。已而降出，但以三执不获行之。由是太后大怒，曹芮之祸端起乎此。陈贯为三司副使，有一胥极猾，潜通权幸，省中之事，率以咨之，当声喏时，为使副者阳为伸欠，如不敢当其礼状。贯闻而不平，必将逐之。胥知其意，奉事弥谨。岁余，举无留事，陈亦稍以善待，偶因燕客付钱，委令办集。不知其心者，包贮也。明日，其胥乃携十岁女孩，帮于东华门街曰：陈省副某日请某客，令我为之办集宴席，所需十未具一。为之奈何，今卖此女，须得若干钱，方可办也。因结皇城司密诏者，俾潜以闻。朝廷信之，几欲便行黜降。赖宰臣办解，乃已岁余，竟以此罢。呜呼，二人设心，不为险乎？其险如此，是可防乎？

赞曰：

险心万仞，内生五兵。义府微笑，林甫柔情。对面莫测，祸福若惊。自诧智数，妙於神明。詎知造物，视於无形。

挫人所长。

传曰：罗仲信问龟山曰：尽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尽心底道理？龟山曰：未问尽心，先须理会心是何物。夫心者，明白洞达，广大静一。若理会得了然分明，然後可言尽心。理会未得，心尽个什麼？大寂禅师曰：人之心性，譬如寒月。当其寒时，水结为冰。及至暖时，冰释为水。众生迷时，结性为心。众生悟时，释心为性，亦复如是。呜呼，此皆教人，使知识心明性也。挫人所长者，能知此乎？昔穆修有诗名，多游京洛。有题其诗於禁中壁间者，真宗一见，大加赏叹，问为谁诗，左右以穆修对。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荐来？晋公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一语，上不复问。晋公此心，为明白洞达，广大静一乎？为释心为性乎？此其所以死无其地也。张乖崖在蜀，有录事参军以老病废事。公责之曰：胡不归乎？明日参军即求去，且以诗别，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公惊谢曰：此吾过也。同僚中有如是诗人，而吾不知，岂不为过。因固留慰荐之。使於尽心知性之学，释心为性之说，无所悟入，能如是不乎？此其所以了达生死於未死之前，已能前知月日，密记於遗像之上也。古语云：一念才差，霄壤有间。

赞曰：

人有片善，如睹瑞物。长养成就，勿使撓拂。谁生伎心，乃底湮没。揜彼良贵，增我怠忽。害己损人，祸深刺骨。

护己所短。

传曰：或问孙真人曰：养性之说，愿得闻之。真人曰：夫养性者，养成自性也。要在百行周备，虽绝药饵，可保延年。苟获德行不充，虽日饵金丹玉液，亦自无益。然则人於日用，短可护乎？苟或护短，则日用莫不皆短，可胜言哉。惜其莫悟於短不护，久而养成自性，不复有短，即名全体善人，去仙何远？昔黄万佑修道於黔南无人之境，王建迎至成都，尽礼师事。一日，请问服食之法。万佑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虚心养气，仁其行而黜其过耳。既而恩归，不复可致。刘谊世为名阀，少又登第，不十年，官至二千石。崇宁间，尝知汉阳，每遇暇日，必诡服微行，往来於大别山中，日与田夫野()语，凡郡政便否、民间疾苦，无不询访。事有未便，度其可革，归即革之，竟遇异人，遂得度世。若二公者，其於短也，是肯护乎？复有短乎？此其所以养成自性，终能得登仙品。请为更陈其次，庶几好护短者，各知切戒。李及历跻臬仕，临死之日，乃召其子谓曰：吾平生无他过，惟知杭州日，偶市白集一部，此为恨耳。蔡君模尝以小吴牋大书特书，以美其事。黄宗旦知苏州，王质为通判。一日，捉获盗铸钱者一百余人，送狱根勘。喜谓质曰：此皆某以术阴鉤得之。质愀然曰：事发无踪，公以术阴鉤，而置之死地，尚为喜乎？宗旦不觉身去，坐榻谢曰：微君之言，吾几失矣。大抵前辈率多如此，求之今世，岂无人耶。欲为其人，即其人也。

赞曰：

隐讳之疾，无药对治。怙非迷复，终凶可期。众善难入，万恶所基。先圣有过，幸人之知。彼护短者，贤於仲尼。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六竟

卷之十七

乘威迫胁。

传曰：王文正当国，天禧初，薛简肃为江淮发运，入辞，公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张士逊为江西转运，入辞，公亦无他语，但云：朝廷推利至矣。大抵致君泽民，自当如此。今也居上位而不恤州县，作州县而不恤小民，即迫胁也。昔宋宣公绶判三司，朝廷有旨，尽放天下逋欠，稽期不报者，尚有六十八州。公上疏论例，乞委监司责近限核实。由是获实放者，凡数百万；释械系者，三千二百六人。王文穆钦若判理欠凭，由司建言，乞尽蠲天下宿负，以广恩泽。自乾德至咸平，所放者，凡一千余万；释械禁者，三千余人。陈侍部布亮当三司户部时，荣州煮盐，岁久澹竭者，一十八井。而有司督课如初，籍没者，三百一十五家。公反覆论例，悉还所籍，岁蠲虚额三十余万。此皆有其位者，无其威乎。其所以尔者，不欲重困民力也。乘威迫胁者，能如是乎？又有一文，亦不敢妄取者，请悉陈之，庶晚辈皆知宽恤。国初，王贄方奉使，均两浙杂税。钱氏旧法，亩税三□。公至，悉令亩税一□。朝廷责其擅减。公曰：今两浙已为王民，其可复循伪国之法。亩税一□，自贄方始。王拱辰请推河北盐，张方平力诤曰：河北旧法，犯者皆死，民请均额，随税输纳，禁乃获弛。今若复议，即再推也。由是上悟，即日除之。民至，为公作佛事者七日。李允则知潭州，马氏暴斂州人出绢，谓之地税绢。屋每间，输绢一丈三尺，谓之屋输绢。耕牛每岁输米四□，牛死亦输，谓之枯骨税。公至，一切除之。陈世卿知广州，广有计口买盐之害。公至，奏乞除之。由是五羊之民，始有完衣足食。广人歌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盖前守邵晔，凿内濠以泊舟，民免扬风之害故也。呜呼，与其乘威迫胁，而民怨神怒，孰若宽恤，而万口称赞乎？不闻喜集则福生，怨积则祸至之说乎？

赞曰：

强齐之威，存卫却狄。夹谷之威，三军辟易。相如一怒，秦王是叱。解纷救患，斯谓有力。暴物殄民，豺虎不食。

纵暴杀伤。

传曰：按《持地经》，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入三恶，及生人中，得五种报。一者以苦恼众生，故一舍煖触，即堕地狱，受诸苦恼。二者以无慈惻行乖人，故地狱罪毕，又当堕入畜生，受人屠割。三者以贪着滋味，故畜生罪毕，又当堕入饿鬼，日困饥渴。四者以断人命，故饿鬼罪毕，虽得人身，多是短命。五者以杀害时，使彼众生众苦竞集，故不独短命，又复多病。佛语如是，岂不然乎？惜其不知人之与畜，躯壳虽异，命无两般。但诗自观，我今有病，肯遂死乎？不免求医问卜，以求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天祷地，以求增筭。我既畏死，彼不畏乎？我既贪生，彼不食乎？昔张道几好弋猎，其父祖坟侧长林，巨麓禽兽成丛。道几日与数辈恶少，从事其间，四面皆设网罟，号曰漫天。一网所获，无虑数百。既而不暇拾取，但从上压杀，分挈而去。又尝於明阳观侧，射杀一兔，其兔绝小，而白耳有缺处。自此即恍惚如狂，尽将平日猎具焚之，筑一庵於观侧，日处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语曰：吾为兔已三百年，住在张氏东坟，今为汝杀。一曰：吾为兔已一百八十年，隐於明阳观侧，曾为鹰鹞，损吾一耳，力甯得脱，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鹰犬网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诉於上天，当偿吾命。未几果卒。刘翔亦好猎，每遇兴发，寒暑不废。前後伤杀，不知其数。绍兴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鼈而黑，隐隐在皮肉间。又数日，头足皆具，俨然三鼈也。已而能动，或以鱼诱，则悄然引头，如欲食状。稍久，左右啗食，痛不可忍。如是月余乃死。死後五日，凭其子妇语：我坐平生杀伤物命，故获斯报，见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猎具焚之，庶几知我有忏悔之心。然则纵暴杀伤，是可为乎？犬抵杀为十业之先，其可纵暴？

赞曰：

刑以止辟，兵以御变。哀矜决狱，丧礼处战。杀非得已，於此可见。仁民爱物，宁别贵贱。残贼之夫，兽心人面。

无故剪裁。

传曰：按《道藏》，丝帛珍宝，主之者，上天有织女三星。布帛制裁，主之者，上天有女宿四星。然则无故剪裁，是可為乎？不闻蚕本马鸣化身为之之说乎？昔马鸣大士於往世中，曾为毗舍离国王。其国有一类人马其形，而无其衣。王乃运其神力，分身为蚕，彼乃得衣。厥後，其王复生中印度。马人感恋，悲鸣不已，因号马鸣焉，即第十二祖也。大抵片衣蚕干命，按如佛说，身服丝帛，尚当还债，况复无故辄敢剪裁。是以汉文帝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尝出袖，以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浣矣。晋文公衣不重帛，子夏衣若悬鹑，季文子无衣帛之妾，晏婴妾不衣帛，董威结残缯为衣、号曰百结，祭彤衣无兼副，皆惜福也。又不闻无故剪裁，身後皆当获罪乎？绍兴初，郭普州印之之女，名引凤者，被摄至冥司，见无数罪人。有一妇人，姓赵，名十二，絳在廊下。前列数堆物帛，皆片碎端正，及新旧无数衣服。引凤问曰：此何罪耶？吏曰：此人好服绮罗，耗剪端正，奉命一一补绽，复令成匹，乃得释去。赵士周之夫人全氏，既死数日，凭语女使来喜曰：我平生耗费缠帛履屨之物，及洗头濯足分外，使水阴司罪我，日加捶撻，苦不可言，幸为我达此意於士周。举家闻之，不胜感恫。然则无故剪裁，谓为无罪可乎？况治容诲淫，获罪尤重，其可不戒。

赞曰：

云箔春满，红女宵兴。毫忽所积，丈正乃成。墙屋被绣，輿台衣轻。孰念堕指，寒机不停。母消公孙，布被钓名。

非礼烹宰。

传曰：世固有鞭鱼作鱠而取其红者，亦有清蟹以槽而取其活者。此皆不化之甚，沦入三恶，其速如箭，固无足论。夫岂悟物皆有知，与我初无异乎？人知爱亲，如邓芝所射母猿，既颠落矣，其子急为拔箭塞疮，背负而去。不爱亲乎？人知爱子，如何途所射母鹤，既中腹矣，复忍死引觜，铜锥乃落。不爱子乎？人知敬夫，如环王国野象，牡既死矣，众牝复环守不去，必待悉力瘞之乃散。不敬夫乎？人知爱妻，如章子明所射鸳鸯，既毙其雌，煮之釜中矣，其雄遥见，不顾沸釜，投身其中，一鸣而绝。不爱妻乎？人知念恩，如山神所义，鹦鹉一聚。鹦鹉尝侨居於远山，远山禽兽爱之，不敢加害。既归，远山烧发，鹦鹉复相率入水，濡翅向空而洒。山神义之，立为灭火。不念恩乎？人知修怨，如刘永锡所畜之犬。永锡知干乘县，适有客至，食以馒头。永锡以一与犬，客曰：犬彘人食，古人所讥，况珍味乎？犬不食，瞪视而去。其夜，伺客睡，排门而入，客识其意，登梁避之。既而果登榻，已不见人，吼怒作气，自扑而死。不修怨乎？人知恋主，如魏大谏所养之马。当死之日，魏祝之曰：吾赖尔力，可谓多矣。尔今有病，吾为疗治，亦已至矣。如必不可，可出户外，切勿毙於吾前，吾不忍也。马即双跪前足，如辞别状，起而歔歔，才出门，即气绝。不恋主乎？人知恤孤，如昌黎所记之猫。二猫俱育，一猫遽死，一猫为乳其孤。不恤孤乎？人知从谏，如仁喜所祝之蜂。僧仁喜尝欲建一佛祠，人有以一巨檀为施者，僧往伐之，则巨蜂数万，围集其上，匠不敢近。僧祝之曰：汝以恶业至此，吾作佛事，汝不吾避，三日不去，必将火汝。及期，不见一蜂。不从谏乎？人知修证，如南海五百蝙蝠，穴於枯树。一日，有一聚商人，附火其下。中有一人，诵阿毗达磨藏。无何火发，树遂被焚。五百蝙蝠以贪听法音，不忍舍去，俱毙於火。既而受生，皆得为人，聪明灵利，弃家学道，并登圣果。其後，迦尼色迦与脇尊者，招集五百贤圣，於迦湿弥罗，作《毗婆沙论》。其五百贤圣，即昔日五百蝙蝠。不修证乎？大抵人之与物，本自无异，所以异者，福力业力，及躯壳耳。又不闻不杀之为力乎？昔峽崛摩罗，本一国王，初最好杀，以悔罪出家巡乞。至一人家，适其家产难危急，抱持摩罗求救。摩罗曰：吾初入道，安能救汝？俟归问佛。既归，佛言：汝可急回於产母榻前，抗声称曰：我从圣贤法来，未曾杀生，儿闻此言，无不产者。摩罗如戒，儿果诞生。呜呼，此但一称不杀，其於度厄有力如是，然则非理烹宰，其於沦溺，岂不亦有力乎？

赞曰：

士苟无故，不杀犬豕。七十食肉，其重如此。宾祭之用，乃不获已。敢徇口腹，肆情刀匕。视彼伤生，其痛犹己。

散弃五谷。

传曰：天仓五谷，在二十八宿，乃危星主之。大抵人以食为天，一日不食，如饥火何。是以圣人务农重谷，天子亲耕以劝农，春夏祈谷於上帝。然则五谷，可散弃乎？昔三川饥，物斛翔踊，民至采山芋野葛以给，死者无虑十五。时王法进以功满当仙，既上升矣，复为民力请於帝。帝曰：人处三才之大，体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不为易得。夫天运四时之元，地稟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养之恩，轻弃五谷，厌舍丝麻，使农耕之夫、纺织之妇，身劝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得御寒，又从而不其劳，曾无爱惜。此其所以为神明所责，天地不佑也。近地司岳渎，皆列章上言，世人厌擲五谷，不贵衣食之本。昨已勅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使之种作不成，渐至饥饿，以示责罚，庶几

少惩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当先救物。比者岁饥，实民自取，然民不知所自，固无忤请首原之路。汝今当为上宫侍童，入侍天府，可暂还人世，普告下民，使知悔罪，宝爱农桑，不敢耗散，此亦汝之阴隲也。法进禀令而归，言讫复去。刘元真亦得道者也，少梦道人啗以一桃，遂能辟谷。一日，於终南道中，逢一贵人，诃殿甚盛。元真谓曰：且以吾民为念。贵人颌之。同行者问曰：彼何人耶？元真曰：彼山神也，上帝以麦大熟，人不知爱，使收其二，吾故为民请之。少顷，风雨大作，麦败十二。於此益知所谓五谷诚不可辄弃散也。况人受用，各有定数，譬如有钱千贯，日用一百，则万日方尽。日用一贯，则千日乃尽。与其千日，孰若万日方尽乎？昔者丰稷尚书，每言吾少时，亲见雪窦以惜福教人云：人无寿夭，禄尽乃死。元厚之死而复生，自言：初到阴司，主者谓曰：君禄未尽，异时官至两府，然须惜福乃可。厚之自此每事减损，虽一杯饭，必先减後食。但凡奉养，皆不敢过，其後果能致位执政，寿逾七十。然则人有薄福，可不惜乎？抗州五云山志逢大师，一日宴坐于普贤殿中。俄见一神，跪膝其前。师曰：汝为谁乎？神曰：护戒神也。师曰：吾尝患有宿愆，汝知之乎？神曰：师有何罪？然亦有一小过，既蒙相问，不敢不告。且如涤鉢水，亦施主物，师每弃之，非所宜也，自此当有小病。言讫遂隐。其後，志逢果患胃病十三年。呜呼，食余之物，弃之尚尔，何况其他乎？

赞曰：

卫士弃食，元宗议形。戏贼生稻，士行痛惩。以食为命，所系非轻。尊之曰天，至敬之称。圭米粒粟，珠玉莫胜。

劳扰众生。

传曰：邵伯温初入仕，请益於程颐先生。先生曰：但凡奉行官司文书，於其急处，能宽一分，则民间便受一分之赐。噫嘻，先生之言，可谓仁矣。大抵人心欲安，我不欲安乎？人身欲乐，我不欲乐乎？若以安乐自处，而以劳扰待人，真不仁也。请以前辈临民，不敢少有劳扰，一二言之，庶几皆知则效。吕文靖提点两浙刑狱，适京师大建宫观，伐木南方。有司责限太峻，民有死於役者。又复斥为亡命，捕系妻子。公上疏论列，以为穷冬水涸，民太苦於挽运，须稍缓程役，且俟河流通快，遣卒送之良便。上悦从之，由是知其爱民忧国之心，遂至大用。司马池为光山尉，适大内火，诸县调发竹木，州牒县三日毕输。池以土不产大竹，转市蕲黄，非三日可至。乃别与民立定期限，过期者罪之。时盛度为太守，闻之大怒。既而光山输竹，为诸县之先。范文正公镇青社，会河朔艰食，青社之赋輿，就博州置场收受。民大困於犖置，而河朔斛口不甚贵。公戒民每口就本州纳价三铤，委幕属挽金，就博州坐仓，倍价招买。时斛口为厚价，所诱来者山积，五日遂足，而余金尚有数年，公悉按等给还民间。王济主龙溪簿，时福建诸郡，皆科鹤翎以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官又迫促过酷，民大不堪。公谕民一面以鹅翎代输，仍急附驿闻奏。朝廷从之，旁及他郡。噫嘻，诸君临民，皆能如是，彼劳扰者，观之得无愧乎？

赞曰：

日逸日安，羣情所欲。一岁役民，三日已足。斧斤以时，网罟不数。山川乂宁，鸟兽孳育。庸人扰之，凫鹤断续。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七竟

卷之十八

破人之家，取其财宝。

传曰：事出无心，偶至破之，为恶已自不小。若为财宝，而辄至破之，真大恶也。请以能为已破家者，复归其产，一二美事言之，庶几後之临

民，或遇此事，皆能如是，於已破者，方为有益。刘敞知扬州，州有雷陂，旧属民，由官夺之，蓄水以便漕运。岁久陂坏，漕运亦未尝赖此，久而为豪族所占，田主屡诉不获。公到任，立判还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余口，复得其田，不获饥馑。侯叔献为汜县令，县多没官田。有一李诚庄，方围十里，河贡其中，最为膏腴。佃户百家，皆成奥族，旧估价一万五千贯未卖。贾魏公当国，又欲增价五千贯卖之。陈道古衔命而来，与叔献议增其价。叔献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诚者，在太祖时为酒务专知，以不能救护当物，为溢水所损。估所损价，当五千贯，勒诚偿之。是时，朝廷出度支钱，预俵民间，令买鵬翎箭杆弓弩材木，以备军需。及李重进叛，方议起兵，而预买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凡欠负官钱者，皆籍其产。而李诚者，实非预领官钱之人，官吏畏威，不敢闭析，一例抄没。诚之子孙，遂至破碎。惜相国未能雪正，给还其田，莫若更损五千贯，俾诚子孙买之。在官司，已得倍利；在诚子孙，亦不至於狼狈。郎中以为何如？道古曰：某实不知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於是损价五千贯而去。叔献乃以此议召，诚子孙谕之，皆泣拜曰：实荷公恩，柰不家贫何。叔献复召众佃，谕田：汝辈本出下户，以得李庄之利，今皆复为仓廩，变为豪民，官卖此田，而李贫独患无力，万一为他人所得，势必撒廩拆屋，离业而去，岂复容汝辈复享厚利耶？曷若百家共贖此钱，俾李氏请买，我则为汝宽其限责，如此则田复归李氏，而汝辈亦得久远佃食，两获其利，不亦可乎？众皆拜曰：愿如公言，由是诚之子孙，复得此田。彼破人之家，而取其财宝者，能如是乎？惜其莫悟天堂地狱，端由乎此，作何所见，乃敢如此。

赞曰：

人之成家，基於艰苦。前遗後承，俯舍仰取。谁欤寇攘，输掠其聚。当路之狼，苛政之虎。相在尔室，鬼瞰其户。

决水放火，以害居民。

传曰：水火漂焚，世间祸害，莫此为酷。今乃决水放火，以害居民，罪其轻乎？此其所以不为上真所容，明神必戮也。天圣二年，大名府黄河□□，忽坝□俱破，水遂横流，其势颇猛。时韩魏公判北京，忽一史驰报，□□有一大龟，久为□患。龟若潜伏，水自安流。龟若出浮，水必泛滥。今出浮矣，为之柰何？时使臣郑圭奉命，适至提所，一箭射杀其龟。既而为龟所诉，阎罗追摄郑圭，使与龟对。其日，适遇真武灵应真君下降，□呬罗山，校勘生死，遂蒙真君雪正，将□□妖龟，向空碎为微尘，不使人间复有此物为人之害。仍命直符押还郑圭，复归人间。然则水可决乎？李轶事母最孝。薄暮，忽有客欲来投宿，轶适临溪烹鷄，客谓必以相款。既而具饭，乃脱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轶实告曰：母病思肉，山居无有，故烹一鸡，不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从屋後，乘风放火，将及其庐，忽天雨反风，火即随灭。既而，邻里聚观，乃见一人卧在火中，所执火炬尚犹在手。细视，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谓主人待我如是，当纵火时，明见一大神，状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则死矣。言讫遂绝。然则放火，是可为乎？

赞曰：

长民之官，苟且畏避。遇水失防，与决何异。救焚不力，亦放之类。归咎天灾，逃责人事。原情定罪，心迹无二。

素人规模，以败人功。

传曰：人之立功，功虽归己，然宗庙社稷，天下生灵，实皆赖之。彼无能者，其可紊其规模，而幸其败乎？虽曰败彼之功，实是败国之事。其为利害，自不为小，岂无罪乎？襄朔之役，杨业奉命副潘美进讨。既至虜，又攻陷寰州，业谓美曰：贼锋方锐，卒未可战，宜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谕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即令将兵先出，我师若至应州，虜必悉众来拒。此时朔州吏民，便可埝入石碣谷内，仍分强弩千入，使守谷口。所有骑士，悉令援於中路。如此，则三州之众，必万全矣。监军王侁沮之，计不得行，且责业曰：君之此言，岂畏死乎？业曰：吾非畏死，行即死矣。且祝美曰：吾去，公等可於谷口张功，兵分强弩为左右翼，以为吾援。吾转战至此，纵兵击之，必大捷也。美如其言，陈于谷口。既而，王侁乃以虜为已遁，欲争其功，引兵而去。业至，不见一兵，抚膺大哭，复奋身决战，手刃数百人，身被十数枪。力乏，遂为贼擒。不食，三日乃死。非侁沮之，功不立乎？是以识者晓此，凡任其责，必先预为之计。贝州之役，明镐为将。军中有所奏请，多为枢密夏竦所沮。时文彦博为参政，大不平之，因自请前往督战，且面奏曰：巨在军中，请得便宜，行事更不中覆。上从其请。既至，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者，请穴地而入。既而，日夜穿掘，昼则伏於穴内，夜则弃土水中。穴成，从教场中出。既出，登城杀守者官军，继进皆得乘絙而上。贼帅王则於是与其徒张峦、卜吉等，突围走出。峦、吉死於乱，兵则为官军所获。夏竦犹言，贼恐非真。及槛送至京，方且语塞。卿非潞公，预为之计，功不败乎？

赞曰：

杜预平吴，羊祜之功。元龄善谋，如晦必从。事业既立，勳名俱崇。曾是褊心，齐尽东。彼则败矣，吾亦何庸。

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传曰：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而太上书以为戒者，亦不善用心之一也。不善用心固有罪，又有因此而构成莫大之祸，结成无穷之怨者，此则尤当获大罪报也。然则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其可不戒？昔华严和尚妙於华严，又且乐於讲说，以是得名，从之者众。然好严鉾鉢，听徒三百余众，皆争效之。中有一僧，道行独高，寝疾不出者，已数月矣。有一琉璃宝鉢，颇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来自远方，鉾鉢莫具，或令从病僧暂借。初拒不许，力告乃从。且戒至切，斋罢宜速见还。既而持还，无何失足，堕地破碎。病僧大怒詈骂，良久乃绝。後数年，华严移住嵩山时，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皆在会中。一日，方讲说间，忽闻寺外萧萧作风水声，华严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後。少顷，有一大蟒，长可十丈，努目张口，径趋而入。众将惊散，华严止之，且以锡杖约住蟒曰：汝於三百众中，道业最高，只为多瞋，不从吾教。今果至是，尚为一鉢，欲害其僧耶。因命大众，为授三皈三敬，及诵经咒，为作忏悔。蟒乃卷身而出。华严召其弟子，谓曰：适来大蟒，乃汝师也，累劫修行，将证果位。但以临终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堕地狱。自此流转，何时而已。又白众曰：明日，山後茶毗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茶毗訖，华严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师明年，当於裴家托生为女。临产稍艰，必至怒害其母，则业愈重尔。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传语，必无他矣。已而果然。呜呼，彼修行者，只为一必，尚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意其怒时，怒怀毒意故也。

赞曰：

制器尚象，盖取诸易。或任私智，紊乱成式。轻重权衡，增损丈人。肆其欺谩，甚於毀擲。民无则焉，岂非凶德。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

传曰：民凡有四：曰士，曰农，曰工，曰商。而荣贵者，独出其上。福凡有五：曰富，曰寿，曰康宁，曰攸好德，曰考终命。而荣贵者，亦出其上。然则得到其地，岂偶然哉。皆其夙植德本，故能如是。彼不及者，其可妄生僧嫉而起念，愿其流贬乎？国初，卢多逊贬朱崖，李符白宰相赵普曰：朱崖虽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恶；春州虽在内地，而至者无生还。曷若改窜春州，外示台坐宽贷，而实置之必死之地。普不答。未几，符亦坐事，窜宣州。上怒未已，普於是以符语奏，即日改窜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寇莱公之贬也，丁谓之力居多。初议窜地时，丁谓与冯拯同在中书，谓当秉笔顾拯曰：欲与窜崖，又恐远涉鲸波，乃拟窜雷州。未几，谓亦坐事当窜。拯时犹在中书，适当秉笔笑谓曾参曰：鹤相始欲窜寇於崖，且有涉鲸波之叹，今且烦相公远涉鲸波一巡。遂与窜崖。然则见他荣贵，愿他流贬，是可为乎？

赞曰：

名爵傥来，初匪实观。媿彼花畦，抱瓮以灌。风露洁鲜，烟雨散漫。荣枯瞬息，何足把玩。作如是想，忌心冰涣。

见他富有，愿他破散。

传曰：第二十祖闇夜他，问第十九祖鸠摩罗多曰：我家素信三宝，而常萦疾疔。凡所营作，皆不称遂。至如邻家，久为游陀罗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耶？罗多曰：善恶之报，有三时焉。世人但见仁天暴寿，逆吉义凶，便自亡因果虚罪福，殊不知影响相随，毫厘靡忒，纵经百千万劫，亦不磨灭。时闇夜陀顿释所疑。罗多曰：汝虽已信，而未能明，业从惑生，感因识有，识依不觉，不觉依心。心本清静，无生灭，无造作，无报应，无胜负，寂寂然，灵灵然。汝若入此法门，便可与诸佛同矣。呜呼，世之见人富有，而愿他破散者，能晓此乎？纵令富而不贤，会有败日在我，则不可起心，而愿其破散也。周义夫，虹县人，其家大富，霸于一方，颇多恣横。邻郡有孙识之者，尝从容戒之。义夫辄怒骂曰：小鬼何知，敢预我事。及识之登第，为本路漕，义夫犹怒骂曰：彼为监司，亦奈我何。一日，识之按郡至虹，适义夫挞人于市，为被挞者所诉。识之因讽，令诉其不法，即日送所司根勘。无何，首事者偶死于狱。议之，遂勒奏官吏，移送他郡。义夫竟坐谋杀处死，子孙皆编管家籍于官。不数年，识之移漕河北，适当军兴，阖家皆死于虏，一旦破散，无异义夫，非其报乎？钱若水为同州推官，富家有失一小女奴，为其母爷所诉，州委录参根勘。录参旧有求於富家不获，因劾富家，以为父子共杀女奴，投尸水中。狱具上于州，州委官审覆，亦无异辞。惟若水疑之，坚不署字，因自出己钱，密令人访寻女奴。既而得之，民遂得脱。若非遭遇若水，为富民者，亦不免为一义夫矣。以愚观之，非独富民拜赐，录参亦自拜赐，富民若死，录参其有安乎？

赞曰：

龙骧之舟，可航万斛。一叶掀舞，积羽犹覆。鹏鷖逍遥，各适所欲。赋量不同，安分斯足。内热自焚，如饮鸩毒。

见他色一作室美，起心科之。

传曰：生死轮回，不得解脱。无非五阴，无非五蕴。义本一同，特译家翻处，字稍异耳。何名五阴：历历分明，色阴也；领纳在心，受阴也；心缘此理，想阴也；行用此理，行阴也；污秽真性，识阴也。何名五蕴：四大所成，色蕴也；领纳苦乐，并不苦乐，受蕴也；取种种境，想蕴也；诸心所法，贫而不息，行蕴也；於所缘境，了别为性，亦名心意，采集所摄，识蕴也。一切世人，其於声色，妄生惑着，莫不皆由乎此，使於色空有悟，岂至是耶？昔张宝知成都，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绝美，蜀中知名。宝有意於私之，因上元士女出游，密令人伺其出入，微服窃窥，一见果绝色也。於是徧托尼姑你子，密谕此意，妻初峻拒，久而亦似有意。无何，李尉适以贖败，宝因劾奏于朝，送狱根勘。狱具窜于岭外，遂死于路。宝乃厚赂尉母，强委禽焉。盖尉妻尝有庸奴其夫之恨，至是故亦乐从。宝得妻大喜，妻亦满惬其意，於是相欢，旦暮不舍。无何妻病，恍惚常见李尉在傍。未几，遂至于卒。宝亦得病，梦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报，尉已诉於上天，取公期在旦夕。公若深居，未必得便。苟或轻出，必为所执。一日暮坐，遥见堂下竹间，有一红袖招之，意谓尉妻。偶忘其告，疾趋急赴。既至，乃尉殴且骂曰：你这贼，若不以红袖招汝，汝肯来乎？良久，口鼻流血，踣地乃卒。於是当知起心私之，谁目男子；然默含许意，实出女人。与其轻许而掇祸至是，孰若确然有守，於此生中，度此一报身乎？严武少时，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女颇美，武窃窥爱之，因百计诱至其家，遂与俱遁。既而，军使知之，诣阙进状。诏出，制使收捕。武惧罪，夜醉女子，解琵琶，弦缢杀，沉之于水。明日，制使至，则已无获。由是获免。及在蜀得病，明见女子在前责曰：妾之从君，固是失行，然实无负於君。君纵惧罪，曷不舍我而去，乃至见杀，真忍人也。妾已诉于上天，期在明日。武惭惧请命，黎明果卒。於此益知，女人稍有姿色，往往易至如是。使其一念不移，凜然冰雪，彼虽欲私，可得私乎？愚所以断而言曰：起心私之，虽自男子；默含许意，实出女人也。游赏之地，墙壁之间，其可不谨。

赞曰：

子夏有言，贤贤易色。先圣之训，必曰好德。哲妇倾城，贤德之贼。心失其正，至於狂惑。降志辱身，一念之忒。

卷之十九

负他货财，愿他身死。

传曰：李约为兵部员外郎，尝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约相见。既至，乃以一夜光遗约，且以二女为托，女皆绝色。明日胡死，财宝数万，一舟之人，莫不窥觐。约乃悉籍其数，寄之于官，一女立为配，乃殓。当殓之时，复以所得夜光含之，人无见者。其後，胡属来理财宝，约请官发，视夜光在焉，一时士夫，莫不称叹。魏子都暮行，逢一书生踣於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马，为之抚摩。俄顷遂卒，视其囊中，乃有一卷素书，十饼黄金。子都为卖其二，以办葬事。余八枕其脑下，素书置之其傍。後数年，有从子都问屍所在？子都引至墓下。既而发开，金书俱在。子都声名，由是大振。此皆前辈盛美，载之方册，铿鍠炳耀，荡人耳目，固非负他货财，愿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然亦不可不略举一二，庶皆知戒。永嘉有徐辉者，以贾贩为业。尝在丹阳，贷一大驹钱，一千余贯。未及偿而驹死，遂默不言。驹家不知，亦不复索。其後，辉生一子，颇聪俊，辉切爱之。八岁乃病，召医市药，所费不可胜计。久而货财耗尽，病犹未较。病子一日，忽语辉所亲尼湿师曰：我欲归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如此爱汝，汝复何归？子曰：我乃丹阳人也。昔徐公贷我钱千缗，幸我死不偿。今故托生其家，自来取之耳。言讫遂绝。又有白元通者，尝欠东市杨筠见钱五贯四百文，未偿而筠忽死，遂昧其事。死後，乃生筠家为驴。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语：我乃白元通也，只为欠尔父见钱五贯四百文，遂至如此。今南市卖麸家，亦欠我钱，正如其数，可速卖我於彼，得钱偿尔债便了也。筠子如其言，两日驴死。然则负他货财，愿他身死，岂遂已乎？

赞曰：

子胥报德，捐金於濞。季札许剑，冢木是挂。在亡虽殊，我心匪懈。寄命托孤，名节攸赖。欺死之人，蝇蚋所嘬。

干求不遂，便即咒恨。

传曰：不知愧耻，惟务干求，自非廉士。若以不遂，而便即咒恨，尤小人也。乌得韩昌黎责己待人之说，范忠宣责人恕己之说，而告之哉？昌黎曰：君子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恕。重以周，故不怠；轻以恕，故人乐为善。忠宣曰：吾平生所学，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尽，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也。又尝戒其子弟曰：人虽至愚，至於责人则明；人虽至明，至於恕己则昏。尔曹但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圣贤地位，不患不到。事干求者，能晓此乎？求之世间，其不手干求者，诚亦鲜矣。请为更举一二，庶皆知愧。扈郎中褒，尝语人曰：昔知苏州吴县，苏州士夫，寓居者众，其於请求，莫不皆尔。惟致政大监富严，三年未尝有一事相委。丘太博舜卿亦言，尝知洪州新建县。洪之右族，多挠官政。惟致政郎中王述，安贫杜门，衣食不足，未始告人。二公廉节，可谓过人，贤矣哉。

赞曰：

是心无欲，如水之平。一或有求，波浪勃兴。视彼从违，起吾爱憎。少拂其意，怨怒相乘。盍亦反思，慾室忿愆。

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传曰：为人而偶至失便，亦其灾也，其可便说其过。若说其过，即是幸灾乐祸，况太上明以戒人，是可为乎？昔何申锡将拜命，忽得疾遂死。妻哭之恸，其嫂有姓赵者，从其旁沮曰：尔夫生平之日，恣游妓馆，视尔旁若无人，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即爱歇，不复追忆。一夕，赵氏忽梦申锡曰：死生有命，何可笑人。尔亦只余四年，死时更不如我。赵氏惊觉大惧，及期果然。盖死之时，其夫远出未归，庶生二子，皆亦痴幼，真不如也。李熊最能文，笃於孝而敏於行，乡里称之。无何得疾，一剂之失，遂至不起。妻虽有孕，儿犹未生，举家惊忧，罔知所措。其妹婿有何时者，乃扬言於外

曰：此郎平日自称善处置事，此时为我处看。识者闻之，莫不薄其为人。越明年，其身亦死。然则见其失便，是可以说乎？我之为人，果无过乎？

赞曰：

孟明一眚，终以霸秦。四十九非，遽得日新。跬步有失，未足观人。从而下石，奚其不仁。是谓乐祸，灾及其身。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

传曰：晋侯使郤克徵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郤子登，妇人笑，郤子怒。成公二年，遂有伐齐之举。郭子仪病甚，百官造省者踵至。姬侍满前，未尝屏去。及卢杞至，则悉屏之。或问其故，子仪曰：彼外陋中险，左右一见，必至笑侮。异日得权，吾族无遗类矣。子仪卓识，其与顷公，便自万远。又如平原君美人，笑颦者盘跚行汲而被诛；赵县人笑孟尝君为眇小丈夫而被杀。此皆前车覆辄，为可戒者，惜人莫悟。人之有立，在乎器识，初不在於体相。体相虽劣，而器识有余，其可轻乎？昔卢携风貌不扬，语又不正，呼其名携为彗，盖短舌也。尝以文上尚书韦宙，韦氏子弟辄肆轻侮。宙曰：卢虽人物不扬，观其文章，有首有尾，异日必贵。其後，卢果策名，立登廊庙，奖拔京兆，至为福建观察。王冀公钦若神貌疏瘦，举止山野，复赘於颈。尝以文谒钱公希白，希白颇蔑视之。适有术者在坐，乃惊叹曰：此乃人中之贵，何可轻也？公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术者曰：第恐不免，事不远矣。不数年，果登台辅。孙文懿公亦风貌不扬，尝赴试京师，诣县乞判凭卖田。县尉李昭言戏曰：似君人物，有几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第。不数年，判审官。是时，昭言方以选人赴调，一见大惭乃归。侯元功亦貌陋形劣，初预荐乡人，以年长貌丑不足敬，轻薄子作纸鸢画其形於上，引线放之。元功适见，乃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曰：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未表名纵。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执政。然则见他体相不具，是可笑乎？

赞曰：

圣人践形，不以貌具。尊足者存，盲心是惧。未知()蔑，或失子羽。美好长大，智族为辅。指不若人，奚必知恶。

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

传曰：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此特小人忌前，非君子之所敢为也。王

文公旦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劳勉，数四曰：卿万一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公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上曰：柰刚褊何？公曰：若他人，则非臣所知。准遂大拜。吕申公乞致事，上曰：卿既不可留，谁可代者？公曰：陛下必欲用英俊经纶之士，臣所不知。如欲图任老成，镇静百度，周知天下良苦，无若尧佐。陈遂大拜。钱枢密若水，喜汲引士类，孜孜靡倦，後进多出其门。欧阳文忠修喜推毂贤士，未尝有忌前好胜之心。苗待制时中为司农丞，体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第事，书成上之，荐能吏十有余人，後皆进用。杜祁公衍历知州提转安抚，其有文学政事，殊行绝德，虽不识面，未尝不随能引用。孙中丞拚与唐介具中复，初不相识，但闻其劲正，遂力荐之，及为御史，皆有风力。章郇公与文潞公，初不识面，但闻其磊落，一见即力荐之，其後出将入相，果有过人。张忠定咏与张希颜，声迹莫闻，但因殿直范延贵言其桥道驿传皆完葺，田莱垦辟，野无墮农，肆无赌博，市易不争，更鼓分明，乃大笑曰：希颜固能史，天使亦好官员。即日同荐，後皆有称。若诸君者，其於才能，肯抑之乎？

赞曰：

天之生才，将使用世。所贵先达，崇奖後继。祁奚举雠，佑甫拔滞。治功斯立，国事以济。嫉贤忌能，鲜不阶厉。

埋蛊厌人。

传曰：按《玄都律》，过满二千七百为一害，害者家出巫男覿女。然则生为巫覿，已是先世。获罪之人，今於此生，又复为人，埋蛊厌人，即是益重其过，异日从坠，又岂今世之比乎？当知沦入三恶，其速如箭，真所谓呜呼哀哉者也。昔简州知郡季南寿，被摄至阴司，断一阴狱。其狱乃熙州巫王自成，发遣鬼兵，残害高震家二小口，又残害张元家数头牛畜。南寿惟律书断云：王自成辄行邪法，残害生人，及诸牛畜，合以铁杖决脊，送下无间，备受众苦。无间罪毕，又当配为外道孤魂，一家子孙，悉令沦坠。所有门户，亦当磨灭。然则埋蛊厌人，是可为乎？又有起心而使之为者，则罪又当重於巫也。按《妖怪录》，昔吕用之伏诛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一枚铜人，长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贯长钉，背上疏列高骈乡贯闾里，官品姓字，为厌胜法，是以高骈每为，用之所制。呜呼，高骈既为，用之所制，用之奚为，而又及於戮乎。当知埋蛊厌人，未必果能害人，适所以自速其祸，戒哉。

赞曰：

巫蛊之兴，汉几中绝。信惑左道，其祸斯烈。传奕试咒，胡僧反蹶。守用鬼兵，凝之死越。矢激则反，祇自作孽。

用药杀树。

传曰：用药杀树，太上书以为戒者，不欲伤物之生也。是以辛灵以扶正草木，而能得仙；高柴以方长不折，而孔子特称其行。然则用药杀树，不获罪乎？不闻伊鉢龙王以伤损树叶，而堕入龙趣；太一洞龙以发怒伤稼，而谪受马形乎？大抵大道好生，虽一物亦不可辄伤其生，况树木中，亦有圣人托生其中。如《水经》所载，伊尹生於空桑是也。又有修行错路，精神飞入其中，如《业报经》所谓韩元寿化为木精是也。又有中含灵性，无异於人，如钱师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窃树起祸，而先为树神所知，如钱仁伉所窃牡丹是也。上文数事，姑置勿论。请以钱师愈、钱仁伉二事言之，庶皆知戒。昔东峡山飞来殿，有一古松。大观间，为皇城使钱师愈从者斧其根，脂遂流溢。越明年，殿直钱吉过寺，夜梦一老叟告曰：吾非圆首方足，特植物中含灵性者，昨被钱师愈者，斧吾膝，取脂代烛，今尚流血。幸君为吾告长老，令急补治，庶几不为盲风摇撼，得终天年，拜赐不浅。吉黎明遂行，不及告及，见县令钱录，因与言之。録至寺验视，与吉所说无异，急为浣之。元师府检校司徒钱仁伉所居，与中军都虞侯金沼相邻。沼家有一本牡丹，每花开无虑三百余朵，色丹如血，棱如金含，加以饼子顶上，各有丝纹，——如自然蛱蝶之状，真奇品也。每开必张宴，伉必与坐。一夕，伉乃洪饮击剑，裸服中单，背负大蓝，腰插匕首，踰墙而入，窃取而归，沼不知也。当窃取时，空中有声，细如蜂蝇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风。明年三月裏，朵朵断肠红。明年花开，沼乃张宴，伉亦与坐，一见大怒。既归，以刃决肠而卒，果符诗中之语。呜呼，钱伉为花而死，神已先知於窃花之时。然则用药杀树，是可为乎？

赞曰：

仁及草木，王业兴周。荟蔚朝隲，诗人隐忧。天壤生植，和气所游。非理戕贼，无异断沟。社栎见梦，寓言匪浮。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九竟

卷之二十

恚怒师傅。

传曰：李至阳作《亢宫赋》，其序略云：予少时苦羸疾，殆不胜衣。庚寅冬至，梦一道宫，金碧明焕，一巨殿，一宝床，麟然其中。一金龙，蟠踞其上。碧髯金鬣，光体天地。旁有一道士，转盼若电，顾谓予曰：此亢宫也。大象无停轮，宜远拜之。汝他日当事，此龙积疾亦愈。予将拜之，龙辄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为皇太子，命公与李沆同为宾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德重望，不可轻待。吾选正臣辅导于汝，宗基固本，吾无虑矣。真宗恭禀皇训，见必先拜，果符亢宫之梦。杨砺未显时，尝寓居僧舍。一夕，梦至一府，一衣冠状貌甚古，引砺至一宫殿。有三十余真人，皆王者服，秉圭南向而坐，砺因拜之。最上一人，前列一案，案上皆簿籍，横列世人姓字。砺窃视，乃见己名独冠其首。因再拜，请问休咎。项目者指示一人，谓曰：此来和天尊也。异日，当为汝主。其后，砺为襄王记室，归语其子曰：吾观襄王仪表，真所梦来和天尊也。然则为帝师傅，岂偶然哉。随事谏正，自当如此，何可恚怒。圣君明主，必不然也，姑置勿论，读以一二善教导者言之，庶为师傅者，皆益加奋励，不以恚怒而辄挫其志，不以束修多寡而辄二其心。昔邓至善教导，又能遇人以诚。其后子孙，皆跻臬仕。熙宁九年，神宗御集英第进士，时长子缙已为翰林学士，侍立上前，及唱名至其季弟绩，缙下殿谢。又唱名至其二孙，又下殿谢。上顾而笑，王恭公从旁称美曰：此其父邓至善尽诚教导所致也。王文康公，英宗御后其父本以教授村童为业，过三十，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文康也。以贫甚不能养，舍与西寺僧为童。僧教令读书，且以钱帛资助，竟登高第，举贤良方正，拜枢密，迁给事，历羣牧，及中丞，继以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俄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二子，季子益柔，官至龙图阁学士，有能名。孙男二人，谨言谨行，皆为大夫，与康节诸君游，亦有贤德。然则为师傅者，其获报岂为小乎。大抵世人薄福，开悟者少，迷惑者多，我能方便劝导，临机有悟，只字皆师，一句入神，万劫为种。此天所以炽其报也。不闻严君平以能导人于善，而能立证仙阶；葛孝先以与人好说好话，而亦能度世乎？此则又非但得子孙贵显而已也。

赞曰：

万乘之主，臣所受教。翎惟后学，可无则徼。传道解惑，训以忠孝。悦而诚服，恭匪笑貌。忿傲一萌，心独无校。

抵触父兄。

传曰：孔子作《孝经》，每夕必簪缥笔，衣绛单衣，面向北辰罄折，良久乃拜。曾子抱河洛，七十二子皆从，盖有祷也。及作《春秋》，亦复如是。一夕，梦有一道黑气，从斗而下，直落案前。既开，乃微旨也。当知二书旨意，即斗极旨意。斗极位次玉皇，德符大道，持大造之柄，为三界之尊。斗极所予，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为福也。斗极所夺，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为罪也。然则二书之训，是可叛乎？又按佛书，佛告阿难，左肩担父，右肩担母，如是遶须弥山百千万匝，流血没踝，犹不足以报其一日乳哺之恩，岂应轻出一语恚怒。又云：父母生养，锄劳辛苦，十月妊娠，三年乳哺，长养教诲，艰苦备尝，冀其成立，才艺过人。以是恩念，昊天难报。又云：若能供养父母及家尊长柔和恭逊离鬬言两舌；弃舍嗔恚，常修真实信。能行此七法，定为三十三天称叹接引，使居其处。然则父兄可抵触乎？昔张义每旦，必告天谢愆。一日，被摄至阴司。阴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余一事不勾。细视，乃义少时，于刈禾处，张目反顾其父，又微骂数语，以此不赦。盖天律，不孝之罪，不通忏悔故也。义大惧，即日削发为僧，入山修道。又有李登者，以四举不第，远谒叶靖天师，请问休咎。靖默坐良久曰：汝曾侵占汝兄屋基，又敢兴讼，至令受辱，上帝已削汝禄籍矣。后果无成而卒。于此益知，人于父兄，真不可辄抵触也。

赞曰：

父顽母嚚，负罪引慝。小弃匪怨，弯弓而射，不友不慈，正用吾力。至诚所感，天理融液。未克己私，造次荆棘。

强取强求。

传曰：强取强求，求之世间，多有如此。是以神仙试人，试多不过。昔曾慥于药市，遇一道人，风貌甚古，手挈大瓢，中贮斛粟，杂以一丹，告众人曰：吾今信手捻出，每人授汝一粒，只看有福，当得吾丹。自旦至暮，斛粟已尽，而一丹独存，乃大笑世之无人，遂置丹于玉局枯机树下。明日稷遂敷荣，方知道人乃吕翁也。大抵世人愚迷，作福者少，以福薄故，无自超度。况此阖阖，波波汲汲，尤难其人。真人之意，岂欲以此而激发之耳。请为更陈一二，庶几强取强求者，稍知愧耻。昔孙泰于义兴军置一庄，钱已支半；忽闻有老嫗长恸数声。因召问之，则曰：老妇逮事君翁，于此积有年矣。不幸子孙不肖，遽至破卖，不无悲耳。泰为恻然，明日即求出宅，复令其子掌之，自此不复再至。其后，有子名展，进士及第，入为省郎。张正议问与种世衡善，及持父丧，世衡遗以汝州田十顷，固辞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用父命，不复受。荒废者凡五十年。元丰中郡守刘斐请以田给州学，朝廷不许，命还种氏。刘秘丞道原家极贫，然一文不敢妄取于人。冬寒归自洛阳，皆无其具。司马温公以一二衣辘，及一事貂褥，赉之固辞，强之乃受。及至颍川，悉封以反。温公叹曰：于先不受，于他人其肯受乎？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为御史杂知。因上言请太后还政，谪守兴化，暴死于室。郡僚及乡之贤者怜之，相与率钱数十万，以赠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母曰：先人忠节，名闻天下，今不幸以直言谪死，且君子不家于丧，此钱决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不谢，遣之送者，固请一文，竟不肯受。求之天下，有几人耶？舍此一报，身后安知不为吕翁收録耶？

赞曰：

负輶困载，壁蜗高粘。物贪犹尔，人欲可占。而况天道，亏盈益谦。器满则覆，露行必沾。何以见伐，虞公无厌。

好侵好夺。

传曰：涂定辞，得道者也。居一石室，家贮五十万钱，戒家人无妄取。去世数日前，乃归语家人曰：吾平

生买物，必过所售价与之，冀其间以多为辞即以所贮钱赏其廉。今终吾身竟无一人以多为辞者信知廉于财者，世俗果无人也。窃尝静观，廉于财者固少，而好侵好夺者，何其多耶。惜其莫悟，我今好侵好夺，按如佛说，与盗贼同。异日受生，便当得贫贱之报，孰谓为不然乎？况有冥讼，卒未可脱。昔陆茂与留质邻居，茂不已侵占其地，质以文契蠹损，官不能辩，竟为所侵。茂死数年，僧有怀德者，以病入冥，见茂桎梏受捶，因问其故，乃曰：只为侵占留质宅基，今尚拘此，和尚若还，切告为吾，说与家人，急令割还，庶几早得出离。僧还言之，家人即日割还，质家坚不肯受，地遂成墟。郁丙亦与张先邻居，忽遭回禄，俱成灰烬，先死奴年。同邑有汤福者，以病入冥。丙见福泣曰：吾旧与张先邻居，吾屋柱址，已尽吾界，檐溜所滴，实张先所有。吾利其地，巧讼于官，竟强夺之。所夺不过三尺，而幽冥之谴，不谓乃尔，吾今已伏辜矣，约使家人还之。然张先之子，见已徙居陕府，吾儿亦流落寓居建昌。况幽冥路隔，加以道路遥远，非君无以通达，此意切告。为吾一出，拉吾儿令急割还，庶几一段事了。不然拘此，无由出离。福还言之，由是传播。呜呼，二人，报应，昭彰如是，岂阴司故以警于世耶。当知好侵好夺，无有不招恶报。

赞曰：

争田逊畔，一念权舆。争则不足，逊则有余。意见少差，隘旷顿殊。蜗角所竞，蚊睫之居。达人大观，八荒为衢。

虏掠至富。

传曰：所谓虏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但凡处官而侵渔百姓，剽窃公帑，即虏掠也。不闻扑满之说乎？按《西京杂记》，在《汉书》名之曰跽，颜师古释耕也。其耕以陶为之，有窍，可内而不可出，人以贮钱。逮其满，扑而取之，故云扑满。多藏厚

亡，岂不然乎？当其聚时，惟恐不满。泊至钱满，扑碎乃已。耕破钱尽，两皆成空。昔刘承勋为德昌官使。李氏承吴王基绪，保有江左，久笼山泽之利，国帑甚富。德昌官乃其外府也，金帛多贮其中，簿籍殽乱，不可钩考。承勋专掌库

事，乃盗用无算，穷奢极侈，富冠一时，家畜声妓，多至百数。尝指妓中一青衣曰：此女奴教其优剧，止学师巫持刀勅水一艺，所费已二千余缗，即此而观，富可知也。及金陵平，太祖薄其为人，止令为一镇将，竟至贫困，饿死街中。然则虎掠至富，终能享乎？况身后之报，有三恶险道为可畏者。按《成都记》，昔文潞公出判长安，一日到牛堰，堰牛作人语，称潞公名曰：我与文彦博二十年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复出见之。堰卒以告，公命牵至。牛一见公，即伏地垂头，泪下如雨，鞭亦不起。公大叹曰：此公平生好偷官钱，今日果获此报。因命宅库支与二十贯钱，俾增其料。当知虎掠至富，徒自坠也。赞曰：

不辩礼义，万钟盗粟。白昼攫金，御人于国。匱而藏诸，惟恐不足。施及孙子，田庐是鬻。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巧诈求迁。

传曰：幼而学之，壮而行之，贵行己也。况登仕版，又与处乡不同。忠直公廉，乃吾本事。今也求迁，而先济以巧诈，则心术已自不是。置之廊庙，能忠直乎？出而临民，能公廉乎？奸邪倾夺，围茸黜佞，正是此辈。是以太上特着于篇，而前辈大老亦多抑而不用。若夫恬退之士，则道充乎内，用见乎外。其铢视轩冕，尘视金玉，虽欲处以要职，不由其道，亦不进也。李垂明道中知绛州，解官归阙。阊门祇候李康伯谒曰：舜工文学议论，称于天下，诸公皆欲以制诰处，公惟宰相以未曾相识，故未获耳，盍一见之。垂曰：我若谒丁崖州，则干兴初已为翰林学士矣。今已老大，每见大臣不法，辄面折之，安能随羣逐队，趋炎附热，看人眉睫，以冀推晚乎。侯叔献初为一尉，县多盗贼。一日，有强盗十六人经其邑，叔献尽擒获，亲押至府。时季绪尹开封慰谕之曰：公之才能，吾所深知，可一见本府推官，当与同状论荐。叔献曰：本以公事至府，事毕归邑。若投谒求荐，非某志也。竟不一见。谭端明世绩为秘书正字，时蔡京得政，其子攸提举修书，馆中胥事者，皆越次升擢。独世绩编书竟日泊如也，六年不迁一官。狄密学在河中时，内臣旁午有矜权宠者，欲引援之。斐答以他语，已而谓所亲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至侍从，晚节安能夤缘近幸以希进哉。即谢絶之。呜呼，若数君者，恬退如此，而擢用乃如此，岂待巧诈而后然耶。

赞曰：

惟器与名，天命天秩。惟德与才，名器不失。为臣之道，公廉忠实。刘晔忧死，败于智术。丁谓巧心，终于贬黜。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竟

卷之二十一

赏罚不平。

传曰：按《大藏》，天地初判，便有男女。以资生故，各贪积聚。以积聚故，遂相侵盗。以不盗故，相与推一。智者立之为王，使主赏罚，号曰平等。然则赏罚为用，非今日矣。昔王叟最有胆气，每以赏罚不平、老於行伍为恨。或闻妖恠诞妄之事，即扼腕切齿，思欲除之。久闻翊圣真君灵异，因求籍，日奉香火，早晚两时，必再拜殿下，抗声告曰：不平之事，实所不甘，今已老矣，身死之後，愿得伏事左右，以备驱策。真君许之。死後数年，有设醮於殿上者，忽闻空中有声曰：何不召吾道士？张守真曰：真君之下，从来止供养四位，不知君是何神，愿显名字。俄又言曰：吾乃昔日王叟也，已蒙真君收录，使掌铁轮，位在四将军下。後有醮祭，无相忘也。呜呼，王叟发愿如是，而真君收录果如是，孰谓赏罚不平，上真不得而主知乎？大抵赏也者，所以劝功。罚也者，所以惩恶。若舍赏罚，何以劝惩，此太上所以着之于篇，而真君所以收录王叟也。请为更举一二，庶後之主兵柄者，皆知取法。刘吁之役，军士争拏人头，以求赏给。乖崖曰：当奔突交战之时，岂暇获其首级，此必死後剪来，知後是谁。段伦曰：学士此言，果神明也。当时随伦为先锋，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主帅已令，赴营将理。公曰：可悉()来。既至，先录其功，带首级者次之。於是军情大愜，以为赏罚至当，相顾懽跃。甘陵之役，惟定兵邀赏，怨愤几至噪于城下。时韩魏公为帅，裁以兵律，察其横于军中不可教者，猝首斩于军门。士有死于阵者厚赙其家，恤其孤，使继衣廩。恩威既信，士气百倍。然则赏罚可不平乎？

赞曰：

赏罚在天，福善祸淫。赏罚在人，信如石金。彼则自取，我何容心。惩劝失当，乱亡相寻。明效大验，着在古今。

逸乐过节。

传曰：志公和尚与梁武皇帝，论及乐事，请帝出死囚数人，以验其说。既而，命囚各持满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当贷汝死。继命作乐，以动其心。良久视之，无一溢者。帝乃叹曰：汝闻乐乎？曰：不闻。师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闻乐。陛下若亦如此，常怀畏惧，则逸乐之心，自然不生。慧远禅师语大尹张秘曰：逆境易打，顺境难打。逆我意者，只消一个忍字，不片时间，便过了。若遇顺境，则诸事顺适我意，无你回避处。譬如磁石，与针相逢，不觉不知，定是合做一处。无情之物，尚犹如此，况我有情，全身在情裏作活计者耶。二师之言，可谓至矣。大抵人处顺境，心无恐惧，其於逸乐，不能无失。昔蒋希鲁知成都，妓籍中有陈凤仪者，姿技绝人，希鲁爱之。每宴席，未尝离侧，以此招谤，朝廷知之。及潞公为代，颇惩其失，虽妓女满前，未尝一顾。一日，因宴客，襟纽偶脱，自上弗获。凤仪从旁上之，公转乡微笑。凤仪曰：相公亦有觑人时耶。自此意愜，即多与语，有飞语闻。朝廷因令御史何郯，密察其事。郯至汉州，见妓女有杨其姓者，舞态颇妙，偶曰所谓杨台柳也。以此一语，人因传之，遂达圣听。然则逸乐之地，可不谨乎？二公尚尔，况余人乎？是以杜正献衍食於家，惟一麪一饭，或羹其俭，则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寿福，冠冕服用，皆国家所有。一旦去身，复一措大，何以自奉。范文正公仲淹，尝自言曰：吾每夜就寝，必计一日饮食奉养之费，及书所为之事。若相称，则鼾睡熟寐，无复愧耻。苟或不然，则终夜不能安枕。吕申公公着，每自言曰：好衣不近节士体，梁谷似怕腹中书。富郑公弼亦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谨畏如此，有逸乐乎，况过节乎。当知前辈行持，本自如此，非独二师，言为然也。

赞曰：

居无求安，仁亦用力。大禹乘橈，陶侃运甓。楚祸日戒，易厉夕惕。我独何人，弛然寢食。昔贤有训，寸阴尺璧。

苛虐其下。

传曰：处官而酷责吏民，主家而过撻婢仆，皆苛虐也。不闻王君贶之父，以平生仕宦，棒不妄施，有子八人，皆登仕版，而君贶又为天下第一乎？又不闻袁廊之母，以平生过撻婢仆，死後乃堕地狱，备受众苦乎？此皆善恶果报，显显为可戒者。又有一等过撻孕妾之人，未言孕妾腹中之子，先已受害，绝人後嗣，罪岂轻乎？惜其莫悟，我今无子，彼乃有之，即因果也。我必欲有，果能有乎？必欲使无，彼果无乎？况嗣续事大，予夺由天，造化自有妙处。昔费孝先以卦影着名，时奉礼郎扬绍言因诣其肆，求决一卦。视影，乃二妇人共生一子。绍言大惊，告以实曰：某艰於得子，因置一妾，今妾有孕，而老妇亦孕，岂此是耶？孝先曰：姑验之，及妾临产，午夜乏人，妻自抱持子生，而妻腹亦失。岂妾当生子，其妻不能无语，故亦孕之，姑以塞其意乎？造物玄妙，其巧如此。佛言：处於富贵，为人之上，好行鞭扑，恣行捶打，死堕地狱，数千万岁，受诸苦毒。地狱罪毕，生水牛中，贯穿鼻孔，挽船牵车，大杖打扑，偿其宿业。又曰：身生恶疮，以鞭撻众生故。然则吏卒婢仆，可苛虐乎？况孕妾乎？佛语如是，而太上之语亦如是，其可不戒。

赞曰：

公侯士庶，第级相承。輿台牧圉，奔走服乘。分虽有异，情则可矜。夷蛮闽隶，列於礼经。彼亦人子，仁哉渊明。

恐吓於他。

传曰：观音菩萨於怖畏急难之中，能以无畏施於众生，得证圆通，斯为第一。是故阎浮众生，皆号之为施无畏者。然则恐吓於他者，当如何哉。是以君子不为，每遇人有怖畏，无不力行安慰。惜其不知好惊怖人，一死之後，便当生为麀鹿。夫麀鹿为物，昼则避畏诸兽，动辄惊走，睡则挂角树枝，弓曲而睡，睡即手足惊散，既惊复睡，既睡复惊，自昏达旦，竟无一睡之安，盖其报也。其有居人之上，而恐吓於他，乃至保头吏卒及诸恶少，肆行恐吓，以图利者，岂晓此哉。不闻李舜卿以佃户张三欠租，必欲令还，遂至自经。孙季明以女使来喜，与小奴作过，必欲研究，寻亦投水而死。未言身後果报，时下已自不安。虽其自杀，实我杀之。试取《太上业报因缘经》一观，当知此言不妄。

赞曰：

古者善政，莫如人安。鸿鴈还定，蛇蛟结蟠。悍吏叫号，股栗胆寒。善良气塞，骇惧百端。孰任其责，字民之官。

怨天尤人

传曰：阎浮世界，素号阙陷。人处其中，安得每事称意。其不称意者，乃其分也。大抵积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然则天可怨乎？人可尤乎？非徒无益，适所以自及於祸。昔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举不第，洒洒骂天。太平兴国初，羈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纸，从空而下，落於马前。昂取视之，皆黄字天篆，乃上帝谴昂之词。昂素精篆籀，读毕怒曰：何浪语也。擘撻掷之，跃马而去。俄顷，片云忽起，雨亦随至，霹雳一声，则人马俱仆，昂遂震死。仆夫收拾行装，急奔前店，则风清日丽，子无纤翳。着作佐郎焦俊明，早岁登第，久而不迁，每以轆轳怨天，寻又上章致祷。是夕，即有一幅素书，坠于炉前。细视，乃天篆一十六字。使明不能辨，闻何仙姑有道，持往问之。姑曰：此天篆，不必问。

俊明苦告，乃曰：盖云受金五两，折算十年。枉杀一人，死後处分。果有诸乎？使明语塞不能对。当知人须自省，不可辄怨尤也。

赞曰：

楚求诸侯，投龟而诟。绍衮官渡，田丰不宥。亮败祈山，痛自引咎。三数其罪，子夏敬受。试观诸人，孰贤孰否。

诃风骂雨。

传曰：孔子曰：迅雷风烈必变。又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盖畏天也。岂若小民，夏暑雨，惟曰怨；冬祁寒，亦惟曰怨乎？惜人不知，风者，天地之使。天有八风，应乎八节，阴阳以之变化，万物以之生育，是故王者顺八风，行八政，当八卦。立春日，条风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日，明庶风至，正封疆，修田畴。立夏日，清明风至，出币帛，礼诸侯。夏至日，景风至，辩大将，封有功。立秋日，凉风至，报一切，祀四乡。秋分日，阊阖风至，解悬垂，不张琴瑟。立冬日，不周风至，修城郭，守边城。冬至日，广莫风至，诛有罪，断大刑。雨者，河伯之使，其神素衣玄冠，乘朱鬣白马。其众皆有两队，一名左落千，一名右落千。每队各有五万军马，簇于云端。下其雨种，雨队在前，风车在後，雨之多少，各有其数。雨种有二，一如世之马牙硝，名曰乾雨；一则以二小项瓶儿中贮，人间少水，即常时所降雨也。太上曰：吾自造化天地以来，或号元始，或号虚皇，在雨中即为雨师，在风中即为风伯。然则风雨之过，可诃骂乎？昔太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一夕，梦一美妇人，当道哭曰：妾乃东海太上天女，嫁为西海之妇，灌坛正当归宁之路，其令有德，不敢以疾风暴雨过，何日可得归耶？文王明日，即召太公。太公出境不数里，则风雨已大至矣。世之诃风骂雨者，有德如太公乎？

赞曰：

尧舜之世，十雨五风。洪范咎证，曰狂曰蒙。人事不修，变异乃逢。敬天之怒，寅果严恭。惟曰怨咨，小民之恫。

鬪合争讼。

传曰：曾子曰：犯而不校。老子曰：上士不争。佛氏曰：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又曰：六度万行，忍为第一。昔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家而问本末。公艺书忍字以对，高宗为之感泣，赐以缣帛而去。则知凡事有不平者，忍忍可也。不忍必至於争，争之不止，必形於之，讼之有司，则遭禁錮囚系者有之，笞箠敲榜者有之，伤肌肤残手足者有之。其耻辱痛楚，莫得以告。父母与之忧戚，妻子与之涕泣，兄弟与之惊惶，亲旧与之叹息。倾怪囊以求势援，具酒食以路史胥，幸而旬日事胜，亦庶几矣。不幸积年累月，翻来覆去，自邑而至郡，自郡而至监司，自监司而至台部。其所竞者甚小，而所害者甚大。所争者不数缗，而所费者已百倍，殆未免竭家财以用之，鬻田园以继之，於亲则失养，於妻则失爱，於子则失教，日不暇奔走於讼庭之间，受制於官吏之手，虽有高堂大厦，安得而居乎？暖衣饱食，又安得而自享乎？呜呼，争讼日甚，怨仇愈深，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使其初之，能忍其患，必不至於此极也。虽然讼有出於不得已者，固人之所未免，况唆鬪争竞，教人以讼，而规求其财，以图口腹之欲，吾未见不殃及其身，又遗患於子孙矣。更请以一二释纷解鬪者言之，庶几欲解不得，解者皆得。《遭值经》云：布施有二，财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然则法施功德，岂为小哉。今於两地忿争，能以一语布施，使之两得安乐，亦法施也。昔李无竞调官东京，至朱仙镇，见二丐者争打於道曰：我终年乞丐，得钱数百，被你借用，顽不肯还。无竞见其殴击颇猛，因以己钱代偿。一乃舍去，一曰：君能为吾解鬪，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访我，必当有报。无竞行既数里，复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谢我，岂异人乎？既至东都，乘暇访之，果得其人，延无竞至其庐。饮以酒，无竞辞。复进以桃，无竞重拂其意，略取二枚怀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崔炜於开元寺，见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瓮，被当墟者殴击良苦。炜趋解曰：酒直几钱？当垆者曰：直一贯。炜即脱衣，为之代偿。老嫗不谢而去，异日复遇诸途，乃曰：昨蒙为吾解难，不敢忘也。吾善治赘疣，今有越井岗艾少许，聊以为谢。若遇赘疣，即可以此治之，不过一灼，无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赘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家，其家大富，主人有赘，一灼亦愈。由是知名，延之者众，一旦遂成富室，炜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复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鲍姑也，鲍靓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积有日矣。然则见人争讼，当鬪合耶，即当解释耶。

赞曰：

理到之言，解纷排难。谗邪昵昵，亦足为间。疑忿友集，悔咎滋蔓。公子二争，卒为国患。吁嗟口给，贾福以贩。

妄逐朋党。

传曰：太上以二十四门简要摄念之法，授普济真人曰：好杀损伤，以慈悲摄。偷盗劫夺，以分义摄。邪淫放荡，以贞洁摄。悭贪恠惜，以布施摄。瞋怒鬪争，以欢喜摄。愚痴颠倒，以方便摄。绮语浮华，以简正摄。妄言虚诞，以信顺摄。恶口咒诅，以诵念摄。两舌罵晋，以赞叹摄。饮酒食肉，以斋戒摄。诽谤訾毁，以讲说摄。踞傲轻慢，以礼拜摄。刚强豪健，以柔弱摄。不信罪福宿命，以因缘摄。执系有无，以中道摄。是非彼我，以平等摄。贪浊污秽，以清净摄。坚固不移，以轮转摄。造作不休，以无为摄。局守不变，以圆通摄。躁竞不安，以静定摄。忧悲不乐，以逍遥摄。烦恼不释，以解脱摄。大抵世人恶习，卒未易除，是故太上开示此法，使知摄制也。今乃妄逐朋党，不免绮语浮华，妄言虚诞，两舌骂晋，是非彼我，按如此法，参以此篇，当知此曹，皆当得罪於太上者也。不闻《朋党论》乎？《论》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欧阳之言，可谓至矣。昔契丹与夏人大战于黄河外，时范文正公被命镇抚河东，请以兵从。杜正献公以契丹未必来，兵不可妄出。文正大怒，至以语侵正献，正献不以为恨。既而，契丹果不来。若二公者，皆世俗指为朋党者也。至论国事，矛盾乃尔，党可逐乎。司马君实与范景仁相得懽甚，皆自以为莫及。尝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同传，用舍大节，皆不谋而同，所论三大事，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又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不同者姓也。及论钟律，则反复相非，终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虽同，非苟同也，党可逐乎？大抵入而处家，出而处乡，事无巨细，皆当付之公论，其可但以朋党，辄妄逐乎？

赞曰：

言有是非，折之以理。人有异同，视其臧否。独立似介，或非端士。道同志合，必也君子。辨别正邪，朋党决矣。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一竟

卷之二十二

用妻妾语。

传曰：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中下之人率以如此。若夫贤妇，岂其然乎？沈泽之年二十五，即废学谋利。其妻石氏最贤，力谏不听，乃苦告翁姑曰：新妇姑姊皆嫁为士人妻，今沈郎不肯读书，令媳妇归宁，羞见亲戚。今日备束脯，乞为择师，勉令就学，不敢望其亨达，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门下，亦贤夫矣。翁姑从之，后五年，泽之果登第，官至正郎。贤矣哉！石氏言念如此而收效果如此。其不贤者，曷不以此为法，而乃悍妬陷夫于恶乎？不闻水丘之事乎？度支员外郎王洙再娶高氏，前妻子经大不孝，奉养殊阙。洙死数年，经有二子，皆已成立，相继暴卒。经亦丧明，始悔前非，克己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妇，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诣母定省，高氏力止，终不辍。经卒，水丘妇亦病癲卒。若经者，真所谓用妻妾语、违父母训者也。幸已知悔，尚至如此；若不知悔，更当如何？

赞曰：

赵衰守原，寺人荐进。问而得贤，犹不可训。阳之从阴，理则非顺。美甚徐公，言以私徇。谋及妇人，雍氏尤信。

违父母训。

传曰：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业。神乃入胎，依地水火风，众缘和合，渐得增长。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鞋灵；四七日，如温石；五七日，有风触胎，名摄持，两臂两胫及头，五种相现；六七日，有风名旋转，两手两脚四相现；八七日，手足十指，二十四相现；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大小便处，九种相现；十七日，有风名普门，吹令坚实，及生五脏；十一七日，上下气通；十二七日，大小肠生；十三七日，渐知饥渴，饮食滋味，皆从脐入；十四七日，身前后，及左右二边，各生一百五十条脉；十五七日，又生二十种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气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风名甘露，皆为安置二眼，通诸出入息气；十七七日，有风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胸臆，一切合入之处，皆得通滑；十八七日，有风名无垢，能令六根清净；十九七日，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种报：日身，日命，日意；二十七日，有风名坚固，二脚二十指节，乃至一身二百大骨，及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日，有风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风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肤光悦；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润；二十六七日，发毛爪甲，皆与脉通；二十七七日，发毛爪甲，悉皆成就，母所饮食，行住坐卧，儿皆辛苦；二十八七日，生屋园池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随自业，或t或白；三十七日，t白相现；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渐得增长；三十五七日，支体具足；三十六七日，不乐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净、臭秽、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风名篮花，能令长舒两臂，转身向下；次有一风，名趋下，能令头下足上，以向生门。然则父母生育，功侔造化，其为恩也，岂为小哉。洎至生矣，又须湔濯以时，乳哺无缺，疾病救疗，临履扶持，然后得成为人。既成人矣，又须男教以学，女则教以女工。迺洒长成，婚嫁时至，择婚办嫁，耗精损神，事尚未周，晚景已逼。况人命无常，流光易失，今日虽存，明日难保，正令曾闵报德之日，已自不多，万一嗟过，生死永隔，不复永报之日。苟有训诲，其可辄有所违。昔刘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侍汤药。母不乐往，妻甚悍，刘不能制。母死，乃大骂曰：我必诉汝于阴。不数日，妻卒。数日，刘卒。妻方大殓，忽震霆一声，腹皆拆裂，臭闻数里，虽至亲亦皆走避，无一在者。然则用妻妾语，违父母训，是可然乎？元漏七七，今用《法苑珠林》，其日手足掌生。

赞曰：

厉人生子，恐肖其貌。欲其夙成，古有胎教。舍曰誓言，无匪忠告。袖简当持，义方宜蹈。为人子者，胡不惟惟。

得新忘故。

传曰：谢少原之妇，刈薪而失簪，哭其哀。或问其故，则曰：不忘旧也。此事遂收入《文选》。魏王与龙阳君共船钓鱼，得十余枚，尽弃之。君乃泣曰：王始得鱼甚喜，后得益多，遂至弃前所得。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内，美人甚多。闻臣得幸，毕褰裳而趋。臣亦同所得鱼，将弃去矣，乌得无涕？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此亦收入《文选》。大抵人贵不忘其初，得新忘故，即忘初也。造怨掇祸，端起乎此，孰谓无害乎？昔张文节在政府，国封时节入见庄献。庄献见其二婢陋甚，因命国封，令为别置少者，国封如戒。文节一见，乃指二老婢谓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遂出之，则无所归矣。如今姝者，皆未笄，嫁与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于事？即日面奏嫁之。范文正以吏部员外郎出守，时有三婢从。及官太历二府，乃至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尝辄易。贤矣哉，此固厚德，然不足以尽二公盛美。即此而观，则其他皆可知也。

赞曰：

故旧不遗，民德归厚。惟盖不弃，犹念其久。糟糠之妻，贫贱之友。故剑弗求，短檠何有。世事或然，天理则否。

口是心非。

传曰：《论语》一书，学而时习一语，独冠其首。大抵学贵乎习，不习不足为学。念起于中，即念而习。事至于前，即事而习，实时习也。所谓学也，不惟读书。但凡入孝出悌，泛爱谨信，乃至亲仁，皆为学也。惜人不此是习，而乃以口是心非为习。不闻《楞严》所谓淫习、贪习、慢习、瞋习、诈习、逛习、怨习、见习、枉习、讼习，如是十习，死后皆当受地狱六畜之报。昔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处阳官贵势，不能顺天用法，**慢信，心口不同。自少及长，善功无积，恶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修德以求济免，不已晚乎。数日果卒。呜呼，当其口是心非时，安知已得罪于天乎？

赞曰：

颜子之过，于心不贰。言出于口，乃与心异。方其矢词，宁不内魏。鹿马附奸，凤爵献媚。又其甚者，足香之类。

贪冒于财，欺罔于上。

传曰：忠也，廉也，人臣大节。今乃贪冒其财，而又敢欺罔其上，所为如是，臣节安在。多见旋踵破败，而子孙狼狽者，必矣。昔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饷翰，翰必连器血合圆悉留之。既而，纯银果合都尽。间用棱合，即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工匠锻金造器，用犹不足。一日，宴于便殿，出两副水晶盘盞以为饮器。翰屡目之，因以赐，翰犹曰：此珍异之物，归当以献天子。父母若见，必欲取之。奈何中主，又加赐二副。前后所获，无虑数十万。及南征所掠金宝，亦巨万。且上言曰：臣于颍州造一佛寺，乡见庐山东林寺，寺有五百铁罗汉，愿载以归。上许之，于是调发官船十余艘，载其所获，各以罗汉置其上。时人目为押纲罗汉。太平兴国初，为威远军节度，强取民间丝帛菽粟，为汝阴令孙崇望所奏。狱具免死，流登州，家籍于官。死后数年，子孙有乞丐于海上者。梁迥以合门使使江南，亦冒于货，诛求无度。及后主饷以时果食物，若贮以金银杂宝之器，迥则喜而受之。苟或贮以他器，则怒而不受。前后所获，尤倍于翰。上闻大怒，寻亦得罪。与其如此，而旋踵破败，孰若忠廉有守，永保富贵乎？

赞曰：

利则危国，义不忘君。苟志于义，廉洁忠勤。处心以利，奸欺自文。装橐归报，鞭靴表闻。贪廉忠伪，义利之分。

造作恶语，谗毁平人。

传曰：人本渊清玉洁，我若造为恶语，以谗毁之，万一不获昭雪，罪其轻乎？或至反受宜也。石介以党议起，罢监归徂株山，得病而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云直温尝从介学，于是夏英公曰：仁宗曰：介实不死，北走胡矣。寻有旨，将介妻子尽行编管。又出中使，令与京东部刺史，取发介棺，以验虚实。时吕居简为转运，谓中使曰：今发冢而棺空，则介果北走矣，虽孥戮未足为酷。万一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于是与中使计议，但责凶肆人，及会葬，门生亲识，军令状以应诏。既而奏上，仁宗亦已悟。英公之谐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人皆多居简之有识。未几，英公死，仁宗将往浇奠，吴奎曰：夏竦多诈，果已死耶？仁宗慷慨然。既奠，复踟蹰者久之，于是命大阍，去竦面M，以验是否。一时士夫，皆谓剖棺之报。呜呼，夏竦欲破介棺，而身死亦去面M。破棺去M，相去一间，孰谓一语之恶为报乎？

赞曰：

常情不美，喜闻是非。一语之丑，邮传四驰。或出谐谑，以资笑嬉。乐谤盈筐，曾母下机。流矢中人，®不及追。

毁人称直。

传曰：立身行己，要当行其在我者，必使正直，无诸邪曲，斯为直矣。苟或身未能直，但以毁人为直，则近乎讪，乌得谓之直哉。昔邹浩以极谏得罪，世犹疑为卖直。张绎先生曰：君子之于人也，当于有过中，求其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其有过。世皆以为知言。夫为人，如邹浩，可谓无愧。以谏得罪，不失为忠，世犹疑为卖直。以此观之，当知毁人称直者，不惟得罪于太上，先当得罪于清议也。窃尝论之，毁之一字，最为恶毒，甚至妄有污*，使人无以自辨，往往有不测之祸，起乎其间，咎当谁执。其为罪也，岂为轻乎？李叔卿为郡功曹，最号廉谨，同僚嫉之。有孙容者，宣言于众曰：叔卿妻其妹，在吾视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一语，事遂传播，叔卿坐此，抑鬱不得志，遽至自杀。其妹亦悲愤，诣府门一哭，遂自经。不数日，忽雷雨暴作，震霆一声，则孙容已毙于雷斧之下，置尸于叔卿之门。及葬，雷又发冢，竟至腐烂，骨肉狼籍。世之好毁者，岂虑此乎？

赞曰：

古者交绝，不出恶声。谏必焚草，惧其沽名。直虽正道，讪岂人情。羊证安忍，麟经晚成。耻言人过，汉俗致平。

骂神称正。

传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曰：敬鬼神而远之。不语者，不欲轻议也。敬即畏也。圣人尚尔况余人乎？神也者，聪明正直者也。尔自称正，神不正乎？为人而正，自当如此，何预于神，乃敢慢骂。不闻阮瞻之事乎？阮瞻作《无鬼论》，忽有一客踵门求见，相与谈论，名理才辨，瞻不能折。良久，论及鬼神，瞻复坚执，不以为有。客忽作色，骂曰：鬼神之事，上古圣贤，皆以为有。子独抗言，执以为无，吾即鬼也。忽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嘿然心沮，岁余遂卒。然则骂神称正，是可为乎？又不闻舍利弗之事乎？昔舍利弗在耆闍崛山，时有一鬼，名优波伽陀，语伽陀鬼曰：此人今日新剃须发，吾当往打其头。既而，舍利弗果患头痛。目连告曰：此优波伽陀鬼打汝头也。此鬼打耆闍崛山，能令碎如糠糖，况打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人也。不然，则应手粉碎矣。呜呼，此果位人也，但以新剃须发，尚为所侮，况身未必正者乎？正令身正，何预于神，乃敢骂之，戒哉。赞曰：

成汤数桀，首曰慢神。天地社稷，日月星辰。国有常祀，礼典是循。祭非其鬼，淫祠勿亲。敬而远之，孔训可遵。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二竟

卷之二十三

弃顺效逆。

传曰：石碣曰：贱妨贵，少凌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姪破义，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顺也。弃顺效逆，所以速祸

也。大抵逆顺之说，要无出於此也。昔长安大姓范伟，积产巨万，乃冒武公县令范佑为祖父。持祚为县令时，黄勅家不徭役者，五十余年。更西事，下户调发，皆至困弊，伟独自若。及刘敞尹长安，遂发其事，抵罪家籍于官。周总以累举不第，遂往谯郡，拜都吏周吉为父，日处诸子之列。三代名讳，一切用焉。明年偶得一解，其父以诗责之，总得诗大沮，惭恨遂卒。为人如此，岂非所谓弃顺效逆者邪，惜其不闻南极寿星真君之言。太极真人徐来勒尝遇南极寿星真君，请问寿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善而祸淫，神明赏顺而罚逆，君能刻意为善，恭己顺天，静将道宜，动与福会，如此则我命在我，不为司杀所制，鬼神所执，不求寿而自寿，不务生而自生。苟或隳纲纪，违天地，肆愚悖，侮神明，反仁慈，亏忠孝，明则刑网理之，幽则鬼神诛之。及将死而言善，过盈而求悔，亦不可得。按如星君之言，弃顺效逆，是可为乎？

赞曰：

公无不顺，私无不逆。公本理义，私出胸臆。抑情徇理，所向端直。一念有差，万事倒植。惠吉逆凶，维帝之则。

背亲向疏。

传曰：孔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大抵亲疏之分，不可不明。悖礼悖德，不可不戒。昔申积中本宣义郎起之庶子，祖母乃翰林学士杨元素之姑。时元素有子，婴疾不事事。积中始生，元素以中表故，取以为子。既而，元素连举二子，而积中亦知所出，嘿不敢言，益尽孝谨，谗间不入，元素爱之。凡两遇奏荐，皆力辞不肯受，推以官其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奋。元丰五年，果登进士。第後数载，元素卒於余杭，积中扶护以归。既葬终丧，复为弟妹选名族，办婚嫁。事毕，即尽以家财付二弟，拂袖而出。且作《归宗议》一篇数千言，以示亲属。大抵言所生所养，恩皆一也。所养既粗报，所生亦不可後。既归，拜其父母，且访寻所生母杜氏。久而得之於閭閻中，杜氏垢面跣足，殆不聊生。子母抱持大哭，感动行路。粤二十年，父母死。既终丧，复以先畴尽归诸兄，徒手而出，僦屋以居。或劝令略受一二，积中坚不许曰：杨家赀产，十倍於此，吾犹弃如弊屣。今於诸兄生计，其忍割取，以自资乎？士论莫不伟之。时许光疑为转运，论荐于朝，降诏褒美，赐以一官，除永兴等路提举学事，未几乃卒。许公复同宣和殿学士薛嗣昌、中书舍人宇文黄中，列言于朝，再降诏，官其一子。噫嘻，世间如积中者，有几人耶，真所谓善处者也。

赞曰：

人之至亲，莫如父母。昆弟同气，如足如手。演而伸之，族至于九。等□虽殊，情义当厚。舍而之他，悖德奚取。

指天地以证鄙怀。

传曰：天有三十二覆，地有三十二载，天覆地载，各理一炁。人居其中，顺吉逆凶，其应如响。小心寅畏，尚虞获罪，况敢辄以鄙怀，指以为证，不亦渎乎。昔王沂公之父，虽不学问，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纸，必掇拾涤，以香水收之。尝

发愿曰：愿我子孙，以文学显。一夕，梦宣圣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欤。怵汝已老，无可成就，当遣曾参，来生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状元及第，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平章事。李景逊母郑氏，酷教诸子。一日墙坏，得一瓮钱。郑氏焚香祝曰：岂天地愍我子母孤寡，特以赐乎。然妾所愿，惟愿诸子学业有成，仕而受俸，此钱非所愿也。复自揜之，其後景逊果登第，官至太子少保。呜呼，王君一言如此，郑氏一言如此，而天地应之果如此，孰谓指天地以证鄙怀，而天地不谴责乎？

赞曰：

鲁庄誓母，殊失孝慈。不仕誓墓，人诮羲之。戴履两问，十目难欺。心迹洞然，自可无疑。皇天后土，讎听淫辞。

引神明而监猥事。

传曰：一身有一身之神，一宅有一宅之神。脑神经根名泥丸，眼神明上名英玄，耳神空闲名幽田，鼻神玉壅名灵坚，齿神锷锋名罗干，舌神通命名正伦，发神苍英名太元，重楼十二名太一，肺神皓华名虚神，肝神龙烟名舍明，胆神龙耀名威明，心神丹元名守灵，脾神常在名魂停，肾神玄冥名育婴，掌神存想名景宁。乃至玉童君、玉女君、道父君、道母君、师父君、师母君、饮海君、合命君、三十六狮子君、丹田君、上和中和下和老君、三元真君，皆身之神也。门户之鬼名丞伯，开闭之鬼名士伯，供大门鬼史名真公，小门鬼吏名小真，宅舍之鬼名奚子都，房门鬼吏名万伦，竈君守吏名炎景，厕上守吏名奴之，道上之鬼名乌子丁，道上守吏名尸供，此一宅之神也。当知在在处处，主之者，莫不各有其神。猥褻之事，其可辄引为监。昔王少逸久系幽狱，陶弘景曰：此人以慧憾告灵，故掇斯祸於此。益知神明，诚不可辄引之也。

赞曰：

传谓要盟，神所弗听。秦人咒楚，其德不亮。祝史矫举，随惧修政。郑不禳火，孔宁祷病。聪明正直，焉用口佞。

施与後悔。

传曰：明道中，太平州旱蝗相继，民大乏食。忽山泽间，生一种乌昧草，民采以食，赖以不饥。至道中，环庆路饥，五谷绝种。忽蓬生蔽野，结实如粟，可以充肠。熙宁初，淮浙路饥。忽菌生被野，甜软颇美，可以作羹。元丰间，青淄大饥。忽山石间，生一种石麪，杂以少麪，即可作饼。圣历间，梓州大饥。真武真君化为一叟，逐日入城，货卖蒸熟，所济者众。建隆末，河北路饥。又复化为一商，运到十五万斛粟麦入城。物到而商不复见，官取拯济，旁及数郡。大抵荒歉者，灾也数也，复生如是物者，天地本心也。真君亦如是者，亦天地之心也。今也，稟天地之和，具天地之象，而略无天地之心，将何以称为人哉。惜其不知上士处世，大慈平等，兼济为德，一灭一生，即登胜果。不闻周惠化诸君之事乎？周惠化好施穷困，辛苦不倦。一日，智观真人化为乞人，乞食街中，试验其事。周果乐施，即日度之，今为西华真人。刘宽好济穷困，未尝辄废，竟为太上收录，今为童初府帅上侯，主始学道者，折象家世丰财。每以多藏厚亡为戒，不惜千金，随施辄尽，上帝嘉之，赐令度世。刘白云亦家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但以乐於施与，不惜钱帛，竟遇乐真君授以道要，遂得仙去。贤矣哉，此皆以乐施而立登胜果者也。曷尝有一施与後悔者，得造其列乎？当知施与一事，立功最速。纵不一证果，亦必各获其报。不闻阳君诸公之事乎？阳伯雍好施义浆。一日，遇一异人授以一升玉种，子孙皆大富贵。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门乞浆，兄弟待之尽敬。老人曰：观君兄弟，皆长者也，积德如此，岂无其福？安史之乱，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脱兵难。其後，兄弟皆至大官，举家寿皆过百。奚百三本一贫者。一日，见一道者，诣一铺家，乞一文钱，铺家睚眦不与。百三嫉之力自，探腰间一文授与。是夕，即梦道者与之云：及觉，颐赘果落。汤枢密既死数日，梦其孙曰：吾在生虽刚褊，然无大过。今岁歉，若能为吾发廩拯济，远胜为作佛事，於吾亦有所赖。其孙即曰，以五百石米，付县令孙君观赈济。是夕，复梦枢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此皆以乐施，而各获其报者也。施与後悔者，可望此乎？佛言：施食一事，当得五种福报：一者命施，所得福报，世世长寿，财富无量。谓人乏食，七日必死，我能施之，使之复活，故曰命施。二者色施，所得福报，世世端正，见者欢喜。谓人乏食，色必憔悴，我能施之，使复充悦，故曰色施。三者力施，所得福报，世世多力，永无减耗。谓人乏食，必至羸弱，我能施之，使复强健，故名力施。四者安施，所得福报，世世安稳，不逢灾患。谓人乏食，必愁身危，我能施之，使复安乐，故名安施。五者辩施，所得福报，世世通达，言为人采。谓人乏食，困不能语，我能施之，使复能语，故名辩施。大矣哉，此但施食一事，所获福报，尚犹有五，况施一切合施之处，一切皆施者乎？

赞曰：

行道求福，移粟望民。施必祈报，霸者假仁。要誉於外，矫情匪真。一或失据，怨天尤人。五谷不熟，稊卑足珍。

假借不还。

传曰：假借不还，求之世间，多有如此。夫岂知生虽不还，死後复当还乎？吏人有陈益者，从吴宗嗣借二百千钱，崖不肯还。宗嗣责曰：我若前生负尔钱者，今以此还。若不尔负，而尔负我者，尔当作驴以还於我。逾年，独坐厅事，悦见陈益负钱来还，不知其死，急呼诘之，则已潜入()舍，迹之不见。俄顷，马生一驹，因询陈益在否，则其日果已卒矣。张陈二有一女，名佛儿，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後还曰：初被二鬼捉去，过必岭，复见二鬼以一黑被裹将二人，纳之陈家，次将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负他家一千五百钱，今当还之。忽有一绿衣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遽堕池中，惊悸乃寤。其父明日，因往叉岭询访，果有陈家，夜生三狗，一斑二黑。斑者，偶堕池死。急归取钱，以还其家，陈不肯受。於是相与将钱，施於黄岩寺，为作佛事，以赎过咎。然则假借，可不还乎？与其如此，孰若生而还乎？

赞曰：

晋食秦粟，三施不报。兵连祸结，失国是悼。衔鹿醺恩，谁谓虎暴。一饭不忘，贤者之操。无负於心，神人所劳。

分外营求。

传曰：人处世间，或贵或富，或贱或贫，莫不各有定分。阴注阳受，皆宿业也。分外营求，是可得乎？昔刘颀颇能文，自谓魏科，必当高掇。时翊圣真君降言于终南山，颀因持香请问。真君曰：子文虽优，然赋命淡薄，君安分退守，可保余年。万一过求，必损汝寿。颀不之信，竟至无成而卒。然则一爵一第，信有定分。虽一解，亦不可求而得也。吴公诚官至大夫，年踰七十，将下致仕。忽梦神曰：子尚有七百千俸金，在官未请。公诘旦视券，果如其数，因戒子弟无得请，子弟如戒，不复形言。未几乃死，子弟叹曰：岂梦寐，不足信耶。是夕，复梦神曰：挂冠後，所请半俸，非七百千乎？子弟骇然，悔已无及。然则一寿一禄，信有定分。虽是合得，亦不可尽而有也。夏侯嘉正未第时，有刘童子者，善声骨，尝谓公曰：公惟得声贵，其他皆弱。己俸外，有百金横入，不病则死。其後，官至正言直史馆，充益王生辰，使得数百千金弊，方笔归私第贮之，以为润屋，忽一缙自地起立，久而方仆。公惊，遽感疾卒。然则一钱一镒，信有定分。虽横入，亦不可得而有也。又不闻阴司，有掠剩使之说乎？裴璞死後，为陇右三川掠剩使，梦其友韦元方曰：凡世人一饮一啄，乃至财宝，皆有所籍。其获有限，若过其数，吾皆得而掠之。章昱死後，以罪配为扬州掠剩鬼，梦僧人珉楚曰：世间若我等辈，千千万万，不可胜纪。凡市易获息，各有定数。若踰其数，吾皆得而掠之。然则世间不如意者，岂即此辈有以掠之耶？

赞曰：

性之所欲，有命存焉。富有不求，无间执鞭。居易以俟，行险疾颠。思不出位，身名则全。百尔君子，无由甫田。

力上施設。

传曰：不恤其力，而驱迫过酷，即太上所谓力上施設也。夫岂知贪成为罪，便当死堕恶趣乎？贪成者，谓贪役人力，以成其事。按如李虚舟所书，便可见也。嘉佑中，沈遇知抗州。所经诸堰，皆集堰牛，以备牵挽。时方大暑，监官以下，

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闻以行第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几之子过此，知杭州，吾辈又一番劳苦。一曰：沈几早有子知杭州耶。因呜噫悲叹。众官审其言气，似非俗流，使人迹之，乃堰上数牛。有堕泪者，乃大叹曰：安知此牛，非沈几之亲旧乎。虚舟闻而大书，以为力上施設者戒，然多有不知戒者。昔卢秉为盐事提举，创开一河，专用运盐。时秋雨连，农事未毕，秉乃日役数千丁夫，於泥雨中驱迫穿凿，民大不堪。东坡因为作诗，中有人如猪与鸭，投泥相溅惊之句，便可以见其驱迫过酷也。呜呼，使见虚舟所记，得无惧乎？

赞曰：

千仞之纆，挟以赅育。苟有颠坠，出之崖谷。胡为妄施，纵意苛酷。济人之资，反为民毒。所赖圣君，敷锡五福。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三竟

卷之二十四

淫慾过度。

传曰：按《道藏》，人者，物之灵也，寿本四万三千二百余日，其神三万六千元阳真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铢，内应乎乾，人不知保，而使之散，是以中道夭阏。乾者，六阳具而未知动作施泄也。知此修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则气亏四十八铢，存者其应乎姤，嗜慾之甚，加十岁焉。则又亏四十八铢，存者其应乎遯。又不知养，更加十岁，又亏四十八铢，存者其应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气。又不知养，更加五岁，其亏七十二铢，存者其应乎观。又不知养，更加五岁，其亏九十六铢，存者其应乎剥。又不知养，八八六十四卦，其气终矣，元气尽矣，其应乎坤。坤者，纯阴也。惟安谷而生，故名苟寿。人至於此，去死不远。况肾堂者，玄关也。心肾合为一脉，其白如线，其连如环，中广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为九天真一虚和之妙气，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脏六腑，百关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华，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则二部之海，应刻一之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门。大抵王为一命之本，肾乃金室下元，故名寿海。尾闾不禁，则沧溟竭矣。不闻岐伯之言乎？黄帝问岐伯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至半百，而动作已衰，将世异耶？人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阴阳，和於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於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而《黄庭》亦曰：长生正慎房中。急急者，即众生业重处也。惜其不知女色於人，按如佛说，是众苦本，障碍本，杀害本，忧愁本，是以达者远之。任惠恭晚年益康强。或问其养生之术，公曰：读《文选》有悟耳。曰：敢问悟处。曰：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是也。蒲传正知杭州，乡老有李觉者来谒，年已百岁，而色泽光润，有同婴儿。公曰：愿闻摄养之术。曰：某术至简且易，亦无他，但绝慾早耳。然则淫慾可过度乎？室慾之说，可不践乎？邪淫之说，别载见他室美，起心私之，并行多隐辟僻段。

赞曰：

为善害己，则不可悔。使其有益，终身宜佩。戒之在色，养生为最。能畏圣言，没齿无悔。纵慾伤生，以死谁怗。

心毒貌慈。

传曰：心毒貌慈，如李义甫辈是也。李义甫貌极恭柔，每与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阴贼褊急，根之於心。少有忤意，辄中伤之。人皆号为笑中刀，亦号为人猫，言其似柔而实害物。厥後，竟至窜死于雋。然则毒用其心可乎？大抵世人毒心，多有如此。夫岂知一死之後，便当堕入恶趣。昔卢瑱有女使名小金者，忽为一女鬼所扰，屡易巫祝，终不能治，复为祷之佛前。一夕，梦一老人乘一狮子，状如菩萨，谓瑱曰：扰小金者，本东邻吴家媳妇，姓朱名十二，为平生毒心，死後堕入蛇趣。见社天竺寺大楮树下，下通地穴，岁久成精，故能变化。汝欲免难，可急於一善人家潜避，则彼自不敢来。瑱如戒，果不复至。然则人之於心，当毒用乎？当善用乎？一则死堕蛇趣，一则鬼不敢近，二者之间，尔宜自择。

赞曰：

鸩鸟将击，必匿其形。人之为弃，盖覆若平。软语怡色，仇敌不惊。乌喙鸩毒，尚或可惩。所谓人猫，不虚得名。

秽食餒人。

传曰：秽食餒人，吾儒亦自言之。《曲礼》曰：毋反鱼肉是也，谓己历口也。若以因果言之，不惟捐福，定当掇祸。不闻拭眼禅师、瞿永寿之事乎？昔拭眼禅师弃位出家，以目有双瞳，为弟所疑，乃佯为目疾，常以帕子揩拭，人因以拭眼称之。然所至辄有光气，益自不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脱褻衣抖擻於釜上。是日，其光即落。然则秽食餒人，不捐

福乎？瞿永寿以贩米为业。绍兴乙卯中，路忽闻米价翔踊，乃於稻田取水润米，不知其田已下粪矣。既而，片云忽起，震霆大作，永寿心自知非，度必不免。因探腰间一缗授与同行，祝令归遗其母。作是语已，天复开霁，遂得脱免。然则矜食饷人，不掇祸乎？按如佛说，又不止於如是。一死之後，定当堕为猪口，为蝼蚁，为饿鬼，可不戒乎？

赞曰：

不义之良，仲子必哇。盗养力吐，不污齿牙。蹴尔而与，乞人所嗟。养或不敬，三牲何加。以畜待人，奚其薄耶。

左道惑众。

传曰：左道者，妖术也。以妖为术，乌得不败。侯莫陈利月以左道得幸，至郑州防御使，奢纵不法，多戕杀人。赵普使人廉得其事，削籍刺配商州。继又力请除之，得旨遣使剖心，以示其众。寻复中悔，遣使贷之。无何，使者驰骑遇泞，而踏及掀出。易马而行，既至，则已剖腹砾尸於驿树矣。李昱其子，学妖术事败，父子俱系御史台狱。狱具，昱贬为南恩州别驾，诸子皆配岭外，仍即日监防出城。既而，从者辞去，昱遂自杀。杨千自言得墨子法，能役使鬼神，召致食物，虽物在拳握，可以术取。又能炼丹乾汞，与人蒲搏，无能胜者。乃至破扇钥，变形貌，无不能之。一时贵要，悉皆推重，赐官赐服，颇自矜负。未几事败，竟至伏诛。明崇俨精於妖术，凡物在千里外，片时皆能立致。一日，独寝室中。无何，为鬼所刺。既死，刀子犹在心上，人皆谓为役鬼过苦，鬼杀之也。然则左道惑众，是可为也？

赞曰：

奇哀之民，周有禁防。子不语怪，恐其乱常。仁义礼乐，百王纪纲。日用饮食，不过农桑。文成五利，见诛武皇。

短尺狭度。

传曰：《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大传》曰：圣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人道事凡有九，而立权度量居其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月令》曰：仲秋之日，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孟子》曰：度，然後知长短。昔者周公，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度谓丈尺高卑广狭，量谓豆区斗斛筐筥之所容受。大抵人心不平，设此以持其平也。今乃不准其平，而短狭其用，即是冒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非但欺人，徒自欺也。不闻心神之说乎？江南处士朱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谓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神，即不欺神明也。或问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不黍稷，不牺牲，惟不欺之为用耳。呜呼，能晓此者，有几人耶？惟其不晓，所以短尺狭度，靡所不为。

赞曰：

枉尺直寻，君子所耻。物不中度，不鬻於市。毫发无私，铢较黍累。敢饰盗心，剪弃公理。尺度何损，损己多矣。

轻秤小升。

传曰：天有斗秤之官，人有斗秤之用，在二十八宿，则张星主之。在此篇，则太上定为罪目。大抵锱铢升合者，细民日用之急。一文一铤，得之甚难。故一锱一铢，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轻，亦不可得而小也。按《五雷云篆》，陈後主时，市中震杀一人，背有字曰：。得道者李居正识之，乃斗秤轻重四字。又按《法华经》，当说经时，有十罗刹女，并

其子及眷属，佛前发重誓，护此经曰：如杀父母罪，亦如压油殃，斗秤欺谁人，调达破僧罪。犯此法师者，应获如是殃。然则轻秤小升，其为罪也，岂为轻乎？是以程嗣昌不置轻重斗秤，而立为真武真君察录，书入善簿。黎永正造作空中捺系之秤；拆底隆量之斗，立为上帝谴责，命所在神灵，阳警而阴理其罪。英显武烈屡警不悟，竟至双瞽其目，妻窜儿死，乞丐街中。此皆载於方册，其可不畏？

赞曰：

衡生於钧，称物平施。升转斗量，出纳所寄。乃欲求赢，撝人听视。纵尔私欲，托诸公器。升秤不欺，欺心可畏。

以伪杂真。

传曰：以伪杂真，如庐山下卢常，以鱼膏杂置油中；建隆观前黄禹，以牛脂为烛是也。积日既久，皆为震霆所击。大抵欺误於人，获罪最重。非独二事为然，但凡食饮之须，药品之用，乃至金帛市易，稍有欺误，皆所不可。不闻二仙之事乎？昔吕洞宾初学道时，遇一异人授以养道之法。洞宾曰：愿闻其说。曰：煮铜为银。洞宾曰：有变乎？曰：有变，尚在五百年後。洞宾曰：误了五百年後，人不愿学也。以此一语，遂得名藏天府，竟遇鍾离，遂得度世。李臻性温约，未尝有失於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称姓张名齐物，授以黄白之术。臻曰：某赋命浅薄，不愿学也。齐物乃大惊曰：君之所见，非吾所及。於是抽簪，引以为剑，划地地开，投身其中，地复随合，乃神仙也，其後臻亦得道。然则以伪杂真者，乌得不坠？卢常、黄禹一死之後，当如何哉？

赞曰：

讎伪假真，物害犹细。人之乱常，家国攸系。行如市贾，奸贪险秽。自诡盛流，党同附势。一为所欺，误食乌喙。

采取奸利。

传曰：太上言：以伪杂真。又言：采取奸利者，谓所采取，又非但以伪杂真也。昔杨丙所居，濒大河。岁积刍茭，幸河决，倍取其利。时赵昌言知天雄军，兼知其事。因秋渣，丙复诱奸民穴堤。堤吏告急，昌言命吏径从丙家，毕取所积刍茭，以充堤用。仍将丙送狱根勘，狱具抵罪。自此，其害遂绝，边河居民，无敢为奸利者。孙南金出继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结官吏，助讼乱政，靡所不为。因一二大狱，官吏所得无几，己独厚有所窃，求田问宅，益自矜负。至乃销钱造器，竭泽，补渔，以酒换麻，造船置碓，侵渔水利，占夺民田。但凡人所不敢为者，彼无不为；人所不敢取者，彼无不取。如是数年，忽得恶疾，饮食不进，枯脊如豺。及死，人皆传甚已作驴云。然则采取奸利，是可为乎？

赞曰：

利以奸言，取以采说。推其用心，千委万折。真毒斯救，厝火乃撒。术以险售，害由念烈。螫閤嚙幽，射干壁蠹。

压良为贱。

传曰：压良为贱，此特拨无因果者之所敢为。夫岂知今为婢仆，皆前生造罪积恶、过满一千八百之人，其有实非此曹，我乃置於此曹之列，即所谓压良为贱者也。有识之士，其肯然乎？昔马涓其父，以中年无子，因置一妾，极姝丽。每理发，见公必引避，如有沮丧之状。公怪问之，则曰：某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远，无力可归。故至鬻某，今犹未

经卒哭。约发者，实素帛，暂以绦彩蒙其上，不欲公见，初无他也。公为恻然，即日访寻其母还之，且厚有资助。是夕，即梦一羽衣曰：天锡尔子，庆流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即巨济也。及长赴试，羽衣复入梦曰：汝欲及第，须十三魁。既而，魁太学，魁乡荐，乃至唱名为天下第一，屈指果十三魁。罗城使程彦宾，进攻遂宁。城下之日，左右以三处女献，皆蔚然有姿色。时公方醉，谓女子曰：汝犹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锁，置于一室。及旦，访其父母还之。皆泣谢曰：愿太尉早建旄节。彦宾曰：旄节非敢望，但得死时无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观察，年九十七，无疾而卒。诸子皆有官。孰谓作如是事，无如是报乎？以此观之，当知压良为贱者，定当得罪。

赞曰：

娄敬挽辂，卫青仆奴。贱不可忽，良可压乎。重耳挥盃，见怒秦姝。女不可贱，而况丈夫。为民父母，其将何如。

漫骂愚人。

传曰：凡涉漫骂，皆所不可。若及愚人，尤不可也。昔毛烈以不义起家，人有善田，必百订窥觊，必得乃已。有陈祈者，三弟皆幼，乃尽举田产，低价质于烈家。俟三弟长成，毕行分割，然後备钱，密行抽赎。烈乃挟之收钱，不即与颁，久遂漫骂。祈屡诉不得直，遂诣岳祠投牒。未几烈死，明日祈死。既而祈还，言烈在岳司，哀告之曰：吾平生作此，凡十三契，契亦见在某处某匱中。公归，切烦语吾家人，令急检各还其家，庶可减罪。不然，罪益重矣。张该有一宅，颇宏壮。以阙用，典干缗在张俊家。俊心爱之，乃厚遗牙侖，作断绝契。契成，换其首张，用作绝契。後数年，该以乏用，诣使就绝。俊出契示之，乃绝契也。该语塞，洒泪而出，仰天咒曰：愿尔子孙异日亦复似我，欲语不能。厥後，俊之子孙，果皆失音而死。然则漫骂於人，是可为乎？虽非愚人，亦自不可。

赞曰：

见瞽必貌，入虚有人。閤室谨独，出门如宾。处心不欺，视物则均。氓之蚩蚩，至愚而神。孰愚黔首，自愚者秦。

贪婪无厌。

传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祸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墨子曰：非无安居也，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无足心也。庄子曰：鹏与篱鷃，大小固不相侔；椿与朝菌，修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适其适。此皆圣贤格言，临财可以为法。嗟乎，世人衣不过被体，衣千金之裘者犹以为不足，不知鹑衣縑袍者固自若；食不过充肠，罗万钱之食者犹以为不足，不知簞食瓢饮者固自乐；室不过蔽风雨，峻宇雕墙者犹以为不足，（不知）蓬户瓮牖者固自安；器不过适用，玉杯象筋者犹以为不足，不知污尊杯饮者固自适。惟其如此，是以常无足心。夫岂悟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我之此身，终亦变灭。所不灭者，一精明耳。与其於变灭处，区区徒自劳苦，孰若於不变灭处，略作工夫耶？昔波斯匿王问释迦文佛曰：我今迫於頽龄，终当变灭。佛言：曾见恒河水否？王曰：某三岁时，盖尝见之。佛曰：汝今六十，复曾见否？王曰：昨又见之。佛曰：与汝三岁时所见，其水云何？王曰：宛然无异。佛曰：汝面虽皱，而汝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者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王即当下有悟，始知身後舍生趋生，初无断灭。第三祖商那和修问优波鞠多曰：汝年几耶？鞠多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鞠多曰：师今发白，为发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发白，非心白也。鞠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亦复如是。大抵生死之身，有无循环，环无起处，亦无尽处。况此心流注，中间无间，见泐起灭，特妄想耳。人从初识，至动相灭时，义亦如是。若使世人皆能於此有悟，则一点精明，长是了然。一出头来，何患无福。所谓财物，何所歉阙？

赞曰：

人之处世，其与几何。朝露垂颖，秋叶辞柯。其生有涯，奚必求多。鹿台之址，骊宫之阿。穷富极贵，化为陂陀陂音

坡。

咒诅求直。

传曰：所谓咒诅，不待形於奏牍，但凡忿争之际，妄有呼召，即咒诅也。按《咒誓章》，若有咒诅，则九地之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山泽之内，五土之上，受人咒诅不正邪鬼，刑祷咒誓考炁之鬼，伏连传屍之鬼，五丘五墓之鬼，妖精作祟祸害之鬼，下官故炁土精之鬼，破杀虚耗五瘟疫炁之鬼，邪魅妖恠之鬼，凶殃破射之鬼，五方五土复注刑剋逆□之鬼，伏匿留停不退恶逆之鬼，拘绞之鬼，刑杀之鬼，疫涛之鬼，乃至一切凶恶之鬼，皆得乘间伺隙，行其祸害。若非上章求解，得天师门下断鬼大将军、破庙大将军、断除咒誓大将军，为之下降，分别解散，未易断除。然则咒诅求直，是可为乎？昔张中家，初以父子忿争，动辄指天骂日。及其子与其侄争分，亦复祀鬼投神，互相诅害。不数年间，死丧殆尽，所存惟不预者一房，然亦衰破，不及前矣。又有杨长者，出入一寡妇家，颇似亲密，人或议之。寡妇素悍，不胜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诅其人。不一年，寡妇与杨长，两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当时，实无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实有之，姑以塞谤耶？不然，安有两不相去一日而死者。事之有无，皆所不知，然亦可以为戒。

赞曰：

周官五听，辞色莫隐。岂以口舌，盖其肝肾。敌国交盟，王泽斯泯。多言数穷，不如一忍。苟听於神，何以示信。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四竟

卷之二十五

嗜酒悖乱。

传曰：雪峰、严头、钦山三大禅师，自湘中入江南至吴山下。钦山濯足洞前，见一菜叶顺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辈可沿流寻之。雪峰曰：汝智眼太浊，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弃菜叶，住山奚一为？郑升之宣和间，被摄至冥司。一冥官数曰：汝平生好饮，饮必不尽余沥，甚至淋漓几案，积已数石。因命吏押至一处，有一大雍腐水满中，必令呷尽。升之惊悸遂寤。然则人有少福，其可不惜，况酒者最能乱性，苟或酷嗜，日在醉乡，乌得无失？昔吴有为枢密使，陈执中罢相，举以自代。因侍宴醉睡，忽拊床呼其从者，明日黜为西京留台。刁约有俊才，刘沅为集贤相，欲引令修起居注，竟以荒饮无度，帝竟不悦，命竟不下。赵昌言为枢密，日与陈象、董俨酣饮，人因为之语曰：陈三更，董半夜。上怒，两皆罢职，昌言贬为崇信军司马。郭贽为参政，以入对酒气熏蒸御座，左迁南京。•苏易简为学士，因大饮蜩血，感疾而卒。王全为殿中丞，以大醉脐裂而卒。此皆前辇覆辙，孰谓嗜酒为无害乎？况悖乱乎？孔子曰：惟酒无量不及乱与篇中之言亦皆一也。

赞曰：

周戒群饮，汉禁麋谷。酒以成礼，乌可纵欲。纣为池亡，卓因I辱。醉乡之徒，避世逃俗。欲修其身，脂夷可覆。

骨肉忿争。

传曰：佛曰：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又曰••六度万行，忍为第一。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又曰：夫惟不争，故无尤。又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又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论语》曰：君子无所争。又曰：君子矜而不争。《礼记》曰：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然则人于骨肉，可忿争乎？骨肉者，血属也。得为骨肉者，莫不皆是夙缘，岂偶然哉。昔顾况为著作佐郎，晚得一子，名非熊。无何暴卒，况追悼哀切，常哭吟曰：老人失爱子，日暮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非熊在冥司闻之，亦大感怆，力恳冥官求归。官亦怜而许之，既而果得复来。为孙年三岁，尚记得在冥时事。及长，登进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洪涛，其父宣为诸王府教授。涛以太庙斋郎，补太学生，好学淳固，登熙宁二年进士第，为石州司户参军。忽梦一冥使，授以一纸公文曰：石州司户参军洪涛卒。涛大惧，冥使曰：不必忧，不半年，却当复来为洪氏子。及期果卒。时妻徐氏，已妊至半年，果诞一男，状貌与涛酷类。然则得为骨肉，非宿缘乎？其忿争者，不能忍顺故也。异日受生，因缘会遇，便当得二种不美之报：一者爱别离苦，今之鰥寡孤独者是也；二者怨憎会苦，今之乖争离背者是也。世人但知二者为苦，而不知实由前世不能忍顺骨肉忿争，故获斯报。

赞曰：

天一生水，违行日讼。势近情亲，其争易纵。风自火出，讎能无关。家人<<，贵在严重。反身威如，齐家妙用。

男不忠良。

传曰：得为男子，道释二教，皆以为难，皆以为贵。然则造物所以生之者为如何？望之者为如何？今也既得为男，而乃苟且汨没，不能以忠良自效，非独辜负己灵，实亦辜负造物。不闻前辈为男子者乎？昔杜正献衍，其父早卒，公遗腹生，其母改适河阳钱氏。祖父卒，二兄遇之无状，至以剑斫其脑，其姑救解乃免。因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能容。径往孟洛，以佣书自资。富室相里氏，一见奇之，遂妻以女。明年举进士殿试第四，补扬州推官，历知县、通判、提转、都转运，除待制，除直学，判三司，判审官，知天雄，知永兴，知并州，宣抚河东，拜枢密，寻以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兖州，自少好学，及贵，喜推奖后进，为人廉洁，事上以不欺为忠，推于人以行己为信。是以动静纤

悉，谨而有法，放其大节，真伟然也。范文正仲淹生二岁而孤，其母改适朱氏。及长，知其家世，感泣而去。于南都学舍，自扫一室，昼夜讲诵，饮食起居，人所不堪。公益刻苦，六年之中，遂能尽通六经之旨。谏议姜遵一见奇之，遂妻以女。年二十，举进士，判河中为司谏，知睦州，徙苏州，知开封，知饶州，徙润州、越州，知永兴，知延州，知耀州，徙庆州、环州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改邠州，进枢密，拜参政，除陕西四路安抚，迁户部侍郎，知青州。初入仕，即上宰相万言书。及进用，所行之事，皆无出于此书。虽弄翰戏语，亦不外此。是以人皆推敬，名振一时。若二公者，其为男子，真无愧也。

赞曰：

干道成男，六阳与俱。刚德寝长，万事所趋。一失其位，字曰非夫。奸险侧媚，乃阴之徒。为鲁男子，其庶几乎。

女不柔顺。

传曰：《礼经》曰：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而始。又曰：妇人者，幼从父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大抵女贵柔顺，苟不柔顺，不免或至悍妬，不孝不义，端起乎此。《仙源》曰：吾与侍讲六十年为夫妇，荣阳吕公未尝有一日面赤。使不柔顺，能如是乎？又有莫筌者，非但柔顺，又能有立，真节妇也。昔周谓以布衣谒太祖，遂见信用，委寄繁剧，奔走岭塞，不得归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贫，妇翁欲夺其妻，莫筌坚不许，但守贫安分，以伺其夫之归。奉舅姑益谨，日事蚕绩，躬任机杼，勤苦自营，闺门有法。虽乡里淑妇靖女，亦未尝有识其面。闻其风者，嶂谿竦然。及二子长，筑室于外蓄书，命师笃之以学。晚年产业渐厚，舅姑渐老，于是衬莹选美丘，且大为寿坎，松横茂密，尽得其制。有上腴田数百顷，皆筌手所自置。又为其夫经营别墅，水竹交映，亭阁相望，诚他妇之罕能。于二十六年中，一婚二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节。及归，俱已皓首，筌复劝夫休官，相与老于林泉。时皆号之莫节妇云。

赞曰：

女之美称，曰淑曰令。柔贵有立，顺必以正。无违夫子，必戒必敬。蔡琰非烈，班姬知命。不忌不淫，妇德之盛。

不知其室。

传曰：《易》曰：家人利女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然则男女正位，义同天地，岂为轻乎？近年潮#余嗣，被摄至司命。官道问使者曰：何法可以弥灾？使者曰：但于除夕，取桃符板，碎为一篮，密念天皇、地皇、人皇、三纲、五常十字，瘞之通衢，如此可弭一年之灾。呜呼，三纲者，父子、兄弟、夫妇也。一诵其伦，为力如此，况践之者乎？是以君子谨重其事。刘庭式既定婚，入太学。越五年，果登第。及归，则定婚女子已双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礼，女家不可，曰：女子已为废人，何可奉箕箒？庭式曰：丧明于定婚之后，于义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高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时东坡为太守，慰谕曰：余闻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爱从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与无目也。若缘色生爱，缘爱生哀，色衰爱绝，于义何有？今之扬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以使为妻乎？东坡抚其背曰：真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见，古亦未闻。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继登第。郑通叔初与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学，遂登第。既归，则夏氏女已哑。其伯似欲别择，通叔坚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无所归，况以无恙而成婚，因疾而遽弃，岂人情哉。竟娶之，其后，通叔官至朝奉大夫。哑女所生一子，亦有官。呜呼，二公但于定婚之后，守义已自如此，真所谓能践圣人之言者也，肯不和乎？其不和者，不过为些夷虏，或别有所爱，何足以此而告之哉。

赞曰：

刑于寡妻，文王之治。相待如宾，郤缺可帅。试人以财，观德于醉。内心所形，闺室尤邃。身修家齐，于斯易易。

不敬其夫。

传曰：《昏义》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适见于天，日为之蚀。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蚀。然则夫妇失道，适见日月，义岂轻乎？昔杜珪为武平令，忽双目俱盲。其妻乃侍郎吴育之女，日夜望极祷告。每拜，必尽七七四十九数，竟能感真武化身下降，为之疗治，而彻视如初。杜企为人怯弱，其妻张氏素轻视之，晚益多病，不能支持，张不一顾。无何，张先企卒。既殡棺破，乃化为鳞，径奔林间。然则妻之于夫，可不敬乎？呜呼，因果之说，姑置勿论。请以一二贤妇言之，庶皆则效。昔宇文邦彦，其妻黎氏，刻苦立家，喜观书，略通大体，手自编录，以相其夫。且督励诸子从学，甚至其子粹中兄弟，果及第，历词掖，登翰林，至右辖，乡里称尊。其家至今有黎氏手编国朝以来制诰纶言集尚在。欧阳文忠公，其母韩国夫人，幼归欧阳，即能尽其妇道，克相其夫。夫死，公始四岁。夫人守节自誓，亲教以学。家贫乏纸，至以芦荻划地学书。公竟以学富，历馆阁，修起居，知制诰，为学士，拜枢密，除a政，官至太子太师。若二人者，真所谓无愧于为妇者也。其不敬者，若非悍妇，必荡妇也，何足道哉。

赞曰：

三从之义，所重在夫。身仰望者，天可逃乎。举按上食，回文织图。乃捐箕箒，视若庸奴。买臣见弃，终载后车。

每好矜夸。

传曰：老子于《曲则全章》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于跤者。《不立章》又曰：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易》曰：谦谦君子有终吉。《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然则矜夸于人，可不去乎？谢子与伊川别一年，忽得相见。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谢子曰：只去得一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点检，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进向处。伊川点头。大抵前辈，其于矜夸，无不切戒，非独公也。昔顾雍封侯三日，而家人不知。谢安对客围棋，捷书至而客殊不觉。曹武惠充江南，入见合门，所进榜子，止称奉勅江南，干当公事。回向文简时拜仆射，上亦自为殊命，密令李昌言往观公意。昌言盛称眷倚殊越，公但唯唯。杨砺建隆初殿试，唱名为天下第一，真宗不记，问公几年。及第，砺亦唯唯。真宗由是，爱其不以科名自伐。文潞公至和中，首议立英宗为嗣。及神宗问之，公但言韩琦之功，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大抵皆是蓄德深厚，固非局量褊浅者之所能及也。

赞曰：

人有tt德，起于自矜。骄念既实，中虚不灵。有过孰告，有忿莫惩。颜无伐善，禹不争能。匪圣匪贤，斗筭易盈。

常行妬忌。

传曰：嗟乎，世人终日造罪，而不自以为罪。且如妬忌一事，妇人尤甚。岂知一死之后，便当堕入三趣乎？一者地狱，二者鬼趣，三者畜趣。昔崔起妻萧氏，性嗔妬，不信善恶。其父教之诵经，不能从。未几暴卒，梦其侍婢素玉曰：我在生，闻人说地狱，心实不信，今果见之。俄顷，已见萧氏卧在铁床，猛火自起。惊悸遂寤。非地狱乎？刘伯玉妻段氏，性妬忌。伯玉尝于其前，诵《洛神赋》曰：娶妇如此，心可无憾。妻曰：君意似美水神而轻我，我死后何患不为水神。是夜即自沉，复梦伯玉曰：君美水神，我今为水神矣。伯玉自此，不敢渡水。妇人有过此者，必自坏其妆，然后敢济。不然，则波涛暴发。人因名其地为妬妇津云。非鬼趣乎？梁武皇后都氏，既死数月，乃化为鳞，作人语曰：妾以在生嫉妬，常怀惨毒，忿恚一发，如火炽然，损射于物。今受鳞身，身既长大，无物可食，兼无窟穴可以藏身。每一鳞下，各有无数蛆虫，昼夜唆啗，苦痛切至。奈何梁武，于是为修忏法，以赎其罪。非畜趣乎？然则人而常怀妬忌者，是可为乎？赞曰：

妬则倾人，忌难为下。孰使之然，心猿意马。胡不反思，求在我者。择善可师，胜己如射。女子小人，不知命也。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五竟

卷之二十六

无行于妻子。

传曰：《礼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月不举乐，思嗣亲也。释之者曰：重世变也。然则女之父母，所以望其婿者为如何？夫之父母，所以望其妇者为如何？今也既娶而辄至，对以无行，使之身处深闺，欲去不能，欲住不可，抑郁怨愤，情何以堪。此即轻薄小子，所以无前程处也。造物其肯容乎？昔杨大同随其兄之官。在官舍，遇一妇人，抱一女孩，遂与之合，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复遇其妇人，告以实曰：我乃尔三生前妻也，此女即尔女也。尔为商于池州，顾恋不归，我贫困无以自给，遂投井死。上帝约法，以尔逐利忘家，至令妻子身死非命，虽别有善业，当得一第，然终不享后。果如其言。史堂微时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负，大有当时不得富贵家女为妻之悔。遂薄其妻，不与同寝。其妻郁郁不得志，因感疾，凡数岁，堂不一顾。妻益饮恨，临终隔壁呼堂谓曰：我今死矣，尔忍不一视我耶。堂终不顾。及死，心自不安，乃从邪说，谋为厌胜，以土器盖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缚而殓。是夕，此女梦其父曰：女托非人，生怀愁恨，死受厌胜。然彼亦以女故，寿禄皆削尽矣。明年果卒。然则无行于妻子，是可为乎？惜其不知一文一艺，空中小甄；一技一能，日下孤灯。无德以将，适自为累，何足道哉。

赞曰：

下我者妻，事我者子。下则易褻，事则易使。所以常情，或多慢视。道之不行，其端在是。施于闺门，必恭敬止。

失礼于舅姑。

传曰：出嫁为妇，所当尊事者，无非舅姑。然世之悍妇，多有失礼，夫岂知不孝之罪，天所必诛乎？昔支祖宜妻喻氏，一夕梦神告曰：汝前生为牟容妻，以久病殖陈。汝姑日为进食，汝怒其频，辄至吐而叱之。临终，又指天骂曰：姑七十而不死，我三十九而乃亡，何不平乎？以此一语，司命闻奏。帝怒，命雷神击汝。既至，而汝气已绝。明日雷神当行前命，幸汝此生却能敬事舅姑，或可脱免。喻氏惶恐，哭泣告天。适英显行空，力为论奏，果蒙原贷。绍兴间，顾德称妻张氏，一夕，亦梦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日当毙于雷斧。张寤，果闻雷声，自分必死。于是易服，出于门外桑树下，立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惊恐何。俄闻空中有声曰：此念极是，上帝已知，特赦汝矣，自此更宜勉于为善，广以告人，庶皆知戒。既而，天果开霁。然则妇于舅姑，可无礼乎？惜其不知孝于舅姑，便当度世。昔感玄符世称孝妇，舅姑性严，玄符奉事弥谨。每谓她<曰：我得人身，生于中国，尚为女子，亦所阙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为尊。虽被打骂，亦所不问。一日，忽有神人降于其室，授以灵药，遂得上升。韦蒙妻许氏，亦善事舅姑。有一女，极聪慧，暴卒。既而复还，言至阴司，司命以小真呼之曰：汝九世祖，有功于国，有惠于人，近已擢为地下主者，行将授地仙之品。汝曾祖、汝祖、汝父三世，皆已生天。汝母心志于道，孝事舅姑，当陟仙品。汝亦合居丹陵之阙，且归斋沐，太一使者行将至矣。明日，许氏及小真，果皆上升。然则失礼者，乌得无祸。

赞曰：

女之从人，更姓改族。继彼世祀，谓之天属。上奉尊章，义均似续。胥惠胥诲，我抚我鞠。慢其逮事，不孝之戮。

轻慢先灵。

传曰：眉州鲜于氏，因合小儿药，砾一蝙蝠为末。未及和剂，明旦视之，则有数枚蝙蝠围聚其上，目皆未开。盖识母气故致然也。一家为之洒泪，自此合药，不复敢用。郴州山丁射一母狷，并生得其子，以献李规。规剥母狷皮，晒之日中，狷子一见，即夺取抱持，号叫不食而死。呜呼，畜生尚尔，况于人乎？所谓轻慢，但凡斋祭不谨，葬不即办，拜扫不勤，皆轻慢也。高邦佐薄眉山，忽丁父忧，于二七夜，被摄至冥司，见其父责曰：汝斋祭不诚，僧与庖者，皆不严

洁。惟今夕所请僧宗顺有定力，加持诵念，密契阴司。兼所诵《大明神呪经》及所奏《九天生神章》，皆于我功德有余，傍及诸囚。然则斋祭可不谨乎？王景芬有一子，极聪慧，无何暴卒。临终，忽自言曰：且留取某，待某长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骇，始谋葬其父母。然则葬可缓乎？孔填丁母忧既葬，历官至秘书丞，始归焚黄。其母忽现其前，责曰：汝弃吾去，盗发吾家，至折吾臂。岁时祭享，寄二女家。为子当如是耶？阴司本欲罪汝，以警于世。为汝处官修谨，姑且置之。自此切须勤视坟冢，岁设一祭，以宁山神，亦以安我。然则拜扫可不勤乎？况轻慢又甚于三者乎？

赞曰：

天子七庙，士祭其先。礼有等别，敬则同然。陀阶朝服，惧俨之喧。刻木而事，如奉所天。毋曰既往，洋乎在前。

违逆上命。

传曰：所谓上者，君父也。稍失勤敬，即违逆也。不闻《九幽拔罪经》、《教化地狱经》之说乎？《九幽经》云：昔普掠狱中，有诸罪人，驱上刀山。中有一人，践锋履刃，了无所苦，北帝异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受九真妙戒、救苦真符，吾故以神力覆护。一者敬让，孝养父母；二者克勤，忠于君主；三者不杀，慈救众生；四者不淫，正身处物；五者不盗，推义损己；六者不嗔，凶怒凌人；七者不诈，谄贼害善；八者不骄，傲忽至真；九者不一，奉戒专一。此道家之说也。《地狱经》云：· · · 地狱诸受罪人，衔悲白佛言：作何善行，得离斯苦？佛言：当勤孝养，供养父母，敬事师长，归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慈悲喜舍，怨亲平等，无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轻下贱，护人如己，不起恶念。如是修行，即为已报佛恩，永离三涂，无复众苦。是故名为《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此释氏之说也。然则上命，可违逆乎？

赞曰：

事君致身，义无苟且。言必稽首，召非俟驾。命承解扬，节握司马。真卿死诏，小白拜下。逆命之刑，幽显不赦。

作为无益。

传曰：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惟有好事，所获福报，世世生生，随身受用，无有穷已。是以无益之事，识者有所不为。不闻前辈之所为乎？昔苏文忠知杭州，浚二河，修六井，筑长堤，种麦其上，以备堤用。民受其利，至以公姓名其堤为苏公堤云。邵晔知广州，城濒海，每蕃舶到岸，多为台风所中。公至，为开内濠，以泊舟楫。由是，台风不能为害，无遇疾者，民至为公酹钱作佛事，以祝公年。及卒，有堕泪者。喻仲宽知顺昌，闽人生子，才过三数临产，即先具盆水，溺之盆中，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公至，作《戒杀子文》，召父老坐席下，亲酌酒，出文以劝。不半年间，所活者已千数，民至以喻字名子。张忠定再镇成都，虑民艰食，或复为盗，于诸邑田税内，岁折米六万斛。至春，则籍城中细民，计口给券，依元价»之。由是，一城之民虽遇荒歉，不至甚饥。陈尧佐为广南西路漕。岭南风俗，病不服药，惟祷于鬼，病多死者。公悉出家藏集验，刻石于桂州驿舍。土人赖之，至呼为佛。王觐知成都，城无闲田，中下之户，死者多从火葬。公至，委官根刷在城未有葬者，得万余丧，以官地瘞之。凡此，皆所谓有益者也。

赞曰：

人与天地，并立为三。财成辅相，化育可参。立功立言，百圣不惭。草木俱腐，岂分所甘。罔之生也，梦寐沈酣。

怀挟外心。

传曰：妇德、妇言、妇功、妇容，虽皆妇人美事，然妇人大节特在乎，确不可夺。大节一靡，四皆无用。然则怀挟外心，是可为乎？盖有外心，则不免心挑目许，乘间投隙疾赴急趋，久而情好愈密，其视夫婿，旁若无人，礼义廉耻，必不复问，往往有不测之祸，起乎其间。是以君子贵乎谨独，上帝亦多以此取人。黄靖国嘉佑间为仪州判官。忽一夕，被摄至阴司。阴君曰：卿官仪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因命吏取百叶簿示之，乃医工聂从志，于某年月日，有华亭主簿杨某妻李氏，津奔从志。从志辞以乱种，必不可。李不能强，大惭而退。奉上帝勅，聂从志特与延寿一纪，子孙奕世登科，李氏送狱治罪。窃读甫毕，已见数鬼引出一妇人，先以刀剖其腹，继以沸汤沃其肠，名曰浦淖。乃李氏也。既而得还，以语从志。从志骇曰：此固有之，然妻子亦未尝与言，不谓已书阴籍。人于闇室，是可欺乎？其后从志子孙，果皆登第。又有何澄者，亦以医术著名。政和间，孙已之以久病不愈，其妻于氏召澄看脉。一再见，乃引澄入于密室，耳语澄曰：妾以良人久病，典卖殆尽，愿以此身酬药之直。澄正色曰：娘子奚为出此语，但安心勿忧，当为疗治。若欲以此相污，必是不可。不惟使某永为小人，娘子亦不得为贤妇。纵免人责，天谴其可逃乎？于氏大沮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见一神引至公署。判官曰：汝医药有功，且不于艰急中乱人妇女。奉上帝敕，赐汝一资官职，五万贯钱。未几，东宫得疾，诏访草泽。澄于是得效其力，一剂遂安，赐官赐钱，宛如其数，自此大富，医道益振，京师号之为何药院云。呜呼，二妇慕之如此，而二公拒之如此，诚亦人所罕能。是以立为上帝所取，为二妇者，何以处于天地间乎？

赞曰：

纯臣正女，其心无二。诸葛一门，仕吴蜀魏。各守名节，不相诱致。弗嫁刑耳，污手断臂。言言妇烈，传亚忠义。

自呪呪他。

传曰：呪诅一事，篇中言之者四。大抵人贵乎生，死贵乎度。今也处生而有呪有诅，不免速归于死；既死而有执有对，不免禁固滞留，无由出离，往往有不待死，而立如所呪之言者。昔堰典妻尝与人私，又尝窃邻家一巾。邻家诟骂典乃自呪呪他曰：若我妻果与人私，及窃汝手巾者当为雷霆所击。否则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霆大震，果皆毙于雷斧之下。典胁下有字曰：痴人保妻贞，将身以为质。妻胁下亦有字曰：行奸为盗，当使皆知。郭引凤绍兴己卯被摄入冥，见一妇人，鬼卒以铁丸，大小如蒸饼，填塞其口。继以百炼铜汁，灌其口灌之。既绝复苏，既苏复灌，如是数四，苦不可言。引凤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呪骂，故获斯罪。然则自呪呪他，是可为乎？

赞曰：

呪诅垂戒，淳复数四。爽惟圣言，当有微意。口舌之过，人所轻视。至援神明，或指天地。易犯难赎，深可戒忌。

偏憎偏爱。

传曰：偏憎偏爱，世固有之，而后妻尤甚，惜其莫悟。我为人妻，夫不幸死，遽至弃去。不复更恤其家诸榧呱呱，亦不复问为妻为母，当如是耶？妇人大节，至此已丧，其可更于后夫子女，又敢虐遇，尚何以称为人哉。李常曰：卓乎，天下之习不能蔽者，程正叔一人而已。龟山曰：观其《论妇人再适》，至云：宁饿死，不可再适。若不是见得道理分晓，如何敢下这般言语。大抵妇人大节，惟此而已。大节一丧，复何足道。请以一二因果，少以警世。徐铉曰：建安有张兴者，妻死再娶。前妻之子为后妻所虐，兴不能制。一日，忽见前妻入门，责后妻曰：人谁不死，谁无子母之情，尔奚为虐我所生？我已诉于阴府，与我十日限，使自告汝。汝若不改，定当杀汝夫妇。后妻大惧，自此不复敢虐。张开娶孔氏，生五子，无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妬，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冢前，孔氏忽自冢出，哭抚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题诗其上，以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已隔，相见永无因。合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浪作冢中尘。有意怜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父以诉于连帅，连帅缴奏于朝，李氏特配岭南。然则为后妻者，当知是乎？偏憎偏爱，是可用乎？

赞曰：

憎必知善，爱当知恶。所见一偏，是非颠错。卢杞奸邪，德宗不觉。党锢所惩，元礼孟博。欲得其平，好恶无作。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六竟

卷之二十七

越井。

传曰：汉天师既成道矣，又复劝人造桥凿井，谓之立功。大抵井之为用，利济广博，越而过之，即为触秽，乌得无罪。不闻吴湛、李鄂之事乎？昔吴湛为县吏，所居临荆溪。溪有一泉，极为清彻，众人赖之。湛为筑篱遮护，不令秽入。忽于泉侧，得一白螺，置之瓮中。每自外归，则厨中饮食已办心大异之。一日潜窥，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手自操刀。湛急趋之，女子大窘，不容归殼，实告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护泉源，且知君鰥居，命吾为君操饌。君食吾饌，当得道矣。言讫不见。李鄂为河山令，县有河山岩，岩半有一脉清泉，次第流注，逐处各有一崖斛承之，如矿出状。鄂一日携家出游，无何，侍婢雪儿辄就斛浣巾，立为震霆所击，即而视之，则其斛已碎。别安一斛，于下流矣。然则井泉当遮护乎？可触秽乎？比见世人，多不晓此，故悉陈之。

赞曰：

伯益作井，清洁为德。养而不穷，寒众可食。奈何弗敬，视同瓦砾。耿恭端拜，枯t涌溢。有神司之，功利无极。

越灶。

传曰：按《祭法》，王为群姓立七祀，灶居群祀之中。按《月令》，四时共有十二祀，灶居夏之三祀。太上曰：世间惟太一火神，检察世人善恶长短，世人不知，其触犯者众。玄元道君曰：奉吾道者，醮祭家灶，及祀拜先亡外，不得淫祀他鬼。天师门下科令者祀灶，当用社日，春向门左，秋向门右。黄帝曰：凡欲求乞男女，生产平安，婚娶和合，寿命延永，学问聪明，仕宦迁进，人皆爱敬，贵人惧喜，宅不虚耗，家得平安，舟车无虞，田蚕称意，市易和合，讼诉得直，盗贼不侵，口舌永息，疾病痊安，伏连断绝，呪誓解散，瘟疫永除，乃至禳厌破射，祛逐虎狼，皆当祭祀灶神。昔阴子方为人至孝，又有仁恩。适腊日晨炊，忽见灶神现于其前。子方再拜，每值腊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于邦君。至其孙阴识，有女为后，遂得封侯。是故阴氏子孙，世世祀灶。然则灶可越乎？

赞曰：

灶司火政，烹饪自出。有相之道，祀典所秩。功在养人，厘尔家室。蚤莫从事，可不祇栗。或取媚焉，又溺方术。

跳食。

传曰：食者，入口之物。稍有不洁，已自不可，况跳过乎？昔盛文肃度以病入冥，所见极昏黑，恍然如行旷野。道逢故相沈义伦曰：喜君得还，切烦语吾家人，某死后，颇以汗脚灵为苦。及还，呼沈之子谕之。沈子但悲泣不已，竟莫晓所谓汗脚灵者为何等事。及服除，彻灵座，乃见一緇弊灵，挂在灵榻横枕之上，方悟汗脚灵者此也。然则食可跳乎？

赞曰：

艰鲜之奏，天下为烈。利常用近，一日不阙。利常则玩，用近则褻。人苟无知，或致轻蔑。以食为天，敬心毋越。

跳人。

传曰：贫富贵贱，固若不同。得具人形，则皆一也，其可辄跳。昔刘温叟以病，命其子弟合药。药中有使天灵骨者，温叟一见，即愀然不乐，亟命致奠瘞于郊外。翟林尝送正叔先生西迁，道宿僧舍。坐处偶背圣像，先生曰：转倚勿背。林曰：岂以其徒敬之，亦当敬耶？先生曰：但凡具人形貌，皆不当慢。龟山闻而大赏其语，喜曰：见似人者，尚不敢忽；则于人也，从可见矣。苟于似人者，辄生慢易，则于其流，必至忽人。彼跳人者，能晓此乎？

赞曰：

德稟天地，秀钟五行。人皆尧舜，此性之良。由拱荷筱，禹式耦耕。仲尼大圣，犹畏后生。骑项踞厕，失德之萌。

损子堕胎。

传曰：按《真武灵应纂记》，舒州金部员外郎王尧，家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忧虑求医，莫能审察。其女觉而大怒，乃于门中自缢。空中闻人大叱曰：不得枉了性命，是汝宿债。乃请法师于家设醮，恳祷家事。真武遂俄红光，附王氏言：前生尝为药婆，货卖毒药，与人打取胎孕，内有贵命枉杀，寻复从堕，卒难出离。上帝震怒罚令永劫为恒沙毒蛇，今只余此一生人身。昨日园中，若不遇吾，已为蛇矣。又按《郭普州记》，信可有女，名引凤，初被二鬼追摄，遍历一十八狱。每门各有一厅，最后一门，大书地狱二字。有一王者，坐一特殿。殿下列数百妇人，各有小儿抱捉，号呼索命。有孕两三月而自毒其胎者，有因挂麝香而偶至堕者，有因争闹而触损者，有为精魅所扰而遂坏者，有因怒儿啼哭打掷至死者，有因视儿不谨死非其命者，有因阙乳而死者。王者一一诘问，莫不桎梏在身，枯瘠可悯。引凤既而得还，具白其父。信可因大书于天宁寺壁，以为世戒。然则损子堕胎，是可为乎？惜其不知人身至贵，得人身者，诚亦为难。窃尝涉猎外典，但凡人死，若非大善直生天堂，大恶直入地狱，半善半恶，未有去处，不免又受中有。既受中有，又须阴司注拟，有可去处，然后得生。不闻邵康节同胎女子，一堕胎后，凡二十年，始得受生。又尝两现母前，非中有乎？不为难乎？按如佛说，神既入胎，四种始立。坚凝为地种，润湿为水种，暖热为火种，动转为风种。处母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五系自缚，如在革囊，如在罗网，起不净想、瑕秽想、牢狱想，昼夜惶惶，急欲趋出。母食多食少，大腻无腻，大热大冷，色欲过度，当风差久，游行驰走，有所度越，儿皆不安，亦复受诸苦恼。及生堕地，或以衣受，或以衾受，苦亦如之。如是处胎始终，三十有八七日，于胞胎中，自然生十一种风，关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机开、孔窍，皆得流通，然后得成为人。若以道家之说言之，玉清之烈生人上一，是为泥丸。上清之烈生人中一，是为绛宫。太清之烈生人下一，是为丹田。玄元始合为九烈，生人九户。二十四患，生人二十四体。三百六十神，生人三百六十骨节。八十一分神，生人八十一关节。东方八天七宿，属阳明，生人三魂。西方八天七宿，属阴精，生人七魄。南方八天七宿，属丹元，生人天烈。北方八天七宿，属北极，生人玄津。无量妙一结为紫户天中王烈，上为脑精。每一月，即有一天之烈下液。如始一月，郁单无量天真胞命元一黄演之烈下浹。乃至第九月，无想无结无爱天岳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烈下浹是也。九炁既浹，又有甲子水神为之调畅血脉，润泽三焦；甲戌土神为之调理肌肉，使不偏枯；甲申金神为之坚固爪齿，养育真牙；甲午火神为之和悦五脏，混合百神；甲辰风神为之保固胎息，呼吸阴阳；甲寅木神为之濯炼筋骨，通贯百骸。但凡一身之中，五脏六腑，筋骨髓脑，皮肤血脉，精脏水脏，二万八千形影，一万二千精光，三万六千出入，八万四千毛窍，莫不各有其神。若以北斗论之，则一元所受，百岁在生。运之盛衰，身之度数，无非斗也。当生之时，九天司马在庭。九天为之称庆，太一为之执符，帝君为之品命，主籙为之勒籍，司命为之定筭，五帝为之监生，圣母为之卫房，天真地祇，三界备守。经所谓得还人道，擢形太阳，惊天骇地，贵亦难言，岂不然乎？于尔何负，而乃敢杀之，罪其轻乎？所以尔者，不过以家业不厚，而厌薄其多；野合淫奔，而急欲灭口。今有平生无子，或有而又复不育，或有而身不及见，或临老而子已先死，皆其报也。

赞曰：

厥初生民，爰字爰育。四极攸奠，三纲以续。孰残其生，使毙于腹。虎不食子，仁性犹复。呜呼人哉，忍彼荼毒。

行多隐僻。

传曰：隐僻者，非止一事。大抵淫乱人家，最能损行，渎伦乱种，获罪最重。昔李登，年十八，魁乡荐。继又连发三荐，自谓状元及第，不足为难，每自愤郁。时叶靖法师有道行，通幽达冥，无不验者。因熏沐，诣师请问。师曰：俟为询之。他日为人上章，适天门未开，见诸判官，皆森列门外。师试以登事叩之，一曰：某即主科举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赐以玉印。年十八，魁乡荐。十九作状元，五十三作右相。缘魁荐时，窥一邻女，事虽未谐，因怒其父，搪以他事，系之于狱，坐此展退十年降为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发荐，横使其兄屋基，甚至兴讼，坐此展退十年，降为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发荐，在长安邸中，淫一美妇，惧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发荐，又挑邻家室女，屡与之合，坐此帝怒，责其不俊，立命有司削其禄籍。今皆尽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师还，无所隐，悉以告之。登大沮，寻以病卒。呜呼，岂但一死而已哉。异日受主，便当得绝嗣之报。政和间，吴公路被摄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断数囚。囚皆美男子、美妇人，荷枷立庭下。询之，皆奸事也。公路罔然，未知处决。俄见一吏，抱巨册至。公路揭开，乃阴律也。其辞曰：奸人妻者，得绝嗣报。奸人室女者，得子孙淫洗报。即秉笔依律处判。既而得还，因与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闻于世。今前街后市夸掉风流，无相公等福可折不仁之辈，并已见报，屈指可数。然则隐僻之行，是可为乎？

赞曰：

古有隐愿，震庙必书。人行阴恶，鬼神所诛。閤室屋漏，通道大都。迹或容掩，心不可诬。幸人知过，维德之符。

晦腊歌舞。

传曰：晦者，月晦也，乃司命灶君奏言世人功过之日。腊者，五腊也，乃五方五老五燕天君攒会生人善恶之日。其日，五炁天君朝会玄都，统御人间地府五岳三万六千阴阳之神，校定生人善恶、罪福、荣禄、寿筭、吉凶、生死等事--籍于录中。正月初一，名天腊。集于九燕青天安宝华林青龙阙中，校定神烈时限长短，及祈求胤嗣、申达玄祖等事。五月初五，名地腊。集于三炁丹天梵宝昌阳丹台朱阙，校定官禄福相、血肉盛衰等事。七月初七，名道德腊。集于七患素天七宝金门素灵皓阙，校定骨体枯盛、学业、文籍、名宦等事。十月初一日，名岁腊。集于五炁玄天洞阴朔单郁绝玄滋黑灵阙中，校定禄料耗散、官禄衰微、寿筭将尽、疾病轻重、变化饮食等事。十二月腊日，名侯王腊。集于玄都洞元玉宸玉宝戊己金阙元始天帝上元八景殿中，校定生死处所、受禄分野、游魂恠梦，乃至众恶、灾祥、否泰、M厄时日，及驿马衰旺等事。呜呼，凡遇此日，万一有过，一书黑簿，罪可赎乎？况郑都北帝太阴天君，亦于此日，引出生人久远先祖、父母、眷属，乃至幽狱鬼魂，取问住在阴司年代远近，及问积罪结迭，所致端由，坟墓见在何处，子孙名为何人。既得子孙兄弟亲姻九族名姓，即攒集校定，以为生人罪状。如积劫未有追赎，定当延累生人。此日，先灵眷属，皆得释放，各归本家，受领享祀。为子孙者，自当凭仗道法，祭祀追赎。信能如是，按经所说，幽冥之间，一一得福。然则晦腊之日，当追赎乎？可歌舞乎？

赞曰：

晦月之穷，腊岁之莫。岁月如流，光阴难驻。计吾所作，善恶何务。功过莫掩，内省知惧。酣歌于室，宁不败度。

朔旦号怒。

传曰：按《道藏》，初一日为朔，十五日为望，十八日为颇，月尽日为晦。凡遇是日，皆当谨二气交会。又曰：月之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其夕，三魂弃尸，散游于外。月之朔望，及月晦日，七魄亦复流荡，散游于外。上真人曰：晦朔之日，当清斋入室，沐浴尘垢，正席而坐。所以尔者，检制魂魄，而消灭尸鬼也，不睡尤佳。《玉烛宝典》曰：月之朔日，士女皆当M裳斟酒于水湄，以为度厄。然则可号怒乎？大抵朔旦者，月首也。旦者，又一日之首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为，端起乎此，其可不谨，况瞋为功德劫贼，最能烧人善根。但瞋火起时，善念何在？不闻唐若山以骂尚正真、性无忿恚，遂能亲遇太上乎？华严首坐行业素高，但以临终一怒，遂至为蟒乎？

赞曰：

月旦日吉，兆其嘉祥。告朔之礼，奉以«羊。意在谨始，敬共以将。怒为悖德，焚和自伤。宜定泰宇，以发天光。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七竟

卷之二十八

对北涕唾及溺。

传曰：杨子云着论，以为春秋之际，昼夜平等，谓日出於卯之正东，入於酉之正西故也。桓谭乃着为新论以难之曰：子云之论，乃人间之卯酉，非天上卯酉。天上卯酉，当北斗极。极者，天枢也。枢者，天轴也。天之有极，亦犹盖有保斗，天虽转，而北极不动，亦犹盖虽转，而保斗不移。自人观之，北固北而非天正中。然春秋之际，日之出入，常在南斗。当知天如盖转，北道常远，而南道常近。春秋昼夜，曷尝等乎？子云语塞不能折。於此益知斗为天中，无足疑也。是故元始上帝称北极为中极，宝上真人称北斗七星为中天七星，而吾儒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孰谓为不然乎？昔者天皇北极北斗七星化生，自七宝莲中，结为光明，飞于中极，去地九千九万余里，化为九大宝宫，乃紫微垣大虚宫勾陈之位，掌握符图，纪纲元化，为众星之主领。贪狼配天为天元，主身。巨门配地为地元，主命。禄存配火为日元，主福。文曲配木为月元，主禄。廉贞配土为江元，主官职。武曲配水为河元，主寿。破军配金为海元，主妻儿。每星各有三十六宫，每宫各有三十六曹，三界十方，百灵众真，皆所隶属。然则中天北极，不为尊乎？宅尊之所，可触秽乎？若以《长生经》言之，则所谓北者，又不待须是正北。但凡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为犯北斗柄也，减损寿命，最为急速，戒哉。

赞曰：

克己之目，非礼勿动。不顾而唾，无义有勇。溺及粪中，擢发是恐。立不易方，君子所重。矧彼居北，众星之共。

对竈吟咏及哭。

传曰：按《黄帝竈经》，竈门不得歌咏哭泣、咒骂叫嗽，与篇中所言，亦皆一也。世人但知竈为一聚博土，安知有大威力，不可冒犯，乃如是耶？昔嵩山有一庙，极灵异。殿上惟有一竈，绝不可近，近则有祸。由是远近祈祀，殆无虚日。一日，有一禅师至庙，直入殿中，以拄杖击竈三下曰：汝本泥土合成，圣从何处？灵从何起？乃敢恁麽烹宰众生？言讫，又打三下，竈乃应手破堕。须臾，有一青衣，峨冠踊出，向师拜曰：某实此庙竈神，久爱京报，今蒙禅师为说无生法忍，已得脱离此处，将生天矣，敢不敬谢。师曰：此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复再拜而没。人因号师为破竈堕云。其後有僧，复以此话问曰：某久在左右，不蒙方便，启发此竈，得何宗旨，遽得生天？师曰：我只向道，汝本泥土合成，更无别个道理。僧方伫思，师曰：会麽？曰：不会。师曰：本有之性，什麼不会？僧作礼？师曰：堕也，堕也。破也，破也。其僧亦大悟。呜呼，此竈但以一闻禅师之言，遂能得悟无生法忍。然则吟咏及哭者，岂不掇干渎之祸乎？

赞曰：

食不语言，宴非叹所。哀乐以类，各有攸处。吟咏及哭，乌可妄举。匪惟渎神，恶失其叙。敬尔执事，谨其默语。

又以竈火烧香。

传曰：按天师门下科令，竈下灰火，谓之伏龙屎，是故不可烧香。窃尝披阅教典，香火避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渍纸捻，不可熬纸钱，谓之枉积蜡钱。东岳垒积如山，天地阴阳诸司，皆所不受。又如供养真武，夏月不可用李子，冬月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烧ru头香、檀香，谓之浴香。月季谓之不时华，金桐谓之鬼华。凡此皆当避忌，与其不避而自取冒犯，孰若敬遵其教乎？

赞曰：

火在周典，出纳有时。夫燧取日，洁诚可知。敬心所寓，以祭以祈。拾彼余烬，或非其宜。一物不苟，神之听之。

稊柴作食。

传曰：柴虽不爨，炁实上蒸，此稊柴所以不可作食也。不闻劳薪练炭之事乎？昔荀勖尝在帝座，适膳夫进饭。勖曰：此必劳薪所炊。帝不之信，立召膳夫问之，则果以一故车脚供爨。杨收虽常饭，必以炭炊。一日，李璋宴其二子，亦以炭炊。二子终不下筋，惟略饵果实而已。其门下僧圣刚练曰：他物纵不可食，炭炊之饭亦何嫌乎？二子曰：凡以炭炊，当先烧炭令热，然後入爨，故名链炭。不然则尚有烟炁，此吾所以不食也。呜呼，车脚供爨，而荀勖识为劳薪；炭失於炼，而二子尚嫌烟臭。况稊柴造食而奉祀乎？

赞曰：

稊曰明粢，祭有先饭。蔬食齐如，变色盛饌。敬天之禄，无敢或慢。火齐必得，饬彼薪粢。宾祀贵洁，人神奚间。

夜起裸露。

传曰：按《道藏》，日月各广八百四十里，日行乎乾，月行乎坤，日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而明。清明者，其气也。精华者，其质也。阴阳者，其道也。乌兔者，其象也。卯酉者，其路也。昼夜者，其度也。交会者，其用也。大抵昼属阳，夜属阴，夜即百灵交会之时，不欲裸露者，恐冒犯也。不闻黄三狗、袁清之事？，昔朱守成凡三夕被盗，皆不能

入。贼首黄三狗发怒，必欲一逞其志。既而又至，才入第二重门，则见火光赫然，有数辈甲士喝声叫捉。三狗惶惧，争路走出，不觉误伤其党。狱成，所见甲士，乃守成家所事真武帑轴上数员从神耳。单州妓女杨素真，单独一身，厚有所积。武弁袁清因百计诱引，相与结为夫妇，尽载所有，同归京师。舟次孟阳，即夜醉素真，沉之重渊。无何，适值真武行空，救之复活。然则深更僻处，孰谓无神明乎？夜起可裸露乎？

赞曰：

处必掩身，视不下带。凡在形色，动如敬戒。安肆则偷，夙夜匪懈。岂日幽口，而可纵败。于以考祥，无劳着蔡。

八节行刑。

传曰：上真人曰：八节之日，皆当谋诸善事，不可恚怒忿争，此皆天人大忌，获罪非小，况敢行刑。大抵其日，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尊、天君、天帝，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教化人间，开度群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复下降，条录罪福。且如日行赤道，月行黄道，乃其常也。至於立春，则日行青道，出黄道东。三素元君上诣天皇大帝，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度仙上圣天尊同始青天君下降。立夏则日行赤道，出黄道南，太素上真三元真人上诣紫微宫，游宴玄景，行道受仙，好生度命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立秋则月行白道，出黄道西，太素上真白帝君上诣玉天玄皇高真，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太灵虚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立冬则月行黑道，出黄道北，上清真人帝君皇祖上诣高上九天玉帝，游宴洞景，行道受仙，无量太华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春分则日复行青道，出黄道东，太微天帝君上诣高上玉皇，游宴始景，行道受仙，玉宝皇上天尊同青灵始老帝君下降。秋分则月行白道，出黄道西，南极上真赤帝君上诣阊风台九灵夫人，游宴明景，行道受仙，太妙至极天尊同皓灵皇老帝君下降。夏至则日行赤道，出黄道南，扶桑公大帝上诣太微宫，游宴受景，行道受仙，玄真万福天尊同丹灵真老帝君下降。冬至则月行黑道，出黄道北，太霄玉妃太虚上真上诣太皇宫太微天帝，游宴清景，行道受仙，玄上玉晨天尊同五灵玄老帝君下降。但凡含炁之流，每至是日，各有变化，翺飞蠕动，草木飞沉，随缘感应，改故易新，轻者或更重，重者或更轻，善恶回换，炁象之运，自然而然。上学之士，每於此日，自当存想祈谢，因变行化，习吉除凶，进善黜恶，陞明弃闇，入正治邪，链伪成真，励思登圣，开度群品，生成万汇，仰副太上众真如是之意。彼行刑者，何物小子，乃敢尔耶？

赞曰：

元气流行，各有分度。斗转星移，鼎新革故。赏罚代天，顺其象数。节序闾端，生意攸寓。奉时承休，宜戢威怒。

唾流星。

传曰：神降自斗而天师生，虚危分秀而真武生，女节感星而白帝生，流星入口而叶君生。然则星之所以分灵孕秀者，为如何哉？流星者，亦星之一也。《楞严经》曰：或见二日，或见两月，乃至晕适佩玦，彗孛飞流，负耳虹霓，皆为恶相。《尔雅》曰：奔星为约，约即流星也。彗星为撻，撻即孛星也。世人但知奔流为妖，而不知奔流非妖，妖实自召，要当恐惧，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德，其可辄唾？不闻景公三语之善，荧惑为之退舍乎？

赞曰：

流星天使，飞翔大空。占彼顺逆，灾祥所鍾。陨石未做，坠营亮终。有动于上，敢不敬恭。厌胜之说，出於齐东。

指虹霓。

传曰：《演孔图》曰：霓者，斗之乱。精斗失度则投霓应。《河图稽曜钩》曰：镇星散而为虹霓。《春秋运斗枢》曰：星散为虹。当知虹霓者，信为斗星余气着于形色者也。昔者，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沐，向北斗自陈所以着书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为黄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孰谓虹霓，非斗星余炁乎？苟或指之，乌得无罪？

赞曰：

蜺蜺在东，诗人莫指。白虹贯日，轸度易水。骚喻小人，飘风同旨。上象或变，灾异所起。见者耸然，其可慢视。

辄指三光。

传曰：太上曰：若见日曜月曜，北斗南斗，则郑重扣头，请乞佑护，上言呼称，至圣至尊、真宰真君，矜哀凡冗，赦有过咎，即再拜，不得轻慢，反招殃累。然则三光可指乎？三光者，日月星也。日月已疏于下，请以北斗南斗、五老五星、二十八宿言之。大抵世人作福者少，造恶者多，是以累岁连遭，连年困笃，鲜有安者。若蒙东方九夷胡老君、岁星重华君、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君主摄者，可解寅卯辰甲乙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东方九九八十一万步中，五灾九厄，土害之炁，可以辟斥。正月、二月、三月，可保无他。若蒙南方八蛮越老君、火德荧惑君、太阳南斗君、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君主摄者，可解巳午未丙丁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南方八八六十四万步中，五灾九厄，金害之炁，可以辟斥。四月、五月、六月，可保无他。若蒙西方六戎氐老君、金德太白君、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君主摄者，可解申酉戌庚申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西方六六三十六万步中，五灾九厄，木害之炁，可以辟斥。七月、八月、九月，可保无他。若蒙北方五狄羌老君、水德辰星君、太阳北斗君、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君主摄者，可解亥子丑壬癸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北方五五二十五万步中，五灾九厄，火害之炁，可以辟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可保无他。若蒙中央三秦伦老君、土君、镇星君、□□□□□□勾陈七宿君主摄者，可解辰戌丑未戊己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中央土害之炁，可以辟斥，地只积崇，可以解除，四季之内，可保无他。然则三光，可辄指乎？

赞曰：

帝尧南面，中星是窥。舜齐七政，璿玉衡玑。兢业观仰，以审百为。照临在上，幽隐弗遗。彼妄指者，凡民无知。

久视日月。

传曰：太阳日君为阳宫总司，列二十八宿为属吏。太阴月君为阴宫总司，总五岳二十四炁，治山为地司，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为水府。每一年有二十四炁，每一节炁即太阳日君首至，当节合巡宿中。此日太阴月君亦至。其日，则二十四炁治山。二十四炁君，各攒集世人善恶、灾福、寿禄、生死等事，上於所属之岳。本岳司命，又复誉奏于当节阴阳二君所巡宿中。立春节，按虚宿涌泉治阴官左监神炁君奏事。雨水节，按危宿北平治阴官右监神炁君奏事。惊蛰节，按室壁二宿稠梗治阴官左监察炁君奏事。春分节，按奎宿主簿治阴官右功炁君奏事。清明节，按娄宿蒙秦治阴官左领功炁君奏事。谷雨节，按胃宿平盖治阴官右领功炁君奏事。立夏节，按昴宿云台治阴官左监功炁君奏事。小满节，按毕宿湍口治阴官右监功炁君奏事。芒种节，按觜参二宿公慕治阴官右都炁君奏事。夏至节，按井宿玉局治阴官左察炁君奏事。小暑节，按鬼宿平冈治阴官左功炁君奏事。大暑节，按柳宿北邙治阴官右察炁君奏事。立秋节，按星宿葛瓚治阴官右领炁君奏事。处暑节，按张宿後城治阴官左都炁君奏事。白露节，按翼宿本竹治阴官右监察炁君奏事。秋分节，按轸宿秦中治阴官左领神炁君奏事。寒露节，按角亢二宿阳平治阴官左平炁君奏事。霜降节，按氏宿鹤鸣治阴官左长炁君奏事。立冬节，按房宿漓沅治阴官右长炁君奏事。小雪节，按心尾二宿庚除治阴官右都领炁君奏事。大雪节，按箕宿()上治阴官左都监炁君奏事。冬至节，按斗宿真多治阴官右领神炁君奏事。小寒节，按牛宿昌利治阴官左都监炁君奏事。大寒节，按女宿鹿堂治阴官右平炁君奏事。然则日月，可久视乎？

赞曰：

古者人君，朝日夕月。出纳宾钱，臈掌炁越。竹宫望拜，汉祀犹设。典礼寢废，寅恭或阙。瞪视奚为，爝火自灭。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八竟

卷之二十九

春月燎猎。

传曰：程嗣昌平生戒杀，未尝辄事烹庖。因在密州，见数辈猎徒打捕鸟雀，或碎首穴胸於鹰鹞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置罟网罟之中。是夕，即露香告天曰：辄欲将家藏一切所食众生并同七世父母因缘戒杀图子，覆板印行，庶几此邦，或知改过。既而印行，拦头有彭景者，亦请一本，其妻华氏一见，即大怒，夺取搯破，弃之秽处。明日，买得一鱼，操刀欲鱠，鱼忽跳跃，触破其眼，血流满地。须臾皆化为虫，缘遶其身。方喧传间，监镇向孰悦见真武真君曰：吾察知此地，有一上善，乃兴化军客人程嗣昌，印施戒杀图子。不谓妇人华氏，乃敢搯破，罪恶深重，自不容逃。其余不政之人，亦当获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则燎猎，是可为乎？惜人不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导之以义，亦无不晓。昔韦南康镇蜀时，有一鹦鹉甚慧。驯养者晓以佛理曰：若欲念佛，当由有念，以至无念。即仰首奋翼，若听若承。及使念佛，则默然不答。或诘其不念，则唱言阿弥陀佛一声，意若有悟：以有念为缘生，以无念为真际也。一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擒然而绝。焚之，有舍利十。公为立塔瘞之，号曰鹦鹉塔。孰谓无佛性乎？卫敬瑜妻李氏，年二十而寡。父母歌嫁，誓志不许。所居有双燕，一日，忽孤飞。李氏感之，谓曰：能如我乎？因以缕志其足。明年复来，孤飞如故。李作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情既重，不忍复双飞。又明年复来，则李氏已死。或告之已死及葬处，即径往墓侧，悲鸣不食而死。人因瘞之，号曰鸞塚。孰谓不尚义乎？太上戒人燎猎，而以春月为言者，盖春月乃万物发生之际，若纵燎猎，猎之伤杀，尚犹有数；一火之过，是有数乎？《月令》一书，亦自言之，其可不戒。

赞曰：

周典夏苗，择取不孕。则知春蒐，弊禽尤靳。意在训兵，非杀之徇。鸟兽孳尾，生理方顺。焚林而猎，仁者奚忍。

对北恶骂。

传曰：薄拘罗尊者未证果时，尝骂人吃饭迟为牛销草，至为罗汉，尚不免有牛饲之报。善住天子作维那时，尝骂客僧为眼瞎汉，及作天子受天福尽，亦不免有眼瞎之报。孰谓恶骂为无害乎？况对北乎？北者，至尊所居，有北辰焉。辰有五星，第一星即天皇大帝，第五星即北极大帝。斗有九星，第七星破军，号曰天之上帝，玄阳天关摇光太明太上玉皇道君，其为尊也，余皆可知。按《本生经》，元始上帝曰：若有信心男女，於上春日，一心斋戒，肃尔神明，设九光醮，迎请紫光圣母，并七元君，虔恭奏献，纵有十恶重罪、冤家苦报，如九日轮照於冰山，应时消释，福寿增延，无量天真俱来拥护，见世圆满，子孙昌盛，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随汲随发，受用无量，命终之後，超生大梵真天。然则对北可恶骂乎？不闻刘使本命醮祭而果蒙宥罪，虔姿为父祷祈而果获延年乎？又不闻李答奉事而有子卫公，为唐功臣；武侯有女效彭女奉事，而亦获上昇乎？此皆载於教典，其事甚众，姑摘一二以示世云。

赞曰：

人之北面，尊归我后。天之北极，日辰与斗。俯仰之际，宜无所苟。一朝对栉，管宁追咎。居如不容，矧敢滕口。

无故杀龟打蛇。

传曰：应世真人曰：一切翾飞蠢动，皆不可杀。若夫龟蛇二物，尤不可杀。若辄杀之，或至杀有灵者，其阴精定当害人。是以识者，常切救护。昔刘彦向，其父为湖州刺史僚属，从银坑回，有以一大龟为献者曰：得此龟者，寿当千岁。其父即曰，复自送于坑所。父歿，彦回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数尺，一家惊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龟，似欲

引路，从龟而行，历十余地，皆得浅处，遂脱水难。是夕，复梦大龟曰：昔在银坑，尝蒙先使君救脱之惠，今故奉报。孙真人在世时，尝因山行道，见村民击一青蛇，公力救之。月余，再过其地，遥见一少年驰骑而至，迎公以归。既至，乃一王居，有一绦服者出谢曰：昨日小儿痴騃，几乎遇害，幸先生救之。此间血属甚多，无不感激，故遣长儿迎致，略摠谢悃。既而引入深宫，复有一妃，携一青衣小儿，出拜致谢，再三延留。凡三日，珍馐美膳，缣绡珠玉，无不有之。先生皆郤不受，惟受上帝所颁龙宫三十仙方以归。今千金方，盖有得於三十方者也。然则杀龟打蛇，是可为乎？

赞曰：

龟预四灵，蛇先百蛰。豫且之网，不免於执。白帝之精，当道而泣。岂期无知，患或偶及。苟遇识者，宜拯其急。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传曰：如是等罪，上文各已随事演注，兹不复论。请以七趣受生因果言之，庶几各知。七趣轮回，不得真净，皆一虚妄，杀盗淫习，尚随顺尔。经云：一切世间，先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临命终时，未舍暖触，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习相交，纯想即飞，必生天上。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及与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情少想多，轻举非远，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游於四天，所去无碍。其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我法，或护禁戒，随持戒人；或护神咒，随持咒者；或护禅定，保绥法忍。是等亲往如来坐下，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於人间，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羣，轻为羽族，七情三想，况下水轮。生於火际，受气猛火，身为娥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己，无食无饮，经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轮，身入风火，二交过地，轻生有间，重生无间。二种地狱，纯情即沉，入阿鼻狱。若使心中，有谤大乘，毁佛禁戒，诳妄说法，虚贪信施，滥膺恭敬，五逆十恶，更生十方阿鼻地狱。循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元地如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罗，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诸有为相，妄想受生，妄想随业，於妙圆明，无作本心，皆如空华，元无所有，但一虚妄，更无根绪。此等众生，不识本心，受此轮回，经无量劫，不得真净，皆由随顺杀盗淫故。何名七趣：一者天趣。经云：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於邪淫中，心不流逸，澄莹生明，命终之後，邻於日月，如是一类，名四天王天。於已妻房，姪爱微薄，於净居时，不得全味，命终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间顶，如是一类，名忉利天。逢欲暂交，去无思忆，於人间世，动少静多，命终之後，於虚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须焰摩天。一切时静，有应触来，未能违戾，命终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如是一类，名兜率陀天。我无欲心，应汝行事，於横陈时，味如嚼蜡，命终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无世间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终之後，遍能出超，化无化境，如是二类，名他化自在天。如是六天，形虽出动，心迹尚交，自此已还，名为欲界。乃至色界一十八天，无色界四天，是诸天人，按如佛说，皆是不了妙觉明心，积妄发生，妄有三界中间，妄随七趣沉溺，补特伽罗，各从其类。二者仙趣。经云：复有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道於山林，人不见处，有十仙种：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圆成，名空行仙；坚固津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进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绝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链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休止深山；或大海岛，绝於人境，斯亦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三者阿修罗趣。经云：是三界中，复有四种何修罗类。若於鬼道，以护法力，成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若於天中，降德贬坠，其所卜居，邻於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有修罗王执持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心，沉水穴口，旦游虚空，暮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四者人趣。经云：为人豪贵，或为国王，或为长者，从礼事三宝中来；为人端正，颜色洁白，姿容第一，从忍辱中来；为人精进，无有懈怠，乐为福德，从精进中来；为人安详，言行审谛，从禅定中来；为人才明，了达深法，讲说妙义，开悟愚蒙，闻其言者信为珍宝，从智慧中来；音声清彻，从歌咏三宝中来；为人洁净，无有疾病，从慈心中来；为人多怖，音声嘶破，从地狱中来；为人暗钝，懈怠多食，语不明了，又复怯弱，乐友痴人，偏喜黑暗，从畜生中来；为人不净，从猪中来；为人凶恶，从蝮蛇中来；无庶几心，从狗中来；狼戾自用，从羊中来；好美饮食，恣杀物命，无有慈心，从豺狼狸鹰中来；不能安详，及不忍事，从猕猴中来。又去：为人修长，恭敬人故；为人短小，轻慢人故；为人丑陋，好瞋恚故；生无所知，不学问故；为人颡愚，不教人故；短命多病，好杀生故；无有资生，常苦贫困，好偷盗故；无有子息，乱人妻故；子女姪乱，乱人室女故；鰥寡孤独，虐遇子女故；为人饥饿，好独食故；为人奴婢，负债不偿，不礼三尊故；为人丑恶，遮佛灯故；生水牛中，为官酷虐，刻剥小民故；生麀鹿中，惊怖人故；生诸龙中，好调喜故；身生恶疮，疗治不效，鞭撻人故；人见欢喜，对人喜故；人见不喜，对人不喜故；长官囚系，桎械在身，笼闭众生故；为人物（），好钓鱼故；生裸形国，轻衣唐突佛精舍故；生马蹄国，着屣践佛地故；生穿胸国，布施作福生悔心故。又云：彼臬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顽类。咎徵参於愚类，狐伦参於庸类，毒伦参於狼类，蛔伦参於微类，食伦参於柔类，服伦参於劳类，应伦参於闻类，休徵参於明类，循伦参於达类。是等皆以宿债毕酬，复形人道，皆无始来，业计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於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辈名为可怜愍者。五者地狱。经云：此等众生，自业所惑，造十习因，受六交报。云何十因：一者婬习，二者贪习，三者慢习，四者瞋习，五者诈习，六者逛习，七者怨习，八者见习，九者枉习，十者讼习。云何六报：一切众生，六识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一者见报，招引业果。此见业交，临命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亡者神识，飞坠乘烟，入无间狱。二者闻报，招引业果。此闻业交，临命终时，先见波涛，没溺天地，亡者神识，降注乘流，入无间狱。三者瞋报，招引恶果。此瞋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毒炁，充塞远近，亡者神识，从地踊出，入无间狱。四者味报，招引恶果。此味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焰炽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识，下透挂网，

倒悬其头，入无间狱。五者触报，招引恶果。此触业交，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稍，驱入城门，向无间狱。六者思报，招引恶果。此思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亡者神识，被吹上空，旋落乘风，堕无间狱。於此六报一一报中，又各发明二种恶相，此即名为地狱十因六果，大抵皆是众生迷妄所造。若诸众生，恶业圆造，入阿鼻狱，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六根各造，乃彼所作，兼境兼根则入八无间狱。身口意三，作杀盗淫，则入十八地狱。三业不兼中间，或为一杀一盗，则入三十六地狱。见见一根，单犯一业，则入一百八地狱。由是众生别作别造，於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发生，非本来有。六者饿鬼。经云：是诸众生，非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诸余杂业，历劫烧然，後还罪毕，受诸鬼形。若於本因，贪物为罪，是人罪毕，遇物成形，名为恠鬼。贪色为罪，遇风成形，名为魅鬼。贪惑为罪，遇畜成形，名为魅鬼。贪恨为罪，遇虫成形，名虫毒鬼。贪忆为罪，遇衰成形，名为疒鬼。贪傲为罪，遇炁成形，名为饿鬼。贪罔为罪，遇幽成形，名为魔鬼。贪明为罪，遇精为形，名为魍魎鬼。贪成为罪，遇明为形，名役使鬼。贪党为罪，遇人成形，名传送鬼。是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乾，上出为鬼。饿鬼一趣，尤为至苦。以诸贪故，虽有所思，终无所得。以诸嫉故，见人饱满，己常饥乏。以毒害故，身自出火，还自焚烧。以骄傲故，福力至微，一切小鬼，己皆不胜。昔佛在维耶离国，晨出有八万四千饿鬼哀告曰：我等先身，虽尝见佛，不知有佛。虽尝闻法，不知有法。虽尝见僧，不知有僧。我不作福，转教他人，亦不作福。见人作福，言常笑之。见人作罪，意常欢喜。以种行至恶，堕此趣中，已七万岁。每见小水，寻复不见。若见大水，即为鬼神罗刹遮护。虽值大雨，身亦如处热沙。幸望哀救。佛因教令持水奉佛及僧，遂得免苦。阿难在迦毗罗城，见一饿鬼，自称面然，告阿难言：汝後三日，决定命终，堕我等趣。阿难告曰：当作何计，可以免此？面然曰：无非施我等食，令得饱足，因得出离，则汝亦得脱免。阿难投佛，佛言：汝欲施食，当先施一净器，置食其中，诵我陀罗尼咒七遍。出於户外，弹指七下，施诸鬼神。彼得出离，则汝亦得脱免，兼得延年。即说咒曰：那摩萨缚怛他羯多缚路枳帝唵三跋罗三跋罗吽。阿难信受奉行，果得脱免。七者畜趣。经云：鬼业既尽，则情与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间，与元负人，怨对相值，身为畜主，酬其宿债。物怪之鬼，物销报尽，生於世间，多为梟类。风魅之鬼，风销报尽，多为咎徵一切异类。畜魅之鬼，畜死报尽，多为孤类。虫蛊之鬼，蛊灭报尽，多为毒类。衰疒之鬼，衰穷报尽，多为蛔类。受炁之鬼，气销报尽，多为食类。绵幽之鬼，幽销报尽，多为服类。和精之鬼，和销报尽，多为应类。明灵之鬼，明灭报尽，多为休徵一切诸类。依人之鬼，人亡报尽，多为循类。是等皆以业火乾枯，酬其宿债。傍为畜生，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是妄缘本无所有。又云：从是畜生，酬偿先债。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众生，还复为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则於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力。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偿彼余直，当知用钱物，或没其力，偿足自停。如於中间，杀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经微尘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不闻兜调以贡高好骂，而死受狗身；李六郎以放债倍利，而亦身死为狗乎？

赞曰：

不善所积，降殃有余。积既由渐，余亦难除。乐慝汰虐，族党毕诛。秦稔苛酷，子婴素车。施报对立，效验匪虚。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九竟

卷之三十

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

传曰：魏明太后常幸绢藏，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各自负绢，称力取之。时尚书令李崇、牵武王融，负绢过重，各足蹶颠仆。崇伤腰，融损足，惟侍中崔光止取两疋。太后恠其取少，对曰：臣两手惟堪两疋。由是众皆大沮，惭愧无地。嗟乎，世人临财，多是如此，准其如此，是以横逆之财，亦所不问。夫岂悟太上有如是之戒，冒之便当掇如是之祸乎？昔韦公干为琼州牧。琼多乌文、眩陇，皆奇木也。公干驱匠，沿海采伐，至有不中程而以斤自刃者，又竭夷潦膏血，鞭挞过酷。及受代具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眩陇器杂以金，浮海而归。行未百里，二舟俱没。非水灾而折之者乎？吕师造为池州刺史，剽窃公帑，侵渔百姓，厚载而归。舟泊竹筱，忽有一道士，状如狂醉，跃入舟中，直穿而过。随所穿处，火即随发，一舟之物，尽成煨烬。惟舟与人，了无所伤。非火烧而折之者乎？丁晋公贬朱崖，至龙门南彭婆店，忽遇巨盗，尽失所有。所宝玉枕，今在颖阳富家，盗所质也。非盗贼而折之者乎？马襄为西川漕。刘叶之乱，襄忙惶间，亲持五十两大银十键，以竿送下井中。乱定，取不可得。继募水工，穷水而取，水辄随发，竟失所在，不复可得。非遗亡而折之者乎？金昱世患白癞，传至昱身，已三世矣。时何奎有道术，能知祸福。昱往问之，奎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或供养之具，亡者无依，凭之作祟尔。昱归问母，母曰：今佛前纱窗乃围城中所得。急撤起，醮祭遣之，病果获愈。非疾病而折之者乎？刘沼被命点检蜀宫时，内库珠宝无筭，颇招物议。及解职，乃自请押纲，以塞前谤。无何，初至新都，忽遇罗今<，遂为所杀，尽劫而去。非口舌而折之者乎？然则折当之说，孰谓为不然乎？

赞曰：

贪者一得，万有余丧。财悖而出，狼籍莫状。廉者不取，乃无尽藏。福祿传家，举世所上。请择于斯，天理无妄。

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传曰：所谓枉杀取功，于时者言之，不过有三。一者断狱，二者用药，三者破胎。断狱不明，忽至失错，非枉杀乎？用药误谬，遽至不起，非枉杀乎？破胎损子，贼及无辜，非枉杀乎？杀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祸，必有阴诛。虽曰杀人适足自杀，太上所谓易刀兵而相杀，此皆是也。昔者，赵时为无为军教授。夜梦一囚诉冤曰：某不幸为祖翱枉杀，死魂无归，奈何。时曰：祖公明习法律，又处己廉谨，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虽非祖意，然宴因其一疑，遂致移狱，竟以死论，冤有所自，非翱而谁。某已诉之于天，翱不久矣。月余果卒。此但一疑，遂成枉杀。然则断狱，可不审乎？妇人杨阿刺自幼贫病，晚益狼狈。临终乃自言曰：我前身本一男子，行医但按本草，失于详审。一日，有一妇人自称病蛊，不复辨其是孕，遽以芫花酒下之。是夕，妇人及腹中二子俱毙，即是我一举而杀三人也。阴司罪我，受苦满足，罚受女身，今已三反世世，常为贱隶，长困饥渴，多病少安。可语世人，当用药时，要当以我为戒。然则用药可不谨乎？妇人有颖娘子者，厌多子，自毒其胎者，屡莫干道。戊子又孕，亦复毒之以药，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临终之日，明见十数小儿，前后挽撮，语声琅然。一家老稚，莫不皆闻。良久遂卒。然则破胎损子，可不戒乎？

赞曰：

挺刃杀人，初非有异。止不尝药，犹名为弑。伯仁之死，茂洪所致。持法不平，操刀无二。肝狱卤莽，罪亦称是。

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传曰：财非己有，起心取之，即不义也。又有至不仁者，取及死人，尤不义者也。昔王玄象为下邳太守，民垣有一古墓，日初升，即见一女子立于其上，迫而视之，则遂隐玄。象闻之，立命发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谓玄象曰：妾乃东海王女也，不日当生。冢中之物，任君悉取。惟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见女子臂有玉钏，又复斩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寻亦以此伏诛。为玄象者，真不仁矣。惜其不知太阴炼形，古来本有。昔赵成子死于山谷之下。后五年，山行者见其五脏复生，以手披之，于五脏间，各得一枚小石。知必异人，因并吞之。又五年，有一老翁，皤然白发，来至尸所。其山行者所吞五石，划时从口吐出，飞入成子身中，成子遂能起行。山行者立

至殒命，继遂服灭，盗石故也。然则冢可发乎？物可劫乎？

赞曰：

董卓盗汉，郿坞是筑。曾不旋踵，太炷然腹。崇在江陵，剽劫行戮。白首东市，何有金谷。漏脯鸩酒，未足为毒。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传曰：田子与隰子登台。田子怅然南望，未尝言伐木也，而隰子已知其意，明日尽伐向南之木。曹公下鸡肋之令，未尝言退师也，而杨修已知其退师。大抵意有所向，即是已露，人尚可得而察，况鬼神乎？昔王文正公旦初释褐，知临江狱，有一囚罪当死，公求计出之，久而未得。一夕不寐，至五鼓时，忽然有得，急趋出，则吏卒半皆已起，惊呼相向。公恠而问之，则曰：直更者，方击五鼓，忽闻空中有声曰起，公将出矣。方起整衣，则公果出。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问，竟为平反。胡宿通判宣州，有一囚，狱成当死。公疑之，引出审问，囚惮楚榜不敢言。公一日，正衣冠，焚香堂上，静而思之，俄而假寐。忽梦一神告曰：杀人者，吴姓也。公急引囚，屏左右细问，囚始实告：某旦起之田，见一人已卧街中，被姓吴者目。死者之妇，令执某到县。久闻姓吴者与此妇奸，不得其实，何敢言也。公命推究，杀人者，果吴姓也。然则太上所谓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不然乎？

赞曰：

阳萌于子，犹在地中。芸生泉动，仁气已通。阴萌于午，尚积虚空。靡草遽死，杀气已钟。阴阳所兆，善恶则同。

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传曰：老子曰：善之与恶，相去何若。窃详三复斯言，大抵善恶二途，初不相远，特在日用一念起处，有是有不是。尔僥能知此道理，常切点检，则自然全体是善，福德无有不增，灾祸无有不转。况太上明有科令，许令以福削刑，以德削罚乎？又不闻抱朴子之言乎？子曰：立功为上，谢过次之，以护人疾病为上功，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行。能如此者，则道合阴阳。虽未拜太上，亦为仙矣。然则人之有过，可不改乎？昔阿那律于往昔世本一劫贼，夜至佛寺，见佛灯欲灭，拔箭挑之，灯忽大明，威光耀目。那律悚然，实时舍去。自此诸恶渐灭，福德日增，竟能得道，彻视第一。朱沌亦一劫贼，以事败深入终南、少室等山，日夜忏悔。真人冯君怜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怠，凡二十八年。转入东阮修之，又一百四十七年。竟能轻举。杨仲和本许州推司。天圣中，被差至蔡州鞠狱。以枉断公事，为北极缴奏，将受重罚。仲和悔惧，立舍吏役，誓修百善，以赎前过。每遇往来僧道、贫乏道人、鰥寡孤独、死丧疾急，无不拯卹。如是数年，家道一空，甚至无以自给。止有一子，亦复卖与他人。朝夕惟奉真武真君，香火未尝少怠，竟以勇于改过，为真君怜悯，化为道人，授以十二真君灵篆，俾之养道。继蒙东岳收录，补为麻溪注禄主簿，朝廷追封悟本真人。吴睦亦一县吏，以枉刻人民，为民所诉。睦惶惧避罪，远入深山。忽遇真人孙君，为之诵经讲道，谈论祸福。睦即心开，尽出平生所为不善之罪，搏颊忏悔，竟蒙真君授以道要，亦得上升。然则太上所谓转祸为福，岂不然乎？

赞曰：

悔而作誓，圣经录秦。变夷用夏，衮笔书麟。念狂作圣，观过知仁。六阴尽剥，一乘为春。吾观其复，君子若人。

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传曰：伯夷目不视恶色，韩昌黎一视而同仁，视善也。燕肃公一言而天下奏识不死，吕文靖一言而天下不税农器，语善也。高柴仁及草木，黄万佑泽及飞禽，行善也。必欲三者皆善，在我日用而已，夫复何难？陈举曰：为善者，必享福报。积阴德者，子孙必昌。不殄天物，不肆淫盗，不毁正教，善事也。救死扶伤，急人患难，无纵隐贼，阴德也。不作善事，不积阴德，则恶趣无所不入。昔李光玄精勤求道，积有年矣。一日，于少室山遇一异人，明告之曰：尔今求道，惟当提拔世人耶？惟当只了自己耶？若只自为一身，神仙不取。然则为善固佳，又须提拔世人。提拔当如何？开示悟入是也。《妙法莲华经》七卷之言，其要亦尽在开示悟入四字也。

赞曰：

太上立言，至正大公。金科玉条，训迪愚蒙。厥有深旨，见诸篇终。舍尔旧恶，开其新功。一念谩返，万善毕通。仁哉妙造，生生无穷。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十竟